武俠世界

人在武陵溪（彈劍江湖故事集）滄海客・新著

桃花逐日隨流水，洞在清溪何處邊。世上眞有這樣一個桃花源嗎？沒有，只存在詩人的幻想中，眞正的桃花之源，武陵之溪，其實存在每個人的心中。只能向你自己的心中去尋找。黑羅刹幾乎找到了，却又失去了它。



$3.50

1130

編者話 彈劍江湖故事集是連貫性的一個故事，本刊先後已發表了好幾集，讀者們對作者滄海客的細膩結構，刻劃兒女私情，倫理恩仇之種種深入描述，深獲好評。今期刊出的「人在武陵溪」也不例外，全文充滿哀艷奇情，纏綿悱惻氣氛，閱讀之下，既賺人熱淚，亦如處身於如詩如畫的幻覺中，誠屬一部不可多得之佳作。

* 臥龍生的長篇「斬情女」今期大結局，這個長達數十萬言的故事，我們把它一氣呵成的刊出，實在難能可貴。要知黑劍門這個秘密組織怎樣收場，和整個故事發展的尾聲，不宜錯過。

* 馬雲先生今期又有新作，「邪教風雲」是超人的故事第二部，叙述章心波、章日明父子二人在替警方破獲「金磚大劫案」後生活動態情形如何？當然，超人章日明的際遇是時刻都與別不同的，刺激緊張，多姿多采不在話下，何況他又是個嫉惡如仇的青年呢！

* 下期巨型是小說簇新的市井奇俠齊燕歌故事：「市井英雄」，由青年新進作家馬行空執筆，馬君的作品我們先後也刊出不少，是篇為他八一年度代表作，敬希垂注。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人在武陵溪（彈劍江湖傳奇故事）

桃花逐日隨流水，洞在清溪何處邁。世上眞有這樣一個桃花源嗎？答案是……本文有哀艷倫理，兒女私情，俠義恩仇的詳盡描述，更有……滄海客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血染華山（一期完精選短篇）

含冤十八載　四面受楚歌……西門丁 37

黑大亨（三期完技擊鬥智故事）◀中▶

午夜來怪客　脅持新娘子……龍乘風 49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血蝙蝠（沈勝衣傳奇故事）

身遭蛇羣噬　稚子心驚惶……黃鷹 59

武林一條街（俠情中篇故事）

勇闖蜘蛛陣　迂迴入絕谷……秦紅 67

小鎮風雲（俠義傳奇小說）◀二▶

雖有戴天仇　能否乘人危……石中火 73

邪教風雲（超人的故事）◀一▶

月黑風高夜　超人被圍毆……馬雲 84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塞外飛虹（劍仙列傳故事之三）

崑崙逢故舊　後山遇怪道……蕭逸 94

斬情女（長篇武俠故事）◀大結局▶

天龍絕脈法　收拾作孽徒……臥龍生 105

奇人奇技・科技武器

李小龍單手出擊（奇人奇技）…嚴霜 48

定向能量的武器（科技武器）…亦雄 81

天繩派的武功（奇功絕技）……麥海雲 113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3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 $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彈劍江湖故事集

滄海客．文
盧令．圖

人在武陵溪

止水生波　嬋娟千里

「她是個可愛的女孩。」黑羅刹說道：「非常可愛的女孩，我一見，就喜歡她了。」

「她是一個可愛的姑娘，」崔牧說。從黑羅刹的膝上抬起頭來，柔情令他黑夜中的眼睛更爲明亮了：「非常可愛的姑娘啊。」

「你一見也立即喜歡她了，我曉得。」黑羅刹說：「因爲你立即把金鈴鐺給了她，因此，我怎能不喜歡她呢！」

「娘，你爲何嘆息啊？」微微怔了一怔的崔牧說。

「我要把連你妹子也尚未傳授的手法傳給她時，她却不辭而別了。」黑羅刹又嘆了口氣，道：「我担心，她太善良了，她怎能獨個兒在險惡的江湖中走動呢？你說，她不會有事的，是麼？」

崔牧笑了，說：「娘，你不用替她担心，因爲在你尚未見到她之前，她已獨個兒在江湖上闖盪了大半年，而今，你更不用替她担心了。」

「我知道，」黑羅刹道：「你是說，有公主千歲在她身邊，那個如朕親臨的公主千歲，誰敢和她爲敵呢，那威風，眞是駭煞人。」

「娘！」崔牧輕搖她娘的膝頭，柔聲的叫了一聲。

但不讓他開口，黑羅刹笑了，道：「看來你倒更担心我會氣惱，孩子，你放心，雖然因她而燬了我那隱居多年的沼澤中的居室，但我一點也不怪她，因爲自從那可愛的女孩來到我面前，我就知道，我該走了，那沼澤，那無邊無際的盧葦，那拂去了我多少無情歲月的柳林，和那多年經營的居室，已再不屬於我的了，我該走了，因此，我發出了梵陀魔火，把一切連同煩惱與憂傷，都化爲烟灰。」

「娘，我不是說這個，娘那麼喜歡她，我怎麼担心呢，也許娘還不知道，別說柳倩姑娘了，連她的妹子，就是那個公主千歲．年前才多大一點年紀，那武功劍術實在驚人，當然，在娘眼中，那不過是微末的技倆，但是在江湖上，眞不知天下能有幾人是她們姊妹的對手，所以我一點也不担心。」

「但她太善良了，她那妹子也太年輕。」黑羅刹說：「她們未遇對手，只是未遇而已，並非就是無敵手。」

「當眞，娘！」崔牧說：「你眞練成了梵陀魔火！爺爺說過，那是梵陀鈴最高的境界了，爺爺說，便他窮畢生之功，也未曾達到那個境界。」

黑羅刹忽又幽幽的嘆了口氣，說道：「你爺爺創造了梵陀鈴，鈴成，但他的年紀已太大了，他在創造一劍七鈴上，消耗了太多的功夫，我却不同了，我却有沼澤中太多寂寞的歲月要消磨，心中也有太多的怨和恨，雖然如此，也不過近年才能發出魔火。」

崔牧若有所思，說：「娘，我眞不解，娘你這麼善良得像佛菩薩，人家爲何叫你黑羅刹，但那還是人家，梵陀鈴是爺爺創造的，由眞力發眞火，眞火生烈焰，怎倒自稱魔火了？」

黑羅刹莞爾道：「你說得對了，烈焰是由內家功力造極登峯而生，你之不明，亦可見你見識還不到家，豈不知佛由魔生，無魔不生佛，亦如武以止戈，戈又何嘗不是武，以魔降魔，是魔亦佛了，佛不降魔，佛又何異魔，非大智慧，悟徹天人，豈能洞悟玄機。」

崔牧恍然大悟，道：「載舟者水，覆舟者亦水，若云載佛覆魔，是佛魔亦爲一體了。魔由心生，佛又何嘗不在心中，其實非佛亦非魔，本來無魔亦無佛。」

黑羅刹喜道：「好好，我家後繼有人了，要知當年有我爲羅刹者，皆鬼心鬼行之輩，却多自詡爲正派名門，俠義之士，是以我倒甘而受之了。」

那是一個溫馨的仲夏之夜，果然逍遙宮的人馬，在崔牧尚未入高郵，已被他們迎着了，他前往宜興，向孟老鏢頭和五龍鏢局一衆人等致了謝，並把逍遙未曾刦奪去的珠寶用以酬謝那般人衆。要知道孟老鏢頭把珠寶分成了二十個小箱，又偕三五人一組，携帶的寶箱却不過三兩個，保了多年鏢的老鏢頭，豈會不知那第一批珠寶必已有風聲走漏，這第二批正因加了一分小心，這才化整爲零，又豈不虛虛實實，是以饒是逍遙宮中人傾巢而出，並由逍遙君親自出馬，五龍鑣局的人一離金陵，便已被跟踪了，仍然有兩箱得以保全。

孟老鏢頭着實奇怪，他失去了珠寶，羞愧之極，不料這無名無姓的公子，倒更羞愧得溢於顏色，再三致謝，並致歉意。

公主千歲令各州府縣開倉濟拯，不一日已傳遍太湖沿岸，那孟老鏢豈不知當初這無名公子與公主千歲結伴進京，公主千歲又恰在這時刻駕幸太湖，是以倒也不用崔牧多費唇舌，免除了尷尬，孟老鏢頭只道一切與公主千歲有關，便不問，也不敢問。

却是崔牧事了，見五龍鏢局的人並無死傷，全都在宜興會合了，這才再謝別過，到鎮江，已是第三日上了，公主千歲已在高郵傳出失踪之訊，一夜之間，大軍塞途，盡是徵調的地方官兵，那大軍過處，豈僅鷄飛狗走，途人更爲之絕跡，這就是他太遲趕來之故。

在寶應母子喜重逢，連崔牧叫爺爺的外公亦說他娘已不在人世了，這時陡聞親娘仍健在人世，那自是萬千之喜，得知公主千歲與大公主相會，那崔玄兒夜入縣衙，輕輕易易便探聽出來，也是黑羅刹寵壞

了她，任性的崔玄兒那聽娘的解說，把公主千歲恨得切齒咬牙，其實那沼澤中的家園被毀，尚在其次，那晚在高郵，小青兒當衆兩次三番戲侮她，這才是她不忘之恨，立即北上追踪，黑羅利大急，但愛子未到，若不等候，便不知相逢何日了。是以才命離姑追隨北來。崔牧趕到，母子甫相逢，才說得三言兩語，黑羅利便帶着崔牧上了路。

崔牧如何不明白，他娘說是担心崔玄兒，其實是不願與隨時會聞訊趕去的逍遙宮中人相見才是眞，逍遙宮中人除了那餘下的所謂七仙姑，當然還有逍遙君，那崔牧雖然不再似以往一般，以逍遙君這個爹爲恥了，却也不願此時此刻相見，竟是母子同心，即刻上了路。

現在，那母子兩人便是坐在路邊的土坡上，月下的樹蔭裏，把往事細說從頭。黑羅利墜水不溺，被啞奴救來馬白湖沼澤，年復一年。不過是蘆花翻白柳色新，沼澤眠甲子，黑羅利要問崔牧的話可多了，明知老父已歸道山，仍不免落下幾滴不孝之淚，少不免亦要考驗一番崔牧的功夫。

崔牧竟然未從外公傳授梵陀的上乘手法，甚至也不以梵陀鈴作爲普通暗器，倒令黑羅利大出意外，待她明白其故，不禁又悲從中來。

原來崔牧小時候，外公把梵陀鈴作爲玩物給他玩耍，待他懂事後，才告訴他，這梵陀鈴是他娘唯一留存的遺物了，而且也是唯一賸下來的一個，他手老不巧，眼老昏花，再也不能打造了，是以崔牧珍藏尚且來不及，豈會作爲暗器運用。

那黑羅利嘆了口氣，說道：「你外公打造了這梵陀鈴，不曾降魔，不曾除奸懲惡，亦不曾揚威，倒給我帶來無限魔障，我這黑羅利之名，亦是從這鈴兒上得來，必是他悔不當初了，不怪他不把上乘心法傳你了，其實以你現下的功夫，武林中亦罕有敵手了，在江湖上行走，用以懲惡除奸，足够而有餘，孩兒，再趕這後半夜路，便追趕不上你那任性的妹子，也無人能追得上我們了。」

母子兩人再又上路，黑羅利顯然早年曾在這條道上來去，避開大道，不經驛站，倒走了更捷近的道路，但也再休想能追得上崔玄兒了。黑羅利顯然亦並不担心。

但崔牧關心情切，不要說妹子崔玄兒去向柳家姊妹尋仇了，便敵視亦會令他好生難處。

黑羅利似乎看透了他的心事，道：「你不用担心，有柳姑娘和公主千歲爲伴，便不怕你妹子他們害得了公主千歲，却是讓公主千歲教訓教訓你這任性的妹子，讓她知道不可小看天下人，亦大佳事。」

崔牧笑了，那自是放心之故，道：「娘，你被騙了，她是朱仙鎭上柳青青，並非公主千歲。」

當下把半年前如何相遇於保定道，柳青青如何一劍勝羣寇之事說了一遍，道：「娘，就是這麼回事，她不是公主，那曹公公早知她不是，皇上現在亦知她不是了，我相信，因爲她和眞正的公主相差了三四歲。」

「有這麼回事？」黑羅利驚訝了：「那麼，她和柳倩姑娘是親姊妹？」

「是親姊妹，娘，當心，前面是個……啊！」

前面是個大水溝，不料脚下並不窄的黑羅利，雖然回過頭，她那脚下像長了眼睛，一步跨出兩丈有奇，崔牧尚未說出口來，已把他抛在水溝這一邊了，忙不迭躍身追上。

「那麼……那麼……」連說了兩個那麼，黑羅利回過頭去，默默地走她的道兒了！

崔牧立即明白了，道：「娘，若是柳倩姑娘欺騙了你，那她是不得已，娘，你當然知道，欺君的罪有多大，這不能怪柳姑娘，說起來，該怨的倒是我。」

「她是個好姑娘。」黑羅利柔聲說：「也是個不會說謊的姑娘，她慌張的神色已說明一切了，我怎會怪她？却是怎生該怨你呢？」

崔牧道：「娘，你眞好，多謝你。」

忍住笑的黑羅利，仍然笑出了聲來，說：「這可眞怪了，我不怪她，怎麼你倒多謝起我來，嘿！那柳姑娘說你笑傲江湖，這麼說，柳姑娘又欺騙我，瞧你的臉兒有多嫩，這麼一句就臉紅啦……好了，娘不笑你，說下去。」

「當時我不過和柳青青姑娘鬧着玩兒。」崔牧說：「當時在那酒樓中，只要我說出一句來，她就不會被曹公公纏得脫不了身，活脫是强逼把她接進宮去罷了。」

「但你就是不說那一句，」黑羅利不笑了：「而你明知欺君有多大的罪。」

「娘，我還沒說完呢。」崔牧道：「我一直把她當作個雖然可愛，武功驚人的了不得，但却是淘氣刁蠻，也不懂世故的姑娘，娘，那料我錯了，那柳青青姑娘不但懂事，而且有見識，更令人尊敬的是，她心在天下黎民，當然，也是她早已清楚朝中事，也知道一場瀰天浩刼正迫在眉睫。因此，當她忽然發覺，她若隨曹公公進宮，她就能消弭這場大浩刼時，她就改變了主意，不再否認她不是公主了，說來眞慚愧，當我從她的眼神中明白她毅然作出的決斷時，我眞慚愧極了，因此，我已答應了她，待她大功告成，我一定幫助她脫身出宮，而現在，就是時候，她這番回轉京師，也就是她大功告成之日。」

崔牧從頭到尾，更詳細些說給她娘聽了，道：「娘，有一句古話說得對極了，有志不在年高，你說，這柳青青姑娘是不是了不起，這也就是皇上已知她不是眞公主，却反而把她愛愈眞公主之故，不但爲她在朝臣中建立了威信，甚至把她這個公主的替身，變成爲如朕親臨的皇上的化身。娘，我也是數日前才明白的，也還來不及對柳倩姑娘說。否則柳姑心中就不會再存在着欺君的恐怖陰影了。」

黑羅利好半晌，才發出一聲嘆息來，把崔牧那句有志不在年老，喃喃地連唸了幾遍，顯然她有更多的感觸，顯然她有比她兒子所感到的更多愧慚吧！

「原來這姊妹兩人從眞公主那裏，傳受了絕世輕功。」黑羅利道：「否則也冒充不了，也無人相信。」

崔牧叫了一聲娘，聽出叫聲有異，黑羅利停下步來，而且回過頭來，道：「有甚麼話，說啊！」

「我更早認識那公主，眞的，在崑崙山中，那時候，我們都幼小，那時候，連她自己亦不知她是公主，當然我也不曉得。娘，直到我回到中原，對貴妃的傳說聽得多了，再從柳青青姑娘處知道得多了，我我……想眞再見到她，公主一定也珍惜那些兒時的記憶，因爲，雖然我們只是短暫相聚，但她眞可憐，我却是她唯一的友伴，我還有羊羣，也有那些牧羊姑娘和兒童相伴玩耍，而公主她，却被她娘，就是那貴妃，帶着她到處躲藏，貴妃原本就是躲藏皇上下旨遍搜天下，才遠走西域，不料在無人跡的崑崙山上，不但有人，而且是來自中原的爺爺和我，怎生急忙忙帶着她躲開去。」

黑羅利也驚奇之極，道：「你又怎知是她呢？」

「因爲崑崙山中，連土著也沒有。」崔牧道：「是我從青青姑娘處得知，貴妃母女從崑崙山中來，年歲也相當，那山中，只有我一個野小子，也只有她一個野丫頭，也是獨一無二的漢族野丫頭。」

「是麼？」

崔牧看不出黑羅利眼中異樣的神色，和緊蹙的眉頭，壓根兒他就沒看她，他的目光遙遠望去，遠方的雲天深處。

「我多想再見到她啊，」崔牧說：「娘，你不出沼澤，必然沒聽說過崑崙飛刀，江湖上簡直把她傳說得成了劍之仙，刀之神，四個宮中侍衞連她也沒見到，便已在一片刀光中身首異處了，青青姑娘說，公主的崑崙刀雖然不能傷人於百步之外，但已能於二十步外取人首級了，娘，說她是劍仙刀神，眞不誇張，青青姑娘飛身一劍蕩羣寇，之所以被誤作公主，也就不是無因了。」

「她！殺了四個宮中侍衞！」黑羅利心中一寒。

「因爲公主恨皇上，不願回宮，也不願認皇上作父。」崔牧說：「但侍衞們却千方百計，到處搜查，尋訪她母女的下落，娘，青青姑娘偸偸溜出來，也爲了尋訪公主，這也是她決心冒認是公主千歲的原因之一，因爲她以爲這樣就會把公主引出來，娘，我也這麼想呢。」

「這也是你要趕往京師之故。」黑羅利說，眼也不眨地凝視他。

「柳倩姑娘也這麼想呢。」崔牧說：「我担心，柳倩姑娘也担心，怕公主不明白青青姑娘的苦心好意，不明白她造福天下黎民，消弭了一場瀰天浩刼，若是公主一怒，誰能化解得那崑崙飛刀。因此，柳倩姑娘和我一商量，先行暗隨保護，我有事就擱了，也不敢怠慢，便隨後趕來。」

黑羅利道：「你把她那崑崙刀說得那麼天下無敵，難道你們能破得了她的崑崙刀，又豈能保護得了青青姑娘。」

「不用破她的崑崙飛刀，」崔牧道：「娘，說來話長了，咦，怎麼天亮了，我們也沒發覺，我們走出多遠來了？」

「是你沒發覺。」黑羅利淡淡地說道：「你念念不忘公主，又怎能發覺得出天亮了呢，不用問走出多遠來，總之，任他是誰，也是追趕不上我們了，何況我們已遠遠離開了上京的正途，可以去那鎭上歇歇脚了。」

那是一個不小的市集，道上已有了早行人，母子兩人緩步行去。

任他是誰，還會是誰，除了逍遙君，還有誰來，崔牧明白，因爲妻不願見丈夫，子也不願此時此刻見父，一個傷透了心，一個引以爲恥，正是不見也吧。

此刻去落店，是太早了些，緩步而行，行走在道上，倒不怕隔牆有耳，壓根兒就沒有牆，崔牧也正可說個端詳。

他把從小青兒聽來的，詳細說給娘聽了，道：「所以，娘，也不用十分担心的，在公主身邊的青青姑娘，亦知天下事，那公主豈會不知，何況有一個姓陸的少年在公主身邊。」

「公主身邊有一個……姓陸的少年，是麼？」黑羅利說。凝重的面色鬆弛了些。

「只不過太木訥，太老實了些。」崔牧道：「青青姑娘倒沒有詳說，也許她也所知不多，僅知他身世飄零危苦，公主和他相遇時，那姓陸的少年正亡命江湖，只不過他是公主回到中原後，第一個遇上的人，貴妃死後，公主更是孤苦無依，成了桐柏山上的一個野姑娘，就在那時候，公主遇上了他。」

「那是有緣。」黑羅利說：「一個亡命江湖，又一個孤苦無依，那遇合是一個多奇趣的故事，可也眞是有緣千里來相會了。」

崔牧竟然聽不出娘的話中有話，更有深意道：「娘，你說奇是不奇，殺人也不眨一下眼兒的公主，倒聽他的話，青青姑娘說，那姓陸的少年曾勸過公主回去她父王身邊，公主再不敢動輒飛刀殺人了，便因怕那姓陸的少年捨她而去，他曾離開過她的，就是爲了她殺人，後來被人把他送回到公主身邊，娘，你猜，柳家姊妹怎遇到公主的？就在公主尋找那姓陸的少年的時候，娘，眞笑死人，兩姊妹沒了盤纏，商量着去剪徑，竟打刼到了公主。」

黑羅利開懷的笑了，何況聽說公主對姓陸的少年如是情深，她如何會不開懷呢。大笑哈哈的崔牧總算收住了笑聲，說道：「青青姑娘，不但毫不隱瞞，而且繪聲繪色，娘，你想想，想到她從林子裏跳出來，大叫一聲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怎不把我肚子也笑痛啦，別說是公主了，便是一個普通不會武功的客商，誰不以爲是淘氣的野姑娘玩打刼呢，那時候公主找不到姓陸的少年，正寂寞孤苦，見兩姐妹眞也有一身功夫，便把兩人收留在身邊，咦，娘，剛才我們說到那裏啊，這個彎兒可繞得大了，青青姑娘的趣事兒可多了，娘，我雖然和她相處不過三五日，却用三五日也說之不盡，等我一椿椿，慢慢說來替娘解悶兒。」

黑羅利莞爾道：「你是說，公主對姓陸的少年痴情極了，只有他的話才聽。」

「我說她只聽姓陸的少年的話，可沒說公主對他痴情。」崔牧道：「但就只這一椿，她却不聽從，她說甚麼也不回宮，因爲一入宮門深似海，她就不能再見姓陸的少年了。」

「這還不是痴情麼？」黑羅利說：「可見公主對他情深一往。」

「不！」崔牧固執地說：「不過因爲

他是從小與人世隔絕，在孤獨無依中長大的公主所遇到的第一個，至到現在，也是唯一的一個少年，一個木訥的老實少年，絕不會是一個聰明的少年，他不會長久贏得公主歡心的，他們的性情多麼不相投，娘，那不是痴情，只不過是公主尚未認識那少年以外的人，青青姑娘說，她又和人世隔絕了起來，因爲她還沒把崑崙刀練到收發由心，雖能收回來，却只能在十餘步之內。」

「娘！」崔牧凝眸着那絢麗的朝霞，神往地又說了：「公主一定美極了，小時候已是個美人胎子，而她，像極了她那貴妃的娘，要知貴妃有多美，只看那皇上爲她有多神魂顚倒，後宮佳麗三千，三千佳麗，皇上却獨寵她一人，甚至爲了她，不要江山社稷，娘，我多想見到公主，她一定仍然沒忘記我的。」

「兒啊！」黑羅剎冷冷地說道：「忽然之間，我想起來了，我們還是不去京師好。」

再慢的脚步，也已移近了鎭口，崔牧愕然，說：「那是爲何？」

「因爲……」黑羅剎望着街口來往的行人，說道：「因爲，離姑追隨妹子上了京，已瞞不了人，因此，人家也知道我會北上，我兒，我高興見到你，也高興見到柳姑娘，此外，我就不想再見他人了。」

崔牧豈不知她說的他人是指誰，當眞，離姑暗裏知會了逍遙宮中人，上京與離姑見面，又豈能瞞得那個他呢。但崔牧斬釘截鐵的說道：「不，娘，我們一定要去，你不是高興見到柳姑娘麼，我也不能失信於她，我也答應過現在宮中的那個替代公主的公主千歲，答應在她大功告成的時候，助她脫身，娘，我不能失信於兩個柳姑娘，是不是？」

黑羅剎退到路邊了，並不望她兒子一眼，說道：「但青青姑娘如何能脫身呢？除非那眞正的公主回去皇帝的身邊，是不是？」

「我不知道，」崔牧說：「青青姑娘希望能把公主引出來，若她知道，早晚會知道的，也許她會去找出冒充她的人來，雖然她是不願意回宮，但也不願意人家冒充她。而我，也多想見到她啊。」

但崔牧在搖起頭來，又道：「娘，但我失望了，我以爲公主不會等到青青姑娘回轉京師，就會尋上門去的，因爲青青姑娘這位公主千歲，出京迎取貴妃的骸骨，天下人人皆知，公主若有所聞，怎會不尋去呢？何況她一夜之間創了那潼關總兵的兵權，震動了關內外，再南下武昌府，公主千歲的旗號也飄揚大江南北，現在，淮海兩江更天翻地覆了，除非公主已又遠走西域，否則沒有不知之理。」

黑羅剎却點起頭來，而且轉過頭來了，說道：「我兒說得是，那眞正的公主必已不在中原了，而且飛刀百步之外，日夜皆可見寒光如匹練，那是無法隱瞞的，必驚世駭俗，世俗之人疑神疑鬼，以訛傳訛，必然遠近皆知，有如我家的梵陀鈴，那金霞流光，若非我在沼澤中練來，是不能掩人耳目的，我兒在江湖上已行走有年，從不聞傳說，可知已不在中原了，入鎭去吧，却是我們站在這裏說話久了，倒易惹人猜疑。」

黑羅剎絕口不再提不去京師之事，再上路，倒把脚步加快了，因爲行走的不是驛路大道，是以公主千歲還有一位大公主，已在淮陽相會之事，才漸有所聞，那崔牧如何不明白，所說的大公主，當然是指柳倩了，不禁令他直搖頭，青青姑娘忒也大胆了，暗裏直皺眉，那自是逃不過娘的眼睛。

這日已來到了保定近郊，京師已日近了，逍遙宮中人不見現身，兩人已漸漸放了心，是以已走回到大路來，只不過仍然不到天晚，不入城鎭，那黑羅剎永遠是淡定嫻靜，像是母子相聚重逢，亦溶不了她面上的凝霜，她不但徐娘不老，仍存風韻，但她那面上的凝霜，總令人凜然而生畏，但崔牧也總覺和他娘之間，有着一重看不見的阻隔。

也許是他說得太多，而娘說得太少之故吧，眞的，黑羅剎對他說得太少了，他實在對娘了解得太少了，黑羅剎像是緊閉着心扉，不讓兒子進入她心中，相處的日子多了，他感覺得出來，娘親的慈愛不是在增添，而是逐日在減少，不時感覺到身邊的娘，不像在身邊，而在一個遙遠的地方。

他多想了解娘更多些啊，而這就是最好的時候，城池已在面前，天色却太早了些，不用趕路，而又不急於入城，停下步來，母子倒有更多相談的機會。

他娘不是說不願上京麼？這不是奇怪麼？那日交談後，他娘的脚下倒走得更快了，毫不遲疑的脚步，步步邁向北方。

「娘，」崔牧說：「人到了北邊，眼界也寬闊了，野曠天更空，那坡樹下草如茵，何不歇會兒再入城。」

母子兩人都在逃避甚麼，却心照而不宣，不用靈犀一點也心意相通。

崔牧扶他娘在如茵草地上坐下來，表面看來那黑羅剎眞纖柔又軟弱，兒子的孝行，把她變成了弱質的女流。

黑羅剎遊目道上的行人，喟然輕輕嘆了口氣，崔牧道：「娘，你是感嘆浮生急景，悲憫道上行人，何事忙忙碌碌走南北麼？」說着，不禁也嘆了口氣，道：「娘，你令我想起外公常常哼的一隻歌兒。」

黑羅剎道：「可是……天也空，地也空……朝也空，暮也空……」

崔牧歌道：「人生好比採花蜂，採得百花成蜜後，到頭辛苦一場空，娘，當時我年幼不懂，半年前，我走了一趟帝京，才明白外公爲何感慨如是之深了，偏有那麼多人，甘被名羈利鎖，一朝笏滿床，便忘了漏室宮堂，碧紗上蓬窗，那還復記蛛絲結雕樑，那趕科場的人，竟無視眼前人歸故里，冠蓋滿京華，都不過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全不知在爲人作嫁衣裳。娘，你看野曠風輕，天際雲淡，就快抹上絢燦的晚霞了，晚霞雖好，却已近黃昏，一會月亮就會昇起來了……」

黑羅剎道：「你外公時常對月感懷，說道：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不得了，你外公不但傳你功夫，把他滿肚子的牢騷酸氣也一古腦兒傳給了你。」

「娘，」崔牧正容道：「那不是牢騷，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唯有大智慧，也才念天地之悠悠而獨愴然涕下。」

「你……你見到了甚麼？」

崔牧見到了甚麼？直勾勾的眼兒凝視道上的一個行人，瞬也不瞬。

道上，就在他們脚下的道上，一個姑娘迎着落霞，步步蓮生地向晚烟迷茫的城門口走去。

「好一個標緻的姑娘。」黑羅剎冷冷的說道。

「不，」崔牧說：「娘，是不是我看錯了，這姑娘才多大點年紀，怎會有如此精純的內家功夫，簡直快造極登峯了，遠在兩位柳家姑娘之上。」

原來崔牧不是被姑娘美色所迷，她幾乎誤會自己的兒子，黑羅剎感到一陣慚愧，更慚愧的是誤會兒子，却忽略這姑娘。

黑羅剎也驚訝了，道：「若不是內家功夫極精純，她豈能如此淡定。咦！眞了不得，看似步步生蓮，其實她一步一周天，這就不怪她這點年紀，內功竟已如此精純了，原來她行路也在行功，忒怪，她分明是個俗家姑娘，怎會得到佛門心法？」

「娘！我們走。」

崔牧急忙拖他娘起身，落到大道上，尾隨在那姑娘身後。悄聲道：「娘，會不會……會不會就是她呢？」

「你是說公主？」

「飛刀於百步之外，娘。」崔牧凝視着那姑娘的脚上，道：「你想一想。」

黑羅剎道：「百步之外傷了人，而又能飛回來，那是非要內功造極才能辦得到，難度更大過焚陀鈴，難道眞是……公主？」

崔牧却微微搖搖頭，說：「我們沒見過貴妃的畫像，但青青姑娘是眞有幾分像貴妃，否則也不能被誤會，她也冒充不了，對貴妃念念不忘的是那個多情的皇上，連皇上一見也確信青青姑娘是公主，可知是眞有幾分像了，但這姑娘……」

「美是美極了，」黑羅剎說：「但別有一番美韻，若說那柳倩姑娘如空谷幽蘭，這姑娘却艷如桃李，而且了不得的聰明。不，不是艷，至少艷中透着靈氣……」

黑羅剎不說下去了，當年她初出江湖，便令衆生顚倒，難道已是心如止水的黑羅剎，亦一見便也心中生妬？

歸鳥投林時候，倦旅入城也正多，這保定府不但是北上帝京的必經之路，也是近帝京的一個城市，倦旅自然也更多了，多商賈，也是仕宦，那姑娘在行人滙聚的城門口，穿行在人叢中，仍不忽忙，仍是那麼淡定，行人挨肩擦踵，却不見她有所閃避，但無人能沾着她的衣角一下。

崔牧看得清楚，因爲他們不轉睛，黑羅剎也不瞬眼，因爲越來越驚奇。

「九宮步，」黑羅剎輕動咀唇，也只有崔牧才聽得到：「她脚踏九宮，這就不奇怪了，孩兒，那公主的武功路數，可與九宮門有淵源？」

「我不曉得，」崔牧說：「我沒聽說過，娘，你知道的，我對她實在所知不多，只不過從兩個柳姑娘處知道一些，但她們都誇大了崑崙刀。」

前面的姑娘脚下略停，轉身向街北走去了，原來是落店，不是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的小棧房，而是客似雲來，仕官下馬，不大不小的雅緻的雲來旅，不過才是欲黃昏的天氣，店裏已亮了燈，只見座上客雖不是非富即貴，坐上客無白丁，却也都衣冠楚楚。

黑羅剎道：「我兒，且慢。」

「是，」崔牧說：「店裏人客還不多，跟去太着跡了些。」

黑羅剎道：「我是有話問你，這姑娘身上並不帶防身兵刃。」

五月天，便北地也是燠熱的天氣，這姑娘身上着的雖非薄羅裳，却也是薄衣裳，母子二人何許人，怎會看不出她未帶兵刃，壓根兒身無寸鐵。

崔牧道：「娘，你也沒有啊，她既然內功精湛，那麼摘葉飛花亦可作武器，何必用兵刃。」

「不然，」黑羅剎道：「若她是公主，就不會不帶崑崙刀，我兒，你對公主那崑崙知道多少？」

崔牧把娘扶過街邊簷下，黑羅剎刦後餘生，多年沼澤伴蘆花，夜夜對愁眠，冷面愁慘，無一些兒血色也罷了，一身黑衣，活脫像個未亡人，小寡婦，崔牧行走江湖，一直就似個落魄的寒酸秀士，是以在別人眼中，可就成了孤兒寡婦，誰也沒多瞧他們一眼。

崔牧道：「青青姑娘把崑崙刀讚得天上少有，地下無雙，是以對我有說，說公主少，說崑崙刀多，當眞她若是公主，不會不帶刀，但她身上分明無刀。青青姑娘說：那崑崙刀雖長不尺許，圓葉如曲尺，但有刀片一十二塊，更有兩塊厚一些的刀鋏，十二塊刀葉由刀鋏的尾端機簧扣住，是以張開來如摺扇，可也比一般的摺扇大而厚重多了，也因此故，刀葉飛出能傷人，在手中亦可過招，作普通兵器使用，更能破任何暗器，是以內功不到火候，便也發揮不出刀的威力來。」

「能破任何暗器？」黑羅剎眉梢揚了揚。

顯然崔牧已知娘的話意，笑道：「娘，你那梵陀鈴，自非是屬於任何暗器。」

黑羅剎咀角抹過一絲笑意，道：「這姑娘衣衫單薄，那是掩藏不下的了，進店吧，孩兒，我對這姑娘倒更好奇了。」

原來那姑娘落店而未入房，就坐在店堂中，面前已擺了碗筷，仍是那麼淡定斯文，是的，不是溫婉，而是斯文，因爲她沒有閨中女兒的嬌羞之態，雜坐在店堂的人客間，不避人目光，她的目光也不避人，燈下看來是更嬌艷了，但有一股不可侵犯的英氣，大方而又高雅。

母子兩人去她斜對面的桌邊坐了下來，姑娘並未多瞧他們一眼，顯然未發覺他們是非常人，崔牧也要了酒菜。

天色在黑下來了，對街的鋪戶中紛紛亮了燈火，但這雲來旅的人客來得並不很多，雖然晚飯時候，但座上却無販夫走卒，店中的酒保閒着的時候也多了，忽聽傍邊桌上一個人客道：「王六兒，自從公主千歲黑松林一劍蕩羣寇，猳牙山賊寇被掃穴犂庭，保定道上做你們這一行的，全都興旺了起來，怎生你們這裏總不見滿座，入夜以後，家家都把後來的顧客往外推，偏你們倒有空着的房間？」

王六兒是雲來旅管店堂的夥計，專侍

候客人的飲食，聽得那客人對他說話，把倚在櫃枱邊的身子站得直了，把抹巾隨手往肩上一搭，說道：「呂二爺，這是沒法兒，誰教咱們這店是仕宦下馬的老字號，保定府比咱們這店大的棧房，沒十家也有八家，但任誰一家，也沒咱們天地玄黃四宮院的氣派，座上客雖不常滿，可眞是往來無白丁，說眞的，若是日日客常滿，那算甚麼高貴雅座。」

那呂二爺道：「高是高了，雅也不誇張，只是買賣……」

王六兒笑了，道：「呂二爺，若是我告訴你，說空着的宮院和空座兒，日日有錢收，你信是不信，你豈不知外官內調，京官外放，這保定都是必經之地，送往迎來，都離不了咱們這店，不瞞你說，人客來到，房院堂座，早被定下了，住一兩日的人客，付五七日的房院錢，已是少的了，其實客不常滿，銀子可收了十足，說買賣，誰也不及咱們東家心思巧，眼光獨到，咱們作夥計的豈僅樂得清閒，而且……呂二爺，你是熟客了，我才告訴你，待會你付的帳，大半便宜了東家，小半是咱們的外快。」

那呂二爺眼珠子轉了轉，說：「我明白了，你們是人家訂的酒菜，拿來賣給我們。」

王六兒嘻嘻笑，說：「其實，呂二爺，也便宜了你們人客，不要說材料上乘，那家酒樓菜館又不是晚上賣的，早上買來，不也新鮮麼，既然人客未到，隔夜不能用了，何不便宜人客，呂二爺，你說，咱們賣的酒菜，是貴呢，還是比人家便宜？人客之所以不多，那是咱們把人客往外推得多了，怕沒座兒，呂二爺，不也時常要請你二爺多走一家麼？」

那呂二爺道：「原來是這個緣故，我倒要問問今兒我吃的酒菜，又是替那一位大官貴人預備的？」

那王六兒掃了一眼，挨近了些，道：「呂二爺，說來怕不嚇壞了你，你可是眞想知道？」

呂二爺啞聲打了個哈哈，說：「王六兒，你二爺是嚇大的，再不會嚇壞了，你且說來聽聽。」

王六兒粗眉一挑，道：「好，可是你要我說的，你先坐穩了，包下宮院，定下酒菜的，不是別人，乃是府台大人和令府的鄉紳，客人却不多，只得兩位。」

「兩位！」呂二爺一怔，道：「兩位要四個宮院？備下這麼多酒菜？」

王六兒道：「你知道是誰，就不奇怪了，不是別人，便是黑松林一劍蕩羣寇，武功蓋世無雙的公主千歲，另一位名不揚却名頭更大，乃是大公主。」

那呂二爺登時變了顏色，總算他的胆量也眞不小，沉住了氣，道：「我也聽得府裏傳出來的消息，說公主千歲偕同大公主北上了，不日就要路過保定，王六兒，說個竅門兒你聽，這保定府最是難做，但飛黃騰達，陞官也最快，就看你會不會做，京中日日有邸報傳達也罷了！還得給比他低幾級的驛承，加倍又加倍的好處。」

王六兒笑了，道：「呂二爺，這個竅門兒還用你來說嗎，老實說，你今晚吃喝的便宜的佳餚美酒，也是那驛承得了我們東家的好處，也才有你的便宜，你且想想，若不是得到驛承暗中知會，我們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把替公主千歲備下的酒席再賣給人客。不過這番可不是那驛承通的消息，而是京中傳來的邸報，敢情公主千歲已回了宮，不來保定領這個情，不過府台大人只不過費了點精神，因爲費用都攤派給了衆鄉紳。」

呂二爺道：「可又便宜了你們。」

王六兒一笑，說：「可也便宜上你二爺，老實說，既然有這麼多鄉紳出銀子，這消息還秘密得了麼，二爺，你且瞧瞧，座兒上有多少是你的熟客。我知二爺才打南邊回來，八成兒是剛到吧，是以不知，其實我們東家也不過在一個時辰前才接到知會，二爺你若早來一個時辰，少不免又要請二爺你多走一家。」

有人在喚夥計，王六兒應聲去了，崔牧對他娘點了點頭，用下巴一指，指向那姑娘，他和黑羅刹聽到了這兩人的一席話，那姑娘也在隣座，如何聽不見，當那王六兒說出公主千歲來，那姑娘登時動了容，但又顯然失望了，因爲王六兒再也沒有說出關於公主千歲的話來，直到說及公主千歲已回宮，那姑娘才又低頭吃喝，獨個兒若有所思地皺眉，又搖頭，似乎不覺察有人在注意她。

就在這瞬間，忽聽王六兒一聲啊呀，說道：「王師爺，是甚麼風兒把老人家給吹來了，幾時打京裏來的？」

只聽人客紛紛也叫王師爺，也紛紛起立，崔牧看時，奇怪，來人怎生似曾相識呢？

進來的是個五十來歲的人，從衣着上看不出他有功名，但人人敬重。那王師爺呵呵笑道：「各位，請坐，休要客氣，不過是我家東翁交待有些手續未了，派我回來走一趟，今日剛到，王六兒，我來會一會老朋友，你家東主何在？啊……」

走進來的王師爺，目光忽然落在崔牧面上，那眼兒登時定了，也登時喜形於色，大跨一步上前，說：「閣下可不是崔相公麼？眞個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我家東翁何處沒尋遍，不料崔相公舊地重遊。」

崔牧一怔，說道：「恕我眼拙，尊駕是……」

那王師爺早拱了雙手，道：「崔相公貴人善忘，學生原在前任府台幕中，半年前崔相公陪同公主千歲駕臨保定府，學生正好在刑房辦事，是以得能敬聆崔相公的敎益。」

原來如此這般，崔牧道：「王師爺休要客氣……」

不料他這裏一言未了，只聽話聲雜沓，紛紛說：「是他！果然是那崔相公！」

崔牧緊皺眉頭，道：「半年前不過偶然與公主千歲相遇，在下一介寒儒……」

那王師爺在做甚麼？怎麼對王六兒連使眼色，燈光之下，興奮得臉也紅了，道：「不成話，崔相公駕到，竟敢如此怠慢，王六兒，快去知會你家東主，春風亭設宴，快去快去。」

那王師爺回頭對崔牧一揖到地，說道：「我家東翁現在兵部行走，雖說是蒙公主千歲恩擢提拔，實無時無刻不念念不忘

崔相公的大恩大德，才能轉禍爲福……」

崔牧道：「且住……」

那王師爺興奮得忘了形，那還住得了口，道：「那日在京，我家東翁官職在身，身不由己，是以未向崔相公叩謝，只道崔相公陪同公主千歲此來，又伴同進京，一時必不會離京的，那知何處沒尋遍，竟沒了崔相公的踪跡，我家東翁果然好眼力，說崔相公非常人，是以神龍見首。今日學生何幸，又得拜領教益，今日學生若非早來一步，可眞怠慢了，各位……」

崔牧道：「你你……嘿！這是那兒說起，娘……」

他用莫奈何的目光來向娘求助，黑羅刹在做甚麼？却面露微笑，望着那姑娘。

王師爺道：「崔相公豈僅有大恩於我那東翁，亦有大恩於保定府，不料崔相公前來，竟以薄酒小菜相待，眞不成話。」

那人客登時又紛紛應和，一個道：「可不是我等有眼無珠麼。」一個道：「實是待慢了。多虧王爺你來了。」

「呔！」崔牧心下大急，叫道：「那……王六兒，站住了，你去何處！」

崔牧適才見這王爺對王六兒連使眼色，如何會不明白，王六兒放下了拽在腰帶上的衣角，急忙忙往外走，不由他不大急。離座搶到門口，伸手一攔，對那王師爺道：「我不過與公主千歲萍水相逢，偶然相遇，說甚恩不恩……嗯！王師爺，你若命他去知會甚麼人，說不得了，我母子馬上就走。」

「這個……崔相公，我本來命他去知會府台大人，現任府台今日對學生言及崔相公，亦怨艾緣慳，得知崔相公駕到，怕不倒履相迎，各鄉紳雖未能接得公主千歲大駕，却得瞻仰崔相公風采，亦是萬千之幸，是以，是以……旣然崔相公不喜，不喜……嘿，這倒是我的不是了，孤雲待野鶴，豈向人間住，崔相公豈是施恩望報之人，王六兒，你不用去了，春風閣的酒筵可曾齊備。崔相公，學生聊表一點敬意，務懇賞光。」

說着，又深深一揖到地。

黑羅刹道：「我兒，這位師爺既然一番誠意，你便應承了吧。」

崔牧才叫得一聲娘，那王爺已啊呀一聲，拜倒在地，道：「原來是老夫人，學生失禮了，多謝老夫人賞光。」

黑羅刹不理王師爺，亦不理會崔牧愕然發楞，竟轉面對那姑娘，含笑地道：「這位姑娘，若我猜得不錯，姑娘你若非與公主千歲相識，亦大有淵源，難得這位王師爺一番盛意，請去同席如何？」

崔牧恍然大悟，這才明白了他娘的用意，便對那王師爺道：「既然家母已允，好罷，我等便擾你一席，只不過再不許人前來相擾，否則我只有心領了。」

那王師爺連忙應了，拱手對堂中人客道：「各位都已聽到了，崔相公不喜應酬，正是尊敬不如從命，各位出去，休對人提及。」隨對衆夥計道：「誰若走漏了風聲，傳揚出去，唯你等是問，你家東主回來，亦請相候，却要立即稟告我。」

那姑娘早已起身，對黑羅刹襝衽了！既不感意外，也無驚喜之容，更絲毫無忸怩之態，說道：「前輩寵召，敢不敬陪末座，借相公們的話說，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崔牧朗聲一笑，對那姑娘拱手道：「姑娘慧心慧眼更慧口，心照何須宣，正是相逢何必曾相識。王師爺，請帶路，姑娘請。」

黑羅刹已把姑娘拉近身邊，握着她的手兒，道：「了不得，姑娘豈僅秀外慧中，直是天仙化人，我兒，你可被人家姑娘比下去了，前面走吧，我和姑娘說兩句話兒，隨後就來。」

穿出過道，只見風燈月影下，好大一個清幽的四合院了，四角各有小院，院門口照亮着一盞琉璃燈，院前點綴了一點花草，果然格局別緻，逆旅客棧，確實難得了。

只聽崔牧朗聲笑道：「好一個春風得意樓。」

原來坐北向南，有一樓，四盞明角燈照亮了樓前簷下的一塊匾額，上有春風得意樓五個大字。春風也罷了，得意兩字却把雅變俗了，雖說京師之路，亦即是名利之路，春風得意自是好兆頭，可惜畫蛇添了足，不怪王師爺只說春風了。

豈是崔牧尚且俗過王師爺，不是，只因他此刻正春風得意，正苦無從結識這個天仙化人般的姑娘，竟是他娘有主意，不但結識了，而且全不費功夫。

眞個好一位慧心慧眼又慧口的姑娘。

黑羅刹道：「我兒，你們先走一步，不用等我們。」

崔牧應了聲，他如何不明白，娘獨個兒問來，更便當些，倒是他拖了王師爺快步入樓去了。

黑羅刹淡淡一笑，搖搖頭，道：「官場附勢趨炎，令人厭惡，若不是想知現在宮中那位公主千歲的近況，我豈點頭，姑娘，你必也想知道。」

「現在宮中那位……那麼……」姑娘說：「被我猜中了，前輩是說她不是眞正的公主。」

「姑娘，還沒請敎姑娘貴姓芳名，」黑羅刹道：「這裏只你我二人，說起來也便當些，尤其關於你想知道的那位公主千歲，你想知道，是麼？」

「晚輩姓狄，名心蓮。」姑娘說，漫步隨黑羅刹走去院樹下，避開了奔走在院中的夥計。說道：「便是尙未請敎前輩大名。」

「心蓮……啊……心蓮，」黑羅刹說，「狄姑娘，好一個心中生蓮，不但你把內家功夫練得爐火純青了，我看得出來，且還得了佛門心法。」

狄心蓮！那姑娘正是九宮門下的狄心蓮。

狄心蓮大吃一驚，有道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但她沒伸過手啊，她得到了忍大師的佛門心法，埋頭再又苦練了兩年，不但兩丈長虹已練到得心應手，而且煉火已現了，這才靜極思動，離開珞珈山北來。

公主千歲駕幸武昌，武昌府眞個是地爲之動，山爲之搖，珞珈山上的東湖如何不掀狂瀾，狄心蓮豈有不知的，但她越想越不對勁，難道那木兒公主，竟捨得離開

陸羽，回去她所痛恨的父王身邊？不對啊，保定道上蕩寇的公主千歲，怎生用劍不是用鈎刀？

狄心蓮已如止水的心中，也像東湖一樣，生了波瀾，她不能忘懷，也不能忘情於陸公子，倒要弄個明白。

兩年來的閉門苦練，直如老僧的閉關，且已長了兩歲，再見了，童年，狄心蓮已成長了，童心已泯的狄心蓮，也更像熟透的蜜桃了，在陸羽的眼中，她早已是熟了的蜜桃。

她一定要弄個明白，她原本就是一個活潑的姑娘，雖然看來姑娘大了，更沉靜了些，但心念一動，便再也靜不下來。

她師傅宮九娘連斷臂之恨也拋到九霄雲外，竟與媚娘這個自封的聖姑和睦相處，在家亦如出家，眞個是四大皆空，尤其是對於狄心蓮這個徒兒，倒比更年長的大弟子薛紅更放心，且也毫不阻攔，那宮九娘說道：「豐滿了翅膀的鳥兒，如何不去飛翔，天空海闊，徒兒，你自有你的天地，去罷，你已不是初次去闖蕩江湖了。」

就這麼，狄心蓮不帶長劍，懷着那一疊兩丈紅綢，就上了路，她自信，只要到了保定道上，不用上京，她就能弄明白了，在宮中的是否眞是木兒公主。

當然，她懷念的不是木兒公主，而是公主身邊的人，那不能令她忘懷的陸羽。

狄心蓮被黑羅利問得大吃一驚，黑羅利母子注意她在先，繼而跟隨她，緊躡其後，如何瞞得過絕頂聰明的狄心蓮，狄心蓮又如何看不出這母子兩人都有一身超凡脫俗的功夫，是以反而毫不動聲，目中似無這母子兩人，其實，這母子兩人連一個眼色也瞞不過她。

她又如何不驚，她非但沒顯露過功夫，正因爲她發現這母子兩人在注意她的一舉一動，反倒舉手邁步，都加了小心，不讓有絲毫的顯露，而今……

黑羅利淡淡一笑，說道：「狄姑娘，我不但看出你的內家功夫中融匯了佛門心法，而且看出你是九宮劍派的傳人，只是不解，姑娘怎生身不帶劍，可是我走眼了麼？」

「不不！」狄心蓮登時肅然生敬，先前還只看出這母子兩人的武功非凡俗，却不料如此高不可測，忙躬身道：「晚輩果是九宮門下，只是家師門下另有傳人，晚輩雖非棄劍不用，但已擱下兩年有多了，何況帶着劍走長途，不是太招搖了麼，那兵兇之器，雖可防身，却也是招禍之由，前輩與崔相公，又何嘗身有寸鐵。」

黑羅利道：「姑娘摘葉飛花，已可傷人，只怕才是不帶劍走路之故，長劍確也是累贅了些。姑娘天仙化人，美艷絕倫，一路北來，只怕倒已招了禍吧，若身帶長劍，其實倒會少了煩擾。」

狄心蓮笑了，道：「前輩過來人，的是經驗之談。」

黑羅利也笑了，道：「我兒讚你慧心慧眼更慧口，果然沒讚錯。只不過我兒尚不知道，你這張咀兒也更甜，我老了，歲月催人，歲月也最是無情，來吧，姑娘，我們且不說這些，你明白我爲何應允擾那王師爺這一席麼？」

狄心蓮把黑羅利讚美之詞，不着痕迹的推了回去，黑羅利也不禁冷面生春，把攜着的狄心蓮的手兒，握着更緊了些，到底薑是老的辣，這是甚麼時候，倒說些沒緊要閒話兒，却不知正是閒話兒，才最易令狄心蓮和她親近，自然也無過讚美對方了。黑羅利是有意，那狄心蓮却是無心。

過來人，自是說黑羅利年輕時候必然更美艷絕倫，也必多被狂蜂浪蝶煩擾的經驗，讚美而又不觸及黑羅利失去的青春，好一張慧口。

黑羅利要狄心蓮親近，自是要狄心蓮道眞言，目的已達，自該進去了。

狄心蓮道：「若我猜得不錯，崔相公與公主……我是說，現在宮中的那一位公主千歲，分手之後，便未再見過了，這王師爺打京師來，他那東翁既受那位宮中的公主千歲擢拔之恩，又身爲京官，是對那公主的近況知之甚詳了。」

黑羅利道：「了不得，姑娘眞是慧心，看來以後對你說話兒，就得加倍小心了，看來我母子跟隨你入城，亦早被你覺察了。」

狄心蓮笑道：「確也沒前輩的慧眼厲害，在前輩的慧眼下，我何能遁形。」

「我兒……啊……狄姑娘，你瞧，我喜歡得忘形了，你不怪我吧。」

黑羅利把握着的狄心蓮的手一帶，另一隻手已摟緊了她的肩頭。狄心蓮用行動來回答，靠在黑羅利懷裏靠得更緊了些。

但願玄兒——她那個任性的女兒，有狄心蓮一半兒好，她就心滿意足了。

狄心蓮呢？若不能從黑羅利微顫的臂，和那激動的加快跳躍的心，感到那眞情的流露，她還是狄心蓮麼。

「但你，前輩，你對我太吝嗇啦，我連你姓甚麼，也還不知道。」狄心蓮在她懷裏仰着臉兒說。

她感覺得到，黑羅利已摟着她走向樓前。

「不是我不告訴你，」黑羅利說：「我怕會失去你，怕你知道我的名兒，就遠遠離開我，啊！不，在我還不確知你的胆量有多大之前，還是不告訴你的好。你胆大嗎？」

她格地一聲笑，這才是狄心蓮了。

「笑甚麼？我說的不是笑話兒。」

「我想起那位甚麼二爺的話來。」狄心蓮說：「就是剛才在店堂中那位，他說：他是嚇大的，前輩，我也是的呢？」

「你怎不早說呢？」黑羅利說：「他兩人眞是春風得意。」

不過是聽到了樓中兩人的笑聲，人在更上一層樓，她們已來到了樓下。

樓中燈火輝煌，下面是一個可擺五張桌面的大廳，樓上却只擺了一張八仙桌，却有兩排交椅，王師爺恭迎老夫人，崔牧迅速和娘交換了一瞥，瀟洒地一拱手，說：「姑娘請。」

「我兒，這位是狄姑娘，我沒走眼呢。」黑羅利說：「果然狄姑娘與公主，公主千歲大有淵源。」

「那麼，我也沒走眼了。」崔牧說。

「但却不及狄姑娘一雙慧眼。」黑羅利道：「我兒，狄姑娘可把你比下去了。狄姑娘，」黑羅利轉向她，道：「今晚我要把你留在我身邊，你不嫌棄我吧？」

「正要向前輩……」狄心蓮溜了拱立的王師爺一眼，抿嘴一笑。

「你又想起了這位師爺的話來，想向我請領教益，是嗎？好，那麼，你是答應了。」

崔牧忙道：「王師爺已吩咐店家，不再接待人客了，恭敬不如從命，我也答應了。狄姑娘是來落店吧，恕我替姑娘作了主張。」

那王師爺聽說眼前這位姑娘與公主千歲大有淵源，那會不忙不迭大獻殷懃，躬身道：「學生斗胆，也替三位作了主張，便府台大人聞訊前來，亦命店東擋駕，三位在此，絕無人敢來煩擾，便請入席，學生在此若是不便，這就告退。」

崔牧道：「王師爺不用客氣，實不相瞞，我等皆爲公主千歲而來，這番入京，正有借重之處，難得王師爺身在官場，而無官場的習俗，我便交你這位朋友，我們却之不恭，不再言謝了，王師爺亦請不用再客套，坐下好說話，我也有話請問。」

這王師爺果然有些見識，早知崔牧是一位武林俠隱，公主千歲小小年紀已武功蓋世，相交的自也是超逸不羣之士，遊俠江湖人最不喜的就是官場習俗，便也呵呵一笑，說：「崔相公好痛快，學生才眞是恭敬不如從命了，崔相公必是欲知公主千歲的近況麼？」

王師爺也洒脫入了席，和崔牧對面打橫而坐。

崔牧道：「倒也不是，公主千歲和我分別非是在京中，而是旬日前後，半年前在京中分手之時，與我原有落花時節太湖相會之約，不知的僅是有關那大公主，這一路北來，道上紛傳公主千歲與大公主連袂入京，不知是否皆已入宮？」

王師爺道：「原來公主千歲遨遊太湖，乃是應崔相公之約，是則公主千歲重振朝綱，立大功於社稷，造福天下蒼生，崔相公遠比我清楚了，若問大公主之事，崔相公還是眞問着人了，因爲我那東翁是公主千歲擢拔之人，被派在兵部行走，也許公主無心，尙書却以爲有意了，是以我那東翁雖官卑職小，也參與了部中機密，三月前公主千歲出京，明是迎取貴妃骸骨，其實任務艱巨，崔相公必然知道的了。」

崔牧轉向狄心蓮道：「公主千歲以奉旨貴妃骸骨爲名，實則走馬換將，出其不意，削那東平王的兵權，開封府之後是潼關，然後南下武昌，再東下金陵。」

「宮中那位公主千歲。」黑羅利對兒子道：「我兒怎生忘了有兩位公主。」

「是，」崔牧道：「王師爺，你尙未說出那位大公主。」

王師爺道：「因是之故，公主千歲出京，實是兵部暗中作了妥善萬全的安排，因是之故，公主行踪，打從出京之日起，日日皆有快馬傳報到兵部，兵部再派人轉報曹公公知道。」

崔牧道：「我明白了，東平王陰謀反叛，兵部之中豈無他的爪牙，你家東翁乃新近內調，又是公主千歲擢拔的人，自不慮他是東平王的人，是以這轉報曹公公之責，便落到你家東翁身上。」

王師爺一擊掌，道：「我家東翁端的好眼力，崔相公眞個大智囊，目光如炬，竟料事如神，因是之故，公主千歲偕同大公主回京之事，雖然傳遍了京師，休道一般人了，便是兵部尙書，已算是最接近曹公公的人了，却也不知其詳。甚至宮中的黃門宮女，亦皆無所知，唯有我家東翁，正如尙書派他去宮中行走，那曹公公亦把東翁視爲心腹，是以公主千歲册封爲逍遙公主，錄皇譜，告太廟，亦派由我家東翁司其事，這裏無外人，我已吩咐下去，不得召喚，無人敢入春風得意樓，不瞞三位，學生蒙東翁推心置腹，亦僅有學生才參與其事，其實公主千歲非貴妃所出，大公主雖已到京，却未回宮。」

「逍遙公主。」

黑羅利與崔牧異口同聲，都是一怔，一時同視不瞬，黑羅利並蹙眉，微微搖了搖頭。

狄心蓮笑了，道：「果然我猜得不錯，是她，也唯有我這位小妹子，才能冒充公主而天衣無縫。」

「不然，不然，」王師爺肅容道：「公主千歲雖非貴妃所出，即使那大公主回宮，皇上亦會言聽計從，視公主千歲爲掌上明珠。」

崔牧忽然呵呵一笑，說：「明珠在民間爲貴，王師爺，你該說是瑰寶。」

王師爺道：「正是，明珠在宮中，已成賤物了。當今皇上豈僅無公主千歲不歡，逍遙公主大功於社稷，亦不下於開國功臣，若無逍遙公主，皇上這江山早已變色了，是以加封亦不改千歲封贈。」

「好好，」崔牧舒了口氣，對黑羅利道：「我說如何，這一趟我們可是白走了，當初鈴非我繫，這鈴亦不用我解了。」

「我兒，」黑羅利道：「狄姑娘與宮中這位公主千歲分別兩年，必想知其詳，我想，這位王師爺亦有所不知的，我兒爲何不說得詳細些。」

「是。」崔牧說：「狄姑娘既已知公主千歲是誰了，當然亦知道大公主其實亦非公主。」

狄心蓮嫣然一笑，想到漢江上初遇的小青兒，她又怎能不一笑嫣然，道：「小青兒雖然比她姊姊小了歲半，但姊妹兩人行走江湖，主意倒由妹子出呢，柳倩姑娘人如其名，那溫柔嫻靜，倒勝過閨中女兒，兩姊妹沒些兒相似處。」

崔牧道：「王師爺，你明白麼，你們所知的大公主，其實亦非貴妃所出，乃是現在宮中的那位公主千歲的親姊姊，姓柳名倩，河南朱仙鎭人氏，京中的傳聞，兵部所得的驛馬飛報，不過是由於那位淘氣的公主千歲在寶應的一句戲言而起。」

那王師爺大吃一驚，張大了嘴，却說不出話來。

崔牧笑道：「大公主永不會入宮，是以告訴你也不要緊，但雖是一句戲言，青青姑娘却也另有用心，此時說來也不太早，不過想把眞公主誘出，引她回到皇上身邊。」

王師爺噓了口大氣，道：「是則，貴妃確生有公主，各位亦有認識了？」

崔牧點頭道：「除了家母不識，我認識公主在孩提外，這位狄姑娘却與公主有數面之緣，王師爺，現在宮中的那位公主千歲，以及日來傳遍京師的大公主，可與

公主大有淵源了，那兩位姑娘雖然武功皆有根底，但得能一鳴驚人，却全靠那眞公主所傳授的功夫，否則何能迎回貴妃的骸骨。」

王師爺更大驚道：「是則，宮中這位公主千歲已武功蓋世了，那眞公主豈不是更加了得。」

崔牧淡淡一笑，但掀了眉兒，道：「我只知那公主揚手能取人首級於百步之外，目下是否已達到那個境界，便要請教狄姑娘了。」

原來崔牧轉一個大彎兒，不過要誘狄心蓮開口，也想知道那小青兒姊妹亦不知的眞公主的近況，自然更想狄心蓮了解得更多些。

狄心蓮點了點頭兒，道：「那公主從了貴妃之姓，貴妃死得太早了，還只得小名兒，是以迄今仍名穆木兒，她那崑崙飛刀是否已能百步外取人首級，我雖不得而知，但兩年前，確已能在二十步內取人首級了。我和公主在武昌府珞珈山上一別，已兩年於茲，公主若是潛修苦練，怕不已近那境界了。」

狄心蓮說時，黑羅刹母子都目不轉睛的望着她，她話聲一落，母子兩人已迅速交換了一瞥，也都一點頭。崔牧不着痕迹，黑羅刹却把頭連點，道：「狄姑娘可也覺得這穆木兒公主，太心狠手辣了些麼？就我所知……」

狄心蓮道：「前輩可是說那四位侍衞之死麼？」

黑羅刹道：「那四人不過是吃了一份皇糧，奉旨尋訪公主母子下落，不但身不由己，且亦是好意，却不明不白的身首異處，公主豈非太狠了麼？那還是她崑崙刀初成，若達到百步之外，武林之中，江湖之上，豈不是無噍類了麼？」

狄心蓮眉梢兒微微一揚，道：「前輩放心，當年公主武功初成，不知那崑崙刀威力之大，加上自幼孤苦，與世隔絕，難免孤癖乖戾些，現在公主身邊有人，再不許她濫殺無辜了。」

黑羅刹凝視着她，道：「狄姑娘，就我所知，那穆木兒公主，武功系出金家家傳武學，忍大師大慈大悲，就我所知，公主的武功與大師大有淵源，豈會坐視？」

那崔牧對狄心蓮的一句穆木兒公主身邊有人，顯然更感興趣，道：「我識穆木兒公主於崑崙山上，太早了些，現在宮中這位公主千歲，我是說青青姑娘和她的姊姊柳倩姑娘，識公主於漢江之上，却又太晚了些，可惜，那中間留下了一片空白，只怕要尋到狄姑娘說的公主身邊那人，才能道出端詳了。柳倩姑娘日前亦曾簡略提及，那人可是姓陸？」

一直顯得那麼淡定嫻逸的狄心蓮，她那從不避人的目光，忽然移向窗外的夜空，但這母子兩人，仍然捕捉到了她面上一抹怨懟的神色。

「他姓陸，單名一個羽字。」狄心蓮仍然那麼淡定，道：「賢母子必知洛水雲台十三門，風雷劍領袖大河南北有，可惜那門中一再多事，有如我們那九宮劍派一般，現在式微了……」

崔牧啊了一聲，道：「原來姑娘是九宮劍派門下，九宮劍派，正大名門，失敬了。」

狄心蓮已回過頭來，輕輕地嘆了口氣，道：「我雖仍在家師膝下，却也和那陸羽一般，已不再是九宮門下，那陸羽曾蒙不白之寃，幾乎被逐出門牆，但不料後來沉寃得白，非但不得執掌門戶，且不得重列門牆了，兩年前，武林中人多知其詳，賢母子豈有不知道的？」

崔牧道：「慚愧，我從崑崙門下回返中原，不過是年前之事，且雖在江湖上闖蕩，却少與武林中人交往，家母更是隱居多年，這次若非巧遇柳家姊妹，隱居之所被毀，只怕仍在沼澤伴蘆花，再次出來行走，不過是數日前之事，是以對中原武林近來事，都陌生得很。」

狄心蓮點頭道：「原來如此，不怪前輩武功已達天人境界，我竟無聞了。」

黑羅刹道：「姑娘，原來你慧心慧口，其實不慧眼，你走眼了。」

狄心蓮肅容道：「不瞞前輩說，師門不幸，數年前曾遭刦難，我師徒幾乎性命不保，但也因此，幼年已出來在江湖上行走，不料竟因禍得福，獲數位武林俠隱垂愛指點，是以前輩莊嚴寶相，神光內蘊，你瞞不過我。」

黑羅刹也不再謙了，點頭道：「狄姑娘慧質蓮心，便我亦相見恨晚了，了不得，不料旬日之間，連遇三位鍾靈毓秀，天仙化人般的姑娘不說，而且一個勝似一個，狄姑娘，我有一言，不論你願不願意，我也要把你留在我身邊，至少在京師這些日子，我是不許你離開我的了。」

崔牧接口道：「娘，我代狄姑娘回答如你，固所顧也，不敢請耳，我沒答錯吧，娘，你瞧，狄姑娘在點頭了。」

黑羅刹本與狄心蓮對面而坐，笑道：「誰許你來多咀了，還不給我滾開。」只一揚手，可把那忙着聽，不敢插咀的王師爺驚得目瞪口呆，因爲面前人影一幌，不知怎的，狄心蓮姑娘與崔牧相公已換了個位，狄心蓮更挨得近些，含笑坐在黑羅刹身邊，崔牧兀自搓着左肩頭，道：「娘，你怎生用這麼重的手法，噯唷，好痛。」

黑羅刹笑道：「誰教你不識趣，又笨重如牛呢，若還似狄姑娘一般輕盈識趣，我也不用費勁趕你滾開了，來，狄姑娘，我知你對穆木兒公主，所知道的還比柳家姊妹爲多，也相識更早，若我猜得不錯，只怕還是穆木兒公主與貴妃返回中原後，相識的第一人，是嗎？」

崔牧忽然插咀，道：「王師爺，今晚席間所言，只可入你之耳，你久在官場，當知關係何其重大。」

王師爺慌忙起身道：「學生在此，實多有不便……」

崔牧搖手道：「此時告退，不也晚了麼，且你已知其略，又何妨知其詳，若要避你，也不當你之面談說了，適才我已說過，這番入京，尚有借重之處，讓你知道了，也免你諸多猜疑，只要不爲人告就行了。」

王師爺忙道：「事關學生身家性命，何勞崔相公吩咐。」

狄心蓮對黑羅刹笑道：「前輩這番可猜錯了，穆木兒公主第一個遇到的，乃是桐柏山中鬼谷的杜娘子，那時貴妃已去世

了，公主獨自一人生活在山中，孤獨又悽苦，那杜娘子來到鬼谷，曾欲收公主爲徒，供其役使，只道公主是一個野丫頭，那料以杜娘子的身手，竟不能把她降服。」

「杜娘子？」黑羅刹問道：「慚愧，我對武林可眞孤陋寡聞，那杜娘子又是何人？」

狄心蓮吁了一口長氣：道：「那杜娘子降服不了公主，恰好我撞了去，於是，我遭了殃，被困入鬼谷一年有餘，休道前輩久已不問江湖中事了，那杜娘子壓根兒就不在江湖中行走，除非與其有淵源的人，都不知武林中有這麼一位身懷絕學的杜娘子，提起她的身世與慘絕人寰的遭遇，話可長了，前輩，待閒暇之時，讓我慢慢兒說給你聽。」

黑羅刹點頭道：「於是，你與公主相識了，同在一山中，荒山惡谷，又無第三人。」

狄心蓮嫣然一笑，笑得眞嫵媚，道：「前輩，你又猜錯了，偏有第三人，本是與我同去山中，不料天明時我一時困倦，便落入那杜娘子手中了，杜娘子降服不了穆木兒公主，正無人役使，故爾趁我在睡夢之中，把我擄去了鬼谷，穆木兒公主第二個見到的，也許是我，但却不是遇到，因爲我沒見到她，我那同伴醒來不見我，急忙遍山奔走尋找，沒找到我，却與公主相遇了，因此也生出了往後的無數事故來，甚至那四個身首異處的御前侍衞，雖被穆木兒公主所殺，間接亦可說死在我這同伴手中，前輩，說來話可太長了。」

黑羅刹道：「我兒，狄姑娘滴酒不飲，何不命人沏一壺好茶來。」

王師爺忙不迭走去窗口，對下面吩咐了。

黑羅刹對狄心蓮說道：「果然是柳家姊妹皆不知曉。却不知你那同伴又是甚麼人？」

狄心蓮目中閃過一抹幽怨，但頭兒半垂，已急忙抬起頭來，淡淡地說道：「便是現在木兒公主身邊那姓陸的少年。」

崔牧幾乎啊呀出聲，他有些明白了。

黑羅刹道：「便是那雲台十三門的傳人麼？可是他亡命江湖，避禍入荒山，怎生你又伴同着他。」

狄心蓮的心兒迅速平靜下來，可知適才不過是一抹淡淡的幽怨。

「是他伴同着我，」狄心蓮道：「家師避仇大洪山中，我爲了轉移仇家的注意，北走而無意中入了桐柏，其實是我未能誘敵入歧途，倒被敵人誘入山中了，唉！前輩，身在武林，可眞是身不由己，你閉門家中坐，禍亦會從天上來，前輩已多年不問江湖事，崔相公新從西域回，江湖中禍結仇連，一時如何說之得盡，還是不說也罷。」

黑羅刹不覺又把她的手兒握在掌中了，道：「這却是我的不是了，無端引得姑娘感傷，且說那穆木兒公主吧！」

狄心蓮道：「其實我亦非穆木兒公主所遇的第三人，漢江與公主相遇時，四位侍衞已死在公主的崑崙刀下了，甚至我更相遇公主於兩位柳家姑娘之後，說來也許各位不信，我之識公主，還得現在宮中的公主千歲，我那可愛的小妹子道破公主行藏，因爲穆木兒公主易釵而弁扮作欽賜員外郎的盧家公子，幾乎隣船亦不相識。」

狄心蓮當下把當年之事，除了提及陸羽，便略過不提之外，把對穆木兒公主所知的一切，詳細告訴了三人。道：「這就是柳家姊妹對公主反而所知太多之故，因爲兩姊妹在公主身邊的時日不多，而且也太年幼了，公主豈會將心事向兩人言說，那淒涼歲月，伶仃孤苦，滿懷的怨懟，自是對陸羽訴說。」

黑羅刹道：「姑娘，我好生不解，你怎說四個該死的侍衞，間接是死在姓陸的少年手中呢？」

那崔牧道：「娘，可是你忘了……」姓陸的少年和穆木兒公主這一雙歡喜寃家，小青兒如何不知，崔牧早已知道，才對他娘也說過了，不料話聲未落，黑羅刹已瞪了他一眼，才知娘是別有用心。

狄心蓮顯然心事滿懷，竟然不覺，說道：「穆木兒公主若在桐柏山中被尋到，那時她伶仃孤苦，無靠無依，何況貴妃已死，對皇上的記恨也淡了，公主怕不回宮了呢，公主的崑崙刀，只怕也永無練成之日了，那知冥冥之中，事皆有定，公主不但得到陸羽之助，而且在大神農架山中，遇到了崑崙奴，亦即是當年把貴妃刦出宮中，並且把崑崙飛刀傳授給貴妃之人，自是……」

黑羅刹道：「不怪木兒公主不但武功一日千里，突飛猛進了，且更在短短時日，便已練成飛刀，那崑崙奴對貴妃情深似海，怎會不把滿腔熱愛，移愛其女，自是傾囊傳授了，姑娘，我知崑崙奴不過是其化名，本姓金，和忍大師大有淵源，大師若知，必不坐視。」

狄心蓮點頭道：「那崑崙奴正是金家武學唯一傳人，亦即大師之侄，本已隱於漢江一尼庵中，暗中照顧，不料日久相安無事，神差鬼使，穆木兒公主竟闖進山中去了呢。」

黑羅刹的一雙溫柔的雙眸，忽然亮了，道：「那明白了，一見姑娘，令我好生不解，姑娘非佛門中人，又小小年紀，怎生竟得到了佛門心法，原來忍大師亡羊補牢，傳姑娘以降魔大法。」

崔牧嚷道：「娘，你不公平，連穆木兒公主的面你也還沒見過呢。」

那黑羅刹不睬他，兀自在凝視着狄心蓮，把姑娘的臉兒瞧得紅了，說：「前輩，你瞧着不轉眼怎的？」

黑羅刹道：「我是在想，是什麼降魔大法，能尅制那傷人於百步之外的飛刀，飛刀一十二片不說了，傷人後又能飛回她的手中，豈不是刀光交織成了一片刀網，有如排山倒海一般壓到，最厲害的還是不絕綿綿。」

狄心蓮略一遲疑，道：「原來前輩對崑崙刀已有所認識了，果然那刀威力奇大，四方八面連綿不絕地同時攻到，確實破它不易，除非那發出來的曲尺圓葉飛刀，發出便不能收回，一葉刀飛，便如落花飛絮，如沉大海，前輩，我等散了如何，夜已深了，一日奔波，前輩也該倦了。」

那王師爺忙不迭起身，道：「店中不敢住進人客，除黃院由學生進住，以備隨時差遣外，天地玄三院皆已掃榻迎賓，請

崔相公作主，再者……」

崔牧道：「你不用說了，那府台大人到底我不能不見上一面，少不免還得會一會這裏的店東。」

王師爺大喜過望，躬身一揖，道：「崔相公有恩於保定一方，明達而如崔相公，有甚麼不明白的，若府台亦不能晉謁，今後在衆鄉紳面前，必然面上無光，又何能服衆而推行政令，府台已在外恭候多時了。」

黑羅刹道：「眞是人家如此意誠，你去見上一面吧。」

崔牧嘆了口氣，道：「甚麼有恩於保定一方，不過是皇上對公主千歲言聽計從，誰又教我作了公主千歲身邊可憐兒的醉貓呢。」

黑羅刹還笑道：「姑娘，趣話兒多着哩，讓我說給你聽，今晚我是把你留在身邊了，你不願意也不行。」

狄心蓮也笑着道：「提起我那小妹子，不但天眞可愛，而且最是古道熱腸，要說我那淘氣的小妹子的趣話兒，前輩只怕沒有我知道得那麼多呢？我眞高興就快再見到她了，近兩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她。」

黑羅刹却在念念不忘，不知那忍大師傳授了狄心蓮甚麼降魔大法，道：「是麼，姑娘，那我更要把你留在我身邊了，多年來，我再沒像今兒一般高興了，忽然之間，我覺得年輕起來。」

當眞是歡娛時日嫌更短，待他們下得春風得意樓時，街上已傳來了二更三點更鼓。

崔牧好不容易打發知府走了，才舒得一口氣，驀聽門外發起一聲喊來，王師爺不迭跟隨在崔牧身後，剛剛步入過道，慌忙回身喝道：「甚麼人，何事喧嘩！」

只聽一人朗聲說道：「豈有此理，開門做買賣，倒把人往外推，我又不少了你們的房飯錢。」

原來是一個少年，朗朗星眸，唇如塗丹，一股英氣迫人，幾個店夥竟阻他不住，倒被他推得跌跌撞撞，一步跨進店來，嚷道：「適才你們說府台大人在此，待一會再說，現今府台大人走啦，還有何說，眞眞豈有此理，你們休得狗眼看人低，可知我是誰，你們這店，我是住定啦。」

王師爺在官場中久了，一見少年氣度不凡，聽口氣來頭不小，微微一怔，示意衆夥計不可造次，道：「却要請教，閣下何人？」

那少年眉頭一揚，道：「你要問我，可得站穩了！十年寒窗，千里跋涉，至聖先師，夫子的門徒，今科高中，就是天子的門生，你們怕是不怕。」

適才還是只是微微一怔的王師爺，竟愕然掉頭，不望少年，却瞧崔牧。顯然半年前崔牧戲弄他那東家，前任知府之事，仍然記憶猶新，這崔相公不也自稱夫子的門生，天子的門徒麼？」

崔牧呵呵一笑，道：「兄台果然大有來頭，可是有所爲而來麼？」

那少年道：「可不是麼，我正是由人指引而來。」說着，那少年由上到下，把崔牧打量了一眼，才又說道：「這可爲難我啦，你叫我兄台，我又如何叫你呢？」

崔牧笑道：「當眞，你比我年幼些該叫你弟台才是，便讓你叫我兄台如何？」

不覺也再把少年打量一番，少年若不是兩道眉毛太粗太濃了些，若扮成個姑娘，還眞是個美人兒呢，尤其是他那仍帶童音嫩嗓門，不用變調，也聽來清脆嬌嫩，看來他八成兒還不滿十六歲。

少年說：「好吧，便讓你佔些便宜，台兄必也在庠，今年大比有你一份吧，有甚麼不明白的，大比期近，天下舉子走帝京，今日入城晚了些，客棧全住滿了，有人指點我來這雲來旅．說若捨得花些賞錢，必可尋到宿處，嘿！眞眞豈有此理，一個夥計接過我五錢賞銀，說要我等候，待府台大人一走，便安排我住宿，我好不容易等到府台走啦，却說奉命不接待人客了，兄台你來評評道理。」

崔牧道：「原來如此．王師爺家母留下狄姑娘作伴，四個宮院便空出了一間來，其實任何一個宮院也住得三五七人，出門人誰頂着房子走路，何不與人方便。那空下的一院，便給了這位小相公吧。」

王師爺連忙應了，少年眉開眼也笑，說：「兄台，你可眞是好人。」上前一步，把嗓門兒壓低了些，說道：「既然兄台你好人事，這竅門兒便宜你又如何，嘿！這法兒可眞管用。」

崔牧一怔，道：「你說甚麼？」

少年耳語，却聲聞滿堂，說道：「喏，就是那兩句話兒：夫子的門徒，天子的門生，可眞是妙不可言的法寶，有人對我說：半年多前有個混混兒，你知甚麼叫混混兒嗎？就是個無賴的小子，用這兩句法寶眞言，竟把府台大人也唬住了，不但騙吃騙喝，還討了不少便宜去。」

王師爺大喝一聲：「住咀……」

却是崔牧大笑呵呵，一擺手，道：「這位弟台直肚直腸，好生有趣，童言無忌，你怎麼認眞了，時候不早了，明兒還得趕路，我們也歇歇吧。」

王師爺躬身道：「崔相公放心，本來學生已吩咐下去，安排定了，偏是府台大人說若不許他爲崔相公與老夫人表示一點敬意，稍効微勞，心也不安，是以學生已擅自作主張，請府台大人備下了車馬。」

崔牧皺了眉頭，還沒開口，不料那兩眼骨碌碌直轉的少年，眼不轉了，叫了起來，道：「我明白了，敢情你就是那混混兒，嘿！我豈不是眞成了班門弄大斧，夫子門前賣聖經。」

那少年不僅嚷叫，而且直指着崔牧的鼻子，令他如何不惱怒，且慢，這童言無忌可是他說的，王師爺對他尊而敬之，捧上了天，後面還有一個天仙化人的狄姑娘，他怎可當着這麼多人面前發作，豈不是失了涵養．也和小人兒一般見識了。

少年不轉眼珠了，他的眼珠子倒轉了起來，呵呵一聲笑，王師爺倒着了慌，喝道：「那少年好生不知好歹，崔相公恩典你，竟敢恁地無禮。」

少年一瞪眼說：「當眞好笑得緊，我花我自已的銀子住店，要誰恩典了……」

崔牧生怕他再說出難聽的話來，年紀

是自已大，若忍不住伸手打了他，豈不是以大欺小，不自覺向過道內邊掃了一眼，趁沒驚動狄姑娘，罷罷，算是怕了他，走爲上着。佯狂又一聲呵呵，道：「眞是少年不知地厚天高了，豈和他一般見識。」

崔牧其實慌忙拖了王師爺入內，只聽少年在身後嘻嘻笑道：「妙啊，這法兒當眞使得，呔！好酒好菜，快給本公子送入宮院，公子爺重重有賞。」

嘿！笑傲江湖的崔牧，竟怕了一個少年，這是打那說起，倒是早早關了門，眼不見，耳不聞爲凈。

一夜容易又明朝，崔牧起身出房，不料那王師爺已穿戴整齊，侍候在院中了，躬身道：「請崔相公示下，車馬已在門外，若早早上路，健身飛車，傍晚即可抵達京師。」

這還等候示下嗎，崔牧如何不明白，這王師爺的東翁內調兵部行走，不但尚書另眼相看，曹公公也倚以心腹了，怕不就會步步高陞，飛黃騰達，若把他接入京師，不但討好了東翁，自也討好了公主千歲，無限前程，豈不是已在王爺爺面前了，但話說回頭，崔牧連番入京師，確有用他之處。

不料崔牧尚未答言，黑羅刹狄心蓮已走了出來，黑羅刹道：「我兒，恁地時，這就上路吧。」

崔牧瞟了地字院一眼，院門仍關在那裏，還好，那少年春眠不覺曉，他竟然鬆了一口氣。

崔牧不解，也不去解答，他竟然怕了那少年，是怕他無賴，口沒遮攔吧？既然趕路得早行，又何必去解答。

敢情門口已停下了四輛輕車，各套兩匹駿馬。這倒不錯，崔牧心想：「若再被甚麼官兒認出他來，可又要囉嗦了，車上亦可養足精神入京師，難爲王師爺想得周到。」

黑羅刹一見也喜了，因爲她可把狄心蓮留在身邊，一夜也說不盡的話兒，便可再說他一日，亦可消磨車中的無聊時光。

崔牧也樂了，她娘眞有本事，不過一夜功夫，狄心蓮已似小鳥依人一般，不離他娘肩下。

同樣空了一輛車，空車亦緊隨同第一輛之後上了道，因爲車不輕，如何能快，人多了車如何能輕，而且長途行車，倦了可臥，近京師的大道，較爲平坦，鋪上厚厚的墊褥，眞能睡大覺，富貴人家的大車，自是與衆不同，車係府台大人向保定的鄉紳借來，是以窮奢而又舒適。

崔牧生怕那府台與衆鄉紳趕來送行，是以催促快走，他回頭望甚麼？不時回頭望，終於鬆一口氣，總算一會就出了城，却不見那少年追來。

可是餘悸猶存麼？當眞好笑，崔牧竟怕了那少年，怕他口沒遮攔，話說得不知輕重，是否他心下也有些兒失望呢？總覺那少年有些兒特別，却又想不透特別在何處，他連狄心蓮內家功夫已近巔峯，也看得出來，他那一雙目光何等銳利如炬，但實在看不出少年有功夫，無功夫，也就絕不敢佯狂，也就不會是衝着他們來的，話就不是有心，而分明無意。

不見那少年追來，忞怪，崔牧怎生總忘不了那少年，是否有些兒失望呢？否則已上了大道，怎生兀自回頭望。可是又盼望少年追來麼？

說眞的，那少年率直得可愛，也眞俊美得可愛。

「可惜一雙眉毛粗濃了些。」崔牧想。不行，若是易弁而釵，怕不成個美人兒呢，尤其是童音不改。當眞，那少年不小了啊？怎生仍然童音不改呢？

辰初時候，那太陽也不過才爬上山頭，便已到了漕河渡口，前面的車停下來了，必是王師爺連夜與知府作了安排，前行有人侍候！竟有專船等候擺渡，不怪王師爺昨晚說黃昏時候可到京師了，如此飛馬行去，遇水有渡船等候擺渡，一日怕不能飛車三百里。若非借助官府之力，如何能够。

狄心蓮已扶黑羅刹下了車，那不過是敬愛之情的自然流露，黑羅刹下車，倒要人攙扶麼，那倒眞好笑，偏是黑羅刹似嬌柔無力，若無她相扶，便下不了大車。崔牧忙不迭上前，不用問，他也明白，這狄姑娘被他娘摟在懷裏一夜又一個早晨，是再無秘密保留的了，他多想知道，是否她眞如娘所說，忍大師傳了她甚麼降魔大法。說大法是打趣吧，那自是說甚麼能尅制穆木兒公主的崑崙刀的功夫，難道天下間，眞有甚麼功夫能尅制得了崑崙刀？

可惜，當着狄心蓮面前，心急也沒用，何況這是路途之上，他如何問得出口。

他知道，娘打趣她，看似無心，其實有意的，因爲連他也看出來了，他娘兩說降魔大法之時，狄心蓮咀角雖含笑，笑得嫣然如故，但狄心蓮的眉梢兒總揚了揚。

他也明白，他娘提起柳倩，就已讚不絕口了，對小青兒這位公主千歲的聰明機智與武功，亦讚嘆有加，而這狄心蓮的溫柔美貌不在柳倩之下，聰明機智亦勝柳家的妹子，若武功更在兩人之上，他娘會不把她當作心肝寶貝麼？顯然他娘心目中只有這個狄心蓮了，因爲崔牧走近身去，黑羅刹竟不瞧他一眼。

他也明白麼，有了一個長大成人的兒子的娘，豈會不想有一個十全十美的媳婦兒，看來，狄心蓮已從他娘心中，奪去柳倩的位置了。

崔牧走過去的脚步更放慢了，而且掉過頭去，瞧那些伕役牽馬拖車落船，他不願娘見到他微蹙了的眉頭。

狄心蓮怕不是他遇到的最可愛的姑娘吧，但他娘如何會知道，初戀的情人最難忘，他抹不去穆木兒公主的影子，雖然那不過是兩條小辮兒幌動的影子，那時他們都太小了，但他們都相遇於最最孤寂的歲月，最最荒凉的數年不見人跡的崑崙山中，而且，公主與崑崙無敵飛刀，也把那幾乎被歲月淹沒了的記憶復活而且鮮明起來，在他尚未尋到穆木兒公主之前，在公主的影兒仍佔據着他心中的時候，心下實在尚無空位兒來容納得下這天仙化人的狄心蓮。

就在這瞬間，崔牧一怔，是誰啊？是誰大大打了呵欠？

身邊沒人啊？王師爺指揮着伕役們把最前面的一輛大車推上船了，也還沒返回岸上來，岸上，只有狄心蓮挨在他娘肩下

，並肩攜着手。而且，兩人也似有所聞，也回過頭來了。

只有停在大道上的三輛大車，和拉着馬的馬伕。

忽聽有人歌道：

萬水千山兮，路迢迢，
望帝京兮，御香緲，
何處是兒家兮，萬仞宮牆高。

…………

又一個大大的呵欠，打斷了歌聲，崔牧斜身滑出一步，一步竟逾丈，却見黑羅刹對他一搖頭，那崔牧伸出去的手非但不掀簾，却倒退了半步，因爲歌聲又起了，歌道：

帝京帝京兮在邇，
宮牆不阻兮有路，
兒家在邇兮胡不歸，
我不歸兮我心傷，
我心傷兮我徬徨。

車外無人驚呼出聲，車裏的人倒啊了一聲，說道：「啊呀！春宵苦短，日影已高，可眞是春眠不覺曉了，忑怪，怎生不聞人聲，唯聞驚濤拍岸？」

崔牧知道是誰了，哼了一聲，說：「小兄弟，出來吧，可不是天亮了。」

敢情那第二輛大車，車簾低垂，裏面竟然高臥有人，童音清脆，崔牧已聽出是那少年了。

誰說不是那少年，車簾一掀，少年伸頭出來，竟傍若無人，望望天，伸一個懶腰，又大大打了個呵欠，像是才看清在甚麼地方了，說：「原來已上了路。原來，……啊，是兄台你！」衝着車傍的崔牧一笑。東昇的旭日。照在他臉上，也照得他笑臉更燦爛。

無數個怎生擠滿在崔牧的腦子裏，他尚未開口，身後却傳來了驚呼聲，說：「咦！怎麼……這少年……」

是王師爺走回來，跟着一夥夫役，正要來趕這輛車落船。

王師爺身邊的人面面相覷，那趕車的車夫更瞪大了眼睛，愕然直搔頭，顯然都不明白，怎生有個少年在車裏，一時間，你望我，我望你，作無聲的詢問。

少年一掀簾子，跳下車來，說：「好哇！姓王的，你趕我，却不知天無絕人之路，宮院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喂！兄台，你來評評這個理兒。」

崔牧道：「老弟台，你怎生在這裏……睡覺？」

「還說哩！」少年氣憤憤，說道：「兄台你不是答應過讓一個宮院給我住宿嗎，那料這姓王的陽奉陰違，兄台你一轉背，他就趕我出店，嘿嘿！却不料天無絕人之路，路邊停了幾輛大車，那我就鑽進去了。」

說着，掩咀打了個大呵欠，才又說道：「妙哇！可眞是有福之人不用忙，喂！兄台，你說：這算不算得是因禍得福呢，我不是睡了個免費的大覺，而且還有免費的大車坐，啊啊……」

少年像是才發現了黑羅刹與狄心蓮，慌忙轉身，側過臉兒來。

崔牧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不覺望了那王師爺一眼。

王師爺着了慌，道：「學生惱他衝撞了崔相公，無知口又沒遮攔，怕他再在老夫人和狄姑娘面前，也出言無狀……」

不料王師爺才說怕他出言無狀，少年一整衣冠，已對狄心蓮一揖到地，仍是那麼傍若無人，說道：「若非是瓊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敢情這裏有一位美人兒，正是名花傾國，君王也帶笑看，姑娘你芙蓉如面柳如眉，小生乍見，幾疑仙姬下塵寰，還似嫦娥來月殿，怎生不神魂顚倒……」

早是喝斥連聲：「大胆！」「那少年住咀！」「好小子！」

喝斥的是王師爺身邊的人，王師爺却對崔牧道：「崔相公，可不是他出口無狀，口沒遮攔麼。」

只道崔牧武林俠隱，狄心蓮巾幗英雄，豈容少年放肆，不料狄心蓮竟若不聞，兀自苦尋思，那崔牧倒呵呵一笑，道：「老兄台可眞飽學，出口皆成文章，我崔牧怎不把臂和你論交。」

那崔牧到底不容他放肆，不過出其不意而已，出其不意，霍地一伸手，只道把少年手到擒來，不料就有那麼巧，少年恰好不晚也不早，轉身一拱手，毫釐之差，崔牧竟然拿空。

少年道：「兄台過獎了，小生忝爲夫子門徒，敢不熟讀關睢之章，是之詣窈窕淑女，君子好求也，小弟雖非君子，然慕少艾者性也……」

少年驀地一低頭，嗤嗤兩聲響，崔牧那裏防到，雖然嚇出了冷汗，總算被他即時接住了。

是兩顆比豆兒大不了多少的石子，分明打向少年的後腦，不料少年竟一低頭，淡寫輕描地躲過了不說，兩顆小石子，餘勢強勁，竟成了向崔牧胸前打到。

原來那少年是躬身一揖，道：「兄台有美同行，羨煞小弟也。」

崔牧不用瞧，亦知是誰打出了這兩顆小石子，皆因他目不轉睛瞧那少年，先前他擒拿落空，還可說是巧合，這一番……這一番……

這番看來分明仍是巧合，剛巧少年躬身一揖，確確實實，實實在在，少年毫無所覺，這兩顆石子餘勢強勁，若打中少年的後腦，少年那還有命在！

「只不過，」少年忽然踏前一步，狀作耳語，聲却聞老遠，道：「兄台，我却要奉勸兄台兩句，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皆不毒，最毒婦人心。自古紅粉皆禍水，小弟最怕美人如蛇蝎，請了，咱們是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他日相見，後會有期。」

崔牧忙道：「老弟台，慢走……」

不料那少年一歪身，驚惶惶，跌跌撞撞地，竟在那人伕中穿得兩穿，已轉到車馬人伕之後了，高聲叫道：「咱們京裏見。」

崔牧不過這麼一遲疑，欲追又止，少年已鑽入岸邊的矮樹中，已不見了。

王師爺跺脚道：「崔相公怎生……噢，恁地無禮，怎生不施懲戒。」

崔牧那有功夫去理他，只聽他娘道：「狄姑娘，這位少年……你似曾相識，是麼？」

狄心蓮兀自緊皺雙眉，點頭道：「可

不是覺得似曾相識麼？偏又想不起來，這不是奇怪麼？」

黑羅刹道：「可惜，姑娘你用脚尖挑起來的那兩顆小石子，若不是彈指，而是打出，打出而又不手下留情，不想重傷他，他豈能逃得出姑娘你的手去。」

崔牧已托着兩顆小石子，走了過來，驚道：「原來姑娘是用脚尖挑起石子，用袖裏乾坤手法，彈指打出的，不怪竟不見姑娘伸手了，在下好生佩服。」

黑羅刹道：「可惜，雖不着痕跡，却也減了勁力，倒便宜那少年了。」

狄心蓮淡淡一笑，道：「既然覺得他似曾相識，在尚未知道他端的是誰之前，我又豈會傷他。」

崔牧說道：「原來姑娘不是存心要傷他。」

狄心蓮道：「難道崔相公不覺得少年的歌聲有異麼？我不過是想迫他顯露出武功門派來，從而認出他是甚麼人來，好狡獪的少年，竟然絲毫不露相，前輩可曾有看出他的來歷麼？」

「慚愧！」黑羅刹搖了搖頭，道：「我不過十數年不在江湖上行走了，那料不旬日間，已親眼見到了這麼多後起之秀，而且一個更勝一個，姑娘，你若再遇到此人，倒要多加小心。此人豈僅武功詭異，而且目中流露出一抹邪惡怨毒的冷芒，若是你未發覺，那是他有意對你掩藏，他那咀角的笑意，也太冷了。」

狄心蓮一怔，黑羅刹昨日僅遠遠見到她，她幾乎已無可遁形了，可知其目光之銳利，所說必然不假。

她兀自發楞，黑羅刹對崔牧搖搖頭，示意他不可打擾狄心蓮，但狄心蓮把打從離開珞珈山，北走河洛起，直到媚娘開府立宗，那年間所遇的人物，反覆想了想，非但沒這麼個少年，而且也沒在江湖上結下仇家，不該有人對她心存怨毒的啊？

黑羅刹輕悄悄地又握起她的手來，溫柔地說道：「姑娘，既然想不起，也不用苦思了，你記得少年臨走時的話麼？」

狄心蓮道：「他說京裏見。」

黑羅刹道：「今晚我們到京，他便不能遁形了，姑娘，來，我們落船了。」

原來王師爺備下了兩艘渡船，分渡四車，到得彼岸，狄心蓮不再與黑羅刹同車了，倒不是担心空車中又會鑽出個少年來，而是兩人同車，車便不輕了，休想能在天黑之前趕到京師，而且兩人同車，便只能坐而不能臥，富貴人家眞會享受，那車不但裝置成了臥車，而且床成了搖床，把顚簸化爲催眠的搖幌，顯是專爲長途行車而設。

她和黑羅刹夜話到黎明，何曾瞌過眼，狄心蓮要好好地獨個兒想一想，也該讓黑羅刹好好睡一覺了，是以上得岸去，便分車而行。

狄心蓮並沒有想出少年是誰來，倒是有一個人的影象在她的腦中出現過，可不好笑麼，怎麼會想到穆木兒公主呢？這少年是個男兒漢。

她初次見到穆木兒公主之時，那是不錯，公主也女扮男妝，正因如此，這少年絕不會是穆木兒公主，因爲那改扮過男妝的公主，風流又俊雅，便眞是女大十八變，最不能變的是眉兒眼兒，這少年眉兒粗，眼兒細長，那公主那是丹鳳眼。

第一個呵欠她不覺，接連兩個呵欠，她可覺得眞睏了。黑羅刹說得不錯，到京就會知道了，何必費勁去想呢，何況她把煉火已練成了，也正要尋訪木兒公主的行踪，但願公主與人接觸多了，不再暴戾成性。

狄心蓮倒想起忍大師來，大師傳她佛門心法，她豈不知大師的用意，豈僅佛法慈悲，防止公主造孽，也因爲那崑崙刀原是金家之物，若公主暴戾成性不知悔改，那麼，金家亦難辭其咎，孽子也無異金家所造了。

這才是眞正是她北來之故，也是半句也洩漏不得的。更說不得的是，她埋藏在心中的怨恨，穆木兒蠻橫霸道地把陸羽從她身邊搶走了。雖說兩年前她不過情竇初開，她和陸羽之間的一段情是否眞的就是戀情呢？她不知道，但穆木兒硬生生把陸羽從她身邊搶走，却是令她惱恨的事實。

她眞是一點也不恨陸羽，陸羽若是眞愛公主，在漢江也不離開她了，她知道，陸羽之所以回到公主身邊，是卜算子那盲公曉以大義，一半原故就是爲了她的崑崙刀練成，就無人能尅制得了她。

但現在，她狄心蓮的煉火練成了，休道崑崙刀不過一十二把，再多些，也會有發出的，就沒有收回去的，她能令公主的飛刀有如石沉大海。

哼！往事上心頭，她就難免惱恨又幽怨，又感到一些兒快意。當今天下，沒有人能尅制得了崑崙刀，只有她狄心蓮。但除了她的師傅師姊，除了忍大師和卜算子，就再沒有人知道了。她也不讓人曉得，若木兒公主知道她煉成了煉火，而煉火又能尅制她的崑崙刀，她會如何呢？想想她如何殺死那四個宮中侍衛，全都是連公主的面也沒見到，就身首異處了，不由狄心蓮不心寒。因爲雖能尅制公主的崑崙刀，也不過是崑崙飛刀，也只能收去飛刀，若是近身呢？她是否也是公主的敵手呢？至少，她怎能及時防止公主的詭異狡猾和心狠手辣呢？何況她們門中的九宮步，便練到了巔峯，也不及公主的大挪移神妙。

眞是一丁兒也洩漏不得，更不要說在可愛的小青兒妹子面前，更不要說這初相逢的黑羅刹母子了。她看得出來崔牧對公主並未忘情。他多珍惜那些兒時的回憶啊！

狄心蓮打了個呵欠，她想到在渡口前面那車中的呵欠聲，她也不禁打起呵欠來，她實在也太倦了。而且，她就要重見那可愛的小妹子了，而且，京中會有多少事故發生呢？

而且，不僅她才這麼想，人人都料想到，穆木兒公主一定也會去京師的。

還有，今日那少年，好一個行動與歌聲都詭異的少年……

她在夢中也見到那少年……

難塡恨海　乍現仇踪

駿馬快車，捲起塵土飛揚，不但本來由一馬拉的快車，更加了一匹駿馬，而且到了長辛店，又第二次換馬了，那車行如何不快。

車駛出長辛店，不過才是申初時候，太陽尚未擱在遠山頭上，已經渡過了永定河。

王師爺拱手道：「崔相公，學生要有僭了，不瞞相公說，昨晚已快馬飛報我家東翁，如何不派人出城迎接，學生得前頭走。」

崔牧忙說道：「王師爺請，確實不敢當。」

他暗皺眉頭也沒有法兒，誰教他要借重人家呢？何況人家以優禮相待。

過了永定河，那年頭，蘆溝橋尚未連成，車馬都得擺渡，自又是車抵河邊，渡船已泊岸相候了，是以毫無躭誤，晚霞正滿天，車已到了豐台，可說已是天子脚下了。

黑羅刹吩咐停車，喚崔牧近前，說道：「我兒，你看行人如是衆多，車行反倒慢了，我和狄姑娘都是初到京師，何不下車步行，亦可一覽京師景色。」

那崔牧亦看出有異來，道路兩傍不但有一小隊一小隊的官兵，而且行人之中，亦出現了衣底暗藏兵刃的人物，雖說不是為他們而來，但若變生不測，人在車中，倒碍手脚了。

當下上前對王師爺說了，那王師爺也覺納罕，道：「最好，老夫人和狄姑娘武功蓋世，崔相公武功超凡入聖，自是萬馬軍中，亦如入無人之境，學生亦覺眼下有些蹊蹺，怕不是有甚麼事故，再者，學生正要禀明，昨日我已飛馬報告東翁知道，算準時刻，我家東翁必要出迎，而且，東翁必已禀明公主千歲，得知相公來京，怕不也要來迎呢？」

崔牧道：「王師爺，你是小題大做了。」慌忙說與他娘和狄心蓮知道，急忙下車，才又回身對王師爺道：「說與你家東翁知道，我們逕去落店去了，他自知在何處。」

那王師爺着了慌，但尚未開口，崔牧一使眼色，三人瞬即在人叢中穿得兩穿，但不見人了。

崔牧等到兩人近前，吁了一口氣，道：「這非富即貴的人家，當眞是招惹不得的。」

狄心蓮抿咀一笑，道：「若不是貪圖富貴，人家又豈會對你如此殷懃。走吧，道上出現了官兵，必有事故，只怕也會提早關城門，我們倒得快走些兒，否則入不去城裏了。」

黑羅刹點頭道：「我兒，你就見不及此，可知狄心蓮有見識。」

崔牧笑道：「我那及得狄姑娘有見識，娘，我若及得上狄姑娘，我也不是凡人了。」

狄心蓮瞟了他一眼，抿咀一笑，崔牧這不是讚她是仙子麼，却讚得不着痕跡。

崔牧又道：「娘，我雖不是神仙，却知道狄姑娘為何心急入城，因為有人迎了來，狄姑娘，我猜對了麼？」

黑羅刹道：「不害臊，你這不是自讚是神仙麼，休要得意，在我心目中，說甚麼你也不及狄姑娘。」

三人行來，有如流水行雲，那道上的行人必也覺出有異，都面露驚惶趕路，是以三人行來也少了顧忌，也不過黃昏時候，便已到了城門口，道上也出現了小隊官兵，何況城門口，只不過荷槍執戟，在城門兩邊排列得整齊，而且衣甲都較鮮明。

崔牧看得一怔，說道：「這是御林軍，莫非……」

一言未了，驀見人叢中，飛撲出一人，啊唷，呔！狄心蓮一閃身，竟沒躲開，被那人抱個正着。

黑羅刹和崔牧那料會變生頃刻，何況狄心蓮掙扎，雖沒掙脫，却在那眨眼間，帶動那個抱着她的人，移轉了幾個方位，身形自也幌動不已，便是黑羅刹與崔牧，一時間也不敢伸手解救。

忽聽那人叫道：「你可來啦，姊姊，你想得我好苦啊，嗳！」

狄心蓮穿掌曲肘，兩掌驀地外翻，已把那人震出，跌坐在地，待要順勢一掌劈落，只聽那人叫道：「姊姊，你為什麼打我啊？」

原來是一個身穿小兵服飾的少年，說時遲，寒光陡閃，四個漢子如飛搶出，四把兵刃已指着狄心蓮，黑羅刹更快，羅袖飄風，也已纏住了狄心蓮的手腕，道：「姑娘，你看清楚些，他是誰？」

他是作了一個小兵，不，當然不是小兵，小兵豈有這麼好的身手，又豈有四個漢子護駕。

狄心蓮一時竟沒認出，不過也難得明白了，少年口稱姊姊，當眞，雖然當街摟抱她，可也沒傷她，倒是她雙掌雖然適才用不上力道，但既把他震出，那力道也小不了，少年可不是賴在地上，不起身麼？

咦，怎麼少年噘着咀兒，像要哭。

只聽崔牧朗朗一笑，說：「原來是……是你。」

原來是小青兒，崔牧要說公主千歲，但講到口邊，驀見她是扮作個小兵，可就說不出口了。

狄心蓮道：「他是誰，你認得……」

崔牧道：「狄姑娘，你也認得的，再看清楚些。」

狄心蓮的心兒兀自在狂跳，她是位姑娘啦，當街被一個少年摟抱，眞羞死了人，也醜死人，那心兒如何不狂跳。

嘿，一個竟能把她摟抱，她竟然躲不開的人，竟然跌倒了要哭，崔牧的話聲又有異，狄心蓮如何再發作得起來？嘿，那四件兵刃，她可連多一眼也不瞧。

反而是那四人倒慌了手脚，兵刃指着狄心蓮不敢收，而軟倒在地的少年也不敢扶。

說時遲，轟然一聲，恰似萬馬奔騰一般，城門口的御林軍，一隊隊的官兵，自四方八面吶喊奔來，崔牧一把拉着黑羅刹，說：「娘，我怕嚕囌，咱們走。」竟把狄心蓮留下在當場愕然發楞，兩人打從狂奔而來的人頭上，飛掠到了民居的房上，那官兵阻止不了，但他分明都全神注意少年，沒人去理會這母子兩人。

狄心蓮發現黑羅刹母子走了，可着了慌，只不過眨眼間，自四方八面便有數以百計的官兵圍上來，她有生以來，還眞沒見這麼大陣仗，而且數百千人齊聲吶喊，那聲威那還小得了。

糟了，她不過這麼一遲疑間，已被四面奔出來的官兵圍困在街心。

却不是奇怪麼，地上那少年忽然躍了起來，喝道：「還不都給我退下，退下！」只一幌身，肘撞腕翻，四個漢子兩人手中兵刃出了手，兩個被撞得東倒西歪，却沒一人敢還手的。

忑怪，這麼多人竟都怕了那少年，奔來的官兵慌忙止步，不，前面的人止了步，後面的却收不住勢子，狂奔勢子急，立把忽然止步尚未站穩的官兵撞倒了，不是一兩個，而是一大片。

那少年一旋身，已到了狄心蓮身前，而且以背相向，是以着了慌的狄心蓮，倒也不出手了。

那少年喝道：「快退下，這是我狄姊姊。」

「狄姊姊，」轉過身來的少年道：「是我呀，怎生你不認得我了。」

狄心蓮啊了一聲，喜極，可也氣得一蹀脚，道：「原來是你，小妹子，誰叫你扮成這個樣兒，嗳呀，兩年不見，已長得這麼高了，怎麼還是這麼淘氣。」

原來是小青兒這個公主千歲，女大十八變，何況兩年不見，又正是發育的年齡，小青兒高了不祗半個頭，不用說，嗓音也變了些，何況又扮成個小子大兵。

「誰說我淘氣啦？」小青兒噘起咀兒來，不差，眞是那個淘氣的小妹子，說：「姊姊，自從我入了宮，那還有一些兒自由，今日有人通了個信兒，說姊姊來啦，我高興得了不得，但那曹公公不放我出宮，後來連皇上也驚動了，說好說歹，這才扮成這個模樣兒，混在御林軍裏，不料宮裏仍然知會了九門提督，在這條道上早已派出了無數隊官兵，姊姊，你說有多氣人，我倒要他們保護麼，若有事，他們又豈保護得了我。」

小青兒一句若有事，狄心蓮忽然心中一動，急忙掃了一眼，咦！

狄心蓮沒發現那忽然間想到的人，却才發現黑羅刹母子不見了。

小青兒也啊唷一聲，說道：「當眞，那可憐兒的醉貓呢？剛才不是還在姊姊身後麼？」

「可憐兒的醉貓？」狄心蓮一怔！

小青兒格的一聲笑，說道：「就是那個夫子門徒，天子的門生啊。」

「甚麼？」狄心蓮瞪大了眼睛兒道：「小妹子，你認得他？」

她可想到了今早渡頭歌唱的那位濃眉少年。

小青兒道：「如何不是，咦？你們不是一道兒來的麼，報信的人說是，剛才也在？」

狄心蓮道：「原來你是說那崔牧……崔……牧……醉……貓，果然有些音似，你還痛不痛啊？誰教你扮成這麼個樣兒，長得這麼高啦，仍然這麼淘氣，來，讓我瞧一瞧？」

小青兒也和她一樣，一見她，眼前的黑羅刹母子就不存在了，怎不敎她喜得感動，一時忘了她是個大姑娘，忘了小青兒扮成了個小子大兵，忘了四處有成千對眼在望着她們，她竟把小青兒拉過懷裏來，摟住了她，忘了這是在城門口，大街之上，像天地雖大，只有她們兩人。

小青兒也忘了一切，在她懷裏仰着臉兒，說道：「你說痛不痛啊，你那雙推掌，全印在我的肩窩上，嗳唷，你一問，可又痛啦。」

狄心蓮輕輕又輕輕地替她搓揉，道：「其實，我用不上勁。」

有人在走近前來，啊，狄心蓮臊得滿面通紅，也才再發現成千人在望着她摟着個小子，誰教成千人都無聲無息呢，忙把小青兒推開，紅着臉說：「你是小妹子，不是麼？啊，我是說，你是公主千歲。」

走近身來的原來是兩個太監，狄心蓮可從沒見到過太監，只見到兩個服飾怪異的人。

那兩個太監聽狄心蓮叫公主千歲作小妹子，快速地互望了一眼，立即屈下一腿去，齊聲道：「奴才叩見大公主，皇上在宮中立等，說公主千歲陪同大公主回宮相見。」

竟是不由分說，那兩個太監向城門那面一招手，立即如飛抬過兩乘八人大轎來，把追在後面的一羣太監宮女上氣不接下氣。

狄心蓮道：「小妹子，他們說……甚麼……」

「大公主，啊！」小青兒說：「我明白了，我說要出城來迎接姊姊，他們都誤會了，他們原都知道有一個大公主陪同我進來的。」

狄心蓮說：「啊，你，你是說……」

小青兒忙對她使了個眼色，她怎能當着這麼多人面前對狄心蓮說明呢，狄心蓮可想起來了，黑羅刹母子都提及柳倩，雖語焉不詳，却知先數日兩姊妹連袂進京的，她心中一動，忽然之間，……啊！忽然之間，狄心蓮望着扮成了小子的小青兒，她明白今日渡頭歌唱的少年是誰了，小青兒竟能撲前摟抱住了她，和今日渡頭那少年在光天化日之下，竟忽然不見了踪跡，嗳呀，是她，她明白了，那少年就是穆木兒公主喬裝扮，她早該想到的，若不是大挪移功夫，如何能够。

狄心蓮忙道：「不好了，小妹子，我得留在你身邊，你說，我陪你回宮，你能解釋清楚，說我不是大公主吧？若能够，我就陪你回宮，給你作伴兒。」

狄心蓮不但話聲急促，而且面上顏色陡變，小青兒却一聽狄心蓮願隨她入宮，給她作伴兒，早高興得跳了起來。

狄心蓮這番一閃身，躲過了，說：「別胡鬧，你沒瞧你扮成了個甚麼人。」

小青兒叫道：「好啊，當然能够的，你本不是大公主嘛，無論是眞與假，你都不是！」

狄心蓮道：「好，快走吧，我有話對你說。」

說甚麼小青兒也要和狄心蓮同乘一輛大轎。狄心蓮又道：「小妹子，我是個民間的女子，不懂朝庭宮中的禮儀，我不見人，甚至不要見皇上，行是不行？」

「這個……」小青兒道：「我有主意了，姊姊，你放心，我只要說，有姊姊來陪伴我，我就不出宮，我是說不獨個兒溜出宮，那時我說甚麼，他們都會答應的，來，姊姊，咱們上車。」

「小妹子，」狄心蓮即時驚覺，才沒有把她摟過來，不怪皇上要疼她，一步也

不讓她離開了，小青兒不僅美慧可愛，而且總是那麼小鳥依人，親切更熱情，當初在漢江船上，她們不就是像個相識了多年，本就情如姊妹麼。

狄心蓮只把握着的小青兒的手緊了一緊，慌忙鑽入轎中。

八人大轎還會乘不得兩個姑娘．大得也足够能坐兩人，但小青兒把轎簾一放下，立即滾到狄心蓮懷裏了，那轎也立即在太監扶轎，宮女後跟，近身御林軍，官兵前呼後湧之下，向宮中奔去，只可憐了那些久在深宮的宮女，奔得跌跌撞撞，可惜狄心蓮瞧不見。

她也無暇去瞧，趁這個時候，忙把今日見到的那個奇詭的少年，對小青兒說了。道：「小妹子，你明白了麼，為何我要跟你回去宮中，我一定要留在你身邊，我眞担心，我早該想到是她的。」

不料小青兒霍地坐直了身子，叫道：「好啊，我知道她一定會來的，姊姊，我等了半年啦，眞是望眼欲穿。」

狄心蓮奇道：「你……一點兒也不怕嗎？」

「我爲何要怕，」小青兒說：「我替她盡了孝也盡了忠，更救了天下黎民。」

「但她恨皇上，」狄心蓮說：「她娘從小就教她仇恨皇上。」

「那是眞的，但是……」

「所以她殺死了四個和她無冤無仇，對她來說而且還是好心好意的侍衞。」狄心蓮說：「小妹子，那時你太小了，你不明白，但我們可都明白，只因爲那是皇上派去的人，而她恨皇上。」

小青兒不言語了，狄心蓮又道：「她在仇恨中長大，那十多年來的孤獨淒苦，也增添了她那仇恨，尤其是她娘死得有多可憐，小妹子，你不但知道，而且一定見到了，因爲你去桐柏山中取回了貴妃的骨骸。」

「那也是眞的，」小青兒道：「非但無棺木，甚至無衣衾，姊姊，眞可憐，甚至白骨也成殘缺的汚骨。」

小青兒的眼兒紅了，一滴淚滴到狄心蓮手上，又是一滴。

「別哭啊！」狄心蓮摟緊了她一些，道：「穆木兒公主要是知道，要是……見到……」

小青兒抹了抹淚，道：「他們好不容易，才從汚泥中將那貴妃的骸骨找得齊全了，姊姊，咱們都瞞着皇上，姊姊，要是公主知道皇上對貴妃何等多情，她一定就不會恨他了！」

狄心蓮心中一動，道：「小妹子，貴妃的骸骨該已運到京了，是不是？」

小青兒道：「早已運到了，停柩在西直門外的王塔寺，只因朝中多事，皇上一刻也不能離京，是以尙未歸葬皇陵，我却明白皇上的意思，待叛賊東平王拿下天牢，皇上要以厚禮來安葬貴妃，自是又得先行追封。」

狄心蓮道：「皇上對貴妃多情，天下人人皆知，小青兒，若是早日把東平王拿下天牢，趁……早日把貴妃以后禮風光殮葬，那公主便是鐵石心腸，怕不也會被感動了，是麼？」

小青兒抹乾淨了淚，那眼兒就亮了起來，她如何不明白狄心蓮之意，若是讓木兒公主親眼見到皇上是如何哀傷，她娘葬得如何風光，不信她眞是鐵石心腸。

「好，就這麼辦，」小青兒說。當下在轎窗上輕敲了兩下，那大轎立即停了下來，一個太監立即轉到轎前。

小青兒道：「你即刻打前頭快馬回宮，要曹公公轉奏皇上知道，隨同我回宮的並非大公主，而是來助我尋訪大公主的，我這位姊姊討厭你們那宮中的禮儀，她見了皇上也是不下跪的，可也不許任何人向她叩頭，否則姊姊就不陪我在宮中居住，不保護我，也不帮我尋訪大公主了，快去快去。」

那太監應了一聲，退了下去，適才兩人在轎中所言，聲大毫不諱忌，扶在轎邊的太監，如何會聽不明白，若不是機警的，曹公公又豈會囑他前來，他雖不明竟究，却聽出事態極是緊急嚴重，忙忙地飛馬去了。

果然，轎入宮門，直到狄心蓮隨同小青兒回轉公主千歲的寢宮，便連公主千歲的禮節也免了，隨處可見太監宮女，但都遠遠站立，都在好奇的張望，却無一人迎前的。

到了寢宮，迎門却有一個太監，躬身禀道：「曹公公已遵了公主千歲吩咐，免了禮俗，現在裏面相候。」

小青兒道：「好，我正要見曹公公，我沒呼喚，任何人不准前來。」

好大一座寢宮，當眞是天上神仙府，人間帝王家，說不盡那窮奢豪華，只可惜鑲金砌玉，畫棟雕樑，富貴逼人，却也俗氣逼人。

狄心蓮道：「小妹子，你一人住在這裏麼？」

小青兒嘆了口氣，道：「要是一個人的時候，那就好了，即使睡覺的時候，也內有宮女，外有太監望着你，活脫就是被看守的囚徒。」

狄心蓮咧嘴一笑，對小野馬來說，那倒是眞的囚徒，忽見朵幔後轉出個顫巍巍的老人來，爬下就叩頭，道：「老奴叩見公主千歲。」

小青兒一把拖他起來，把狄心蓮嚇了一跳，眞像是小青兒要把他扔了出去，狄心蓮才伸手相攔，小青兒已踩起脚來，道：「曹公公，這裏再沒外人，你別作戲啦，我不是公主，你也早知我不是的。」

敢情這老兒就是權傾內外的曹公公，不料就是這麼個風燭殘年，行將就木的糟老兒，久聞其名，眞是如雷貫耳，誰知竟是滿面忠誠慈祥。

曹公公駭然道：「公主千歲休如此言語，給人聽到，老奴可就要葬身無地了，皇上金口玉牙，入宮之日已以公主相稱相待，那就是永生永世，永爲公主，何況而今又加封逍遙公主。」

小青兒把他的胳膊一抛，曹公公登時一個踉蹌，小青兒苦着臉道：「姊姊，眞拿他沒法兒。甚麼永生永世，永爲公主，我今生今世，被他們用公主這根繩索，拴牢了就眞。嘿！姊姊，你還不曉得，他們還日夜趕工，在北海之濱給我建一座逍遙宮哩，甚麼逍遙宮，眞似一座囚牢。」

狄心蓮倒是放心了，小青兒手上若是用了勁，曹公公就不僅是蹌踉，只怕已扔出宮去了，可知她不眞是氣惱。

小青兒瞪眼道：「還不來見過我的狄姊姊。」

曹公公忙顫巍巍上前，道：「老奴叩見狄姑娘。」看樣子眞要叩下頭去，嚇得狄心蓮一閃身，不但躲開去，而且把曹公公架住了。

小青兒格格笑，道：「他還沒加上千歲千歲千千歲哩，你就怕啦。喂，曹公公，你要是再來這一套，我狄姊姊要是走啦，可休要怨我。」

曹公公着了慌，道：「老奴該死，竟忘了公主已有吩咐，可是老奴的不是了，狄姑娘，你放心，老奴再不敢以俗禮相待了。」

小青兒哼了一聲，說：「聲聲老奴，這個禮兒可雅得很啊。」

曹公公更着慌，道：「老奴……再不敢了。」

便狄心蓮也忍不住笑了，小青兒笑得連聲呻吟，道：「姊姊，你說，是不是眞拿他們沒法兒，你看見了，這半年多來，我過的就是這樣日子。」

曹公公忙道：「狄姑娘請坐，老……我老兒再不敢以俗禮相擾了。適才我已得到禀報，知狄姑娘前來不但關係重大，且有以教我，我這裏是謝過了。」

小青兒道：「這才是了，我們先談正經。」

狄心蓮道：「小妹子，說正經，你先查看一遍，我眞……担心，眞怕那木兒公主……」

小青兒一怔，道：「你是說，疑心她已入宮了．好啊，我去找一找看。」

小青兒是毫不驚怕，倒喜孜孜溜出去了！

曹公公也怔了怔，道：「狄姑娘，你所說的木兒公主，可就是貴妃所出……」

狄心蓮道：「曹公公，那木兒公主才是眞正的公主，貴妃當年出宮時，已身懷六甲，當然只生下一位公主，曹公公，我不說你也明白，公主是在仇恨中長大起來的，她不但仇恨皇上派去的人，也仇恨皇上，她不回宮，當然也就會仇恨頂替回到宮裏來的我這個小妹子，這就是我隨同小妹子回宮來之故，因爲木兒公主已練成了崑崙刀，曹公公，你們以爲我這小妹子，你們的公主千歲，以爲她的武功已了不得，却不知她的武功，還是木兒公主傳授的，公主的崑崙刀更是厲害不過，她若是要傷害甚麼人，那人會連公主的影兒也見不到，就已身首異處了。曹公公，你明白了麼？」

那曹公公嚇得手脚無措起來．喃喃地道：「其實，皇上豈僅待貴妃不薄，而且情深義重啊。」

狄心蓮道：「曹公公，我無暇和你多說了，我只問你，貴妃是怎生入宮的？不但把貴妃搶擄入宮，而且殺了貴妃全家，曹公公，當眞你毫無所聞麼？那自稱是崑崙奴的人，爲何捨死忘生地救貴妃出宮，他對貴妃又是何等情義，結果又如何，貴妃是脫了身，遠走西域了，但那有情又有義的崑崙奴呢，性命雖然保全了，却又殘廢，從此不敢與貴妃相見，這也就是貴妃死在那荒山之故，因爲她早已有約，那是她和崑崙奴約定相會的地方。」

曹公公渾身顫抖起來，顫聲道：「那那……那可怎好？姑娘相救則個。」

狄心蓮道：「皇上關係天下安危，我和你們這公主千歲情逾姊妹，若不相救，我也不到宮裏來了。但你要應承我幾件事，宮中任我自由出入來去。」

曹公公忙不迭說道：「應承得，應承得。」

狄心蓮道：「那是白天，到了晚間，皇上的寢宮不許人出入，也不用宮中侍衞護衞，否則就會和漢江上一樣，兩年前，公主的崑崙刀不過初成，威力不大，那四個侍衞連公主的影兒也沒見到，已身首異處了，用侍衞保護，不過是送死而已。」

曹公公嚇得面無人色，道：「那可怎好？」

狄心蓮道：「公公不用害怕，我若無防禦之法，也不入宮了，夜晚在皇上寢宮外，另設一榻，由我這小妹子留宿，我不用分身，便能保護得皇上和我小妹子的安全，但這不是長久之計，必須即刻化解公主對皇上的仇恨，出來吧，我的話倒要瞞你麼。」

狄心蓮掉頭，向柱後一招手，小青兒轉了出來，吐了吐舌頭，道：「姊姊，了不得，不料兩年功夫，我已再不能瞞過你了，曹公公，別人怕了木兒公主，但狄姊姊可不怕，我知道的。」

「住嘴！」狄心蓮低聲急道：「除了忍大師和卜老前輩之外，此事只有你知了，若被木兒公主知道，我便有煉火，也就尅制不了公主的崑崙刀，從此不許你提起，緊記緊記。」

小青兒撲前摟住了她，叫道：「恭喜姊姊，今日你說跟我回宮，我亦猜想到你把煉火練成了。」

啪的一聲，狄心蓮狠狠在小青兒背上拍了一巴掌，說道：「還不快去換過衣衫來。」

小青兒嘻嘻笑道：「可是又嚇了你一大跳了，又不是穿上小兵的衣衫，我就眞成小子了，姊姊，說眞的，你出落得更美啦，我倒願變成個小子。」

狄心蓮那能再打得着她，小青兒一溜烟跑了。曹公公喜道：「原來姑娘眞能尅制公主，老奴可安心了。」

狄心蓮說道：「公公，你這大年紀，耿耿忠心，爲國爲民，天下臣民，提起公公你，誰不敬重，你在皇上面前自稱老奴，我管不着，怎生對我們也這麼自稱起來呢？」

曹公公忙說道：「皇上身繫國家安危，皇上的安危却繫於狄姑娘你，老奴豈敢不……」

狄心蓮不悅道：「公公，我們是長話短說吧，我一人也只能保護得皇上的安全於一時，有道是百密亦難免一疏，長久之計，得趕快化解公主的滿腔仇恨，化解仇恨，莫如動以親情，啊……」

狄心蓮眼前一亮，因爲那月洞門裏，轉出個婷婷嫋嫋，遍體綺羅裳的小美人兒來，啊！小青兒！

「曹公公，」小青兒道：「姊姊的意思是，既然要以后禮來殮葬貴妃，那就事

不宜遲，越快越好，明日臨朝，何不就詔告天下，擧哀三日，昌平縣那皇陵，即使因陋就簡，也限三日之內完成，皇上親率文武百官，塔王廟獻祭，說不得了，我自要披麻戴孝。」

曹公公道：「好主意，這有何難，其實貴妃一日不入土，皇上一日心下不安，却是老奴幾乎誤了大事，是我以叛賊一日未除，皇上一日不能離京爲由，再三勸阻了。」

狄心蓮道：「公公說得是，若叛賊乘喪興亂，可了不得。」

曹公公額手稱慶，道：「可也巧了，叛賊之所以不能早日拿下天牢，交三司會審，乃因運河行舟緩慢，叛賊謀反之據，皆在黃門令處，黃門令一日不到京，一日不能治叛賊之罪。」

狄心蓮皺眉道：「東平王非普通臣民，且最功心計，王府中必不能搜出罪證來，倒藏有金鞭玉牒，兩年前我亦有所知了。小妹子到底年幼，若被她携帶來京，豈不好了。」

曹公公道：「好教姑娘知道，那罪證豈僅是物證書信，還有人證，公主千歲如何能携帶來京，但黃門令却有見識，亦防公主千歲不同行，罪證被人刦奪，是以臨時改變了主意，其實由運河緩緩來京的，僅是兩位貴人和黃門宮女，他却携帶罪證，日夜兼程，改道由陸路進京了，日落時候，公主千歲出宮之前，我已得報，借機故佈疑陣，公主千歲西面出城，黃門令一行人等，扮作客商，却已由東直門入城回宮了，皇上現已下旨，趁東平王尚無所知，一個時辰之後，收禁東平王的御林兵馬，便就近圍府拿人了。因是不經由宮中出動，是以連宮中侍衞也不知道。」

了不得，不怪曹公公能獨挽狂瀾，皇上倚重有加了，原來早知東平王在宮中潛伏有人，他却老謀深算，決勝於不動聲色中。狄心蓮喜道：「那太好了，其實東平王謀反，木兒公主盡知其詳，且知關係天下一場大浩刦，曹公公必已有所聞了，兩年前，東平王曾南下武昌坐鎭，暗調三路人馬，其用心便不利於木兒公主，是以公主亦深恨這叛賊。」

「嘿！」小青兒道：「那晚若不是陸公子把公主絆住了，溜去東平王船上的，就不僅我一人了，公主如何不恨他，若公主知道那出兵圍府拿人，說不定還會暗助一臂之力。」

狄心蓮道：「小妹子，但願如你所說就好了，但願公主並不因仇恨皇上，也仇恨了天下之人，曹公公請便，我和小妹子在皇上寢宮中，眼望捷旌旗，耳聽好消息。休忘了吩咐下去，午夜之後，不許宮中人接近皇上寢宮，若有何奏聞，也要明燈高擧。」

是假亦真　似暗還明

「娘，」崔牧說：「把狄姑娘留下來，你……不問爲甚麼？」

「爲甚麼我要問，」黑羅剎道：「我眞高興，原來你不是心下無疑，天下女人，並非個個都是芙蓉如面柳如眉，也不是個個男兒的眉才粗濃。」

母子兩人溜到左安門，剛好趕得及入城，已是燈火萬家，但街道上，夜寧靜，行人稀少。

「那麼，」崔牧說：「娘早看出破綻來了，但若是聽到了渡頭的歌聲，仍然不疑，我也太蠢了。」

黑羅剎道：「我知道，你不動聲色，不過是要瞧狄姑娘的神色。」

「了不得，娘。」崔牧說：「我留心了一天，竟然看不出狄姑娘有何異樣的神色。」

黑羅剎莞爾一笑，那笑流露多少的慈愛，也多美啊，對黑羅剎這個名兒來說，多不公平。

「你是讚我，還是狄姑娘？」

「都了不得。」崔牧說：「若然那少年眞是木兒公主喬妝扮，狄姑娘沒有認不出來的，至少在試過他的身手後，已認出來了，她越是不動聲色，越更證明娘說對了，她必已練成了甚麼降魔大法，我知道，娘說的不是笑話兒，而是在試探，當然沒有甚麼降魔大法，娘，你到底試探出了沒有呢？還有甚麼兵器，能厲害得過崑崙刀？」

黑羅剎搖搖頭，崔牧跟隨在她身側，即使近處有人，看不出，也聽不到母子兩人在說話兒。

「我到底沒有探聽出來。」黑羅剎說：「我兒，但你這話說錯了，崑崙刀只是霸道，你該問有甚麼兵器能剋制得了崑崙刀，若能剋制，那就算不得是天下最厲害的兵器，但我雖然沒有探聽出狄姑娘用何兵器，却已找出了一把刀來。」

她說話總是那麼柔聲軟語，即使說出令她兒子驚訝的話來，亦復如此。

「而且就在我家，」黑羅剎淡淡地說：「只不過現下不在我手中而已。我兒，有人追上我們來了。」

「我知道，」崔牧並不回頭，道：「這人一直跟在我們身後，我已猜到他是甚麼人了。」

「讓我猜一猜，」羅黑剎道：「能躡踪我們的人，他腳下的功夫就差不了，原來兵部中的人，不全是只會馬上功夫。」

「娘，你是見到他曾和王師爺交頭接耳。」崔牧說：「這胡知府眞會做官。」

「是胡侍郎了，」黑羅剎說：「不到一年間，由一個小小的知府高陞到兵部侍郎，他如何不感激你，因此也不會放過你了。」

「侍郎！他陞侍郎了？」崔牧愕然道：「娘，你怎會知道？王師爺也不過說他在兵部行走？」

黑羅剎淡淡一笑，道：「我兒，若是你也像我一樣，在那沼澤中度過十八年歲月，一十八年，那是何等悠長，寂寞的歲月，你也就能聽到隨在我們身後這人，先前在王師爺耳邊說的話了。我不僅見到他們交頭接耳，而且聽到。」

那是笑麼？那笑容竟令他感到有生以來從未感覺到的辛酸。

「娘，」崔牧把娘的手緊緊握在掌中，說：「再也沒人能把我從你身邊帶走了。娘，今而後，我一步也不離開你。」

黑羅剎輕輕地嘆一口氣，更多，更明亮了的燈火，也不會減褪她面上的慘白，

原來已轉入了一條繁華的大街。

黑羅剎說：「但就快又有人把你從我身邊帶走了。」她在他的手背輕輕拍了一下，又淡淡一笑，却笑出了更多的慈愛。

「而且我在替你選擇這一個人，」她說：「我幾乎以爲已經替你找到了，但忽然之間，我竟又無從抉擇起來。」

崔牧也笑了，他明白娘說的是甚麼。道：「因爲一個比一個更好，娘，說不定還有更好的人，就要來到你的面前……」

「不，不不！」黑羅剎道：「她不是最好的，這個已來到面前的人。」

崔牧忽然一怔，道：「娘，沒有人來到我們面前，我們倒來到店門前了，街北那旅店，就是我們尋找的，怎會有這麼巧，我並不熟悉京裏的街道，想問路也不曾問得一人，却像暗中有人在指引。」

「是燈火在指引。」黑羅剎道：「你沒覺得麼，我們一直在向着更明亮的燈香處走來。不覺間來到了你要尋找的店房一點也不奇異，却是……你瞧……」

崔牧也瞧見了，明亮的燈光忽然之間，迅速地黯淡了下來，他見到了無聲的倉皇。

只是沒有人聲，却有更雜亂，更響亮的音响，倉皇的人在奔走，在耳語，在慌忙關門閉戶。

「快走，」黑羅剎道：「趁他們還沒關閉那最後一扇鋪門！」

旅店的夥計在驚惶奔走，三開間的鋪房，迅速地只有半邊門還開在那裏了。街道上也迅速地靜了下來。

那半邊門戶中有人快步迎上來，迎着他們。

「崔相公，快請，街上就快不准通行了。」

一陣急促而整齊的腳步聲由遠而近，是一隊持槍急走的官兵，他辨認出官兵的去向了。

「東平王府！」

「是，東平王府。」那人說。

隨着那人進了店，房門迅速在他們身後關上了。不料傳來一聲嗳唷，有人嚷嚷：「我的腿被你壓斷啦！」

原來是夥計在他們身後掩上店門的瞬間，忽然伸進一隻腳來。

那夥計沒好氣，道：「你這人……怎麼一聲不響。」

回過頭來的崔牧一怔，但立即打了個哈哈，說：「老弟台，你可眞是個信人，才入京師，我們又再相見了。」



狄心蓮腳尖暗中挑起小石子，飛射那少年書生。

夥計把那人放進門來，店門也才迅速關上了。只見那人倚在門上，像是奔得上氣不接下氣，一手抹沒有汗的額頭，一手拍着胸脯兒，說：「可被我趕上了。偌大個北京城，差點就沒有我落腳的地方。」

正是今早在渡頭眨眼不見踪影的少年。黑羅剎瞅了兒子一眼，點了點頭。

崔牧對身邊那人道：「閣下是兵部來的吧，這位老弟台和我們是同路人，敢煩也備一間房。」

那人躬身道：「崔相公好眼力，小人正是兵部來的，只因侍郎大人奉緊急事務差遣，無法抽身前來，特命小人前來侍候。這店的東廂已爲崔相公留下了，共有五個房間，而且是單門獨院，崔相公和老夫人請。」

崔牧點頭道：「那麼，你也見過王師爺了。」

那人道：「王師爺原該在此恭候的，也因……」

崔牧一擺手，道：「我明白，不用說了，老弟台，請！你我眞是有緣人。」

少年嘻嘻笑道：「豈僅是有緣人，而且還同是夫子的門徒，天子的門生，兄台和老夫人請。」

不過才是起更時候，店堂中的人客不少，竟沒人注意他們的，因爲都驚惶得像大禍臨頭，不！不注意的只是黑羅剎母子和那少年，都拿眼睛來望着那兵部的人身上，尤其是那店裏掌櫃的，一直恭立在側，便可知這兵部來的人，不僅是個官兒，而且官職還不小，顯然人客中亦有人認識他的，只是沒一人開口。

那人轉身道：「各位，不用驚惶，過了今晚，從此就天下太平了，兵馬既已出動，也就不用瞞各位了，其實只因這裏近着東平王府，才委屈各位留在屋裏，東單那面，却草木不驚。」

店中人客雖然你望我，我望你，反倒並不驚惶，像是早明白那是怎麼回事了。

那掌櫃的說道：「大夥兒也都猜到是怎麼回事了，這兩日來已不見東平王府的人出來走動，前晚那府裏却燈火通明，擾攘了一夜，只道那東平王已……」

那少年忽然一歪身，在一張空桌邊坐了下來，道：「兄台，何不進些飲食再入房。」

崔牧道：「說得是，老弟台，你我既然千里有緣來相會，請來同席如何？」

兵部那人道：「店家，吩咐下去，快把預備的酒菜取來。」

崔牧扶他娘落了座，一個數十人的店堂，一時間，竟沒人走動，也沒人出聲，因爲一大隊官兵由遠而近，夾雜着更多的馬蹄聲，聲震屋宇，誰都側耳在聽，甚至黑羅刹和崔牧母子也側耳凝神。

還是那少年敲着桌子，說道：「啊喲！好大陣仗，這一隊官兵沒一千，也有八百，若不是御林軍，那有這麼多馬，喂！剛才你說那東平王府裏怎麼啦？」

沒有人睬他，直到那一陣急促的馬蹄聲去遠了，崔牧道：「各位，沒事，你們都聽到了，雖然出動了大隊官兵，但步伐却急而不亂，不過是爲了有備無患而已，掌櫃的，我這位老弟台問你的話，你還未答啊，你說東平王府裏，前晚怎麼啦？」

街道上又已靜下來了，那整齊的步伐雖仍在耳，但已去遠了。其實街道上不但仍有人在行走，而且還是小隊人馬踏出來的輕快而又整齊的步音，那刀環碰擊聲，夾雜在步音中，像在爲步音打着節拍，也扣緊了店中人衆的心絃。

掌櫃的吩咐了夥計，既知崔牧是侍郎大人的貴客，那敢怠慢，道：「前晚東平王府有事，這左近那是人人皆知，皆因近午夜時候，突然之間，府裏燈火通明，人聲沸騰，初時以爲府中失火，都搶着去灌救，那沒醒的人也被喚醒了來。」

那個兵部的官兒道：「現下說來，已是不妨的了，那府裏雖然沒人死傷，但人人都魄散魂飛，整夜疑神疑鬼，因爲只見金霞流光，乍隱倏現，別人不知，崔相公有甚麼不明白的，自是非神亦非鬼，當今天下，除了……嘿嘿！誰有這麼大的本事，府裏，就沒人瞧見過影兒。」

崔牧迅速和他娘交換了一瞥，那是一瞥詢問的目光。

那官兒又道：「大公主回京，朝野皆知，雖然無人見過，大公主確也不會回宮，但兵部可有快馬傳報，大公主在寶應拿下一個賊子，便是揚手一道金霞流光。」

黑羅刹點頭了，說：「原來是她。」

兵部的官兒乃是初到兵部行走的胡侍郎派來的，那官職豈會大得了，官卑職小的芝蔴綠豆的官兒，要贏得別人對他的尊重，少不免要在人前逞能，那官兒見大夥兒都在望着他，好不得意，不但揚手帶比劃，而且也揚了眉兒。

「你們都聽到大公主這回事了，」他掃了店中人衆一眼，說道：「各位，公主千歲是大公主的妹子，保定道自從一劍蕩羣寇，眞個是跺一跺脚，京師也顫動了，那東平王見了公主千歲，眞如老鼠見了貓，哎喲！我怎麼把公主千歲比着貓，眞該打了。」

說着，眞打了自己一個嘴巴，但店中只有三人在笑，黑羅刹和崔牧不過莞爾而笑，只有那少年打了個哈哈，但一見堂中那麼多人，非但沒人笑，而且提起公主千歲，都面露肅容，恭敬現於顏色，便也立即止住了笑聲。

掌櫃的也一臉肅容道：「那是眞的，那一晚，都以爲是王府失火，那最先趕去的人，言之鑿鑿，沒見到火，却見到金霞流光，而且是四方八面趕去的人都見到，只不過眨一眼，便不見了，一個說是眼花，但數十人都見到，可就眞而又眞了。」

兵部的官兒的眉頭又揚了揚，說道：「有甚麼不明白的，公主千歲出手，發出來的是冷焰寒光，雖然誰也沒見過，嘿！但願今生今世，咱們永遠見不到，因爲見到了，那就沒命了，嘿嘿，不瞞各位，我是跟隨侍郎大人打從保定府來的人，也唯有我才知道，那日在黑松林，也還擒住了幾個傷重不死的賊子，都說只見一片冷焰寒光一閃，那十幾個賊黨子就死的死，傷的傷了……」

忽聽有人插咀道：「保定府那天沒人來去，咱們早聽說了，京中人誰不知。」

那官兒脹了紅筋，說道：「我倒要問一問，京裏的人萬萬千千，有誰聽賊子親口說來。」

掌櫃的道：「案子是保定府辦的，這位大人當時乃是侍郎大人的親隨，自是誰也沒他清楚。」

「啊啊……不，不……」那官兒像才發覺了崔牧一般，尷尬忸怩了起來，道：「這位崔相公才再最是清楚不過，啊不……」

崔牧淡淡一笑，說道：「不要緊，你說罷。」

那官兒登時像奉了聖旨一般，眉飛色舞，一雙眼睛也發亮起來，掃了店中各人一眼，說道：「各位，嘿嘿，各位可知道這位崔相公是甚麼人？掌櫃的，你倒是上前瞧清楚些，可還記得。」

掌櫃的眞上前對崔牧瞧了瞧，却把頭直搖，一個送酒菜來的夥計却一眼認出崔牧來，把掌櫃的袖管一拉，道：「我認得了，是這位相公……半年前，就是這位相公，陪同公主千歲，落在我們這店裏，那日我還記得，公主千歲入宮不再來店，這位相公還來一次，只不過匆忙走了。」

崔牧呵呵笑道：「夥計，你倒是好記性，不錯，就是我，那日公主千歲在黑松林一劍蕩羣寇，我不但在當場，而且隨後伴同公主千歲進京，就住在這店裏，不怪這位掌櫃的不識我了，那日到了晚了，第二天離店也太早了。」

那官兒道：「掌櫃的，這就是侍郎大人在百忙之中，無法抽身，也派我來迎接崔相公之故，嘿嘿，這位相公要是不點頭，我也不敢說出來，若不是軍情緊急，別說侍郎大人要親來，只怕公主千歲也要前來親自迎接。」

掌櫃的慌忙躬身一揖到地，惶恐道：「只知是侍郎大人的貴客，原來是瞎相公，小人瞎了眼，請相公恕罪。」

崔牧瞟了那少年一眼，笑道：「我不承認也不行了，你們雖不識我，却早被人認出來了。各位，各位大人……」

慌得那兵部的官兒手脚無措，說道：「小人是甚麼身份，崔相公怎生也如此稱呼。」

崔牧道：「不然，有道是，宰相的家人七品官，何況你已在兵部有了職司，不論大小，你已是一位大人了，各位，這位大人說得不錯，沒人比他更清楚了。」

那官兒登時又得意起來了，道：「各位，你們還有甚麼不明白的，公主千歲已是這麼了得，何況是比公主千歲年長的大公主，嘿嘿，那東平王有多大的胆子，兩位公主一回到京城，就是那一晚，就讓他知道厲害了，就是這麼回事，故爾各位放心，別瞧外面這麼大陣仗，出動了御林兵馬，不過是虛應故事，官樣文章，有這麼一陣功夫，只怕東平王已拿下天牢了。」

掌櫃的道：「原來那晚大鬧東平王府的，是大公主和公主千歲，這就不怪了，我說呢，這兩日好生奇怪，往日東平王府的人，來來去去，何等趾高氣揚，尤其是我們這左近幾條街道的人，眞是有寃豈無處訴，簡直不敢訴，被他們頤指氣使也罷了，若只是來到店中，吃喝完了，拍拍屁股就走路也罷，有了那府裏的人在座，就休想再有客人敢上門來，但自從那晚那麼擾攘了一夜，可就絕了跡了。」

那官兒放下酒壺，道：「請老夫人與相公滿飲此杯，小人尙有一言，請。」

崔牧便是笑傲江湖，玩世不恭，也不禁過意不去了，忙不迭端起酒杯，道：「休要太謙了，你大小也是朝庭的命官，怎可以如此自稱。」

那官兒一臉肅容，道：「若無崔相公相助，侍郎大人今天仍不過是一個四品黃堂，今天在座多人，我不怕坦白說，若不是遇到崔相公你這位貴人，我仍不過是一名黃堂親隨，那會有這點前程，但我請崔相公滿飲此杯，却非爲侍郎大人和小人的前程而敬，而是……而是……」

掌櫃的忽然走上前，也一臉肅容，拱手道：「這位大人不便說得，我却明白，這杯酒，可說爲在座的所有人，爲全城百姓，甚至爲天下的黎民百姓而敬，請崔相公滿飲了此杯。」

崔收愕然道：「這是爲何……」

黑羅刹含笑道：「我兒，這不過是他們感念公主千歲即時消弭了一場大浩刦，別人不知公主千歲如何進京，如何進宮的，可瞞不過那時的保定府台，今天的兵部侍郎大人，當然也瞞不過面前這位大人了，當今皇上，只有貴妃所生的一位公主，怎生已有了公主千歲進宮，却又來了一位大公主？其實……」黑羅刹掃了店堂中的人客一眼，却連眼角兒也不瞄那少年一下，繼道：「其實，任誰也瞞不過的了。」

那店中的人客登時都竊竊私語起來，崔牧迅速和他娘交換了一瞥，也都飛快的溜了那少年一眼，把會心的笑意隱藏在眼裏。只見那兵部的官兒興奮之極，說道：「老夫人說得是，現今不但滿朝文武盡皆知曉，京中有多少文武百官，又有多少個府第，府第之中，上上下下又有多少家人，這就是朝中有事，迅速傳滿城之故，更何況公主千歲日前尙未回京，北海之濱，已在大興土木，修建一座逍遙宮，這如何能瞞得人。」

拍的一聲，那少年驀可裏一拍桌子，叫道：「眞眞悶煞人，你們這是打暗啞謎兒。」

黑羅刹與崔牧不約而同啊了一聲，說道：「逍遙宮……」

母子兩人又迅速交換了驚愕的一瞥，兩人都是逍遙宮中人，只不過宮在太湖而已，如何會不驚愕！

那兵部的官兒說道：「老夫人和崔相公今日才得到京，是以不知，公主千歲日前一回京，已加封爲逍遙公主了，並爲公主在北海之濱修建一座逍遙宮，大夥兒不禁要問：皇上對公主千歲寵愛有加，十步不離，怎麼倒爲公主在宮外建逍遙宮？公主加稱千歲，可說已是公主的至尊了，怎麼又加上逍遙名號？我這麼一說，崔相公還有甚麼不明白的。」

崔牧還是眞不知道小青兒加封爲逍遙公主這回事，登時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這麼說，連皇上也知這位公主千歲非貴妃所生了？」

那官兒道：「既然話已說明了，說出來又何妨……」

掌櫃的道：「這事雖說滿城百姓已有所風聞，其實都不知其詳，趁今晚街道上戒了嚴，不准出入往來，大人何不說來聽聽，崔相公，我也不瞞你說，自從傳出公主千歲伴同大公主回宮，滿城百姓無不驚疑，適才老夫人說得不錯，皇上只有一位公主，既然又來了一位大公主，必然有一個不是眞公主了。」

那少年冷笑一聲，說道：「有眞必有假，有假才有眞，眞眞假假，這關你們何事，倒要你們來担心了，喂！快快說個明白。」

兵部的官兒一臉肅容，道：「這位小兄弟既是和崔相公同路進宮的，也就不怪不明白了，只因……只因……」

黑羅刹對她兒子微微一笑，點了點頭，目光立即轉向那少年，崔牧明白，忙道：「大人，今晚在這店堂中，各位都親耳聽到，這話可是出於我的口，與大人無關，現在皇上身邊的這位公主千歲，其實並非眞正的公主。」

他環掃了一眼，只找到一人面現驚疑，就在他身邊，少年愕然睜大了眼睛。

崔牧繼續說道：「各位，這話可是我說的，這事兒從頭到尾，也唯有我才最清楚不過，不瞞各位，若說假冒公主，欺君有罪，第一個有罪的，倒該是在下了，因爲最初是無心，後來却是有意。」

少年的濃眉一掀，說道：「好哇！你不打自招，趁早兒從實招來。」

崔牧把臉上的笑容盡斂了，說道：「老弟台，這可眞是假作眞時假亦眞了，現今那柳姑娘……各位，其實現在皇上身邊這位公主千歲姓柳，已被册封爲逍遙公主，再也不是假了。」

兵部那官兒肅容道：「豈僅不再是假了，好教崔相公知道，皇上且已錄之皇譜

，告了太廟，此事朝中大臣亦無所知，皇上之所以急急忙忙修建逍遙宮，加封逍遙公主，就是因爲公主千歲無罪欺君，却有大功於社稷，怕的倒是皇上，怕公主千歲功成身退，不留在京師了。」

那少年哈哈笑道：「欺君無罪，却有大功，倒是古今奇聞了，那妞兒……」

那官兒怨道：「住咀！你是何人，胆敢……」

崔牧忙不迭一擺手，道：「大人息怒，有道是不知者不罪。老弟台，可知你不但初到京師，且孤陋寡聞了，這公主千歲豈僅功在社稷，造福天下黎民，免除了一場兵刀水火之災，而且行仁行義，爲那貴妃所生的眞公主盡了忠孝，任何一樁，也令天下人敬佩感戴有加。」

少年哼了一聲，道：「啊喲！這妞兒倒忠孝仁義俱全了。」

崔牧向外一指，道：「老弟台，這滿街的兵馬，爲何出動？半年之前，若非公主千歲入宮，代公主盡孝，孝感動天，皇上龍體康復，臨朝視事，老弟台，我不信你竟會毫無所知……」

少年又一掀濃眉，道：「東平王陰謀叛逆，眞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我如何不曉得。」

崔牧道：「好，我且問你，若東平王陰謀得逞，這滿街的兵馬，今天還會是御林兵馬麼？天下雖非一人之天下，但老弟台，你想想干戈一起，遍地烽烟，會不會塗炭生靈？當日若不是公主千歲……啊，不，現在該稱逍遙公主了，若不是逍遙公主即時毅然入宮，只怕這天下，早已是東平王的天下了。適才這掌櫃的話你已聽得明白，東平王的爪牙鷹犬，已是如何魚肉城中百姓，一旦這江山歸他掌，還會不魚肉天下百姓麼？」

「老弟台，」崔牧早已收斂了眼中咀角的笑意，緩緩地掃了店堂中的人客一眼，最後從少年轉向那兵部的小官兒，一臉肅容，道：「今天我也不再隱瞞了，其實並未瞞過兵部的侍郎大人，當時的保定知府，在下並非夫子的門徒，天子的門生，非醉亦非狂，半年前北來，便是爲了不齒東平王在江南的所行所爲，魚肉百姓，搜刮民脂，供其招兵買馬，作爲叛亂之資，而置那太湖以南遍野的災黎於不顧。」

那官兒點頭道：「崔相公爲東平王那一箱金珠寶玉而來，侍郎大人當日一見崔相公你懷抱一模一樣的箱，便已明白了，之所以大人對相公敬重有加。」

崔牧道：「老弟台，說這逍遙公主忠孝仁義俱全，實是當之無愧，當日之所以毅然進宮，便爲了這一場大亂已迫在眉睫，不瞞老弟台你說，逍遙公主雖非貴妃所生，却與那貴妃所生的親公主大有淵源，視公主如姐，自與公主別後，朝朝暮暮，暮暮朝朝，好生想念，故爾離家出走，走遍大江大河，走遍天涯海角，受盡了萬苦千辛，必要尋訪到公主，最後來到了保定道，是她想道：公主會不會入了京啊，說甚麼當今皇上，亦是公主的父王，親生的骨肉，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何況木兒公主身邊還有一位陸公子日夕勸解！」

少年怔怔地說：「你……到底還知道多少？你，連公主的小名兒也知道！」

崔牧嘆了口長氣，說道：「我還知道，那公主從了她娘，即是貴妃的姓，老弟台，你錯了，我還知道，那不是小名兒，公主生在西域，也在西域長大起來，要掩人耳目，如何不取一個西域的名兒，貴妃原姓穆，穆木兒，豈不就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名兒。」

少年道：「聽說那公主與貴妃雖然在西域一住有二三年，但一直不與土人往來，而是居住在杳無人跡的……」

「崑崙山上！」崔牧道：「老弟台，誰說那崑崙山上無人跡，公主在那山中，曾有一個兩小無猜的伴兒，只不過妹不戴野花，郎不騎竹馬，山中雖無青梅，却有更多野菓兒可摘，山高鹿少，却有更多山羊可追逐……」

「你你……你……」少年霍地站起身來，但隨即訕訕地，緩緩地坐了下來，說道：「敢情你知道得還眞不少啊？」

崔牧無聞，迷茫的目光凝視着那搖曳的燈暈，顯然却又似毫無所見，那店堂中人客雖然不少，却也無一人出聲，似乎都摒住了呼吸。

目光迷茫的崔牧像在喃喃自語，繼續說道：「有一天，那小郎爬上高高的山崖，摘了滿兜子那小妹愛吃的菓兒，歡歡喜喜地跑去那個相會的老地方，但山澗的流泉不再歌唱，嗚咽到黃昏，崑崙山高月倍明，月亮爬上樹梢頭了，那小妹却無踪影，從此，那小郎的呼喚聲縈繞峯巒，迴蕩在幽壑，十年了，十年來，那小郎兀自魂牽幽壑，夢縈那峯巒，因爲他魂牽夢縈，忘不了那小妹。」

沒人出聲，甚至外面街道上也冷清清清，豈僅兵不荒，馬不亂，簡直壓根兒就像沒兵馬。少年呢，濃眉抬得高高的，眼兒睜得大大的，不瞬地凝望着他。

崔牧仍然凝眸那搖曳的燈暈，但不再那麼迷茫，逐漸顯露出了一抹由淡而濃而幽怨與哀愁，說道：「那小郎夜夜夢縈魂牽，兒時的記憶最甜蜜，也最難忘，因爲小妹那麼可愛，而且是那些寂寞歲月中唯一的友伴，他一直珍惜那些甜美的回憶，暮暮朝朝，永不忘懷，他也像那柳姑娘一樣，誓要走遍海角天涯，尋訪到那個魂牽夢縈的小妹，尋回那些失去的甜蜜蜜的回憶，他雖然並不知道小妹就是公主，但皇天却不負有心人，他也來了京，不但兩個魂牽夢縈的人，在保定道上相會了，而且，雖然沒有尋訪到公主，却大可安慰，因爲他們代那公主盡了職責。」

「盡了職責？」那少年也像崔牧一樣，目中無人了，雖然店堂之中，他們的身邊，各樣的人等不下半百，却似只有他們二人存在相向。

「因爲要消弭這場兵刀水火之災，生靈不塗炭，只有皇上不死，那是當務之急，但皇上之疾乃是思念貴妃公主而起，心病却須心藥醫，貴妃已仙逝了，除非公主即時回到皇上身邊，不能起沉疴，這就是柳姑娘義無反顧，當仁不讓，毅然入宮，別瞧那柳姑娘小小年紀，那胆識可眞令人敬佩，因爲爲國更爲民，亦代木兒公主盡孝，老弟台……」

崔牧收回來的目光，落在少年面上了，繼續說道：「柳姑娘和我相處雖不多幾

日，我却深知她的爲人，她喜的是天空海闊，厭的是富貴榮華，我更知她尙另有用心，因爲她尋訪公主經年，毫無踪跡可尋，她這個假公主入宮，傳遍天下，怕不把那眞公主引了來京，豈不倒能相會了。」

黑羅刹一直含笑而不言，目光却沒離開過少年的面上，這時却突然插了咀，說道：「我兒，你說那柳姑娘代公主盡職責，那可眞不假，也眞令人佩，但與你何干，啊啊，我是說那個崑崙山上的小郎。」

誰會聽不明白崔牧的話語，誰會不明白崑崙山上的小郎，就是崔牧，兵部那官兒拱手道：「原來崔相公不但與公主千歲相識，那貴妃所生的公主，竟也是早相識了。」

崔牧肅容道：「娘，不錯，崑崙山上那小郎就是我，當年爺爺帶着我遠走西域，得過公主，只不過那時不知她娘便是貴妃而已。老弟台，不瞞你說，半年前在京在酒家樓頭，那曹公公聲淚俱下，懇求柳姑娘入宮，我亦在坐，本來事出誤會，只因柳姑娘與公主有幾分相似，被錯認是公主了，當時若我站起說得一句話，只得一句，便可替柳姑娘解圍……」

「但你沒有。」那少年道。

「那柳姑娘與貴妃畫影圖形有些相似是一原因，」崔牧道：「她身佩貴妃當年從宮中帶走的玉珮，玉珮乃是貢物，曹公公一眼就認了出來，令柳姑娘有口難辯，是原因之二。她一時不假思索，說出了貴妃埋骨桐柏山中，眞是冥冥中的安排，該當天下這一場浩刦可免，待那曹公公大仁大義大孝相懇相勉相責，也不由柳姑娘不啞口無言，孝代公主盡，尙有可說，那大義却不敢辭，大仁不敢讓，正因此故，我亦啞口無言了，嘿嘿，當時若有人問那曹公公，貴妃出宮之時，已身懷六甲，離宮已一十八載，這柳姑娘的歲數有多大，年歲不相當，顯而易見。」

「但你沒有問。」少年說：「你想到了，本可證明她不是公主，但你却啞口不言，原來……原來你也存了心……」

「我原無存心，」崔牧道：「那曹公公聲淚俱下，老弟台，若你在當場，得知天下安危如纍卵，皇上命在且夕，而這天下的安危，又繫於皇上之死生，大義當前，你便有滿腔怨恨，是否也會棄私怨而就大義呢？」

「你你……你說甚麼？」少年又霍地站起身來。

黑羅刹柔聲說道：「小兄弟何必驚疑，我兒不過打個比喻而已。」

崔牧有如不聞不見，繼續說道：「其實，那曹公公的一席言語，才是顯然存心，令柳姑娘不敢辭，顯而易見，曹公公亦早知柳姑娘並非貴妃所生的公主了，不過爲救皇上，爲救天下黎民，將錯就錯。顯而易見，當初皇上不知，現在也知這位公主千歲非他的親生骨肉了，否則何用告太廟，柳姑娘日前回京，一刻也不停留，加封她爲逍遙公主。雖是我剛剛才知道，但我已明白皇上的用心了，公主千歲由假成了眞，既免了非議，亦無罪欺君了，娘，你不爲我慶幸麼？請滿飮了此杯，借花獻佛，老弟台和這位大人，亦請乾了此杯，請。」

崔牧眞是滿心歡喜，擧杯一飮而盡，不料轟然一聲，那店堂中數十個一直無言的人客，竟也不約而同的站了起來，竟也相互碰杯對飮起來，那店家亦端過一杯酒來，說道：「崔相公，這可眞是萬千之幸，小人亦敬賀相公一杯。」

「你們……」少年愕然回顧，道：「你們這是做甚麼？當眞好笑得緊，人家被封爲逍遙公主，與你何干，你這是慶賀甚麼？」

崔牧呵呵一笑，黑羅刹道：「小兄弟，不怪你不知道了，那柳姑娘與我兒結伴來京，同行同止，這是你已知道的了，那欺君何等大罪，柳姑娘若然欺君有罪，我兒當時在場，豈能脫得了關係。」

崔牧肅容道：「老弟台，我豈僅脫不了關係，且應承了柳姑娘，當時事急從權，頂替公主入宮，我雖非主謀，也無異與謀了，解鈴還須繫鈴人，是我答應了她，事成之後，必助她脫身。」

少年道：「這就是你這番來京之故嗎？那也罷了，但這些人，……却又慶賀怎的？」

崔牧竟也掀了掀眉兒，却是那店家接口說道：「這位相公外來，難怪不知了，那公主千歲未曾了宮，已先掃平了爲患多年的山賊，聖武神威，河北百姓無不受惠，待得入宮，皇上臨朝視事，那東平王的氣焰頓歛，憂心忡忡的京師百姓，誰不感念公主千歲的大德，而今朝綱得以重整，寰宇得清，這場兵災浩刦得免，莫不是公主千歲所賜，京師百姓，誰不把公主千歲奉若神明。適才這位大人說得不錯，京師無隱密，與公主千歲的年歲，顯非貴妃所生，早已不是秘密了，是以，一旦得知公主千歲加封，長留在皇上身邊，誰不額首稱慶。」

崔牧又迅速和他娘交換了一瞥，因爲那少年怔怔地，若有所失，道：「你們眞把她奉若神明？明知她是假，你們也以假作眞？」

崔牧忙道：「老弟台，你如何還不明白，其實這公主千歲何嘗假了，若無恩德於天下百姓，是眞亦假了，否則假亦成了眞。再說，這公主千歲所佩的玉珮何來？又如何得知貴妃埋骨之所？公主千歲的武功，又由何人傳授？」

兵部那官兒一出掌，道：「崔相公，說得好。你把滿朝文武，滿城百姓心知肚明，而不言宣的說出來了，既然誰都明白公主千歲非貴妃所生，那東平王豈有不知的，既然他心存叛逆，却爲何不敢說出來？便爲了此故，因爲都說定公主千歲雖非貴妃所生，亦是那眞公主的替身簡直就是公主的化身，是眞亦假，假亦眞，硬要說眞假，不如說明暗，明裏是假，暗中亦有眞公主在，那東平王之所以不敢輕擧妄動，即是如此。」

崔牧道：「老弟台，你明白了麼？不才更明白，那公主從了貴妃姓穆，名木兒，中原初現身，漢江顯神威，天下皆知，這位公主千歲的柳姑娘之能聖武神威，便因得到了木兒公主的指點傳授。」

「你你……」少年說：「你還知道多少？」

「我知道的多啦。」崔牧道：「那木兒公主苦練一門絕世無儔的功夫，名叫崑崙刀，因爲在緊要關頭，無法分身，故爾……故爾……」

他想說故爾遣柳姑娘前來，但忽然想到前言不對後語，由他說來，便不能自圓其說了，不料那兵部的官兒替他解了圍，再又一擊掌，道：「侍郎大人當眞料事如神，說崔相公必知其詳，敢情公主無暇分身，故派遣公主千歲……啊，不，該說是逍遙公主了，崔相公所說的木兒公主，那才是公主千歲。眞是萬千之體，其實那木兒公主不在京，當然亦不在暗裏。」

崔牧忽然一聲呵呵，說道：「誰說木兒公主不在京 老弟台，我這話沒說錯吧？柳姑娘朝朝暮暮，苦苦思念的木兒公主，現已來到了京師。」

那少年面色微變，但却起不了身，因爲黑羅刹已伸手搭在他肩頭，道：「小兄弟，你必已有聽說公主千歲伴同大公主來京之事了，這事我却知其詳。」

崔牧道：「當眞，事在寶應縣，娘從寶應來，何不說來咱們都聽聽。」

黑羅刹道：「柳姑娘眞個絕頂聰明，一者她已代木兒公主盡了忠，行了孝，再者她已行了仁，行了義，也該功成身退了，她算計木兒公主也該來京了，故爾安排了一位大公主伴同來京，來京後，却又獨自一人入宮，讓人人皆知另有一位大公主，却無一人得見大公主的眞面目，小兄弟，你道如何？」

那少年額角冒了青筋，却動彈不得，才知身邊這一個面目慈祥的黑衣女子，內家功夫已造極登峯，但心下雖駭然，却也不驚，何況人家並無惡意。

面色紅一陣，又一陣白的少年道：「却是爲何？」

黑羅刹道：「爲了虛位以待，待那木兒公主回到她那父王身邊，也讓那皇上知道，她並非貪圖富貴榮華，不過是代木兒公主盡忠盡孝，現今她已仁至義盡，該功成身退了。而且，也該天下人皆知，她雖非貴妃所生的公主，但眞公主其實在她身後，這半年多來，那木兒公主與她同在，小兄弟，現在我問你，那木兒公主已來了京師，該不該感激那柳姑娘？該不該辜負柳姑娘的苦心，回到她父王身邊？」

兵部那官兒興奮得臉也脹紅了，道：「老夫人，崔相公，此時午夜已過，即將五更早朝，現下說來，已不用再顧忌了，今日我奉命前來，迎接崔相公時，侍郎大人言道：只待東平王下獄，交由三司會審，早朝之時，皇上即詔告天下，追封貴妃爲后，舉哀三日，三日之後，貴妃的靈柩即下葬皇陵。」

崔牧道：「好一個多情多義的皇上，貴妃死而有知，亦該瞑目九泉了。」

黑羅刹冷冷地說道：「我兒，你說錯了，那貴妃若是九泉有知，怕不含羞含愧，死亦不瞑目了，皇上多情，幾乎爲她斷送了江山社稷，爲了她幾乎誤盡了蒼生，釀成一場天下浩刦，如何會不羞愧，死的已死了，死而無知，但那木兒公主却是知道的，知而仍不即刻回到皇上身邊，小兄弟，你說她該不該，會不會加倍羞愧。」

崔牧接口道：「娘說的如何不是，那木兒公主生而有知，乃是一個明理之人，她親見目睹，必亦深悔她娘當年不該離宮，若有所恨，該是恨她幾乎誤盡蒼生了。老弟台，你亦是個明理之人，你且看看，店堂中這麼多百姓人客，誰不把現在皇上身邊的那位柳姑娘，奉若神明，連同文武百官和皇上，雖明知柳姑娘非貴妃所生，那感激敬愛之情，亦不稍減。老弟台，若然你是那木兒公主，是否也對那柳姑娘加倍感激呢？」

言尚未了，驀聽一陣急促的打門聲，有人在外叫道：「店家，開門來。」

大夥兒一陣言語！竟然忘了外面兵荒馬亂，其實忘了的不過是街道上的兵馬，若當眞兵荒馬亂，豈容他們在這裏安靜地說話兒。

那掌櫃的驀然一驚，兵部那官兒道：「這必是侍郎大人派來的，快開門。」

不錯，外面人不喧，馬不嘶，壓根兒就沒兵馬，店門一開，走進了一個武官來，身後倒是帶着兩個跨腰刀的兵卒，但刀不出鞘。

那武官一怔，道：「甚麼，你們都沒睡覺，這位必是崔相公了。」

兵部那官兒指着崔牧，說道：「正是崔相公，侍郎大人這時派你前來，必有話說。」

那武官竟要向崔牧行下禮去，却被崔牧一把拉住了，道：「在下便是，崔牧何等樣人，豈敢受軍爺大禮。」

那武官抱拳說道：「侍郎大人只道崔相公已就寢了，也因上朝在即，是以未親身前來，這裏……這麼多人，只怕說話不便。」

崔牧道：「軍爺有話，只管說來。」

是他見店門一開，街道上靜悄悄的，可知雖然用兵東平王府，其實草木不驚，只道那侍郎不過因他與公主千歲有淵源，趨炎附勢，討好他而已，有甚麼話不可告人的，道：「外面軍情如何？若我猜得不錯，兵雖未收，那叛賊必已就縛了。這店堂中的人衆，莫不切身相關心，亦想知其詳。」

那武官興奮之極，道：「眞是聖天子百神護佑，好教崔相公得知，只道那東平王收買了不少江湖死士在府，兵權雖已盡削，今晚亦必不束手被擒，那料兵不血刃，兵馬圍府之後，才知道東平王與府中的十多個武林高手，全已被縛在堂上了，現東平王已押赴天牢，只府中死士護院以及家下人等，一共有二十八口，尚待發落，兵馬未撤，只不過尚待搜查罪證，抄查家財。」

店堂中登時發出一陣歡聲，崔牧道：「可是那東平王自知罪孽深重，一見兵馬臨門，即自縛請罪麼？」

那武官道：「若是恁地，也就不是百神護祐了，據那府中家人說道：兵馬尙未到達，那東平王已得到了信息，本要率死士護院，突圍逃走，嘿！崔相公，敢情那府中原有四位武功了得的武林高手，東平王明知大勢已去，之所以不早早逃走，便因仗恃那四人武功了得，竟不把千軍萬馬放在眼裏，是以兵權雖被奪，却仍不死心，再加上府中的死士和護院，不下四十多位，無不可以一當百，不料昨日那被東平王派出去的四個武林高手，竟有去無回，據說是事出前日晚間，那四人都曾受東平王的大恩，無人相信會丟下東平王獨自逃走的，就算遇到勁敵，便有死傷，亦不會四人同遭不測，不料却有去無回，音信全無。嘿嘿，崔相公，却是我奉派前來，也不過在來此之前，才恍然大悟，這京師地，眼下也只有我一人，才知那個高手的下落。」

那武官色舞眉飛，得意洋洋，繼續說道：「這且慢表，本來今晚對東平王府用兵，仍不免有一場厮殺，東平王便能被擒，官兵仍不免有所死傷，便不血成河屍骨堆山，必也有一場血戰，不料聖天子百神護祐，兵馬尙未到府，忽然去了三個幪面人……」

「三個幪面人？」崔牧忙瞧了他娘一眼。

「而且還是三個女子，」那軍爺道：「不，也許是四個，不過那早去的一人誰也看不清，該說是無人看得清楚，像一陣風，眞像一陣風，風過處，燈火一暗，府中的人就不能動彈了，敢情是被人點了穴道，隨着，那三個女子就現身了。但也快極了，誰要還有兵刃在手，就被那三個女子拍落了，雖沒人被殺，但不斷手，也折臂……」

「三個女子？」崔牧道：「可有一個黑衣，一個白衣？」

軍爺瞪大了眼睛，說道：「可不是一黑一白，敢情崔相公知道，那黑衣女子連兵器也黑，斷手折臂的人，十九傷在她那兵器下。」

黑羅刹皺了下眉兒，說道：「她那兵器……粗大的像黑鐵棒，映着燈光，無寒光，却有聲，出手也極重，是不是？」

那軍爺目瞪口呆，道：「這位是……這位是……」

「老夫人。」兵部的官兒道：「崔相公的老夫人。」

崔牧道：「後來如何？說下去。」

那軍爺道：「這就不怪了，那府中人說來仍然餘悸猶存，說起那黑衣女子，都說像鬼魔一樣，啊！不不，是那府中人說的，說都嚇壞了，說尙有兵刃在手時，莫不慌忙拋棄，而且嚇得沒人敢動彈了。故爾御林軍一到，莫不是手到擒來，只不過是御林軍兵不血刃，並非無人死傷。」

「且慢，」崔牧道：「你說，唯有你才知道東平王的四個高手的下落。」

那軍爺道：「侍郞大人派我前來禀告崔相公，大人又是奉公主千歲之命，說了一個地方，我才猜到了，八九不離十，那四個高手也除非是去那個地方，才有去無回。」

兵部的官兒道：「大人既命你前來有事禀告，你是怎麼啦，還不快說。」

那軍爺道：「是公主千歲吩咐下來，公主千歲傳喚大人入宮，不，是公主千歲吩咐曹公公，傳喚大人，偏是大人不在兵部，去了九門提督府，這才有這一陣週折，大人說：公主千歲傳話下來，大人再又回兵部，才派我前來禀告崔相公。」

崔牧說道：「端的何事？可是不便說麼？」

他掃了店堂中一眼，那店堂，人客何止半百。

「倒也不是，」軍爺道：「大人只吩咐說，待崔相公醒來，命我帶崔相公去一個地方，只說崔相公要找的人在那個地方，大人只道崔相公已就寢了，吩咐我天明後帶崔相公前去。」

「公主千歲？她怎知我要找甚麼人？」崔牧說。他的眼睛可望着他娘。

黑羅刹點了點頭，道：「我兒，你忘了，公主千歲身邊還有一人，才分手，怎生你就忘了。」

「狄……姑娘！」崔牧恍然大悟道：「軍爺，那是甚麼地方？此刻可去麼？」

「武陵溪。」那軍爺道：「現下天下已太平，說也無妨。其實，說出來也無人知道，我已是老北京了，若不是大人吩咐，我就不知有這麼個地方，地方就在京中，各位，你們之中，可有人知道京中有武陵溪這個地方？」

不料那掌櫃的道：「當眞少人知道，可是巧啦，小店雖不是酒樓菜館，倒也有兩味拿手的菜餚，那地方我却曉得，乃是一個園子，三年前了，小人去侍候過一次，因此見過那園名兒。」

「可眞是巧啦，」那軍爺道：「此去不遠，乃是曹府的後園，那曹大人乃曹公公之侄，就是吏部侍郎曹大人。」

掌櫃的道：「我還知道，那園名是方大學士所題，園名傍邊還落了欵，若非是曹公公的靜養之所，誰能獲得方大學士的墨寶，那園子除非曹公公去了，是從不開啓的，便曹府的家人也不敢入內，那日小人前去侍候，也不過在門外偷瞧了一眼，當眞是別有洞天。」

「那丫頭……」黑羅刹的眉頭蹙了起來。

「武陵溪，」崔牧望着她娘，道：「原來人在武陵溪。」

桃花隨流　溪在何處

「武陵溪！」崔牧起立又坐下，坐下又起立，搓着手說：「原來人在武陵溪！娘……」

黑羅刹點點頭，她明白兒子爲何這麼興奮，興奮的不是爲了要找的人在武陵溪，而是……是她兒子在喚娘，但黑羅刹却轉頭對茫然而坐的少年道：「小兄弟，你明白了麼，假如你明白，明白東平王爲何束手就縛，明白御林兵馬爲何兵不血刃，你也就會明白，那木兒公主該當如何慚愧了，原來這一切，也都是那皇上身邊的，不是公主的公主千歲所安排。」

「不不！」那面孔紅紅的軍爺也握着手，說道：「老夫人你說錯了……啊！不不……」

黑羅刹莞爾一笑，道：「但願是我錯了，軍爺，你且說來聽聽。」

那軍爺却惶恐地拿眼來瞧崔牧，坐立不安，想到侍郎大人也把這崔相公奉爲上賓，不僅崔相公於侍郎大人有恩，而且是公主千歲的人，那麼，他怎敢對崔相公的老夫人無禮。

崔牧笑道：「軍爺你這麼說，必有見地。」

那軍爺告了罪，道：「現今人人皆知

有一位大公主，現今滿朝文武，皆已知公主千歲非貴妃所生，雖然誰也沒見過大公主，却已恍然大悟，我我……就是這個意思。這個……」

那軍爺直搔頭，說得大夥兒都笑了。這是甚麼時刻，但人客中，甚至有幾個笑出了聲來。

黑羅刹莞爾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說，現在皇上身邊的公主千歲雖非貴妃所生，但她的所作所爲，其實暗中有大公主在，其實也都是大公主所行所爲。公主千歲與大公主，不過是一明一暗，其實二而一。」

那軍爺喜得驀可裏一拍大腿，道：「着哇，我就是這個意思，不，滿朝文武，不不，滿城百姓，誰都沒說出口來，但都知道就是這麼回事。」

崔牧眨了眨眼，道：「原來是這麼回事，娘，我們今日初來乍到，不怪不知了。老弟台，這麼說，我倒一直冤枉了那公主，其實可敬。」

那軍爺道：「崔相公，好教你得知，各位，你們聽……」

是鐘聲響了，景陽的鐘聲，早朝的鐘聲。

「皇上臨朝了，侍郎大人從曹公公得知，聖旨就下來了，不但貴妃追封爲皇后，且要傳旨天下，舉哀三日。」

兵部那官兒道：「我早告訴崔相公了，這裏人人皆知，何用你說。」

那軍爺道：「但你們却不知，皇上即率文武百官，親到王塔寺奠祭，各位，你們不用驚惶……」

因爲正說間，外面又遠遠傳來人喧馬嘶，而且自四方八面傳來。正對叛賊用兵之時，圍東平王府的官兵尙未撤，驀又聽人喧馬嘶，大夥兒只道軍情有了反覆，如何不驚。

那軍爺擺擺手道：「適才我來時，曹公公已暗裏派人知會了文武百官，這必是各命婦先往王塔寺伴靈了，因爲東宮西宮兩位皇后，以及宮中妃嬪貴人，亦要隨駕前往奠祭，我來時，各文武大臣已火速派人回府，知會了家下人等。」

只聽店堂中立即起了一陣嗡嗡聲，人客都交頭接耳起來，那店家拍了一下掌，道：「這就不怪了，這幾日來，自從公主千歲回京，城中的綢莊布店，莫不利市百倍，大家都奇怪，爲何有那麼多官家的人趕製孝服，敢情是這個用途。」

那軍爺道：「見風不會駛帆，作不了京官，貴妃的靈柩到京，滿朝文武百官，早知有這一日了。皇上的意旨即使沒洩漏出來，大夥兒也能猜得到，各位，這不是來了麼？」

來了，來得近了，一陣陣奔走的脚步聲和嘈雜的人聲，都聽不出馬策與刀環之聲，倒是那呼應之聲此起彼落，人聲步聲，聽來何祇千百人。

崔牧俯過身去，却非耳語，道：「娘，你明白皇上的意思麼？」

黑羅刹問道：「我兒，難道你也會明白。」

「這如何不易明白，」崔牧的話聲雖低，那少年却恰好聽得清清楚楚，道：「娘，你想想，那木兒公主即使心中無皇上，難道沒娘，我聽柳姑娘說，公主是個大大的孝女，娘，你想……」

「我明白了，」黑羅刹道：「皇上對貴妃多情，數十年如一日，那是天下人皆知，而且念念不忘公主。那木兒公主眞是幾生修到，有這麼一位慈父，現今皇上親率文武百官奠祭，滿朝命婦伴靈，天下舉哀，那木兒公主若眞在京中，若眞是個孝女，倒會不去盡孝麼。若是我啊，我就趁天色尙未大明，趕快去找來孝服，既然文武百官家中皆有孝服，憑她的一身功夫，要找來一身孝服，那自然是輕而易舉之事，只是事不宜遲，待天色大亮，可就不便了。」

崔牧道：「娘，你說得是，公主可眞得趕快，百行孝爲先，公主要不先在靈前，她還算甚麼孝女，娘，你瞧門外已見曙光，我們瞧瞧熱鬧去。」

那門縫中不但已現曙光，店堂中的人客，已早離坐，湧去門口。

若不是恁地，那少年有通神的本領，要抽身却也大不易。

崔牧回頭不見了少年，呵呵笑道：「娘，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不料一到京，就辦了一件大事。我們也該走了。」

黑羅刹點點頭道：「是的，該走了，天地逆旅，光陰過客，都該走了，人人都走了。」

崔牧一怔，隨即明白娘是有感而發，因爲店門已開，那數十個在店中困了一夜的人客，都爭先恐後的奔了出去，一夜的馬亂兵荒，誰家不惦念不歸家的人，在外的人又誰不惦念家中，自是有家的忙歸家，幾乎是眨眨眼間，走得乾乾淨淨。

那自是說人客，這是店主的家，店中夥計也以此作爲臨時的家，兩個兵部的官兒自也有家可歸，但他們呢，崔牧和黑羅刹，何處是他們的家？

崔牧道：「娘，我們不是要去武陵溪麼，待得尋到了妹子，天下之大，難道沒有我們的武陵溪，有娘在我們身邊，我們跟定了娘，隨處都是我們的武陵溪，娘停下來的地方，就是武陵溪，人生處處是青山，也並非太湖才有。」

「是啊，」黑羅刹望着晨光中街道上奔跑的人羣，輕輕地點頭，道：「我兒說得是。」

母子兩人互望了一眼，崔牧挨過了身去，挽着他娘的臂。黑羅刹不自覺地，把頭靠在兒子肩上，自從母子重逢以來，從沒像此刻一般接近過，那是說心神交融，何用去尋找，武陵溪已在他們的心中。

黑羅刹不願再返太湖，崔牧又何曾把太湖作家，但母子兩人一直存在心中，難以說出來的，現在神會心領，再也不用說了。

天光大亮了，街道上的人馬車轎走奔忙，京中大小文武官員數以百計，必是早朝已散，皆已奉了旨意，齊奔王塔寺，加上那誥命夫人和人家車馬，自四方八面滙聚到一條道上來，如何不途爲之塞，崔牧和他娘站在店門口，兩個兵部的官兒伴同在側，竟是無法插足。

還是那黑羅刹說道：「我兒，你告訴軍爺，好在天色尙早，我們也不用急在一

時。」

崔牧道：「娘說得是，我也在想，文武百官既已奉旨齊赴王塔寺，那曹公公之侄亦是朝庭命官，而且官職不小，不用說，曹公公也要伴駕前往，這曹家有職司的人等，豈不是更早趕去。只怕我們一早前去，入不得武陵溪。」

那軍爺一跺脚，道：「崔相公說得是，我也正想到了，侍郎大人吩咐我前來時，皇上尙未臨朝，且亦無法知會曹公公，只怕……只怕……」

「不錯，不錯！」兵部那官兒道：「武陵溪乃是曹公公靜養之所，便曹家的家下人等，亦不敢入內，無曹公公之命，任何人等亦不敢開園門，何況我們亦未取得曹公公的手令，只怕此刻前去，亦不得其門而入。」

崔牧想了想，道：「其實亦不用急在此一刻了，娘，想必你已知昨晚先把東平王府攪得天翻地覆的三人是誰了。」

黑羅刹道：「看來你妹子既與那柳姑娘同在武陵溪，可知已化敵爲友，令我好生欣慰。另一人必是尋到了你妹子的離姑，她實是一個好姑娘。」

兩個小官兒交頭接耳商量了一陣，軍爺道：「有屈崔相公和老夫人在此稍候一刻，我這就去王塔寺，侍郎大人必已先去寺中接駕了，曹公公伴駕一到，我即取手令前來。」

崔牧擺手道：「不用了，却是有勞二位，即去知會侍郎大人，轉告曹公公，那公主千歲必然亦要伴駕前往的。你們聽着了。」

隨招手命兩人近前，低聲道：「即刻請侍郎大人知會公主千歲，說那……木兒公主……嘿！兩位大人，昨晚和我們同席的那位少年，兩位可知他是甚麼人？」

那兩人愕然，眼睛睜大了。

崔牧道：「便是皇上尋訪了多年，貴妃所生的木兒公主。」

那兩人只嚇得魄散魂飛，直摸腦袋，這兩日京中紛紛傳揚，說木兒公主天仙劍俠，用手一指，百步外就取人首級，言之鑿鑿，因爲宮中的四個侍衛高手，就是那麼死得不明不白，昨晚却斗胆和木兒公主同席而坐不說，言態之間，更多有冒犯之處，是以如何不魄散魂飛。

崔牧呵呵笑道：「不用摸了，你們的腦袋仍在脖子上，公主不知者不罪，豈與你們一般見識。」

那軍爺不摸頭却又搔頭，道：「但是，他是一個少年啊？」

兵部那官兒一拍掌，道：「是了，我總覺那把聲有點不對勁，眉目之間，却又覺得好生面熟，哎呀！是了，當眞有些像公主千歲。」

崔牧道：「你們聽着了，趕快去禀告曹公公，要他知會公主千歲和皇上，但放心，木兒公主不會……噢！」

忽然想道這般人那知宮中這場恩怨情仇，做夢也想不到有人放着公主不做，倒要殺皇上，而且皇上是親生的爹。

要知傳聞是那麼傳聞，先前兩人聽得多了，尤其是兵部那官兒，聽侍郎大人也這麼說，如何不信，但說甚麼也不免生疑，這才信了，而且聽崔牧命他們去報信，還有比這個更得意的美差麼？

崔牧道：「去吧，即刻前去，你二人不能入宮，見不到曹公公，好在曹公公伴駕即去王塔寺，侍郎大人已先在那裏。」

那軍爺遲疑道：「但是……」

崔牧笑道：「我母子自會逕去武陵溪，不勞帶路也不用驚動那曹大人，却是禀告公主千歲，說我等已在武陵溪相候。」

「還有，」黑羅刹喚着二人道：「要公主千歲帶兩句話給一位姓狄的姑娘，說她已不必留在宮中了，已沒有她可担心的事，亦請即來相會。你們去吧。」

這崔牧是公主千歲的朋友，二人早已知道了，現又親見木兒公主和這兩人很是熟絡，顯見交情非凡，那還敢再言語，連聲應是，即刻往王塔寺奔去，你追我趕，誰也不敢落後半步，不料這個震動朝廷的大喜報，竟由他們去報與皇上知，如何不爭功飛跑，只恨爹娘少生了兩隻脚。

目送兩人去了，黑羅刹用埋怨的目光，瞅着崔牧，道：「我兒，你好像忘了那狄姑娘。你……瞧！」

隨着他娘的目光，崔牧看到了，一個翩翩儒雅的少年，面如冠玉，丰神俊朗，穿行於如潮的人羣中，橫過街道而來，那街道之上，眞個是車水馬龍人如潮，少年穿行其間，瀟瀟洒洒，竟似宮庭漫步，眨眼間，已幾番眼看被車馬撞個正着，不知怎麼的，車馬過處，他仍似立在當場，仍在緩步而行，竟然看不見他躲閃，反倒引致驚馬嘶鳴，驚呼喝叱之聲此起彼落。但少年却似不見不聞，如在無人之境，獨自走他的道兒。

不，少年目不轉睛，在瞧甚麼？

隨着那少年的目光，崔牧看見了，原來是少年瞬也不瞬的瞧着店門前的一根牆柱。

黑羅刹說：「那柱上畫的是甚麼？」

「是用利器刻畫的。」崔牧道：「像刀，又像……曲尺！」

「那刀頭不尖而圓，」黑羅刹道：「有人給他留下記號在柱上是甚麼人呢？」

那少年步上街邊，街道中引致的一陣陣小騷亂，也立即平息了，事實是無人能在街道上停得下來，前面的人被後面的人推擠得身不由己，何況車馬，那驚馬拖着的車，更是休想停得下來。

崔牧啊了一聲，眼望着站在柱前的少年，輕聲對他娘說：「我知他是誰了。」

黑羅刹似也猜到了一些，說：「圓葉、曲尺，飛刀，崑崙刀！」

那少年只對那柱上的記號注視了一瞬，立即向店門口走來，他顯然從那圓葉的刀頭獲得了暗示，他的眉頭皺着，但眼睛却發亮。

崔牧的心在往下沉，這少年看來遠比他想像的更英姿洒爽，尤其是那淡定儒雅，簡直令她妬忌，而且，絲毫看不出他是個有武功的人。

黑羅刹也愕然，却忽然嘆了口氣，道：「我兒，還不上前，有他一到，從此才眞是天下太平，你也再無所掛牽，也再沒令你担心的事了。」

崔牧只是橫跨半步，便巳攔在那少年身前，把手一拱，道：「這位兄台，可是姓陸麼？」

那少年一怔，也拱了拱手，但兩眼却向店堂中瞄，好一個敦厚誠實的少年，一雙眸子也不轉動一下。

崔牧揚着眉兒，笑道：「不用瞧了，兄台要找的人，已走了約半個時辰。」

「你知我……姓陸？」少年愕而不驚，道：「你也知……我要找誰？」

崔牧再揚着眉兒，再笑，說道：「這麼說，我猜對了，兄台姓陸，單名一個羽字，要找的，乃是一位金枝玉葉人。」

陸羽！少年正是陸羽，自從離了武昌府珞珈山，其實甚麼地方也沒去，仍然回到大神農架中，那山方圓何止千里，多的是幽谷，那木兒公主說得好，正因宮中侍衛會在山中發現過他們的踪跡，絕不會料到他們會再回山中來，是以反而更神秘了。但却也遠離了先前居住的一帶，幾近兩年下來，木兒公主的崑崙刀已能在半百步內收發由心，且從陸羽把基本功夫補足了。她內功已極深厚，練來自是事半而功倍。陸羽反而要在內家功夫上，苦練勤修，但他根基厚，是以兩年下來，也不輸於木兒公主多少。不用說，那絕世輕功大挪移，未造極也登峯了。但限於稟賦，不及木兒公主而已。

約在兩月前，一日忽然失了木兒公主的踪跡，找到她留的字，才知她說有事遠行，半年內必返來相聚，囑其務必等候，不可離山。這陸離苦思了兩日，木兒不告去處，不就等於說明了去處麼？因為木兒和他真是寸步不離，如影隨形的，便要外出，也必同行的，每年二人總要出山數次，補充食物和日用物品，倒是木兒對他嚴加防範，因為木兒知道，陸羽迄未忘記狄心蓮，陸羽是個老實人，如何瞞得她。

陸羽老實，却不蠢，忽然明白了，木兒要對他隱瞞的去處，只有一處：京師。那也是陸羽時常勸解，也不許她去的地方，也想到不久前出山之時，聽得的傳言，公主千歲不但回了宮，而且已離京要來桐柏山中迎取貴妃的靈柩。

當時，陸羽可真嚇了一跳，還以為木兒無所聞，敢情木兒不動聲色，一聲不响溜了去，他這一急，真個是非同小可，一時間，往事盡上心頭，他是喜歡木兒的，誰會不喜歡美貌的姑娘呢？但陸羽喜歡她，却不是因為她的美貌，事實上他與木兒初相遇時，她是一個衣衫襤褸，滿面泥污的野姑娘，加上蓬頭散髮，把她麗質天生的美掩蓋了，他同情她的孤苦，而他也在孤苦無助的時候，孤苦無依的野姑娘，和一個孤苦無助的野少年，在荒山野嶺中相遇了，不但帮助他尋找到了狄心蓮的下落，而且助他脫了厄難，是她打跑了那個魔鬼一樣的杜娘子，就是這樣，命運把他們心靈相連，安危與共，而後，他才發現原來她美若天人，才知她身有絕世武功，而且，再沒有比發現她原來是金枝玉葉，正是當今皇上搜遍天下尋訪的公主，還有比這更令他震驚的嗎？若是木兒公主不是那麼心狠手辣，殺人簡直不眨眼，也許他真會把狄心蓮遺忘了。

他才真曾不告而別，毅然丟下她，離開了她，但他終於又長嘆一聲，回到了她身邊，因為他知道了，她殺人，只因她不願離開他，回去宮中享受富貴榮華，因為宮門一入深似海，而他却是一個白丁平民，於是，他心軟了，又回到了她身邊，何況她發誓，絕不再濫殺無辜。

他回到木兒公主身邊，不僅因為公主對他的痴情，也不僅他對公主也非是無情，而且身負無比重任，因為公主關係着一場大浩刦，公主的無敵崑崙刀殺人如反掌，而且無人可抗衡，因此，他的師叔祖和大慈大悲的忍大師，把木兒公主交付給了他，為善為惡，化戾氣為祥和，這責任就落在他肩上了。

而今，公主却不告而別，隻身走帝京，而且，他猜得到，那個冒充公主的姑娘是誰，若不及時追趕上木兒公主，他簡直不敢想那後果。

他一刻不停的追趕來了，正如那狄心蓮一樣，木兒公主出山就得知公主千歲已在江南，於是改變行程，東下金陵，陸羽也是，從金陵再又一路追趕北上，小青兒這個假公主與柳倩忽然易服上道，日夜兼程回京，無巧不巧的倒躲過了木兒公主的追踪，也阻延了公主的行程，陸羽也才即時前後脚，追趕到京。

這陸羽身世奇苦，受盡了重重磨難，一旦苦盡甘來，他原來已是個英俊的少年，現今內功大增，神光內瑩，外得木兒公主照顧起居，營養不缺，真是已判若兩人，愈見丰神俊朗，已屬成熟之年，更得情愛滋潤，那木兒公主變賣美玉奇珍，得來的金銀，強迫他衣皆綺羅，服皆錦繡，又怎不令這個笑傲江湖的崔牧，見而生妬，雖不是自慚形穢，但人家那份飄逸絕塵，儒雅絕俗，却自愧有不如。

是心心相印，抑或靈犀相通，木兒公主留書出走，却無日不夢縈魂牽，不自覺沿途刻劃崑崙刀為記，怕他阻止，却又盼他追趕前來。

是以，陸羽一路追趕前來，得以不失木兒公主的踪跡，適才在街那面，遠遠便見到了這柱上的標記，急急忙忙穿越人潮而來。

陸羽忙對崔牧拱手道：「不敢，小可正是陸羽，兄台何人？」

崔牧兀自把他上下打量，道：「既是陸兄適時趕到，我指你一條明路，你要尋找的人，已易了服，半個時辰之前，方離此地，她雖未明言，但我却知她必已去了王塔寺。」

「王塔寺？」陸羽怔道：「却又是何所在？在何處？」

崔牧道：「這麼說，陸兄是剛才入城了，尚不知貴妃已追封皇后，停靈王塔寺，皇上今晨已下旨意，天下舉哀三日，你不見這滿街車水馬龍，人如潮湧麼，即是文武百官前去王塔寺祭奠，陸兄不難尋到，你要尋找的人，必已先在那裏了。」

陸羽即忙謝過，才轉身，却被黑羅剎喚住了，道：「小兄弟，請留步。」

陸羽見黑羅剎站在崔牧身邊，先前非是不見，只不過未加注意而已，忙拱手道：「夫人何人，有何賜教了？」

他心下却大吃一驚，不料忍大師之外，天下竟有內功如此深厚的女子，原來黑羅剎含笑相向，只是咀唇微動，聲入耳，心頭竟為之一震。

崔牧道：「這是家母。」

陸羽忙不迭躬身一揖，忙道：「小可一時心急，好生無禮，竟未請教公子貴姓大名？」

黑羅剎道：「小兄弟不用問了，此非說話之地，亦非閒談之時，你此去不但即可尋到要找的人，且可與柳家姊妹重逢，我母子何人，問柳家姊妹便知，却是你可能尚不知道，你要尋找的人已化戾氣為祥和，改變了主意，我兒適才只說她易服，其實所易之服必已再易孝服了，小兄弟你前去相見，若亦易孝服前往，必也令她倍生感激。」

「娘……」崔牧一怔。

黑羅剎對他一擺手，繼續對陸羽道：「不用為難，以小兄弟你的一身絕世輕功，不難從任何一戶官宦人家找到多餘的孝服，否則從人家身上借用一套那有何難，不用焦急，皇上要親臨王塔寺祭奠，此刻尚未起駕，你有足够的時候改換粧扮。」

「再者，」黑羅剎再又喚住他，說道：「請轉告公主千歲，亦即是柳青青姑娘，武陵溪中相見有日。」

「原來真是這小……啊。」

黑羅剎正容道：「青青姑娘非但不是小淘氣，現已被封為逍遙公主了，可知皇上亦知她非貴妃所生，青青姑娘從一開始，就一直未曾假冒，不過為平亂而從權，為代你尋訪之人盡孝，否則皇上不健在，天下已大亂了，說青青姑娘仁義滿天下，澤被萬民，毫不為過，不但天下百姓感戴，皇上對她亦愛惜有加，小兄弟，你必須緊記。」

陸羽再又躬身一揖，道：「小可亦有所聞，前輩放心，有小可在，必無人為難她。」

黑羅剎面上笑容復現，點頭道：「你很聰明，而且老誠敦厚，不怪人家對你痴心一片了，去吧，記住了，替我母子轉告，我母子相候於武陵溪中，你尋到要尋之人，再與柳家姊妹重逢，貴妃未入土為安之前，必然無暇，但也許有人需要有一個落脚之處，那武陵溪可就是再好不過的地方，你不必多問，照我的話轉告柳姑娘就是了，我等後會有期，請。」

陸羽如何不心急，忙忙地去了，崔牧怔了半晌，那眼睛才亮了起來，道：「娘，我明白了，你說那人，可是狄姑娘？」

黑羅剎深意地一笑，道：「我兒，難道你不願見她麼？半日小別，我却已對她念念不忘了，去吧，我們也該走了。」

若問武陵溪，京中少人知，但曹府却無人不知，母子二人繞到園後，竟不見有路人，那地方本就僻靜，何況王塔寺祭奠穆皇后，已轟動京師，皇上與公主千歲皆親臨祭奠，今日不同往日，自是百姓亦不用迴避，且准許百姓祭奠，便不祭奠，誰不要去瞧熱鬧，是以那武陵溪後，簡直渺無人跡。

不料崔牧在前，才要越牆而入，却被黑羅剎一把拉住他。

黑羅剎示意他休出聲，指指牆頭，兩人閃身樹後，只見遠處牆頭，又有人影一幌。

崔牧一怔，低聲道：「娘，這園中不是說……」

黑羅剎點頭道：「只有三個姑娘，便連曹家的人也不敢入內的園子，何來男人，故亦令我感到奇怪。」

說真的，崔牧知道他娘武功了得，但是高深到甚麼地步，却還沒見他娘出過手，這時才知薑還是老的辣，他適才在前，但是發現那人的，倒是在他身後的娘，慚愧。

在娘跟前，兒子有何好慚愧的，黑羅剎道：「有一個男人出現不奇，奇在這人的身法，實是罕見，只怕身手不在我們之下。」

可不是，那人影又隱沒了，相距也不過四五丈遠，他們却只見人影，除了看出是個男人之外，便別無所見了。

崔牧忽然咦了一聲，因為幾乎就在跟前的這面牆頭，出現了兩人。

不是人影，是人，而且是女子。是兩個姑娘，一衣白，一衣紫。

黑羅剎已轉出樹後，崔牧又認出那白衣女子來了，是離姑。

只見那紫衣女子飛撲過來，叫道：「娘！你可來啦。」

母子二人原就是找她二人而來的，也早知在此，那自是不以為奇，黑羅剎指着紫衣女子，對崔牧道：「這就是妳妹子了，玄兒，還不來見過你哥哥。且慢，有話留待一會再說，我先問你們。」

她的目光從玄兒轉到離姑，道：「你二人怎知我們來了？你們知道我們在此，是不是？」

玄兒道：「剛才柳倩姊姊匆匆走來，說娘來了，要我們出來迎接。」

離姑道：「奇怪，難道主母沒見過柳姑娘？」

黑羅剎轉着眼珠子在想，只是搖搖頭，並不言語。

玄兒却也怔住了，道：「當真，柳姊姊若是見了娘，怎倒不陪同進園，倒巴巴兒跑去叫我們出來迎接？真怪，沒見嗎？既然知道娘來了，也去知會我們了，為何不隨同出來迎接？」

「娘！」崔牧說：「你可是想到了甚麼？」

黑羅剎不理他，問女兒道：「她還說了甚麼？」

玄兒道：「柳姊姊要我們來迎接娘和哥哥進園，前去水閣等候，說她有事務要在水閣等她回來。」

黑羅剎向三人一招手，飄然上了牆頭，立即右前面不過五七丈外，便是一片春水綠波，春風把一片春水吹縐了，水中有茁壯了的蓮荷，九曲朱橋，接連着一個水閣，水閣且分作一明一暗兩室，明閣三面都有異常大的大窗，而且大開着的，數丈外的牆頭，也把明閣裏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

這兄妹兩人和離姑，都覺出黑羅剎神態有異，便也都不言語，都眼巴巴的望着她。

黑羅剎把園中的景色緩緩掃了一眼，目光然後落在崔牧面上，道：「那是一個男人的身影，是嗎？」

崔牧道：「還……那人還知道我們是誰，當真！」

黑羅剎却已轉向玄兒，道：「柳姑娘說，要你把我們接進水閣，她指定水閣，

不是別處？」

玄兒道：「沒有甚麼不對啊，娘，你是……怎麼啦？」

黑羅利說道：「好吧，我們都進水閣去。」

離姑當先帶路，落下園中，從九曲橋進入水閣，魚貫而入，只有玄兒靠在黑羅利肩下。

「你們聽着了，」黑羅利輕聲說道：「不許四下望，也不許望住我，我離開後，你們仍然要有說有笑，要當我和你們在一起，玄兒，你這個淘氣的丫頭，是一個大聲妹，是不是？」

「我的聲音大得這園子任何一個角落也能够聽得到。」玄兒說，懂事的點了點頭。

「要我也去帮忙嗎？」崔牧低聲地說道。

「帮忙坐在窗子這面，對了，這樣外面的人老遠就能見到你，」黑羅利說，示意離姑把劍遞給她。

黑羅利和她錯肩而過，把劍取在手中，說道：「現在，玄兒，你背對着右面窗口，我猜，你能把窗口靠裏面的一半遮住了。」

玄兒高聲叫道：「娘，我要你坐到我這裏來，我要挨着你坐。」

她的背脊當眞遮住了半邊窗戶。

「不要害臊，」黑羅利說：「嗳唷，你可眞小得很呢，小得像離不開娘的奶娃娃。」

三人都是一怔，她怎麼會把劍插在桌邊，那高度恰好是一個人坐在桌邊那麼高，但大家立即都明白了，離姑暗中從桌遞過去一隻小籃兒。

黑羅利向她投了嘉許的一瞥，把翻轉過來的籃子倒掛在劍上，仍然取下黑絲巾罩在上面，遠處看來，可就眞像個黑衣人坐在那裏了。

「離姑，你主母老遠走來，一盞茶是不够解渴的，也許是要三五盞茶才能够解渴。」

「主母，」離姑喜孜孜叫道：「請用茶。」

她把托盤的第一盞茶放在黑絲巾面前，然後才笨手笨脚的把二盞茶獻給小公子，最後才輪到崔玄兒。

她轉過身來，已不見了主母。

黑羅利早已溜進了暗間，從後面的小窗戶飛掠到了對岸，她簡直是貼着水波，因而驚起了蓮荷上的兩隻蜻蜓。

她從池邊的太湖石後，再繞過一排白楊，現在，他要穿過一個只有五七株的小桃林，才要加倍小心些，因為前面的花圃砌得不高。

她太快的身形把花雨激蕩得飛揚起來，但她已到了小山下的庵後了，那是挑出池子來的泥土堆成的小山，山上有個小庵，現在，轉過小山後，就只有貼着牆根來隱蔽身形了，幸好牆角下種了一排冬青樹，現在，她停下來緩一口氣了。

其實她不是緩氣，不過是借那太湖石砌成的石屏風，把幽篁圍繞的精舍仔細地打量一下，精舍那面那玲瓏的假山比精舍的屋頂還要高，當然是說那個假山峯，但低處那上面若有人，她的移動就逃不過人家的眼睛。

黑羅利暗叫了聲僥倖，因為她不用再移步，隔着太湖石，有人聲傳來，那人聲低的僅能聽得清楚。

是柳倩的聲音，說：「我早猜到了，除了你，沒有別個。」

她和甚麼人在說話？當然是先前所見的人影了，可惜她不能探出頭去，便是她黑羅利也感到驚奇，不僅是那好身手，奇的是，甚麼人認識他們呢？

既然認識，為何又不現身相見，却如此鬼鬼祟祟？

既然沒有回答，柳倩又說：「老人家，你還沒告訴我，你是誰啊！那晚多虧了你，我知道，是你救了我，也救了玄姑和離姑的性命，若不是你暗中相助，我們早沒命了，但你，為何總要躲着我，你瞞不了我的，打從離開白馬湖那沼潭，你就沒有離過我。

「第一次，你從水裏火裏救得我的命，你又要遠去替我買來衣衫，你又……我眞不明白，崔公子他娘要把神妙的金鈴兒傳給我，你為何不許我傳那神奇的功夫呢，之後，把寶應縣衙前那樹上的賊子打落下來的，也是你。」

仍沒人回答，黑羅利却不自覺的起身來，從火裏水裏救柳姑娘性命的，不是她的啞奴麼？嗳唷！那晚追趕柳姑娘，原來又是他——啞奴把她引上歧途，令柳倩脫的身。

「不是啞奴還有誰！」黑羅利驚愕得呆住了，她想到從那晚以後，啞奴就失了踪，不知去向，原來，黑暗中跟踪柳家姊妹，來到了京師。

啞奴再又救過柳倩的性命，也救了她的女兒玄姑和離姑的命嗎？柳倩這麼說，那自是眞的了。

她如何不驚奇，跟隨她多年的啞奴，其實也從水裏救過她的命，否則十五年前她早已不在人世了，他竟有這樣子好的一身功夫，又是她的救命恩人，為何却甘心情願替她服賤役？十五年來，耿耿忠心，任怨任勞，這是為了甚麼？

「老人家，你為何不答我啊？」柳倩苦苦央求道：「你再也騙不了我了，你能說話的，你剛才已說過了，你不啞，我早知你就是啞奴，也早知你不啞，那晚你從水裏救起我，你躲在蘆葦中，我已認出你來了，我不過沒說破而已。」

啞奴不啞！她的啞奴會說話！黑羅利更驚奇了，幾乎要撲出去，但那瞬間，顫抖的長嘆聲入了耳，啞奴開口了。說道：「孩兒，我……我太慚愧了，我不要你們知道，你們會有一個令你們蒙羞的，下賤的爹……」

「爹！你說甚麼！」柳倩的聲音也顫抖起來：「你是我們的爹！」

「但願你們當我死了，我我……」啞奴沙啞的聲音帶哭，含悲也帶愧，說：「我為何不死！啊！活在世上，令天下人人敬重感戴的兩個可愛的女兒蒙羞，我我……早該死了。」

「你眞……眞是……眞是我們失踪了十五年的爹？當眞，爺爺說過，死不見屍，你爹不過是失踪而已，也許你們的爹有一日，會突然出現在你們面前，可憐的爺

爺望眼欲穿，日日在河曲之曲望那歸帆，望了一十五載，却望不到失踪的爹回來。你你……你眞是……」

「我實是無面見你們的爺爺，」沙啞的聲音咽咽哽哽，說：「倩兒，你妹子叫小青兒，你們的爺爺柳中岳，可惜英雄的爹生了我這個不孝的有辱門楣的兒子，十五年來，江湖之上，武林之中，早已沒我這個柳方朔了，但願我這個該下地獄的柳方朔早下地獄，我我……我本是不要活了的，不料，老天爺偏要折磨我，不要我死，安排我心愛……我我……我痴心愛戀的人，在我面前投了水，她是那麼悲傷，那麼楚楚可憐，我怎麼忍心眼看着她傷心欲絕。於是，我把她帶到了白馬湖，在那柳林之中，建了一座竹屋。」

柳方朔，這名字入得黑羅利之耳，令她心頭一震，她記起來了，該是二十年前了，她幾乎以為已找到了一個如意郎君，但那郎君却忽然捨她而去，後來她才打聽出來，那郎君之所以毅然離開她，是恨不相逢未娶時，那郎君便是柳方朔，後來，她痛苦了好久，就在那個痛苦的時刻，逍遙君來到了她跟前……

黑羅利閉起了眼睛，痛苦的回憶在啃噬着她的心。

柳倩沒有言語，但無聲的言語更沉重地在鞭打那個可憐而又多情，却又絕不能原諒的父親。

「我我……」柳方朔說：「我並未背棄你們的母親，我把那戀情埋藏在心深處，回到了你們身邊，但天老爺作弄我，你的母親在產下小青兒後，殘酷的奪去了她的生命，她死了，你爺爺不忍見我面對着你們，終日以淚洗面，於是強迫我出去到江湖中走動，於是……」

柳倩說：「於是，你又回到她……她那裏去了。」

柳方朔長長地，又顫聲嘆了口氣，但不再咽哽了。說道：「當我發覺我已回到那個令我痛苦過的地方，景物依舊，人面却已全非了，才知她已作了逍遙宮的主母。我應該即時回頭，回到朱仙鎭河曲之曲，但我對我自己說，我只要看她一眼，只要偷偷地看一眼就够了，知道她幸福快樂，我就心滿意足了，於是，我易容，化裝作了個漁人，不料……」

柳倩說：「不料她既不幸福，也不快樂。」

又是一聲長長的悲愴的長嘆，沙啞的聲音如泣又如訴，說道：「我怎能在她既不幸福，也不快樂的時候離開她呢，而她愈是痛苦不樂，我也心碎了……」

黑羅利悄悄的退了回去，她知道，若不是懸岩勒馬，她一定會猛撲出去，撲入那個作了她十有五年啞僕的懷中。她要告訴他，這二十年來，她也從未忘記過他，她也要告訴他，她如何痛苦的等待他，後來找到了他離開她的根由，她又如何悲傷絕望。

若她不即時退走，她知道，她也就會和他一樣，作一個令她的兒子和女兒蒙羞的，為人所不齒的母親。謝天謝地，她只要一伸頭，就能見到那水閣中高大的兒子，那一個兒子笑傲江湖，她也以有那兒子為傲，不，她不能令他蒙辱。

還有那個女兒，因為與哥哥相逢，因為娘來到了她的身邊，玄兒的笑臉多璀燦啊。

趕快，趁那父女兩人未發覺她，她得趕快回到水閣，她多麼需要一雙兒女即時助她一臂。

尾聲

「娘！你說甚麼？」

崔牧和玄兒異口同聲的說。

「走！我們快走！」黑羅利蒼白的臉掉了開去，不願一雙兒女看出她心中的激動來。

「走！我們即刻離京！」黑羅利感到欣慰，她能夠說得斬釘截鐵，聲音也不顫抖。

「但是……那為甚麼啊！」崔牧奇怪說。

「這是甚麼地方？」

「武陵溪。」崔牧道：「曹公公的武陵溪。」

「是啊，曹公公的武陵溪，不屬我們所有。」黑羅利說：「休問原故，即刻跟我走。」

「好吧，娘，」崔牧道：「你這麼說，必有道理，我就不問。但為何必須即刻離京呢？你知道的，木兒公主尚未回到皇上身邊，還有柳家姊妹……」

黑羅利冷冷地道：「這裏是曹公公的武陵溪，柳家姊妹的武陵溪，在北海之濱的逍遙宮中，皇宮內院即是木兒公主的武陵溪了，她本是玉葉金枝，武陵溪少不免要多些富貴氣，那皇上不但得公主歸來，且有了一位人中龍的駙馬，武陵溪已在他心中了，你還担心些甚麼？我兒，我們的武陵溪在何方，我們也該去建造我們的武陵溪了，即時離京，即刻，娘也許還能找到那個……那個屬於你們的娘，也屬於你們的……」

「武陵溪！」崔牧說。

玄兒和離姑只有睜大驚愕的雙眼的份兒，但崔牧却懂得娘所說的武陵溪是甚麼意思，不僅是指的世外桃源，也是逃避之意。

他娘見到了甚麼，非要即刻逃避不可？他不敢問，他從未見到過他娘如此驚魂，似有大禍臨頭。他笑傲江湖，但也是一個孝順的兒子。

他娘也說得不錯的，有了那陸羽來到木兒公主身邊，還有甚麼可担心的，而且，有了陸羽這人中龍來到了那木兒公主身邊，他留下來，無異把痛苦留在心中，是以，他也該去找他的武陵溪了，從蒼茫的大地上，找一個埋葬他初戀的情懷的武陵溪。

玄兒有了她娘在身邊，無處不是武陵溪，離姑找到了她的主母和小公子，還有何求。

他們匆匆忙忙地走了，把動地的哀聲拋離身後。但太湖石後的哀聲，却多年後仍縈繞在黑羅利的耳際。

黑羅利曾經找到了她的武陵溪的，但却在另一個武陵溪中失去了它。

在人生的悲歌中，是永遠尋不到武陵溪的。

（全文完）

一期完精選武俠傳奇故事

西門丁·文
盧令·圖

血染華山

含冤十八載

華山問罪

輪盤般大小的紅日自平地躍上，晨霧未散。西嶽華山雲台峯朝陽坪上，突然傳來一陣陣蕩人心魄的鐘聲。

鐘聲急响，顯示華山出了急事……

鐘聲剛過，華山派的聚英廳上經已站滿了人，整個華山派的精英全聚于此。

銅板三响，華山掌門米劍泉率領幾個長老及首腦大步入廳。

米劍泉六十不到的年紀，尖削的臉龐留着三綹長髯。雙目神光矍鑠，烱烱有神。他執掌華山派經已有二十年的歷史。

雖然比起歷代祖師來他不能算是個出類拔萃的掌門，但二十年來華山派在他治下，聲譽只盛不衰，他本人的名頭在武林中更是如日方中。

米劍泉在一張漆金雕花交椅上坐下，隨即沉聲問道：「剛才是誰敲起告急金鐘的？」

廳裏柱邊一個黃衣青年立即跪前稟道：「啓稟掌門師伯，鐘是弟子敲的！」

米劍泉一看是他師侄岳山，他素知岳山年紀雖不大，但做事十分沉着老練，因此神色不覺一變：「發生了什麼事？」

岳山道：「今晨剛輪到弟子及韋師兄巡山，弟子等看見千尺幢及老君犂溝上出現了不少携帶兵刄的武林人物，來勢兇兇，似來找咱的晦氣，是以弟子為防萬一，便敲動告急金鐘！」

四面受楚歌

千尺幢及老君犂溝是通往雲台峯唯一途徑，沿途絕險，懸崖峭壁，故有「峨嵋天下秀，華山天下雄」之稱。

米劍泉與長老相視一眼，心中都是十分詫異。一忽，才再問道：「韋曲呢？」

韋曲是他的得意徒弟之一。

「韋師兄下山探查弟子先來稟報！」

米劍泉不愧是個久歷風浪的人物，他向旁邊的長老及師弟投過一個徵詢的眼色，便沉聲道：「各人返回崗位，準備應變，沒有我的命令不可隨便妄動！」

廳裏的弟子轟應一聲，紛紛離開。

米劍泉回頭對一個長老說了幾句話，那個長老隨即離開。米劍泉又對其他人道：「咱且到外面看個究竟！」

× × ×

朝陽坪上現出幾個壯健的大漢，木然而立。米劍泉自聚英廳裏出來，迎面碰着韋曲，他隨即問道：「曲兒，那些人來此何為？」

韋曲年約二十六七，面目冷峻，眉宇深鎖，似是滿懷憂愁。米劍泉及派中的首腦都知道他身世悲慘，自小便是孤兒，到華山十多年來一向如此，也都見怪不怪。

韋曲忙道：「他們都不說出原委，只表示一定要見到師父才說。」

米劍泉哦了一聲，心裏不禁有點忐忑不安。他朝那幾個大漢瞥了一眼，道：「就是這些人？」

韋曲道：「山腰還有很多人，峨嵋派

、快刀堂、天鷹教及葛家堡的人都有。」

米劍泉等臉色不由一變。「峨嵋的無憂師太，快刀堂的卓堂主、天鷹教的上官教主也都來了？」

韋曲道：「稟師父，他們都來了！」

米劍泉的師弟倪雪飛急道：「師兄，看來他們都是衝着咱們來的，俗語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咱們可得小心應付！」

「愚兄知道。」米劍泉憂慮地道：「等下咱們凡事以忍字為先，千萬不可魯莽，否則後果堪虞！」

長老馮立樹嘆息道：「問題是咱連對方的用意及目的都不知道！」

米劍泉的小師弟薛盛接口道：「掌門師兄不必太過憂慮，咱華山一門甚少與人結怨，對方之來未必一定是對咱們不利，況且即使有這種情況，咱們也會有個耳聞才對！」

米劍泉聽後略一沉吟，覺得大有道理，這才略略寬心。

倏地半空爆開一枚五色烟花，煞是好看。

刹那一陣宏亮的聲音自坪下傳了上來：「天鷹一現，鼠魔盡伏！」

聲音剛落，一隻黃褐色的麻鷹衝天飛起，在坪上盤旋翱翔。

一見這頭麻鷹，米劍泉便知天鷹教教主上官晉經已駕到。馮立樹輕罵一聲：「這老頭兒好大的架子！」

米劍泉踏前一步，氣納丹田，傳音道：「米某恭迎上官教主大駕！」聲音遠遠傳了出去，羣山迴鳴，氣勢懾人。

駕字剛落，坪上突然現出一個軟兜，兜上坐着一個紅衣老者，瘦骨嶙峋，雙眼神光熠熠。

紅衣老者桀桀一陣大笑：「米掌門寬宏大量，本座十分佩服！」

米劍泉臉上神色絲毫不變，不慍不火地道：「上官教主不辭千里而來，華山派豈能不歡迎之！便是米某也想一睹教主的丰采，看看與十年前是否有別？」

紅衣老者低喝道：「放下！」

手下立即把軟兜放下，上官晉一躍而起，拍拍衣袍，故作斯文。他人雖瘦，但那一件紅袍却異常寬大，顯得有點不倫不類。

「好說好說，本座骨頭總算還硬，沒讓貴派給炸掉！」上官晉說罷冷笑不已。

米劍泉臉色一變，沉聲道：「上官教主此言何意？」

上官晉冷笑道：「米掌門何必明知故問！」

米劍泉道：「米某的確一無所知！敢請教主相告！」

上官晉偏頭過去，不瞅不睬，撮唇一嘯，空中那頭麻鷹便衝下站立在他肩上。

這扁毛畜牲「咕咕」一叫，上官晉低聲道：「鷹兒鷹兒，本座早知你肚餓了，待會自會讓你吃個痛快！來，先吃點點心，長長氣力！」

說罷取出一塊生牛肉，用小刀割下一塊，向上一拋。

那扁毛伸頸一啄，叨住牛肉，喉部一陣顫動，牛肉便給牠嚥下。

華山派上下見上官晉目中無人，心中都是大怒。

馮立樹怒道：「上官老頭你也太放肆了，華山豈是你撒野之地！」

上官晉側頭道：「馮老頭，你怎不先說華山的弟子到我天鷹教撒野在先？」

馮立樹大怒，喝道：「你莫含血噴人，華山派幾時派人去過你天鷹教！」

上官晉拋下牛肉，桀桀一陣大笑。場上的氣氛登時一緊。

正在此當兒，坪上突然又飛上幾條灰影。

米劍泉目光一凝，忙道：「不知師太鶴駕光臨，有失遠迎！」

無憂師太合什道：「阿彌陀佛，米施主別來無恙？」

「托福托福，米某這身子尚算硬朗，看來還經得起點風浪！師太千里迢迢自蜀來秦，料非只為遊玩名山。」

「阿彌陀佛，貧尼此來華山，只為向米施主討個公道！素聞華山治下頗嚴，又能秉公辦事，想必米施主不致令貧尼失望而歸！」

米劍泉心知外人必定對華山有了重大的誤會，且看來誤會頗深，今日若處置不好只怕要使華山一門陷于萬刦不復之地。

他心念電閃，臉上乃和顏悅色地道：「師太言重，米某駕下無能，也許門下會有一、二個不肖徒犯下什麼事，使得師太勞師動衆也未定，未知師太要向米某討個什麼公道？」

華山及峨嵋都屬名門正派，因此，米劍泉對無憂師太的態度比較和善。

無憂師太尚未回答，只見一個宏亮的聲音喝道：「米劍泉，你今日好歹也得把兇手交出來，否則快刀堂的樑子跟你們結定了！」

此人聲如霹靂，一身勁服，國字口臉，身軀矮壯，頷下長了一匹濃黑的鬍子，正是快刀堂的當家「追風刀」卓戰天。

馮立樹年雖老，火爆性却不減當年，聞言喝道：「卓戰天，你胡言亂語說些什麼？華山有什麼兇手，今日你若不說清楚，老朽跟你沒完！」

卓戰天大喝一聲，如同平地起了一聲响雷。「馮老兒，你明知故問，莫非不把我快刀堂放在眼裏？」

「哼！看不看在眼裏，老朽也是這樣說！」

卓戰天火性一起，再也按捺不住，厲聲道：「馮老頭，衝着你這句話，老卓今日便跟你大戰三百回合！」說罷倏地抽出寶刀。

馮立樹怒極反笑。「莫說三百招，五百招老朽也陪你！」隨手抽出佩劍。

米劍泉急道：「師叔，且慢！」回頭對卓戰天道：「素聞卓當家快人快語，請卓當家的先把原委說清，以免米某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卓戰天道：「也罷，今日天下英雄在此，老卓便把家醜揚出來，不過你米劍泉今日若不把兇手交出來。只怕今後再無寧日！」

馮立樹怒道：「你口口聲聲說什麼兇手，放一大串响屁，却還未說及正事！」

突然一個陰惻惻的聲音接口道：「馮長老何必心急，今日好歹會讓你們華山清楚門下弟子的卑汚行徑！」

衆人一回頭，只見一個身穿員外服的胖子，率着十來個大漢拾級來至坪上。

米劍泉忙道：「原來是葛當家大駕光臨，恕米某不知有失迎迓！」

「豈敢豈敢，葛某能活着上到華山經巳心滿意足，焉敢再勞米掌門玉趾！」此人一張圓臉瞧去和和氣氣，說話時却皮笑肉不笑。

馮立樹心忖道：「葛勝這臭員外一向陽一套，陰一套，城府深沉，此刻還是如此，明明跟他們一道到達，却等到此時才露面。哼，這人一向鬼鬼祟祟，等下可得小心對付！」

米劍泉臉色一沉道：「今日諸位都是衝着敝門而來，米某雖然不肖，但爲了門戶之榮辱，自然不會令各位失望而回。」

他故意頓了一頓，眼光自衆人臉上掃過：「不過，到底發生了何事，也望諸位照實相告，免令米某失望！」

葛勝心道：「久聞米劍泉爲人厲害，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單只這幾句話巳要比馮老頭高明得多了！」

卓戰天道：「好，咱老卓先講，八月十四日，中秋前夕，夜半三更咱老卓突然聽到一聲慘叫聲，老卓趕去一看，却是我老卓的大徒弟霍雷被人殺死！」

馮立樹冷冷地道：「你徒弟死了，關我華山什麼事！」

卓戰天氣得哇哇亂叫：「馮老頭，你別亂吼亂叫，我老卓尚未說完！」

米劍泉忙道：「馮師叔，讓他慢慢說。」轉頭對卓戰天，「卓當家，請把話說完，米某洗耳恭聽！」

「我老卓那徒弟，少說也巳得了我老卓七八分眞傳！」卓戰天竟然現出幾分戚容，顯然他倆師徒感情頗深。「霍雷被人殺死于房中，嗯，他是被人用劍刺入心房致死的！」

薛盛忍不住問道：「天下間用劍的何只華山一派，卓當家的爲何會懷疑這是敝派所爲？」

卓戰天聲音沙啞，目光淚光隱見。「當老卓抱起雷兒時，發現地上用血寫着華山兩個大字！」聲音突然轉厲，「快把兇手交出來，否則我老卓要開殺戒了！」

倪雪飛急道：「且慢！地上那兩個血字可能是別人嫁禍與本派，在殺了人之後，故意寫上的！」

卓戰天道：「那些字是霍雷寫的，絕不會錯！」

馮立樹冷笑道：「你憑什麼證明是你徒兒寫的？」

卓戰天大聲道：「那兩個字是霍雷的，絕不會錯，他自小便慣用左手，可是咱老卓却教不了他用左手刀，他迫得用右手學刀，可是平日寫字仍然用左手。偏偏那些天他右手食指頭生了個瘡，因此，那兩個字便顯得特別粗大奇怪。若是別人，食指絕對沒有那麼粗，這還能假的了？難道兇手的左手食指也剛好生了個瘡！」

馮立樹看了米劍泉一眼，不禁語塞。

米劍泉眉頭一跳，道：「好，卓當家且暫停，待米某問過上官教主等人之後，再行分辯！」一提腔，「請問上官教主又是因何而來？」

上官晉聳一聳肩膊，那頭麻鷹立即衝天飛起，他雙手手指互相交插合攏，一使勁，骨頭格格亂响，一襲紅袍無風自動。

他一開口便給人陰森森的感覺：「那夜，正好也是八月十四中秋前夕，老夫正與幾個姬妾飲酒作樂，突然聽見外頭人聲嘈雜，便派了個手下去查詢，不久手下回報有人潛入來，並携有火藥火具，老夫一聽，這還得了，便飛身出去！

「到了下頭，只見一個幪面人正與老夫手下惡戰，老夫大怒，傳令擒下，可是那個幪面人大槪見老夫出現，連施殺手，殺了老夫兩個手下，衝破缺口逸去！」

上官晉說罷嘿嘿冷笑，其實當夜他曾經追了出來，可是却把人追失，這件事他自然不會說出來。「老夫今日來此，正是爲了詢問米掌門因何派人到我天鷹敎施放火藥，意欲滅我天鷹敎！」

米劍泉反問道：「上官教主又如何知道那人是我華山派的弟子？」

卓戰天忍不住道：「對呀，人家既然用布幪了面，你老鷹又如何能得知那人是華山派的弟子？」

上官晉暗罵一聲混帳，臉上却不動聲色的道：「老夫當夜雖然喝了酒，但一雙招子還未花，那人使的劍法難道老夫還認不出來？請問：『劈山問路』，『暗渡陳倉』這兩招是不是你們華山的獨門劍招？況且，他臨走時又露了一手『老君犂溝』的輕功！」

華山派弟子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米劍泉明知門下沒有人下山，這些事可能是有人嫁禍，可是又取不出證據反駁，他心中暗暗焦急，又不得不詢問其他人：「葛當家不遠千里來此，諒必也有話要說。」

葛勝乾笑一聲，道：「葛某最後才到，豈敢捷足先登，還是請無憂師太先說。」

米劍泉略一尋思，把頭轉向峨嵋派那邊。

無憂師太喧了一聲佛號，道：「師妹，你代愚姐說吧！」

她旁邊一個中年尼姑立即踏前一步，道：「阿彌陀佛，此事說來有污諸位施主的耳根，但關係到本門的清譽，貧尼却又不得不說。」

她又喧了一句佛號，才道：「事緣貧尼的師姪一心而起。她奉掌門之命下山化緣，一天走到了一座山下，突然來了幾個大漢，自稱是蜀西五虎薛氏兄弟。五位薛施主出口傷人，秉又咄咄迫人，一心忍不住便與之動起手來，不料薛氏兄弟練有一個五虎陣，把一心師姪圍住，雖然沒有受傷，但却也無法脫陣。」

無塵師太喘了口氣，便道：「正在危急之中，突然來了一位救星，與一心師姪聯手破陣，事後，一心師姪請問他的姓名，那個施主自稱是華山的弟子，名喚岳山！一心師姪見他出身名派不虞有詐……」

話未說完，岳山大吼一聲，大喝道：「胡說胡說！我岳山今生尚未踏過蜀境一步！」

其他華山弟子也都嘩然大叫。

米劍泉喝道：「不可無禮，聽師太把話說完！」

無塵看了他一眼，心想：「米施主做事穩當，想來不會包庇那個孽徒！」

當下道：「岳施主問舍師姪欲去何處，舍師姪答去青城，岳施主連稱同道，便與舍師姪聯袂過山。雖說男女有別，但咱武林中人及出家人也不會拘泥於世見，這倒也沒要緊，不料經過一座樹林時，岳施主突然出其不意地點倒舍師姪，這還不止，岳……岳施主還做出禽獸的行爲……貧尼……」

她身後一個年輕的尼姑突然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華山弟子都暗暗叫苦，岳山更是怒火焚身，急得踩脚亂跳！

米劍泉及馮立樹等都是臉色鐵青，說不出話來。

韋曲輕聲道：「師父，岳師弟從未去過蜀境，門內兄弟人人俱知，峨嵋的話不可輕信，如今既然一心師傅在此，不如叫她認一認！」

米劍泉緩緩點頭，沉聲道：「舍師姪從未到過蜀境一步，此事門中人皆知，而米某又不敢懷疑師太的話……」

葛勝輕聲道：「外人誰知道他有沒有去過蜀境！」

米劍泉臉色一變，揚聲道「岳山，你出來！」

岳山滿臉怒容站了出來，委曲地道「師伯，小姪……」

米劍泉輕喝道：「你不必多言！」轉頭對無憂師太道：「師太，舍師侄巳在此，何不請令徒出來指認？」

無憂師太喧了一聲佛號，道：「米施主果然秉公辦事，貧尼十分欽佩，一心，你出來看看，是不是那個禽獸！」

一心雙手掩臉，鬆開一隻手指，偸眼一瞧，哭聲更大。

無憂及無塵同時冷哼一聲。

岳山氣得手足冰冷，急聲道：「到底是與不是，你快說，哭便能算數麼？」

他師父倪雪飛道：「山兒，你冷靜點，仔細分辯，不可魯莽！」

一心哭道：「師父，正……是他……禽獸！」

岳山怒極反笑，揚聲道：「你與人有了身孕，却硬把責任推給岳某，哼哼，這一手並不高明！」

峨嵋派弟子嘩然，禽獸淫夫地把岳山罵個狗血淋頭。

無塵師太亦自怒道：「施主既然做了事，怎地沒胆去承認，反而出口汚辱出家人！」

岳山突然冷靜地道：「師太，晚輩有個辦法，不知貴派能否接納？」

無塵臉色稍霽，只道岳山回心轉意，便道：「施主若然能負責任，貧尼便勸師姪蓄髮還俗！」

岳山額上青筋綻出，沉聲道：「晚輩自問清白，貴派又一意指責晚輩，不如待一心師姐養下孩子，咱來個滴血認親，假如證實是岳某的骨肉，岳某立即自裁，但假如證實不是晚輩所爲，貴派又如何處理，難道華山弟子能够隨意任人誣陷麼？」

米劍泉及倪雪飛暗暗點頭，心中都是讚岳山這番話說得十分得體，頭腦尤其冷靜。

不料，無塵師太臉色劇變，罵道：「畜牲狡猾，令人惱恨，請問敝師姪若沒有懷孕，這件事豈非要平白認了！你明知她沒有留下你的孽種才故作大方，哼哼！」

她的話使岳山登時啞口無言，一時之間想不出反駁的話！

葛勝冷冷地道：「岳小俠說得好一口歪理，天下間被汚的女子，若然腹中沒有遺下孽種，那些採花賊豈非都可以逍遙法外？」

岳山不由大吼一聲道：「岳某自信清白，而且還是今日才見到一心師姐的半張臉孔……」

葛勝又冷聲道：「這話誰信？」

卓戰天接口道：「正是，你有沒有證據證明你今日才見過一心？」

岳山突然流下兩行清淚，高大的身軀抖個不停，饒得他平日沉穩冷靜，此刻也再把持不了，大聲道：「一心，你再瞧瞧，岳某是不是汚辱你的那個人！」

一心哭聲更响，峨嵋弟子罵聲更盛。

無憂師太道：「米掌門，你有何話可說？」

米劍泉臉上也有怒容，他目光自塲上各人掃過，沉聲道：「本門規矩，除非萬不得已，上下人等一律要在八月十三日前聚集本門，因爲八月十四日是敝門第一位師祖的忌辰！今年亦無例外，門中四百三十七人全部在十三日前回到本門，十六日之後才逐漸散去，諸位所說的叫米某如何解釋！只怕各位都中了別人的奸計了！」

上官晉桀桀笑道：「這件事又有誰可以證明？」

「敝派上下四百三十七人，俱可以作證！」

上官晉大笑道：「這豈非太容易了！自個證明自家沒罪，天下間豈有這種便宜事！」

馮立樹怒道：「那麼閣下想怎樣？難道要華山派弟子自刎謝罪？」

葛勝道：「這倒不必，只要交出兇手，任憑咱們處置，咱葛家堡跟貴派的樑子便算揭去！」

薛盛怒道：「你又懷疑華山派做了什麼對不起你葛家堡的事？」

卓戰天大聲道：「咱都把話說了，葛胖子你如不說，豈不便宜？」

葛勝嘿嘿冷笑道：「俗語道家醜不宜外揚，不過現在不讓葛某說出來，葛某也憋不住了，但，葛某料想米掌門還是會來個不認！」

米劍泉心忖反正巳有了三件，再多一件也還是寃枉，便澀聲道：「請葛當家把話先說出來，假如證實確是敝門弟子所爲，米某絕不會徇私！」

「好，有米掌門這句話，葛某即使明知說了無效，也要說上一說！」

他聲音突然低沉起來：「葛某派人去請小女及女婿于中秋來舍下共渡佳節，八月十二日，小女便先到了，葛某仍把她安頓在內宅小女本來的閨房居住。一夜平安無事，次日小女與拙荊論家常，下午却帶了一個丫環到堡外散步……」

說到這裏，他咳了一聲，潤了潤喉，坪上數百人鴉雀無聲，落針可聞。

「敝堡附近有個小池，附近樹木扶疏，景色頗佳，小女未出閣之前也常到該處遊玩，那個池有條小溪通到外面，因此也

經常有些小船經過。小女突然見到一條小船在池邊盪來盪去，船上却不見有人，丫頭便建議小女上船遊湖。」

說至此處，他又咳了一聲：「不料上了船，却見到一個漢子倒在船裏，衣衫血跡斑斑，小女本着俠義之心，便吩咐丫頭把他救醒，那漢子自稱中伏受傷，跳下那條小船隨水飄盪。小女千不該萬不該信了他的話，便與丫頭一人一手挾着他飛上岸邊！」

他頓了一頓，吸了一口氣才續道：「不料剛上岸，那漢子雙手齊出把小女及丫頭點倒，這還不算，那個衣冠禽獸把小女及丫頭拖至草叢中姦污了！」

坪上不少人發出啊地一聲，其中包括華山派的弟子，雖然他們知道那漢子可能會被人懷疑是本派的弟子，但仍爲葛勝的女兒大呼不值，假如她不救他豈非無事？

葛勝胖肉抽搐一下，澀聲道：「小女及丫頭回來之後，葛某並不知道發生了這回事，可是八月十六，小女及丫頭却雙雙服毒自盡，臨死前才把原因說了出來，可惜葛某知得太遲已返魂無術了，小婿知道之後不免大吵大鬧一番，不過他家是世代書香，這件事只得由葛某獨自出頭了！」

卓戰天道：「葛胖子你放了半天屁，到底那漢子是誰，却不說出來，豈非全是屁話！」

葛勝臉色一變，心頭剔怒，不過他城府深沉，只當沒有聽到。「那個衣冠禽獸便是米掌門的小師弟，薛盛薛——大——俠了！」他故意把大俠兩字說得特別重！

剎那，坪上衆人皆嘩然，華山弟子更是張口大罵起來！

葛勝冷冷地道：「葛某早知你們不會認的！」

薛盛氣得滿面通紅，怒喝道：「葛胖子你含血噴人，居心何在？難道薛某往日跟你有過節？」

韋曲亦怒道：「我三師叔光明磊落，這種話連小孩也不信！你們葛家堡若與我三師叔有仇大可明挑，豈能惡意中傷！」

馮立樹亦喝道：「正是，葛胖子你若與薛盛有過節，只要有理，老夫絕不插手護短！」

米劍泉冷冷地道：「葛當家這些話教天下人如何相信？今日你若不說個清楚，華山派也絕不會與你干休！」

葛勝吟哈一陣大笑，冷冷地道：「葛某若非有幾分把握豈敢上來華山出醜丟人！」轉頭對薛盛厲聲道：「小女及丫頭臨死前曾有言謂奸徒大腿內側長了一顆紅痣，該痣大小如一個金錢！薛盛，你若自認清白，敢讓葛某看看麼？」

上官晉心忖道：「這葛胖子果然是個做事穩當的人，哼，在塲四派數他的指證最爲有力！」

華山派弟子大怒，罵聲不絕于耳。

米劍泉及倪雪飛等人反而暗暗鬆了一口氣，不約而同把目光投向薛盛。

韋曲大聲道：「假如咱三師叔大腿內側沒有紅痣，葛堡主又如何說話？」

「葛某當衆謝罪，並且立即帶領手下下山，永世不踏入華山一步。」葛勝沉聲地道：「將來華山派若用得着葛家堡的，只要差個人來，葛家堡即使赴湯蹈火也萬死不辭。」

米劍泉忙道：「豈敢豈敢，葛當家言重了，此地人多不便，請卽移玉廳裏檢查如何？」

葛勝冷笑一聲：「葛某此來已沒存僥倖之心，任你龍潭虎穴也不怕。」

米劍泉回首道：「三師弟……」目光瞥及薛盛，一句話登時頓住。

只見薛盛臉色劇變，身子抖個不停。

韋曲訝道：「三師叔，你不舒服？」

薛盛突然大聲叫道：「氣煞我也！」話音剛落，倏地哇地噴出一口鮮血！身子跟着倒下。

坪上當塲大亂。

四面受敵

葛勝吃吃一笑：「薛大俠，難道你敢在女人面前赤身露體，却不敢讓葛某檢驗一下麼？」

倪雪飛抱起薛盛，急問道：「三師弟，你覺得怎樣？」他緩緩輸了一股內力進入薛盛體內。

薛盛面上逐漸有點血色，低聲道：「二師兄，小弟好恨！奸人之計異常周密毒辣。」

此刻不但只倪雪飛心中明白，坪上的人都知道薛盛的大腿內側必有一夥紅痣。

米劍泉及馮立樹面面相覷，心中都是又急又亂，又怒又恨，華山弟子更是噤若寒蟬。

葛勝冷笑一聲，陰陰地道：「米掌門，事情經已十分明白，現在是你表態的時候了，看你是個秉公辦事的大俠，還是個護短徇私的小人全在你一句話。」

韋曲及岳山同時怒喝道：「放屁，你們全是無理取鬧的卑污小人，還敢批評人家？」

葛勝、上官晉嘿嘿冷笑，卓戰天大聲道：「你們才放屁，話已說完，若不有個交代，今日叫你們華山知道厲害。」

韋曲怒道：「你們無端端闖入本派禁地，咱尚未跟你們算帳，你們反而……」

米劍泉低叱道：「曲兒住口！」他緩緩吸了一口氣，使頭腦略爲冷靜，然後沉聲道：「各位的指責，米某及敝派上下全不受理，理由米某剛才已解釋了，八月十三日本門全部聚集於此，難道有兩個薛盛，有兩個岳山？」

葛勝冷笑一聲，道：「誰會相信？」

米劍泉竭力按捺心中的激盪，輕喟道：「葛當家不相信，米某也無可奈何。」

「追風刀」卓戰天叫道：「我老卓徒兒之死，又如何解釋？」

米劍泉道：「米某還是那句話。」

卓戰天喝道：「什麼屁話！總之賠我老卓的徒兒一條命來。」

馮立樹忍不住道：「你這才是屁話！你徒弟死了誰能賠給你？」

「馮老頭，我徒兒一定是你殺的！老卓便拿你開刀！」卓戰天話音剛落，鋼刀曳起一道白光直劈馮立樹胸口！

馮立樹猛喝一聲，長劍隨之翻起。

米劍泉急道：「師叔且慢動手！」

可是，卓戰天的鋼刀使得又快又疾，霎時之間，「叮叮叮」一連串刀劍碰撞之聲，兩人已互易了十七招。

米劍泉暗暗叫苦不迭，但却又無計化解。

卓戰天人雖有點魯莽，性子火爆，碰着一個性烈如火的老頭，這一戰却對正他的胃口，一口鋼刀上下翻飛使得又疾又快，只見刀光不見人影，果然不愧「追風刀」之名。

轉瞬之間已過了百招，兩人仍然是不勝不敗之局，看來起碼得五六百招過外才能分出勝負。

上官晉雙掌一拍，全身骨骼格格亂响，紅袍飄舞，散髮亂飛，過了半晌才逐漸平覆。

坪上之人都知道他在運功，果然上官晉揚聲道：「米掌門，本座之來意你已知道了，就請掌門賜教幾招？」說罷緩緩走了出來。

米劍泉沉聲道：「上官教主肯賜教，米某敢不奉陪？不過，事情總得要先說清楚……」

上官晉截口道：「話早已說得清楚，華山既然取不出證據，又不肯交出兇徒，除了訴諸武力，尚有何策？」

韋曲道：「你們的話本就是捕風捉影，天曉得你們是否聯合上來華山撒野。哼，只是咱華山也不會怕你們。」

上官晉陰惻惻地道：「既然不怕，那就武功上見個眞章，何必多言。」

韋曲突地「嗆啷」一聲拔出佩劍，他是初生之犢不怕虎，長劍一指，道：「難道咱會怕你這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怪物麼！」

天鷹教的人立即叫罵起來！上官晉冷然道：「華山派弟子的口舌都是利不可擋，不知劍法是否也是這般厲害。」

韋曲夷然不懼：「你何不一試？」

「放肆，本座是甚麼身份，殺了你也勝之不武？」

米劍泉也怕韋曲一時衝動忍不住跟上官晉門起來，忙輕叫一聲：「曲兒退下，爲師領教一下他的絕招。」

倪雪飛忙道：「師兄是一派之主，豈能輕易出手，還是讓小弟向上官教主討教一下。」

米劍泉略一沉吟，頷首道：「如此請二師弟小心，上官教主的鷹爪功名動江湖，你要虛心向他討教。」

他怕倪雪飛大意，故意用話提醒他，倪雪飛豈有聽不出之理？「小弟省得！」抽出長劍緩緩下塲。

上官晉冷笑一聲，說道：「好吧！先向倪二俠討教幾招，再領教米掌門的高招也好。」

倪雪飛左手曲指在劍上一彈，「嗡」地一陣龍吟之聲响起，他心知上官晉素來托大，絕不會便動手，朗聲道：「倪某冒犯了！」長劍斜指上官晉的咽喉，半途一滑，改削脅下。

這一招變化頗爲突然，而又渾然天成，無跡可尋。上官晉微吃一驚，收起輕視之心，口中道了聲好，脚步連動，閃過八尺！

他動，倪雪飛亦跟着動，長劍始終不離他的要害！

倪雪飛加緊發劍，一招套着一招，「長河浪高」之後，隨即使了招「直搗黃龍」，劍尖急刺對方胸前「璇璣穴」！

上官晉脚步一擰，不閃不避，左手倏地向長劍抓下，右手似掌似爪，劃向倪雪飛右手脈門！

這一招不但大出倪雪飛意料，坪上的人也都是一怔！

倪雪飛目光落在上官晉手上長長的指甲，心頭一動，不敢冒險，手腕一沉，改踢對方右腿！

上官晉右手突然一拂，衣袖擊在劍身上，倪雪飛之劍勢不由一緩，上官晉的右腿突然反踢他的手腕！

倪雪飛忝爲掌門師弟，也非省油燈，劍一掄急劈上官晉頸脖！

上官晉即便悍不畏死，左手急攻倪雪飛胸前的空門，他自己的一顆頭顱也得離頸飛出。剎那他怒哼一聲，急退一步！

一退之下，又立進一步，左手挾着一股勁風，五指有如鋼叉，急捅倪雪飛的肩膊！

倪雪飛忙回劍守護，在前身佈下一道劍網。

韋曲對岳山道：「岳師弟，咱跟葛胖子走幾招！」

岳山一口悶氣正無處發洩，聞言立即點頭同意，隨即把劍拔起。

韋曲首先按捺不住跑向葛勝面前，道：「華山末學後進韋曲及岳山向葛當家討教幾招！」

葛勝臉色一變，冷哼一聲：「年輕人有志氣，可嘉可嘉，孩兒們，陪他倆玩幾招！」

他手下立即湧上，直逼向韋曲以及岳山。

韋曲怒哼一聲：「你無端端誣衊三師叔，罪惡最大，豈能脫身事外！」飛身撲上，長劍洒下萬點光芒罩向葛勝！

葛勝怒喝道：「你自要找死，怪不得葛某以大欺小！」右手自懷中抽出一物，「嘩啦啦」一陣亂响，迎向韋曲的長劍。

原來葛勝慣用的兵器乃是一件鐵算盤。専擅鎖、砸、碰、撞、擊，不少成名人物都毀在他這個算盤之下！

岳山怕他有失，隨之衝上，不料慢了一步已被葛勝的手下攔住。他也不再打話，長劍一展，連施絕招，劍劍指向對方要害。

華山弟子見他以一敵四，立卽衝上三個人把對方接下。岳山壓力一減輕，劍走偏鋒，廻臂一削，劈掉對方的一條肩膀，他輕嘯一聲，躍上幾步與韋曲合戰葛勝。

葛勝手下見己方被傷一人，立即蜂湧而上，華山弟子發一聲喊，也衝出十餘個迎了上去，雙方立即展開一塲混戰！

無憂師太看了無塵一眼，朗聲道：「米掌門，敝門只求把岳施主帶走，其他的貧尼也不再計較。」

「師太欲帶走舍師侄，未知意欲何爲呢？」

無塵接口道：「自然是爲了解決舍師姪的事！」

米劍泉嘆息道：「兩位師太，米某敢以信義保證，岳山從未到過蜀境一步，而且八月十二日他便自洛陽回來，一直至今未曾離開過一步！」說到此他又嘆了一口氣，「米某話只能如此，但這件事必是某

個敝門的仇家所爲，否則豈會這麼巧全部發生在中秋前夕？賊子嫁禍之心昭然若揭，盼兩位師太明鑒！」

無塵道：「阿彌陀佛，米掌門，舍師姪絕無理由認錯人，此點又如何解釋？」

米劍泉輕喟道：「武林中善於易容者大不乏人，令師姪在心情激盪之中，可能不會留意。再說他們兩人以前根本未曾相識，賊子只要找個跟岳山有幾分相像的人略一改裝，便能混過令師姪之眼，這又有何難？」

無憂師太與無塵師太互望一眼，臉上都有動搖之色。無憂師太喧了一聲佛號，合什道：「米掌門，貧尼尚有一事不明，尚請掌門替貧尼解開茅塞！」

米劍泉見事情有轉圜之機，忙道：「師太請問，米某必盡所知傾告。」

「阿彌陀佛，有米掌門這句話，貧尼寬心不少。」無憂師太聲帶懷疑地道：「請問貴派的武功劍術是否有外流？否則那些人又豈會使華山劍法？小徒曾謂，當日替她解圍的人的確是以華山劍法破陣，有此能力的起碼也得有十年八年的功力才能奏功！」

米劍泉長嘆一聲：「不瞞師太，米某也因此事而百思不解。」一頓，又道：「今日華山之會，勢難善了，你我兩派交情已達百年，米某實在不想就此破壞殆盡，使到他祖先九泉之下有憾！」

無憂無塵連喧佛號：「依米掌門之見又如何？」

「米某斗胆請兩位師太先行率衆下山，百日之內米某必親自携帶岳山到貴派拜訪。這百日米某亦必傾盡全力調查箇中原委！」

無塵接道：「假如米掌門未能查出眞相，舍師姪又如何處理！」

米劍泉嘆息道：「此刻米某方寸已亂，假如百日之內仍未能查出眞相，米某只好負荊親上峨嵋金頂請罪！」

無憂師太沉吟了一陣，合什道：「瞧在你我兩派百年的交情份上，貧尼便答應你所求！師妹，咱先下山！」

米劍泉忙道：「兩位師太深明大義，佛懷廣闊，米某好生佩服！」

無塵丟下一句後會有期，便率領峨嵋弟子下山。

× × ×

此刻卓戰天與馮立樹已到生死階段。卓戰天越戰越勇，他正在盛年，氣力悠長，久戰不疲。

馮立樹年老氣衰，三百招之內憑着一口氣，保持不敗，三百招之後卓戰天的追風刀法越使越快，馮立樹登時吃力起來。

此刻已過五百招，馮立樹汗濕後背，手腳漸慢，不過他性烈如火，更兼十分好勝，仍然不肯退下，兀自咬牙苦戰。

激戰中，卓戰天一刀橫劈，勢如奔雷，刀刄砍向馮立樹的腰際。

馮立樹連忙回劍一擋，「噹」一聲巨響，碰起一團火星，卓戰天刀快又重，馮立樹的長劍吃他一擊手臂登時揚起三尺。

這刹那他胸膛的空門顯露無遺，卓戰天大喝一聲，手臂一揮，只見一團白光疾捲而去。

馮立樹大吃一驚，不敢抵擋，上身後彎，雙腳使勁，變成頭後腳前向後倒退。

卓戰天得理不饒人，急標上前，手臂再一揮，只見一團白光，帶着一串血珠飛起。

馮立樹悶哼一聲，一跤摔倒，他一條右腿已齊膝被卓戰天劈斷。

也就這一刹那，米劍泉才趕到，他臉色鐵青扶起馮立樹，薛盛大喝一聲：「好賊子，薛某跟你們拚了！」抽出長劍如猛虎下山般飛撲過去。

米劍泉見他剛吐了血，怕他有失，急忙喝道：「三師弟快回來，讓愚兄會一會他。」

薛盛道：「二師兄已支持不了，你快把他替換下來！」長劍一指直刺卓戰天小腹。

卓戰天狂笑一聲：「好，痛快！痛快！今日我老卓便殺個痛快！」鋼刀一沉，錚地格開長劍。

米劍泉目光忙投向上官晉，只見倪雪飛經已陷入險境，他忙放下馮立樹，抽劍撲向上官晉。人尙在半空，只聽一聲慘呼聲傳來，米劍泉目光一瞥，只見岳山被葛勝的鐵算盤砸破頭顱，血水跟腦漿濺滿一地，米劍泉目眦欲裂，大喝一聲：「二弟快退下，你去接替岳山！」長劍一擺罩向上官晉。

倪雪飛聽見愛徒的慘呼，心頭滴血，雙眼通紅，米劍泉一到，他立即一個倒縱飛向葛勝。「還我徒兒命來！」

葛勝怒道：「我女兒之命又由誰還與葛某？」

倪雪飛長劍翻飛，喝道：「韋兒快退下，讓師叔獨力殺他。」

韋曲立時退下，他雙眼通紅，叫道：「兄弟們，替岳師弟報仇！」長劍一轉，御下一個葛家堡手下的手臂。

雙方都殺紅了眼，鮮血四濺，戰況激烈。

快刀堂的弟兄罵道：「他媽的不要臉，用車輪戰術！」便吶喊爲卓戰天助威。

華山派的弟子都已滿肚怒火，加上受到感染，也都熱血沸騰起來，持劍衝向快刀堂，另一批立即衝往天鷹教。

坪上霎時慘呼不絕，血肉橫飛，慘不忍睹。

華山派雖然人多勢衆，但對方都是一門之精銳，因此並沒有佔了上風。

唯一略佔上風的僅是米劍泉一人，但他也只是佔了以逸待勞之利而已，要想擊敗十年來聲名赫赫，有心染指八大門派的天鷹教教主「鷹王」上官晉，非經千招激戰不能奏功。

倪雪飛剛才跟上官晉那場惡戰，消耗了他不少體力，相反葛勝剛才以一敵韋曲及岳山便顯得輕鬆，是以在體力上葛勝倒佔了不少便宜。

倪雪飛要替徒弟報仇也非易事，何況葛勝府城深沉，異常狡猾，經常避重就輕，以期先消耗倪雪飛的體力。

此刻，卓戰天與薛盛已接近分勝負的邊緣。卓戰天的確名不虛傳，驃悍異常，雖經一場激戰，鋼刀揮舞砍殺之間依然十分矯捷有力。

薛盛剛才急怒攻心，吐了一口血，傷及內腑，一百招之後，已處于劣勢，他徒

弟趙昇連忙殺退一個快刀堂的手下，拚命向他靠來。

卓戰天豪氣干雲地道：「多來一個，多添一隻鬼，來吧！我老卓今日正好殺個痛快！」

薛盛臉上掛不住，忙道：「昇兒，爲師不許你上來助陣，你給爲師好好活着，華山今後的榮辱全在你們身上！」他深知華山派今日絕難僥倖，不想後輩多作無謂犧牲。

刹那，卓戰天趁他說話分神之際，連使十一刀，薛盛一個閃避不及肩上中了一刀，鮮血立即染紅了衣衫。

薛盛大聲一喝，長劍反守爲攻，招招指向對方要害，意欲與對方來一個兩敗俱傷。

卓戰天眼中精光大盛，叱喝連聲，刀光一閃「喀刺」一聲，薛盛的一條左臂應聲斷落。

薛盛頭額黃豆般大小的汗珠簌簌淌下，他一咬牙，以斷臂指向卓戰天，勉力運勁一激，切口處血水瀑布般射出，直向卓戰天射出。

卓戰天不防有此，身子稍慢，眼前只覺一片殷紅，跟着胸膛一痛一涼，他忙運功御勁，急退三步。

原來薛盛自知難免一死，趁着卓戰天雙眼被鮮血濛住時，運起最後一口眞氣，脫手把長劍射出。

當長劍刺入卓戰天的胸膛時，他才露出一絲安慰之色，黯然倒下。

與薛盛倒下的同時，突然衝出了一隊人馬，爲首的正是華山派的另一個長老凌浩。

這一批生力軍一殺到場內，人人生龍活虎，華山派便逐漸穩住陣脚。

凌浩一馬當先，撲向卓戰天。

卓戰天甫自胸膛上拔出長劍，尙未包紮傷口，凌浩的一口長劍已離他不足一尺。他怒道：「原來華山派慣用車輪戰術，但咱老卓也不怕！」

勉提一口眞氣，鋼刀向前一擋，「叮」地一聲，鋼刀幾乎拿揑不穩，他心頭吃了一驚，暗忖：「難道咱老卓的氣力已經用盡了？」

凌浩怒道：「對付此等無理之徒，華山派若再講江湖道義，豈非要讓人目爲傻子？」長劍斜削卓戰天肩膊，未待對方擋架，倏地一沉，改刺下腹，同時飛起一脚，急蹬對方腰際。

這兩下如同驚鴻一瞥，兎起鶻落，一氣呵成，卓戰天雖然驃悍，也止不住連連後退。

葛勝見對方另有伏兵，暗暗心驚，暗罵峨嵋派食言先退，否則華山今日必亡無疑。

他默查形勢，心知只能速戰速決，絕不能拖延時間，時間越長對華山派越是有利，因爲對方可能尙有伏兵未出，想到此，心中生了一計。

恰好倪雪飛一劍刺來，葛勝運起勁，鐵算盤響起一陣「劈拍」之聲，把長劍磕開。

倪雪飛手腕一翻正想變招，刹那突見一連串黑忽忽的東西迎面飛來，却是葛勝的算盤珠子，這珠子是生鐵所鑄，周圍磨得鋒利，讓它沾上一顆也不得了，倪雪飛急忙倒飛而退，長劍揮舞，護在胸前。

他甫一退，葛勝立進，手上鐵算盤不斷揮動，鐵珠子亦不停地射出。

倪雪飛一把長劍使得潑水難入，「叮叮叮」一陣清脆的响聲，珠子全被長劍格飛。倪雪飛目光一落，喝道：「看你還有什麼花樣！」身子不退反進，長劍如毒蛇出洞般刺去。

葛勝急退，兩人主客之勢立即互易。

倪雪飛既惱他奸險，又恨其殺死自己的愛徒，長劍緊纏不放，葛勝算盤上的橫柱已斷，珠子又失去，威力只剩三分。

倪雪飛大發神威，長劍猛使一招「玉帶圍身」向葛勝腰際橫掃過去，這一劍力蘊千鈞，銳不可當。

葛勝忙使一招「潛龍飛天」，拔高二丈餘。

倪雪飛那一招使得過猛，尙未來得及變招，葛勝陡地一曲腰，手臂一揮，鐵算盤上的柱子突然如鋼釘般射出，籠罩在周圍半丈之內。

這一下變生肘腋，倪雪飛猝不及防，長劍守護不及，「噗，噗」兩聲，胸肩各被一條柱子射穿，鐵柱子深深插入肉內，只露出一小截在外頭。

這刹那葛勝心頭之喜，實非筆墨能以形喩，也忙凌空打了個後翻向側後飛落。

驀地，倪雪飛怒喝一聲，如平地起了一聲焦雷，長劍如箭般脫手射出。

這脫手飛劍是華山派劍法三大絕招之一「神龍掉尾」，刹那像一道長虹般自葛勝雙股之間直貫而入。

葛勝像隻洩氣的皮球自半空摔下，落在地上不能稍動。

倪雪飛噓了一口氣，只覺身子弱得再也難以支持，緩緩蹲了下去。

「喝！」一聲暴喝適時傳來，凌浩在卓戰天身上加多了一劍，血水染紅了他的一襲青衫，但卓戰天叱喝連聲，如瘋虎般猛衝撲過去，就像不要命似的。

面對一個悍不畏死的人，凌浩雖然有十成把握把對方擊殺，但仍禁不住有點心驚肉跳。

卓戰天即使勇悍，此刻也難免再三而竭，刀法稍一慢，凌浩立即一劍自刀光中透入，血水猛噴。

凌浩正想拔出劍來，陡覺手上一緊，卓戰天竟然赤手握住劍刄，五指鮮血橫流，仍然死力握住。

凌浩給這情景嚇了一跳，他縱橫江湖數十年，從未遇過一個這樣的對手。一怔之下，卓戰天的刀已飛劈過來，凌浩心頭震盪之餘，竟然棄劍急退。

「嗤」一聲，肩上衣破血流，幸而入肉不深，尙無大碍。

卓戰天突然發出一陣狂笑，猛喝道：「徒兒等等我！」言畢「噗」一聲，鋼刀扎入自己的胸膛裏。

他的手下齊聲悲呼，拋下對手，撫屍大慟。

這情景連華山派的弟子也不由怔住了手，怔怔地望着快刀堂的人。

一個臉有刀疤的精壯漢子抱起卓戰天的屍體，喝道：「兄弟們走！十年後再來報仇！」說罷率衆下山。

凌浩魂魄未歸，目送快刀堂的人下山，也不出言阻擋。良久，才長嘆一聲，俯身拾起一口長劍向天鷹敎的手下走去。

此刻雖然只剩天鷹敎二十餘人，但這批人，都得過上官晉的親自指點，武藝最爲高强，華山派雖然人手較多，仍不能輕易把對方收拾。

上官晉見葛勝及卓戰天先後身亡，而峨嵋派又一早打了退堂鼓，自知今日即使不敗，也難討得便宜，便暗謀脫身之計。目光瞥及凌浩持劍虎目眈眈在側，不禁暗暗叫苦。

米劍泉目光瞥及坪上四周，只見地上屍體滿地，大部份是華山弟子，心頭悲痛，但總算有了轉機，錯過今日以後總有機會把眞相徹查清楚，保持師門榮譽。

自己手下雖然死傷較多，但對方全是一門之精英，這倒也難怪，想到此處，米劍泉精神不由一振，劍勢更爲綿密，他存心把上官晉擊斃挽回一點面子。

上官晉幾番衝殺都不能突破米劍泉的劍網，心神反而逐漸平定下來。掌法身形一變，穩紮穩打起來。

米劍泉長嘯一聲，長劍洒下萬點寒芒，一劍七變，分刺對方七大死穴。

上官晉猛吸一口氣，雙手連飛，以爪上之指甲，彈開劍勢，左手一沉，手腕上翻，自米劍泉劍底穿過，反插對方小腹。

米劍泉立時吸氣凹肚，肚皮猛地縮入三寸，長劍一橫，猛掃上官晉腰際。

這一劍，疾如閃電，似驚鴻一瞥，上官晉足尖一點，如蒼鷹般飛起，半空一折，打了個盤旋，雙手十指如鋼爪般向米劍泉頭頂插下。

米劍泉長劍向上一展，劍尖吞吐不定似削似刺，似刺「勞宮穴」又似削腕脈。

上官晉不敢托大，連忙擰腰避開，他臨敵經驗豐富，心思又愼密，腰腹剛動時，隨即撮唇一嘯。

米劍泉見他力氣已竭，身軀飄落，輕嘯一聲，御劍飛去，刺向上官晉後心。

這一劍，他有七分把握把上官晉傷在劍下，他甚至連下一招的變化也已計算好了，冷不防，眼前一暗，一團黑影箭也似的射到。

米劍泉這一驚非同小可，長劍只得回護面門，不料那物似甚通靈，突然拐了個彎，飛向自己的頭顱。

凌浩見狀怒叱道：「扁毛可惡！」拾起幾塊石塊飛射過去。

「呱呱！」一聲驚叫，上官晉那頭麻鷹知道厲害，撲翅飛向天上。

即使如此，米劍泉仍然一慢，不能把上官晉擊殺于空中。

上官晉雙足剛站到地上，立即反向上飛回，迫向墮下的米劍泉。

這刹那主客互易，米劍泉心頭不由一沉，眼前紅影一閃，上官晉一爪經已離面前不及一尺。

好個米劍泉，急切之間猛使個千斤墜，身子加速墜下，上官晉那一抓不由落了空。

不料，米劍泉一顆心尚未放下，背後已吃了上官晉一腿，這一腿力道異常猛烈，米劍泉忍不住衝口噴出一口鮮血。

原來上官晉整日與鷹爲羣，久之便讓他琢磨出一套「飛鷹身法」來，人能于空中盤旋，米劍泉一時大意便吃了虧。

這刹那上官晉心頭之喜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他立即再撮唇一嘯，招呼空中的麻鷹助他一臂之力。

可惜那頭麻鷹受阻于凌浩的連珠石彈，飛得太高，未能及時撲下，而凌浩見米劍泉受傷立即怒喝一聲，飛身撲去。

米劍泉不愧是一門之長，武功及智慧高出兩位師弟許多，他趁上官晉身子剛落回地上，立即裝作不支倒向地上，離開兩尺，左手在地上一撐，身子撲飛，右手長劍一掄，「喀嗤」連聲，把上官晉一雙小脚斬斷四截！

上官晉噗地摔落地上，額上汗珠如雨水般滴下。凌浩這才鬆了一口氣，長劍指在他咽喉之上！

眞相大白

米劍泉此刻見强敵已去，精神分散，才驀地覺得背後痛入心脾，他用劍拄地，喘息着。

韋曲適時奔來，喊道：「師父，你覺得怎樣？」說着伸手來扶米劍泉。

米劍泉心頭蒼涼，任由韋曲扶他，驀地覺得腰上一麻，他剛想開口，舌頭發麻說不出話來。

韋曲叫道：「師叔公，快來看看！」

凌浩聽他喊得焦急，不知出了何種事故，連忙奔過來，他剛扶起米劍泉，一眼看出是被人點住穴道，心頭大是詫異，連忙駢起兩指欲替米劍泉解開穴道，手指尚離米劍泉身上三寸，驀地背後勁風臨身，未待他來得及閃避，後腰一麻一涼，一把名劍已透背穿入腹中！

他大喝一聲，猛地回身橫掃一掌，背後那人一個踉蹌，幾乎摔倒。凌浩定睛一看，又驚又怒，喝道：「孽子！你竟敢弑師滅祖！」

韋曲口角噙血，不及回話，轉了個身拾起米劍泉護在胸前。

這一刹那，坪上百餘華山弟子都有如在夢中之感，半晌才「啊」一聲，驚呼出口。

也在這刹那，凌浩突然明白了一切，怒道：「這一切原來都是你攪的鬼！」

韋曲滿臉仇恨，恨恨地道：「可惜峨嵋派那些賊尼半途而退，否則何必由我親自動手！」

凌浩腹痛如絞，仍然强忍着，澀聲怒道：「你是覬覦掌門之職？」

韋曲暴出一陣狂笑：「我若爲了坐上掌門位子，何不再等十年八年！」

凌浩大喝道：「那是爲了什麼？」話音剛落，不禁嗆咳起來。

韋曲目光望向遠處，喃喃地道：「我爲何要叫韋曲？因爲我是滿懷委曲投身華山門下！」聲音突然轉厲：「我的眞實身份是誰，你們可有誰知道？」

凌浩捂着小腹慢慢蹲下來，額上汗珠如豆。「你不說……老夫……怎會……怎會知道？」

韋曲厲聲道：「十八年前，金劍堡是毀於誰人手下？」

凌浩臉色劇變，沙着聲問道：「你是風滿天那魔頭的兒子？」

這刹那，米劍泉的目光亦是亂閃，暗嘆一聲，心忖：「風滿天及金劍堡毀於我師兄弟手下……看來這孽障又是風滿天之孽子，米某今日落在他手中豈有倖理？」

韋曲大笑道：「我若是風滿天的兒子，豈敢自稱委曲？說實在，風滿天的確死有餘辜！」

華山弟子見掌門人受制於人不敢妄動，只得走上前去救治凌浩。

韋曲及時喝道：「所有的人離開六丈，否則休怪我手段毒辣，把米劍泉殺死以報父仇！」

一個華山弟子喝道：「韋曲，你即使不念師恩及兄弟之情，也該念在令尊一生殺人無數，死有餘辜，豈能……」

韋曲喝道：「放屁！我父親手無縛鷄之力，豈能殺人？」

「你父親不是風滿天，那你還報什麼仇？」

「我父親是風滿天之弟風滿城！」韋曲臉上憤怒之色越來越盛，「我父親不喜武道，一心只求能在科舉中獨佔鰲頭，因此一心讀聖賢詩書，連螞蟻也捨不得踩死更遑論殺人，米劍泉爲何連他也殺了？」

一干華山弟子不禁張大了口，答不出話來。米劍泉口中胡胡連叫，韋曲解開他的啞穴，又在他後腰軟穴上，重重戮了一指。「你當能答我這句話！」

米劍泉道：「風滿天武功之所以如此高超，全因得了一册玄天秘笈，但秘笈上文字深澀，隱晦又多，以他一介武夫豈能理解？這自然是風滿城替他解決，他雖無大過錯，如此却也等於間接殺人，老夫把他殺掉豈能算寃？」

韋曲又是一陣狂笑：「如此當日寫下這册玄天秘笈的『海外三仙』又豈非是罪惡之源？」

米劍泉不覺一怔，一時之間竟想不出藉口來反駁他。

一個華山弟子接道：「韋曲，『海外三仙』死去多時，就算咱要殺他也絕無辦法！」

「住口！我不是韋曲，韋曲從今日起已不再委曲，因爲我大仇已得報！我叫風雲龍！」

風雲龍喘了一口氣，續道：「你既然承認『海外三仙』是個帮兇，那麼玄天秘笈也該是個不祥之物，甚至是罪惡之源了！既然如此，爲何你們把玄天秘笈交與八大門派輪流研習？莫非你們自己也欲步風滿天之後塵？」

米劍泉道：「老夫把它交與八大門派只是保管而已，根據協定任何人也不得偸學秘笈上的武功！」

風雲龍冷笑道：「誰能相信？你莫當我是三歲小孩！」

米劍泉道：「米某若是學了秘笈上的武功，今日豈會受制於你？又豈會吃了上官晉一脚？」

風雲龍不禁語塞，半晌方道：「米劍泉，我問你一句，你是否承認殺死家父有點過份？」

米劍泉略一沉吟，毅然地點點頭，道：「事後米某也覺得過份了一點！」

風雲龍道：「好，我今日便不與你清算父仇！」

此言一出，坪上百餘人齊都心頭一喜，心想這小子到底在我華山派下薰陶了十餘年，心中尚有是非正邪之念。連米劍泉也認爲事有轉機。

不料風雲龍接着的話却使他心頭如被巨木猛擊一記。「那麼，我母親全然不理堡中之事，你們又如何把她殺死！」

這話一出坪上衆人臉色齊是一變，凌浩心知難以善了，一口勉强提住的眞氣立即散去，坪上百餘人甚至沒有人感覺他在這一刻死去！

風雲龍厲聲道：「說！是何道理？」

米劍泉心中有愧，刹那萬念俱灰，無力地道：「米某無話可說，你要下手即管下手便是！」聲浪突然提高：「但坪上之人絕大多數都未參與當日之戰，此事與他們無關，你絕不能牽連他們！」

風雲龍冷聲道：「廢話！風某只一人，而他們有百多人，難道他們反會怕我不成？」

米劍泉心頭氣苦，怔怔說不出話來，他是怕風雲龍以他的生命威脅同門，使華山多受災難，故有那一話。

馮立樹怕他立即下手殺害米劍泉，忙道：「風雲龍，此刻你勝券在握，不怕老夫問你幾句話？」

風雲龍輕哂道：「有話但說，風某當不會令你們做鬼也不明白！」

馮立樹輕吸一口氣，緩緩地道：「你怎樣計劃這個插贓嫁禍的陰謀？八月中旬你明明在你師父身畔帮他打點一切，又怎能分身去蜀境？」

風雲龍哈哈一笑，得意地道：「這些事風某只處在幕後，幕前的人也都是昔日金劍堡的寃魂之後，他們的父母也很多是被枉殺的！扮裝薛盛的那人，他母親當日在金劍堡被破之時，被葛勝乘亂姦汚了，所以，報應便落在他女兒身上！」

他吸了一口氣，沉聲道：「今日的受害人，他們大多參與十八年前殘害金劍堡的行列，所以並不寃！」

說到此處，他身子突然起了一陣顫抖，咬牙道：「那年我剛九歲，幸能逃過一刦，當時便暗下決心報却此仇。我們幾個生存的小孩四處流浪，希望能覓到名師學成武功報却大仇！」

馮立樹接問道：「所以你找上我華山派？」

「後來風某心想即使能找到名師學得一身武藝又能否是華山三劍之敵？而且華山派人多勢衆，只要在江湖上一呼，咱再有幾條小命也要死無葬身之地，因此便決定投到華山派，只要能經常在仇人身邊，風某終有機會下手！」

坪上的人都暗暗心驚：「這小子好深沉的心機，小小年紀便能有如此想法，難怪今日手段如此狠辣。」

「風某得償所願，實行第一步計劃之後，便專心練劍，每有機會下山便設法把劍訣傳與昔日同伴，如今風某上山不覺已有十五載，而他們的劍術亦有小成，所以選擇今年下手！」

馮立樹道：「這些事你當然是全部假手於你的同伴，但你明知八月十四本門弟子全部聚于山上，爲何要訂在此日？」

風雲龍得意地道：「此乃風某高明之

處。我故意把日子訂在中秋前夕，用意就是要你們覺得上官晉他們都是無理取鬧，而風某又讓他們覺得事情確是華山派所為，這樣你們才會因此而大動干戈，風某便可收漁人之利。否則米劍泉若果向他們鄭重宣佈要調查，百日後才答覆他們，風某不但計劃不成，又有危險，豈是上策？」

米劍泉心頭顫動，忖道：「這孽子計劃周詳，心狠手辣，錯過今日他日又是一個魔頭！」

馮立樹却問道：「老夫與薛師侄相處數十年，尚且不知他大腿內側有塊紅痣，你又如何能以知道？」

風雲龍臉現怒容：「當日薛盛在金劍堡大開殺戒時，褲管被亂刀斬開一道缺口，那時風某躺在地上裝死，剛好看到！」

馮立樹嘆息道：「此莫非是天意？」

風雲龍厲聲道：「米劍泉，你尚有何話可說？」

米劍泉嘆道：「你要報仇，把米某等人殺死，米某雖死無憾！」提一提高聲浪，「你自稱令父母被人枉殺！但今日你又間接枉殺了多少人？試問在場之人有幾個當日參加圍攻金劍堡的？」

風雲龍臉色突地一變，又青又白，喃喃地道：「我，我怎沒有想到這點……」

「因為你的理智已被仇恨遮住！唉，江湖上不斷仇殺，每天都死不少人，寃寃相報何時了？今日你殺了人，報了仇，今後又有多少無辜死者之後要向你報仇？」

風雲龍腳步一個踉蹌，幾乎摔倒。半晌，才道：「大不了風某陪你一起死！」

馮立樹厲聲道：「你殺了上百無辜之人，才賠了一條命，難道你良心便能過得去！」

風雲龍怒道：「當日你們屠殺金劍堡手下時，可有想到良心這兩個字？」

馮立樹道：「華山弟子豈能與金劍堡之人相比？他們手上不多不少也沾了不少鮮血！」

另一個弟子接口道：「韋師弟，你離開吧，只要你不傷害師父，咱就不跟你計較！」

風雲龍臉色陰晴不定，目光連閃，半晌方道：「蘇師……蘇蓮志，你的話有多大份量？」

馮立樹道：「老夫向你保證，只要你不再犯我華山，華山派便不去找你！」

風雲龍心頭不由動搖起來。一個人銳利及仇恨之心一洩，便難免會為自己的安危而担心。

米劍泉嘆道：「孽徒，你去吧！你年紀還小，一切可以重新來過！唉，只要在江湖上略為打滾過的，誰人沒錯？」

風雲龍低頭不語，蘇蓮志躡手躡腳走近去，他及時發現喝道：「站住！你不要米劍泉之命麼？」

蘇蓮志連忙退後一步，「韋師弟，師父即使對你父親有對不住的地方，但他老人家到底撫養你十餘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風雲龍略一沉思，毅然道：「好，風某答應你們！請你們再退後！」

馮立樹急令退後，風雲龍對米劍泉道：「從今之後，你我恩怨一筆勾消，今後見面便如陌路人！」

米劍泉心頭絞痛，深覺自己十餘年的心血不但白費，而且還使手下死傷慘重，一時之間竟想不到話答他，目注風雲龍緩緩離去！

× × ×

風雲龍大步流星走往下山的梯階處，心潮澎湃，腦海中渾渾噩噩，分不清這次設計報復不知是對還是錯。

坪上數百對眼睛望着風雲龍的背影，靜得落針可聞，初冬的山風頗盛，吹動樹木枝葉，簌簌亂響。

驀地，地上飛起一條人影，向風雲龍撲去！

白光一閃，跟着响起風雲龍的怒呼一聲。一把匕首插在風雲龍背上沒柄而入。剎那，風雲龍像頭受傷的怒獅，翻過身來，喝道：「華山派不顧信諾了麼？」長劍一揮，把暗算他的那人刺倒。

這一切變生肘腋，坪上沒有人出聲。半晌，山風中送來一個緩緩慢慢的聲音：「我不是華山的弟子，我是快刀堂的……你剛才殺死……我大哥，我……還有一口氣……自然要把你……殺死……」

風雲龍突然嗆咳起來，霎時間連聲音也虛弱了。「好，幸好……你不是……華山派的弟子……我死了還能瞑目……」

霍地撲倒在地上，反曲左手拔出背上的匕首，鮮血立即像噴泉般湧出，淌過腰腹，流到地上。

一片烏雲突然被風吹來，把太陽遮住，天地間為之一暗，坪上百餘人神情更加黯然。

（完）

奇人奇技

李小龍單手出擊

嚴霜・文



李小龍的武功非常凌厲，他不單是把以前中國有名氣的功夫盡量發揮，而且有一部份拳腳係他自己獨創一格的，照武林中人稱述，他的搏鬥能夠打贏各門各派，全靠單手出擊，換言之，他跟一個武林高手過招，很喜歡用一隻手出擊，另一隻手貼近自己的腰腹之間，保護中上門，一來他的跳紮功夫已經十分熟練，對方不容易打中他，二來他有機可乘，便即搶攻，一旦失手，立刻跳開，故此，他能夠用一隻手對抗敵人，那是他最獨特的一種招式，我試把它寫下來，作為茶餘酒後之談。

假如李小龍跟一個比較高大的人搏鬥，發覺對方右邊膊頭一動，身形沒有俯伏下來，那就反映出這個人必然是用右手向他出擊的，不管這一拳係由上打落，抑或當胸打出，必然係用右拳，反之，對方右邊肩膊搖動，然後發招，那就是用左拳出擊，李小龍對於這種細節，看得十分清楚，他確定了對方必定用左拳出擊，他就用右拳對抗，但却把左邊的前鋒馬移到後邊，身形略為閃側，只係少許的移動，他就把自己的身體移到靠近對方左邊，突然發拳，向對方的左邊肋骨打去，這一拳係短拳，由於李小龍已經閃側，對方的攻勢集中在右手，故此，對方所發的拳打不中他，就算他這一招短拳沒有打中對方，也是有利的，最低限度他已經閃過對方發招出擊，決不會因此受傷。

李小龍的短拳十分凌厲，在兩尺之內出擊，除非搏鬥的對手及時閃開，否則，很難用單手擋格，因為這一拳係向對方肋骨打出，此人的左手無法從上邊劈落，很難由下邊擋格，故此，他一定要避開，如果他想用普通拳術打鬥的招式應戰，把左手向上擋格，那就吃虧了，因為李小龍出手不但非常快速，而且反應敏捷，發覺對方的左手貼胸保護自己，向上擋格，他就立刻收回右拳，只係收回二尺，便即再度發招，這一拳仍係向對方左邊肋骨搶攻的，因為對方的左手已經提高，下邊空虛，故此，這一拳也是很有把握取勝的，他的拳頭在二尺之內打出，重達三百磅，就算練過功夫的人，肋骨受擊也會發生劇痛，登時戰鬥力大大的減弱，妙就妙在這裏，李小龍的身體已經貼近對方左邊，相距不過二尺，他索性只用右拳出擊，如果對方的左手能夠擋得住，他就繼續出擊，忽上忽下的打出，始終係以對方的肋骨作為攻擊的對象，只要此人站着不動，僅用右手忽上忽下的擋格，始終會中拳，假如這傢伙避開半步，他就繼續標馬上前，仍用右拳出擊，這一拳除了用短拳向對方肋骨打出之外，還可以略為收回少許，改用橫拳向對方的眼鼻之間打去，這一招係非常敏捷的，倘若對方閃過，他的橫拳落空，便即趁勢把它化為短拳，仍向對方的左腰出擊，所攻擊一處，剛好是左邊胸骨最後的一條，那一條骨比較細小，貼住骨的一塊薄膜就是橫隔膜，骨頭吃了一拳，可能折斷，如果李小龍的一拳打落少許，打不中胸骨，打中橫隔膜，對方登時氣喘如牛，該處在拳經稱做氣門，一旦受傷，便即影响到呼吸，非常艱苦，不自覺的喘氣，打鬥的時候，認眞要够氣，氣喘如牛，便即打輸。因此，李小龍只係用拳向對方肋骨和腰間出擊，這種打法確有獨到之妙。

李小龍並非看見對方用右拳出擊，他就閃到左邊去發招打出，只係因為對方體型高大，雙臂如鐵，他未必能够僅用左手出擊，有把握打贏，然後這樣做，如果兩個人的身型體態相差不遠，李小龍就不必跳到左邊去，只用左手向上一挑，撥開對方的右拳，跟住一拳打落對方右臉孔，那就一招打贏，這一手功夫在中國拳術裏面稱做穿拳，即是說，這拳從對方打出的一隻手之間穿過，撥開對方的手，跟住出擊，距離愈短愈妙，當年威震南粵的廣東十虎最威猛的一個王隱林，就是靠穿拳打贏許多江湖好漢，這一手穿拳必須由下邊挑到上邊去，就因為他不知道對方打出來的拳向中門抑或上門出擊，故此，由下邊挑上可以擋格中上門任何一種攻勢，先擋後攻，連消帶打，自然有較强的把握取勝。

如果李小龍採取攻勢，他單手出擊，怎樣打出呢？照截拳道的門徒稱述，李小龍最喜歡側身搶攻，由中路打出，苦練插沙打石，而且經常用一隻手指向銅網插去使手指的韌力加强，出手愈來愈快，故此李小龍的軟掌係一種秘密武器，五隻手指打在臉上，別說打中眼睛，就算打中鼻子也會發生劇痛，一痛就輸，因為李小龍的軟掌只係第一綫攻擊，擊中對方立刻化為虎爪，抓對方咽喉，如果不是認眞搏鬥，那一隻手就叉住對方的頸子就算數，否則，展開生死決鬥時，抓住喉核使勁一揑，喉核爆開無法呼吸，此人便即倒地身亡。

這一招確係老虎出擊那麼威猛，再又因為它並非普通的拳頭或手掌，而係伸出五隻手指作為虎爪之形，假如抓不中對方的頸子，此人用手撥開，便即隨勢捉住對方的手向自己懷中一拉，隨即發招，改為龍形掌，用極短的距離向對方打出，所打擊的仍係胸骨最低之處，即是前面或後面兩個部位的氣門，亦即打擊對方橫隔膜。

如上所述，可見李小龍很喜歡單手出擊，他認為只用一隻手去搶攻對方，已經够用，不必雙手齊出，如果兩隻手一齊打門，必然纏在一起，那就擾亂自己的視綫，反而不妙，再者，習慣了單手出擊，假如對方有兩三個人圍攻，可以分別應戰。

上述各種招式沒包括脚法在內，李小龍的脚法靈活到極點，不管係穿心腿、掃腰腿，低撑脚等都非常出色，如果他只用一隻手出擊認為不够，應加上一隻脚，他就變招出擊，打出去的一隻手只係擾亂對方視綫，實際的攻勢放在脚上，那時他的打法又有另一種變化，妙不可言。（完）

三期完　民初技擊鬥智小說

龍乘風・文
盧令・圖

黑大亨（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倫九頭和龔忍東爲了爭奪地盤而發生爭鬥，龔忍東在一次壽辰的宴會上，忽然槍殺了龔忍東的心腹手下程欽，程欽的義子白鵬非常氣憤，決定要報此仇……白鵬剛走出溪草，忽然被幾名大漢所包圍，其中兩人叫潘打命和石頭君子常杜，雙方發生激鬥，最後白鵬的刀子直插常杜腦後，常杜一命嗚呼，而白鵬正面對潘打命，情況危急之時，忽然梅三公子竄到潘打命身旁，以擒拿手法忽然制住了潘打命，使白鵬脫離險境，而潘打命無論如何掙扎，也無法擺脫梅三公子的手……

午夜來怪客　脅持新娘子

養虱的人

（一）

旋律柔和曼妙的音樂，似已透過溫暖如春的空氣，徐徐地滲入了香醇醉人的美酒中。

樂韻醉人。酒也醉人。

但更醉人的，却是站在一盞法國水晶燈下，穿着一襲淺藍如天色長裙的鳳鳳。

鳳鳳，梅鳳鳳。

梅鳳鳳也就是王鳳鳳，也是鐵環黨首領梅堯湘的女兒。

在此之前，白鵬連做夢的時候也沒有想過，王鳳鳳家族的背景，竟然是如此驚人。而在今晚之前，他也沒有發現到，鳳鳳竟然是如此的漂亮。

× × ×

舞影翩翩。

白鵬與鳳鳳在柔和燈光下雙雙起舞。

今夜的白鵬和平時的白鵬大有分別。

他穿着一套杏色的晚禮服，配着腥紅的蝴蝶結和雪白的襯衣，還有一雙擦得烏溜發亮的皮鞋，使他變成了一個風度翩翩的青年紳士。

在這高尚的夜總會裏，他們已成爲全場最惹人觸目的一對。

「鳳鳳，妳好美。」他由衷的在讚美她。

她報以微笑。

微笑使她變得更漂亮，更迷人。

白鵬痴痴的望着她，彷彿眞的已經醉了。

鳳鳳的確很美。但不知如何，在此情此景的白鵬，居然想起了紫花。

紫花！

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來，紫花都絕不能和鳳鳳相比。

爲甚麼他竟然會在這最美妙、最旖旎的時刻，想起了紫花？

白鵬不懂。

他只是隱隱覺得，手心已在沁汗。

他的背脊也同樣忽然在冒汗。

× × ×

一曲未罷，他倆的舞已停止下來。

鳳鳳看着他，有點吃驚的問：「你不舒服？」

白鵬一怔，隨即點頭：「我的腸胃有點不適。」他一面說，一面從桌上拿起一杯白蘭地。

鳳鳳立刻把酒杯拿走。「你不舒服，就不該繼續喝酒。」她關切地說。

白鵬微笑道：「別把事情看得太嚴重了。」說到這裏，他撒了個謊，說：「下午的時候，我吃了兩斤肥蟹，每逢吃了這種硬殼爬蟲，我的肚子就會叫爹叫娘。」

鳳鳳笑了。

「我可不是你肚子的爹、娘。」

白鵬也笑了：「妳比我還嫩，當然沒有這種資格，但……」說到「但」字之後，他忽然說不下去了。

鳳鳳忍不住問：「你平時說話總是爽爽快快的，今天怎麼啦？」

白鵬的目光忽然轉移到她手中的酒杯上。「妳給我喝掉這杯酒，我才繼續說下去。」

「你肚子疼，不能喝。」

「妳不給我這一杯酒，我叫何領班給我一瓶。」

「不！」鳳鳳猶豫了好一會，才把那杯酒遞給白鵬，「喝了這杯酒，就算疼死了也不值得可憐！」

白鵬把杯中酒一仰而盡，好像在跟酒拚命似的。

鳳鳳又問他：「剛才你的話還沒有說完。」

白鵬凝視着她，眸子裏閃動着足以讓女孩子爲之瘋魔的神采。他畢竟是個很英俊的男人，尤其是在今天晚上。

鳳鳳也瞧着他。她吸了口氣，唇片啓動，却又欲言又止。

她彷彿已知道白鵬想說甚麼，但又不能證實。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音樂停止下來，暫告一小段落。

白鵬却在這時候伸出了手，緊握着鳳鳳雪白的玉腕。

「妳雖然沒有資格做我的娘親，但却可以做我的新娘子。」

「新娘子？」鳳鳳眞的吃驚了。

「嗯，」白鵬的手握得更緊，但鳳鳳却似已不覺疼，「答應我，別讓我爲妳而跳樓、上吊、服毒、割脈、吞槍……」

鳳鳳的臉已嫣紅，却急忙以另一隻手掩住了他的嘴巴。

「不！別說這些可怕的說話！」

「不！妳不答應，我不但說，還要付諸行動！」

鳳鳳垂下了臉，不說話。

她忽然覺得白鵬的手指在蠕動。

當她驀然驚覺的時候，一枚燦爛奪目，價值不菲的鑽戒已穿在她的手指上。

× × ×

情場如戰場，這句說話由來已久。

戰場上要忍、要等、要靜候機會，但也同樣可以製造機會。

當機會來臨的時候，就要一鼓作氣，揮軍直搗黃龍。當決定要進攻的時候，就絕不能再猶疑，以致坐失良機。

戰場上如此，情場上也莫不如此。

× × ×

十二月二十一日晚間十一點十一分，鳳鳳在白鵬猛烈的追求攻勢下，輕輕地點頭。就是這一下輕輕的點頭，她把終身的幸福，都交托在白鵬的手上。

白鵬面露興奮之色，呼召夜總會的何領班，要他開了一支香檳。

「噗！」

香檳帶來了令人興奮的聲音，白鵬似已樂極忘形。

連何領班都悄悄的對別人說，他從來都沒有看見白鵬這麼興奮、喜悅。

直到夜總會差不多要打烊的時候，白鵬才送鳳鳳回家。雖然他已喝了不少酒，但他倆分手的時候，他還是很禮貌地，絕對沒有半點酒後失儀的現象。

（二）

「他奶奶個熊，看你還能跑到哪裏！老子今天若不把你捏死枉爲英雄好漢！」

在半夜深更裏還大呼小喝的，是一致被人認爲神經大有毛病的癩皮狗。

現在已是凌晨一點三十分了，他還是睡不着覺，努力地在名副其實的「狗窩」裏找尋虱子。

他是養虱專家，也是個殺虱能手。

他常常對別人說：「我不養虱，誰養虱？」

人皆笑之。他却冷笑，並嗤之以鼻：「佛偈有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種精神，也就是老子養虱的精神。」

這是他「養虱」的理由。

但他又爲什麼要「殺虱」呢？

原因有二。第一：無聊。極無聊之時，不捉虱而殺之，再無其他消遣。

第二：憤怒。極憤怒之時，怒火無處發洩，唯有虱子遭殃。

現在他大動肝火，殺虱洩忿，原來是因爲給人偷走了一瓶比醋略佳的酒。

天寒地冷，他本想找這瓶酒喝掉的，但酒瓶却居然會不翼而飛。

他險些給氣死了。

幸好他的被窩裏有虱。

於是，他殺虱洩忿。

這比起殺人洩忿的狂徒，他的神經實在已算很正常。

就在他捏殺着第十二隻虱子的時候，他嗅到了一陣酒氣。

嗅到了這陣酒氣，癩皮狗簡直比貓嗅到了魚腥氣味還更精神煥發。

他急忙探頭出外一看。

他看見了一個醉漢，正步履蹌踉地向自己這裏走了過來。這醉漢的兩隻手，各持酒一瓶，其中一瓶還是滿滿的。

「癩皮狗！出手！你在哪裏？」醉漢的聲音很混濁，又像是想口吐黃箭的樣子，「來！咱們喝個痛快，爲天下問所有的混蛋乾杯！」

癩皮狗張大了嘴巴，楞住。他從來都沒有看過白鵬會醉成這副樣子。

（三）

從床脚下找出來的幾塊燒餅，和半斤快要變壞的花生，居然給白鵬吃得乾乾淨淨。

酒瓶也早已空了。癩皮狗只望他早點醉倒，讓他好好的睡一覺。

對於這個醉漢，他倒是很歡迎的。

但酒已經喝光，白鵬仍然沒有醉倒下來。

癩皮狗忽然仔細的打量着他：「白先生，你今天穿的蠻好看嘛。」

白鵬的目光很呆滯，過了很久忽然說：「阿狗，你看我像不像個衣冠禽獸？」

癩皮狗搖頭。

「衣冠禽獸並不好看，但你很好看，很帥。」

白鵬也在搖頭：「不！你錯了，我是個比豬狗還不如的畜牲，你有一個像我這樣的朋友，是恥辱！」

癩皮狗呆住。

白鵬忽然大笑，笑聲嘶啞、駭人。

「任何人有我這樣的一個朋友，都是恥辱！一輩子都洗不清的恥辱！」

癩皮狗抽了口涼氣：「白先生，你醉了，眞的醉了。」

「胡說！我沒醉，我現在比樹上的猴子還清醒，」白鵬在比手劃脚，「你不相信，我現在就去幹一件連猴子都幹不出來的事給你看看！」

癩皮狗道：「我不看了，我現在只想看見你好好的睡一覺。」

「睡覺？」白鵬哈哈一笑，「不錯，我現在該去找個女人睡覺，來！來！咱們一起去！我有錢，咱們去找女人睡覺！」

癩皮狗似是給嚇呆了。

白鵬却不理會他，拉着他就向外面衝出去。

× × ×

夜深，已不知是何時候。

白鵬索性揹起癩皮狗，狂奔到溪草。

他竟然去溪草！

他竟然要在這時候找紫花！

傷人的說話

（一）

白鵬找不到紫花。

他幾乎找遍了溪草這個地方，但還是找不到紫花。

癩皮狗跟着白鵬，覺得自己今天一切都很正常，沒有半點神經病，倒像是白鵬瘋了。

終於在接近黎明的時候，白鵬抓住了一個叫梁六婆的婦人。

「妳就是梁六婆？」

「好漢饒命！」

「呸！我幾時說過要妳的命？」

「是！是！是我該打，該打！」

「我也沒有說過要揍妳，只是想向妳問一個人的下落。」

「好漢儘管問，我是知無不言。」

「紫花在哪裏？」

「你要找紫花？」

「不錯，告訴我，她在哪裏？」

「她……她已不幹啦！」

「不幹甚麼？」

「婊子。」

「混帳！誰說她是個婊子？他媽的妳瘋了？」白鵬沉下臉，突然一個耳光就向梁六婆的臉上摑去。

梁六婆閉上眼睛，心想這一次可要皮肉受苦了。

但白鵬却沒有眞的一個耳光摑下去。

他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緩緩的說道：「不錯，妳一點也沒有說錯，她本來就是個婊子，咱們現在也是爲了要找婊子才來到這裏找她的。」

梁六婆摸了摸面頰，暗暗鬆了口氣道：「你要找婊子，還不容易，實不相瞞，我的女兒也是個婊子，而且價錢絕不貴，她又年輕，還沒四十歲……」

「住口！」白鵬叱道：「我現在要找的不是別的婊子，只想找紫花。」

梁六婆囁嚅着。

白鵬的目光直逼視着她：「妳告訴我紫花在哪裏？」

梁六婆吸了口氣，試探地問：「你兇巴巴的，不是要去殺紫花罷？」

白鵬冷笑道：「我去殺紫花也好，去吻她的屁股也好，都與妳無關，但妳若不說老實話，我現在就宰了妳！」

梁六婆的臉變成了灰色。

「我說！我說！紫花在家裏。」

「她的家在甚麼地方？」

「大富里盡頭那座石屋子便是。」

「很好，謝謝妳。」

白鵬立刻牽着癩皮狗：「咱們去大富里。」

他和癩皮狗還沒走出多遠，忽然又走回來，把一疊鈔票塞在梁六婆的手裏。

梁六婆吃了一驚。

「這……這……」

「這是鈔票，數目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

「無功不受祿……這……」

「叫妳的女兒別再幹婊子，否則總有一天我會宰了妳！」

說完，他一搖一擺，酒氣薰天的帶着癩皮狗離開了溪草。

（二）

旭日初升。

白鵬來到了大富里。

大富里雖然「大富」二字爲名，但住在這裏的人，却都是窮得可憐的窮光蛋。

但這裏總算比溪草乾淨一點。

最少，大富里沒有婊子。

× × ×

白鵬終於找到了紫花。

紫花驀然看見白鵬，臉上的表情很複雜，但最明顯的却還是那份喜悅之情。

「紫花！」

「白先生……你……怎麼會找到這兒來？」

「我能夠在溪草找到妳，當然也能夠在大富里找到妳。」

聽到「溪草」這個地方的名字，紫花的臉色不由一陣青白。

「別再提那地方，我已決定不幹。」

「很好，那種地方的確不太適宜，我可以介紹妳到鴻方旅店去幹。」

「鴻方旅店？幹甚麼？是不是打掃房子。」

「不是打掃房子，這種粗活兒可不是妳這種人去幹的。」

「那麼我去鴻方旅店幹甚麼？」

「婊子。」

「甚麼？」

「妳的耳朵不聾，該聽得很清楚，」白鵬冷笑，笑容甚至比吃人的野獸還更殘酷，「妳本來就是個婊子，妳以爲我眞的

在同情妳，憐憫妳？」

說到這裏，他大笑：「妳錯了，不知幾許名門淑女，我還沒有把他們放在眼內，妳算是甚麼東西？妳只不過是比母狗還賤的。」

啪！

白鵬的話還沒有說完，臉上已捱了一記火辣辣的耳光。

但他仍然沒有停止下來，仍然放肆地笑道：「告訴妳，鴻方旅店的老闆姓姚，他和我是死黨，只要我介紹妳去，包管妳的收入比從前多三倍以上。」

紫花在顫抖，臉色蒼白得可怕。

「白鵬，直到現在我才知道你是個如此卑污的禽獸！」

癩皮狗急忙拉開紫花。

「別聽他現在胡說八道，難道妳沒看出，他現在醉得一塌糊塗。」

紫花却沒有把癩皮狗的說話聽進耳朵裏。

白鵬嘿嘿一笑：「誰說我醉了？告訴妳，我不久就要結婚，新娘子是個漂亮的黃花閨女……」

紫花哭了。

這時候，她的一個弟弟從家裏舞着一根木棒，衝了出來。

「誰敢欺負我姐姐？」

他叫小冬子，才十四五歲，但氣力却很大，性情也相當魯莽。

他的皮膚很黝黑，模樣更有點像小黑棠。

小冬子一棒砸在白鵬的胸膛上。

這一棒力道不輕，連白鵬的身子都爲之一震。

但他却只是直勾勾的瞧着小冬子，既不還手，也不閃避。

癩皮狗看的連連頓足。

「唉！你怎麼越來越荒謬了？」

他使出了全身的勁力，要拉走白鵬。

但白鵬却似是穩如泰山，任憑癩皮狗怎樣使勁，也無法使他移動分毫。

小冬子瞧着白鵬，像是看見了一個怪物。

「你還不滾，我打爆你的腦袋。」

白鵬忽然嘆了一口氣，平靜地說道：「你要打我，儘管動手，也不需要甚麼理由。」

癩皮狗「呸」的一聲，忽然大叫道：「別人都說我有神經病，其實這世界上比癩皮狗還更瘋的瘋子，大有人在，我也不想再活着看別人發瘋了，倒不如乾脆跳進大江裏餵魚！」

他說完最後的一句說話，突然拔足狂奔。

小冬子一怔，摸了摸鼻子。

「他是不是眞的去投江自盡？」

白鵬猛然驚醒，也狂追出去。

「阿狗！阿狗！」

癩皮狗跑得很快，直向江邊的方向跑去。

白鵬雖然跑得不慢，但一時間要追上癩皮狗，也是絕不容易。

（三）

江邊。

癩皮狗沒有投江自盡，他只是坐在一塊大石上，目不轉睛地瞧着狂奔的白鵬。

白鵬走了過來，癩皮狗露出了一個狡猾的微笑。

「阿狗還不想死，因爲阿狗若是死了，那些虱子也同樣活不下去。」

白鵬吸了口氣。

「你是在故意騙我？」

癩皮狗眨了眨眼睛：「你也不想一想，剛才自己在紫花的面前，說了一些甚麼話？」

白鵬摸着額頭，一言不發。

癩皮狗盯着他，又說：「阿狗雖然平時傻楞楞的，半瘋半癲，但在這種關節上可不含糊，我看出你根本就沒眞的醉。」

白鵬目注遠方，淡淡的說：「也許連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眞的醉了。」

癩皮狗忽然沉下臉，冷冷的笑道：「你剛才是在故意傷害紫花，其實你根本不必說那些傷人的說話，也不該說的。」

白鵬道：「但我已說了。」

癩皮狗道：「阿狗倒想知道是甚麼原因。」

白鵬嘆息一聲：「你不會懂的。」

癩皮狗冷笑：「你以爲阿狗眞的是個瘋子？你可知道我以前也曾經戀愛過？」

白鵬瞧着癩皮狗，直到此刻，他才發覺這個流浪漢也許比自己還更清醒。

但他還是重複着那一句話：「你不會懂的。」

癩皮狗忽然霍聲站了起來，大聲的說：「我懂，我甚麼都懂，你是在故意讓紫花傷心，讓她永遠都憎恨你，但那樣又對你有甚麼好處？」

白鵬無言。

他在癩皮狗充滿質問之意的眼光下，離開了江邊。

他的步伐似已極度疲累。

準新娘子

（一）

十二月二十三日，正午。

在辦公室中，陽光從玻璃窗透射過來，照着坐在窗旁梅堯湘的臉龐上。

梅堯湘，湘北人氏，但他的勢力却不在湘北，而是在這個藏龍臥虎的大都市裏。他並不能算很有錢，倘若比算家財，他在這都市裏恐怕很難擠入前百名之內。

雖然他賺的錢不少，花的錢却更多。

他喜歡帮助別人，尤其是帮助弱小的一方，去擊倒富強的對手。

鐵環黨是他一手創立的。

這個組織只有兩種生意能賺錢。

第一種生意，是經營賭場，不合法，但却穩如泰山的賭場。

而第二種生意，就是殺人。

早在三十年前，梅堯湘，是一個很出色的職業殺手。

現在，他已不再殺人。

他有三個兒子，其中兩個到外國唸書，只有梅鑑英在他身旁。

梅鑑英，也就是梅三公子。

梅堯湘還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已出閣，還有一個小女兒待字閨中，她就是梅鳳凰。

（二）

坐在梅堯湘面前的，是白鵬。

白鵬衣履鮮明，給梅堯湘的印象是相

當不錯的。

他們沒有「寒暄一番」。

梅堯湘很快就直接的問白鵬：「你眞的想和鳳鳳結婚？」

白鵬點頭。

梅堯湘緩緩地從高背沙發裏站起來，道：「鳳鳳雖然不算太年輕，但她自幼嬌生慣養，從來都沒吃過苦。」

白鵬微笑，但態度却很恭謹地：「娶妻求淑女，我可不是要娶一個傭人，只要我的運氣不太差，我也是絕不捨得讓她捱苦的。」

「不！你的想法錯了。」

「還望前輩指點一二。」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理。」梅堯湘輕輕的嘆了口氣，「鳳鳳自幼嬌生慣養，對她來說，並非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動蕩的社會中，誰都不能保證自己到了明天的生活環境怎樣。」

白鵬點點頭：「這是事實。」

梅堯湘凝視着他：「對於閣下的爲人，我早已聽說過，鳳鳳雖然對你一往情深，這樁婚事，我也自無異議，只是……」

白鵬道：「前輩有甚麼條件，儘說無妨。」

梅堯湘說道：「聽說……你得罪了裘忍東？」

白鵬眼色一變。

良久，他才冷冷的說：「裘忍東心狠手辣，害死了我義父，還有小黑棠！」

梅堯湘嘆道：「常言道寃家宜解不宜結，爲人之道，還是……」

「還是給裘忍東重重一擊最好！」突聽一人在門外冷笑着說。

梅堯湘眉頭一皺，道：「進來！」

一人推門而入。

這人正是梅三公子——梅鑑英。

(三)

梅鑑英今天還是穿着一襲純白色的長袍，頭上還是戴着一頂氈帽。

他微笑着，伸出了手。

他的手很乾淨，就像他身上的長袍。

白鵬也微笑着，也伸出手。

兩隻手互相握住，兩人都在微笑着。

「白先生，我一直都希望能够有機會和你合作，對付裘忍東。」梅鑑英的態度很眞誠。

白鵬還沒回答，梅堯湘已冷冷的說：「我們現在不是談打仗，而是談喜事。」

「噢，」梅鑑英笑了起來，「不錯，王媽已悄悄的告訴我，說鳳鳳快要結婚了，是不是眞的？」

梅堯湘盯着他，說：「只要你這個做兄長的不反對，這門親事大概不會有甚麼問題。」

「我怎會反對？」梅鑑英聳聳肩，拍了拍白鵬的胸膛，「鳳鳳能嫁給白先生，那是福氣。」

白鵬道：「我能娶到梅小姐，那才是莫大的福氣。」

梅鑑英道：「自此之後，咱們聯手，何懼區區裘忍東？」

「英，住口！」梅堯湘喝止他，不許他再說下去。

× × ×

白鵬與梅鳳鳳的婚事已成定局。

消息很快就傳了開去。

裘忍東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搖了一個電話給梅堯湘，向他道賀。

梅堯湘談完這個電話之後，就向兒子說：「發一張請柬給裘老闆。」

梅鑑英眉頭一皺：「只怕倫九爺會不高興。」

梅堯湘嘆了口氣，道：「倘若連一張請柬也不發給裘忍東，咱們却也有點說不過去！」

「這又不然，」梅鑑英冷冷的說：「咱們和裘忍東向來都沒有甚麼交情。」

梅堯湘道：「雖無交情亦未交惡。」

梅鑑英道：「婚宴之日，他們不來諸多騷擾，已是上上大吉，發帖給裘忍東，我看是不必了。」

構堯湘沉吟半晌，點點頭：「既然這樣，算了罷，但在這段時間內，你切莫生事。」

梅鑑英笑了笑：「我既然快要做別人的大舅子，當然不會在這時候去亂生事，只是……」

梅堯湘瞪着他，冷冷道：「你又有些甚麼歪主意？」

梅鑑英道：「只是在不久之前，潘少香死在我的手裏，你以爲裘忍東會就此作罷嗎？」

梅堯湘一怔：「殺潘少香的時候，你露出了本來的廬山眞面貌？」

梅鑑英輕輕的點了點頭。

梅堯湘頓了頓足：「唉！你是太不像話了。」

梅鑑英淡淡一笑：「就算咱們沒有幹掉潘少香，裘忍東也同樣不會放過咱們，這個老頭兒的野心，實在是不小的。」

梅堯湘寒着臉：「無論怎樣，咱們現在都不能去動人家的一根汗毛。」

梅鑑英聳聳肩。

「動人汗毛的事，我是絕不會做的，要就爽爽快快的給他一刀！」

梅堯湘的臉色更難看，叱道：「別在這時候弄出不愉快的事來。」

梅鑑英嘆了口氣，緩緩道：「要天下太平，恐怕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梅堯湘「哼」的一聲：「都是你媽不好，自幼就把你們都寵壞了。」

梅鑑英又是一笑。

梅堯湘瞪了他一眼，忽見女兒來了。

(四)

鳳鳳的確是個很漂亮的女孩子。

梅堯湘看見了她，不由從心底裏愉快起來。

「爹！」

「鳳鳳，結婚的事該去準備啦，妳快要作新娘子了。」

「唔，我不嫁了！」她嘟起了嘴。

梅堯湘大笑：「別孩子氣，人家聽見了會笑的。」

「我不管別人笑不笑，」鳳鳳的眼睛流露出動人的神采，「你若還笑我，我就不嫁！不嫁！一輩子都不嫁！」

梅堯湘眼珠子一轉，故意扳起了臉孔：「妳不嫁出去，留來何用？」

梅鳳鳳挨近父親，嬌柔地一笑：「當然是留在你身旁，侍候爹爹。」

梅堯湘瞪着她：「眞的？」

「當然是眞的，我幾時騙你來着？」

「那很好，那麼我可以辭退這裏所有的僕人了。」

「爲甚麼要辭退他們？」

「有妳在旁侍候，爹已心滿意足，他們留來何用？」梅堯湘大笑着說。

「我不來了，爹老是這樣子的！」鳳鳳杏腮漲起，好像眞的在生氣。

梅堯湘忙道：「別發小姐脾氣，爹不再胡說八道便是。」

仇恨的奴隸

(一)

十二月二十九日，雪中。

夜色蒼茫，白鵬穿着一件褐色的皮褸，冒着風雪來到了溪草。

九點四十三分，他從皮褸裏摸出一瓶高粱，一飲而盡。

他與酒爲友？還是與酒爲敵？所以要把一瓶又一瓶的酒喝進肚子裏。

他分不清楚。

他是與誰爲友？又是與誰爲敵？

他也同樣分不清楚。

他甚至幾乎已經忘記，明天就是他結婚的大好日子。

× × ×

這一段婚姻，惹來了不少人羨慕的眼光。

梅鳳鳳是個美人兒，家裏又有財勢，白鵬能够娶到她，看來這下半生是不用愁的了。

但用這種眼光看這段婚姻，恐怕是錯了。不但錯，而且還錯得很厲害。

(二)

喝了一瓶高粱，並未使到白鵬有暖烘烘的感覺。

他的心還是那麼冷。

這種從心裏發出來的冷意，簡直可以把天地萬物一起凍死。

天地萬物不會死。

但一個人的心若是死了，在他的眼中，天地萬物也同樣不再是有生命的東西。

白鵬的心彷彿已死。

他直到現在還活着，也許完全是由於「仇恨」，而不是「愛」，他似乎已變成了仇恨的奴隸！

他曾面對着鏡子，對鏡子裏的白鵬說：「我根本就沒有眞的想結婚。」

鏡子裏的白鵬接着說：「就算我眞的想結婚，對象也絕不會是鳳鳳。」

白鵬說第一句話的時候，鏡子裏的白鵬也同時在說着這句話。

當鏡子裏的白鵬說着第二、三句說話的時候，站在鏡外的白鵬也在同時說着這句話。

白鵬彷彿已分不出那一個才是眞正的自己。

這才是人生最可怕，也最可悲的事。

因爲人若到了這種境界，他已是身不由主，甚至不知道是甚麼人，甚麼力量在操縱着自己。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這本來就是人類無法絕對控制的。

× × ×

白鵬來到了一條陰暗的小巷裏。

這條小巷很骯髒，處處都是垃圾。

幸好這時候天氣很寒冷，垃圾不容易發出惡臭。

但這裏畢竟是個骯髒的地方，連白鵬都想不出一個理由，可以解釋自己爲甚麼會來到這裏。

就在這時候，他彷彿已聽見了一個女人熟悉的聲音。

「你眞好，下次一定要再來。」

這聲音是從一間破爛的木屋裏傳出來的。他又聽見了另一個陌生男人的聲音：

「我的老婆若是有妳一半溫柔，我也不必到處找女人。」

那女人吃吃一笑。

這陣笑聲，不但令白鵬憤怒，也令他有一種想嘔吐的感覺。

他已聽出，這竟然是紫花的聲音。

(三)

這個女人一定就是紫花！

白鵬立刻衝了上去，一脚就把這木屋的門踢開。

一個赤裸着上半身的中年漢子，連臉都嚇得黃了。

他瞠目結舌，不知道怎樣才好。

他正想說話，一團黑影已向他迎面撞了過來。

這團黑影只是在他的眼前幌了一幌，就已撞在他的臉上。

那是白鵬的拳頭。

這中年漢子不懂武功，就算他是個技擊高手，捱了這一拳之後，也勢非倒下去不可。

在他的背後，還有個女人。

白鵬嘶聲叫道：「紫花，妳不能再幹下去。」

這女人的臉色已變得像是窗外積雪般蒼白，但她還沒有被嚇得昏倒過去。

「先生，你要找紫花？」

「我在找妳！」

「我是櫻桃，不是紫花！」

「櫻桃！櫻桃！」白鵬揉了揉眼睛，「妳是櫻桃？不是紫花？」

這女人吃驚的望着他。

「先生，你……找錯人了。」

白鵬沉默了很久，忽然彎下了腰，嘔吐。

這個女人的確不是紫花，而是櫻桃。

門已毀，外面的風雪湧了進來。

櫻桃很冷。

白鵬也很冷。

他忽然走過去，擁抱着櫻桃。

「妳是婊子？」他喘着氣問他。

櫻桃雖然驚得在發抖，但仍然儘量保持着鎮定。

她點點頭，說：「是的。」

「很好！」白鵬在笑，笑得有點像個白痴：「我是個混蛋，妳是否願意陪伴我渡過今晚？」

櫻桃這次連回答的勇氣都消失了。

白鵬掏出一叠鈔票：「我有錢，但性命恐怕不會太長久了，因爲我要去殺一個惡人，那惡人也想殺我，我有不少願意和我同生共死的兄弟，他也有很多甘願爲他而賣命的亡命之徒，這次火併，他一定要死，但我恐怕也無法再活下去了，紫花，不！櫻桃！妳懂嗎？妳懂嗎？」

櫻桃瞧着那疊鈔票，連眼珠子都快要凸了出來：「我懂！我懂！」

白鵬大笑。

就在這時候，屋外忽然响起了一個人古怪的聲音：「白先生，你是不是要找紫花？」

白鵬似在夢中驚醒。

「癩皮狗？」

他猛然轉身，立刻看見了癩皮狗。

癩皮狗訕訕一笑：「看現在的情況，我是不方便走進來的。」

白鵬目光一閃，道：「你的確不方便走進來，但我却可以走出去。」

櫻桃大吃一驚，急忙攔着白鵬：「先生，你不要走……」

白鵬忽然寒着臉。

「妳現在是不是想對我說：『我很喜歡你？』」

櫻桃鼓起了勇氣，說：「我既喜歡你，更喜歡你手裏的鈔票。」

白鵬凝視着她，忽然大笑道：「够坦率，够意思，妳能說出這種話，這些鈔票就有一半是妳的。」

他立刻把其中一半送給櫻桃。

櫻桃拿着這些鈔票，簡直不能相信這是事實。

白鵬又把另一半塞在癩皮狗的手裏。

「拿去花，但最好別拿去賭。」

癩皮狗却不肯收下。

白鵬瞪着眼睛：「爲甚麼？」

癩皮狗眨了眨眼睛，說：「我雖然又窮又髒，但却不能白拿你的錢。」

白鵬道：「你告訴我在哪裏可以找到紫花，這已是受之無愧。」

癩皮狗道：「她已不在大富里。」

白鵬道：「我早已聽人說過，自從那天我們吵駡過之後，她就離開了家。」

癩皮狗嘆了口氣，道：「實不相瞞，阿狗也不知道紫花去了甚麼地方。」

白鵬呆住。

癩皮狗吸了口氣，道：「剛才阿狗看見你有點不對勁，所以……」

白鵬揮了揮手，點點頭道：「不必說了，我本來就是個瘋子。」

「不！你不是瘋子，只是受到的壓迫力實在太大。」癩皮狗滿臉關切之色。

白鵬强顏一笑，仍然把那些鈔票塞在癩皮狗的手裏：「這些錢你拿去，別爲了這點小錢讓我不愉快。」

癩皮狗只好收下。

「你明天就要結婚了？」

「不錯，你明天定要來喝杯喜酒。」

「我一定來。」

白鵬露出了滿意的神色。

但癩皮狗却看出，他仍然在想念着紫花。

（四）

同日深夜十一時三十分，龔公館中仍然燈火輝煌。

龔忍東在聆聽着勞庭的報告。

勞庭垂下臉，連說話的聲音都比平時細小得多。

龔忍東却直逼視着他。

「勞庭，這已是你的第二次失敗！」

勞庭嚥了一口唾沫，道：「老闆，我們已約好對方的龍頭老大在青泉嶺下相會，但當我們去到青泉嶺的時候，老大不見了，貨也不見了。」

龔忍東冷冷道：「這批貨最少值五萬塊，轉手後最少可賺十倍以上的利潤，但現在一切都完了！」

勞庭緊握雙拳，道：「我們是給人暗算了。」

龔忍東冷冷一笑：「這批貨現在已落在別人的手裏，原來是咱們該賺的錢，現在却落入別人的口袋裏。」

勞庭的臉已在淌着汗：「屬下一定要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不必了。」

勞庭一愣。

龔忍東接着說：「這是鐵環黨幹的好事！」

「鐵環黨？」勞庭大感意外，「屬下一直還以爲是倫九爺幹的……」

龔忍東沉着臉：「鐵環黨已和倫九頤勾搭上，這事難道你竟然完全不知道？」

勞庭咳嗽兩聲，道：「此事屬下略有所聞，聽說白鵬明天就要和梅堯湘的女兒結婚。」

龔忍東道：「不錯，這是倫九頤一手策劃出來的好戲。」

勞庭道：「他若和鐵環黨聯手對付咱們，倒傷腦筋。」

龔忍東冷笑一聲：「勞庭，你幾時變得如此畏首畏尾？」

勞庭忙道：「老闆休誤會，即使倫九爺與鐵環黨聯盟，咱們也是絕對不怕的，只是與其等待對方策劃攻勢打過來，不如先發制人，把他們打個落花流水。」

龔忍東點點頭，微微一笑道：「這才像話。」

勞庭也在點頭，哈腰躬身，一副奴顏婢膝的模樣。

龔忍東忽然又問：「林禮和小高怎樣了？」

勞庭的臉上立刻綻露出笑容：「我這兩位小師弟，都有點賭癮，聽說他們現在都已去了賭場。」

龔忍東眉頭一皺。

「可知道他們去了那一間賭場？」

「是在紹民路第十二號的那一間。」

「你可知道那賭場是誰的？」

「這個……咳咳……」

「你是不知道還是喉嚨不舒服？」

「咳……是不知道。」

「那麼我現在告訴你，那是鐵環黨的賭場。」

「那可糟糕……」

「你在爲林禮和小高担心？」

「這個自然，他們只有兩人……」

「不必害怕，他們絕不是只有兩個人前往。」

「老闆，你早已經知道他們去了賭場嗎？」

「老實告訴你，他們去賭場，本來就是我的主意。」

「老闆想砸了梅堯湘的賭場？」

「不錯，要就不幹，一幹就要幹得澈底，幹得狠，務求要令鐵環黨和倫九頤都永遠抬不起頭來。」

「不錯，這是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很好，這句說話正合心意，」龔忍東大笑，忽然呼叫一聲：「龔海。」

一個老僕立刻應聲而至。

龔忍東大笑着，說：「現在正是喝兩杯好酒的時候，備酒。」

龔海立刻斟酒。

龔忍東拿起左方一杯，一飲而盡。

「果然不錯。」

勞庭也拿起了另一杯，只喝了一半就放下。

龔忍東一怔：「你不舒服，連酒都只喝一半？」

勞庭微笑：「屬下的酒量本來就不行，喝半杯已很足够。」

龔忍東瞧着他，喃喃道：「幸好我也早有準備，就算你只呷一口也已够了。」

勞庭面色一變。

「老闆，這酒……」

龔忍東淡淡一笑：「這酒很好，尤其是你喝的那一杯，更好。」

「好在……哪裏？……」

「可治喉嚨腫痛，」龔忍東悠然一笑，慢慢的說道：「你喝了之後，就永遠都不會覺得喉嚨不舒服了。」

勞庭臉色大變。

「老闆，你在……你……在跟我開玩笑？……」

「誰跟你開玩笑？」龔忍東的臉孔倏地拉長，「你三番四次任務失敗，這是否也算是開玩笑？」

勞庭嗆咳。

龔忍東冷冷一笑：「你的喉嚨一向都有毛病，現在大可以安心了。」

勞庭氣得渾身發抖。

他突然慘叫一聲，掩胸倒地，隨後翻滾。

龔忍東連看都不看他一眼，只是淡淡的說道：「你要小心一點，別弄翻了古玩架上的古董。」

勞庭忽然又再站起來，指着龔忍東破口大駡：「老賊，你一定不得好死……」

他駡到這裏，突然撲向古玩架。

一隻彩花瓶子被摔破。

龔忍東嘆了口氣，對龔海說道：「這瓶子價值不菲，是我花了三塊錢才買回來的。」

勞庭又仆下，死不瞑目。

直到他已完全嚥氣的時候，龔海忍不住問：「這瓶子只值三塊錢？」

龔忍東搖搖頭。

「你聽錯了，不是三塊，而是三千塊錢。」

龔海怔住。

過了半晌，他才嘆息着說道：「人老了，耳朵就會不靈，阿海是越來越不中用了。」

龔忍東默然片刻，才開口道：「叫大個子進來，把勞庭和摔破了的瓶子一起掃出去。」

× × ×

十一點五十五分，還差五分鐘就是凌晨時份。

龔忍東喝了一杯濃茶，然後去洗個熱水澡。

在此同時，距離龔公館東北三里外的一間賭場，已在天翻地覆之中。

（五）

血流成河。他們所流出來的血，已可以滙成一桶　讓龔忍東以血洗浴。

午夜槍聲

（一）

雖然賭場慘案轟動了整個大都市！但白鵬和梅鳳鳳的婚禮仍然如期擧行。

這是倫九頤的意思，也是梅堯湘的決定。

他們都不甘心在暴力下低頭。

因爲他們本來也是靠暴力在黑道上崛起的。

既然龔忍東已擺出了以硬拚硬的態度，他們也決心與對方週旋到底。

不向惡勢力低頭，是眞正英雄和梟雄的本色。

梅堯湘和倫九頤都是梟雄，都是這一大都市裏不可一世的黑社會大亨。

就算他們各自爲戰，也絕不會向龔忍東讓步、退縮。

更何況，現在他們已聯成了一條陣綫，其勢力之雄厚，已絕對足以與龔忍東一拚。

× × ×

有錢能使鬼推磨。

財可通神。

金錢雖然不是完全萬能，但無論是誰都不能否認，它在人類社會中，的確具有極大的力量。

在昨天晚上，癩皮狗還是一個骯髒、衣衫殘破的流浪漢。

他雖然不是乞丐，但在別人的眼中看來，他和乞丐實在沒有甚麼分別。

甚至有人認爲，他比乞丐還更令人討厭，也更令人爲之同情不已。

因爲許多人都說，他是個有神經病的「都市怪物」。

但到了今天晚上，他變了。

他整個人由頭髮到脚跟，由左至右由上至下，已完全沒有半點像是昔日的癩皮狗。

白鵬給他的鈔票，他只是花了五分之一。

但這已很足够。

他現在不但乾淨、斯文，而且還穿着一套氣派十足的純黑晚禮服。

即使有人以前見過癩皮狗，但現在一定已無法認得出來。

但白鵬例外。

他認識癩皮狗，並不是認識他的衣服，而是認識他這個人。

所以，當癩皮狗遠遠在門外出現的時候，他已認得這個衣飾煌然的人就是癩皮狗。

他親自把他迎了進來。

「阿狗，眞高興見到你。」

癩皮狗一笑，却是笑得有點奇怪。

他把一份禮物送給白鵬。

「這是送給你的結婚禮物。」

白鵬衷心地說：「謝謝你。」

癩皮狗却在搖頭：「你不必謝我，這份禮物不是我送給你的。」

白鵬一怔。

癩皮狗沉默了好一會，才緩緩的接着說道：「送這份禮物給你的人，是紫花姑

娘。」

白鵬的臉立刻發白。

他馬上把這份禮物拆開。

這份禮物軟綿綿的，赫然竟是一把烏溜溜的頭髮。

白鵬的臉色更蒼白。

「這……這是甚麼意思？」

癩皮狗神情木然，說：「她要出家為尼。」

白鵬手足冰冷。

他把癩皮狗拉到一旁，問：「她在甚麼地方？你一定要告訴我知道！」

癩皮狗搖頭。

「不！我不能說。」

「為甚麼不能說？」

「紫花對我說，你若去找她，她馬上就死在你的跟前。」

白鵬突然彎下了腰，咳嗽。

他的心在絞痛。

直到現在，他才發覺自己是多麼的荒謬。

他真正愛上的人，並不是人人讚美的千金小姐梅鳳鳳，而是曾經淪落火坑的紫花！

單是這一點，已是別人認為荒謬絕倫的。

但在他本身而言，他認為荒謬的並不是這一點，而是他今天的新娘子不是紫花，而是一個雖然已認識時日頗久，但自己却並不是真心愛她的梅鳳鳳。

這才是最荒謬，也最不可原諒的事。

癩皮狗提醒他：「現在並不是追悔的時候，你已勢成騎虎，梅小姐現在已經是你的合法妻子了。」

白鵬緊握着拳頭，恨不得立刻死掉。

但他知道自己絕不能死。

程欽，小黑棠的血仇，還須等待自己去為他們洗雪。

癩皮狗瞧着他，臉上儘量裝作很輕鬆的樣子。

但他的心境，却和白鵬一般的沉重。

（二）

婚宴在熱鬧的氣氛中完成。

雖然有人担心裘忍東會在這時候前來滋事，但這担心似乎是多餘的。

賓客已逐漸散去。

就在這時候，倫府的二樓突然傳來一聲槍響。

× × ×

槍聲甫響，白鵬的人已像一支箭般向樓上衝去。

他看見了倫九頤的一個手下，掩着胸，臉色大變的從樓梯間走了下來。

但他沒走多遠，人已像葫蘆般滾了下來。

他跌倒在白鵬的脚下，胸前一片血漬，幾乎已把他的衣裳染紅了一半。

他顯然已是活不成了。

白鵬吸了口氣，再向上衝。

突見梅鳳鳳，從新娘梳粧的房子裏走了出來。

她不是自己走出來，而是給一個黑衣人揸着脖子拖出來的。

一柄威力强大的手槍，正指在鳳鳳的太陽穴上。

這黑衣人大約三十五六年紀，唇下有一顆不大不小的黑痣。

白鵬怒喝：「甚麼人？是不是缺乏了盤川？快放下她，甚麼事情總可以慢慢的商量！」

黑衣人獰笑。

「哦！你一定就是那個姓白的新郎倌了？」

「不錯，你要怎樣？」

「不怎麼樣，只想帶走新娘子。」

「不行！」

「我現在給你十秒鐘的時間考慮，到時再說不行，我就開槍！」

倫九頤、梅堯湘兩大亨也走到梯間，兩人面面相覷。

他們都是威鎮一方的黑道梟雄，但這時却為之手足無措。

梅堯湘忽然叫道：「朋友，咱們都是吃江湖飯的人，你要甚麼條件才釋放我女兒？」

黑衣人冷冷一笑：「別拖延時間，就算你把所有家財都放在我脚下，還是談不攏！」

梅三公子在梅堯湘背後，冷冷道：「你可知道，此舉將會釀成怎樣的後果？」

黑衣人說道：「後果如何，我從不理會。」

環視衆人一眼，叱道：「誰再多言，這新娘子就得血濺當場！」

他的說話充滿威嚇的力量，衆人都不期然的打了個寒戰。

白鵬抽一口冷氣：「好！咱們讓開一條路，但你要甚麼條件才釋放新娘子？」

黑衣人冷笑道：「明日之內，自有分曉。」

梅堯湘怒道：「憑甚麼要我們相信你的說話？」

黑衣人淡淡一笑：「不憑甚麼，就只憑這柄手槍，因為此刻你們已絕無其他選擇的餘地。」

梅堯湘厲聲道：「我拚了不要這女兒，也要把你擒下！」

他聲勢洶洶，梅三公子和鐵環黨的幾個打手已準備隨時一湧而上。

黑衣人冷笑，忽然伸手撕掉梅鳳鳳身上的衣裳。

鳳鳳露出了半邊肩頭，再撕下去，可要當場出醜。

梅堯湘臉色大變，顫聲向梅三公子和手下喝道：「退下！你們統統都給我滾出去！」

在鐵環黨，梅堯湘的命令是絕對沒有人敢違抗的。

即使是梅三公子，也不敢在這時候違抗父親的命令。

鳳鳳已急得快要哭了，但她還是儘量忍耐着。

她可憐兮兮的望着白鵬。

白鵬很想救她，甚至以死一拚也在所不惜。

但現在他不敢拚。

他空有一身本領，但在這時候，却是陷入了投鼠忌器之局。

黑衣人又在厲聲疾喝。

「還不讓開一條路，梅鳳鳳馬上就得死！」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血蝙蝠（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楚淚帶了沈勝衣前往那座神秘的莊院，到達莊前，只見莊門深鎖，而且護院河上的吊橋扯起，非有精湛的輕身功夫，勢難飛過河去，於是決定光明正大的叫門，不久，吊橋放下，莊門打開，無面當門而立，迎向來客，雙方相會後，楚淚道達來意，要找尋雪漫天父子，但無面自承在此獨居，並不認識雪氏父子，且並未見有陌生進入莊去，楚淚不信，指出歷歷事實，無面無奈，只好帶他們入莊，並引領他們尋找，結果一無所見，沈勝衣、楚淚悵然告辭而返，兩人回到松林中，均覺事有蹺蹊，非探個明白不可，於是決定入夜再往打探……

身遭蛇䗍噬 稚子心驚惶

魔法

沈勝衣道：「武功經驗到我這個地步，你就會看得出的了。」

「從那兒？」

「她的眼，她的一舉手，一投足，甚至是她的聲音。」

楚淚苦笑。「錯過今天，小弟回去，一定閉門苦練，然後再走江湖。」

沈勝衣忽然道：「江湖兇惡，能够不走，還是不走的好。」

楚淚道：「大哥說得也許有道理，可惜小弟現在還看不透。」

沈勝衣淡然一笑。

楚淚忽問道：「大哥既然巳無意江湖，何以又……」

沈勝衣顯得有些無可奈何。「到我這個地步巳經是欲罷不能，明知道下去就正如將杯毒酒喝下去一樣，亦非喝不可。」

楚淚道：「小弟不明白。」

沈勝衣道：「希望你很快就能够明白。」撮唇接一次。

一陣蹄聲的得，他那匹坐騎竟然就從一旁奔進來。楚淚不由露出了羨慕之色，道：「大哥這匹馬倒是聽話得很。」

沈勝衣道：「你有沒有養馬？」

「有。」楚淚忙問道：「要怎樣訓練，才能够這樣服從？」

「將牠當做朋友一樣。」

楚淚一怔，道：「我會嘗試。」轉笑道：「跟着大哥，實在得益不淺。」

「有些道理，實在很簡單，平時只要小心一下，就會明白。」

楚淚忽然道：「飛鵬若是也在就好了，省得我以後跟他再說這些道理。」

「你希望他也變成一個江湖人？」

「以前希望，現在不希望了。」楚淚一聲輕歎。「在未見大哥之前，我一直以爲，做一個江湖人實在是一種榮耀，到現在才明白並不是。」

沈勝衣仰眼天望。「希望還希望，天意難測，有些事情實在是無可奈何。」

楚淚道：「小弟明白。」

兩人脚步不停，轉向林外走去。

出到林外，兩人便轉向鎮那邊，走得並不快，却也沒有再停下。

× × ×

黃昏。

密室內不見天光，十二個時辰都是一樣，根本就沒有所謂晝夜。

這是第二個密室，沒有無數的銅鏡，也沒有輝煌的孔明燈。

雪飛鵬醒來的時候，就是在這座密室之內。

四面是石壁，向着他的那一面，有一塊銅鏡，却只是一塊。

那塊銅鏡打磨得份外潔亮，只可惜室內並沒有太多的燈光。

整座石室，就只有室頂正中，懸着一盞碧綠色的琉璃燈。

燈燃亮，不怎樣強烈，驟看來就像是有一重碧綠色的霧氣包裹在琉璃燈周圍。

雪飛鵬悠悠醒轉，一張開眼睛，就看到了那一面銅鏡，看到了銅鏡中自己的映像。

他吁了一口氣，爬起身子，鏡中的映像當然亦同時爬起來，只不過完全相反。

譬如他以左手支地，鏡中的影像却是以右手支地。

——這裏又是什麼地方？

雪飛鵬張目四顧。

空曠的石室，一個人也沒有，也沒有任何的陳設。

他四顧一會，又面向那塊銅鏡，鏡中的映像同時回過頭來。

那刹那，雪飛鵬却有一種感覺，很奇怪的感覺。

——那個映像回頭的速度好像慢了一些。

映像的眼睛看來亦顯得有些陌生。

那雙眼睛彷彿充滿了邪惡，充滿了嘲弄，雪飛鵬從未見過自己的眼神竟然會變成這樣。

他不禁一皺眉頭。

映像亦眉頭一皺，雪飛鵬總是覺得慢了一些。

他隨即舉起了左手，摸向那面銅鏡，鏡中人亦同時舉起了左手。

是左手，不是右手。

雪飛鵬一呆，左手已抵在銅鏡之中。

堅實的銅鏡，冰涼的感覺，雪飛鵬却非獨手感到冰涼，連心也冰涼起來。

鏡中的自己的動作並不相應，兩隻手並沒有合在一起。

雪飛鵬一驚縮手，鏡中的映像亦縮手，面上却沒有驚訝的表情，反而笑起來。

詭異的笑容，邪惡的笑容。

雪飛鵬絕不認爲自己竟然會露出這種笑容，也事實一些笑的感覺也沒有。

他只知道自己的臉上現在應該露出驚訝的表情。

難道自己的表情巳完全不受自己控制，難道眼前的竟然是一塊魔鏡。

他伸手摸着自己的臉龐，是用他的右手。

鏡中人亦用右手摸着臉龐，並不是左手。

雪飛鵬再也忍不住，驚呼道：「你是誰？」

鏡中人嘴巴同時張開，發出無聲的驚呼。

雪飛鵬的驚呼聲却在室內廻蕩，他混身都顫抖起來。

——怎會變成這樣？

他倒退兩步，又倒退兩步，即時一陣軋軋聲响在室內响起來。

雪飛鵬張目四顧，毫無發現，再望向銅鏡，鏡中的自己非獨毫無驚訝之色，反而咧開嘴在笑。

無聲的在笑，笑容陰森而恐怖。

雪飛鵬只覺得頭皮發炸，如置身冰窖中，忽然又聽到了一個聲音。

「你醒來了？」是女人的聲音，好像從他身後傳來，他霍地回頭，就看見了無面，站在他身後七尺之外。

「無面？是你！」雪飛鵬簡直像在呻吟。

「你怎樣了？」無面嬌笑。

碧綠色的燈光下，她的面容也變成碧綠色，她笑着抬袖，到她的袖子放下，她的臉巳經消失不見，變成空白的一片。

雪飛鵬雖然意料之中，但仍然覺得心寒，脫口問：「這裏是什麼地方？」

無面笑道：「人間地獄。」

雪飛鵬嘶聲大叫道：「我是要聽眞話啊。」

無面道：「你以爲我在說謊？爲什麼我要騙你？」

雪飛鵬回答不出來，那刹那之間，他突然發覺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銅鏡上竟然沒有無面的映像。

他吃驚的張大嘴巴。「怎麼……怎麼會……」

「雪飛鵬、——」無面好像發現雪飛鵬驚慌什麼。「你還不明白。」

雪飛鵬叫道：「我明白什麼？」

無面道：「我雖然是個人，却巳經沒有魂魄。」

雪飛鵬吃驚的問道：「你說你沒有魂魄？」

無面道：「所以那面銅鏡中沒有我的影子。」

雪飛鵬望一眼那面銅鏡，又望一眼無面，他忽然發覺，鏡中他自己的影子與他的動作也有些脫節，顯得不一樣。

無面接道：「所以，我其實不能說是人。」

「那你是什麼東西？」雪飛鵬厲聲喝問。

「是魔。」無面笑起來。「所以我的面貌可以隨便擦掉。」

雪飛鵬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

無面忽然道：「你看着那面銅鏡，看清楚。」

「看什麼？」雪飛鵬目光不由自主的落在銅鏡上。

無面道：「你應該發覺，你的魂魄亦巳經開始離開你的身軀。」

雪飛鵬一怔回頭，就看見銅鏡上他的影子對着他笑起來。

他伸手摸着自己的臉，他的臉沒有笑容，他的嘴巴也沒有咧開。

鏡中人沒有抬手，垂着手，緩步向後退。

雪飛鵬不由自主撲前，撲在銅鏡上，抓住了那面銅鏡。

鏡中的他仍然往後移，飄飄忽忽的有如幽靈一樣。

「停下來！」雪飛鵬嘶聲大叫，抓住那塊銅鏡不停的搖動。

銅鏡紋風不動，深嵌在石壁內，鏡中的他去得更遠了，無面即時道：「你叫也沒有用，你的魂魄已不屬於你所有，已不服從你。」

雪飛鵬道：「他要去了什麼地方？」

無面道：「幽冥，人死了，魂魄終歸幽冥，他只是早去一些。」

雪飛鵬大叫：「爲什麼？」

無面道：「這是天魔的主意，天魔需要你。」

「天魔？」雪飛鵬一怔。

「也就是我們的主人，你父親的主人，你本不該走來這裏，你既然來了，也就只有將魂魄留下，這是這裏的規矩。」

雪飛鵬大叫道：「胡說，你胡說！」轉身奔向無面，雙拳疾擊了過去。

無面雙手一探，「拍拍」兩聲，接下雪飛鵬的雙拳，雙手一帶，一揮。

雪飛鵬呼的立時飛起，凌空翻了一個觔斗，摔落在銅鏡前。

銅鏡上已沒有他的影子，他驚恐交集，爬起身子，扳住銅鏡。「還我魂魄！」

無面只是笑，妖異的笑聲在室中迴盪，雪飛鵬笑聲中縱身，再次撲向無面，拳打脚踢，已完全沒有招式，就像個瘋子。

無面雙袖飛揚，人如蝴蝶穿花，在雪飛鵬拳脚中飛閃，雪飛鵬出手雖快，竟然無法接觸無面的衣角，更莫說擊中無面。

他雖然知道無面的武功遠在他之上，但驚怒之下，已完全沒有顧慮。

無面一再閃避，忽然問：「你難道忘記了你根本不是我的對手？」

雪飛鵬厲聲道：「大不了一死！」雙拳更急，身形貼地一滾，攻向無面下盤。

無面一閃避開，雪飛鵬身形亦弓起，雙脚交錯，剪向無面的雙脚。

即時「呼」的一聲，無面的身子凌空飛起，壁虎般整個人竟釘在牆壁之上。

雪飛鵬雙脚剪空，身形拔起，又一拳直擊過去。

無面身形貼着牆壁一翻，竟然一張紙一樣，貼在石室的頂壁之上，一聲冷笑，道：「好了，再來，我就不客氣了。」

雪飛鵬只當作沒有聽到，身形再拔起，凌空一式魁星踢斗，疾踢上去。

這一脚踢向石室頂，已變得軟弱無力，無面不等脚踢到，身形已瀑布般瀉下，是那麼輕盈，又是那麼的自然。

她正好落在雪飛鵬身子之下，雙手一抬，已托住雪飛鵬凌空未落的身子，突喝一聲，一翻腕，將雪飛鵬摔向左方牆壁。

這一下若是摔實，雪飛鵬只怕就得皮開肉綻，那知道那刹那，那面牆壁竟然裂開了一個洞，露出一道暗門來。

雪飛鵬直往暗門之內飛進。

暗門之內一片黑暗，雪飛鵬一聲驚呼未絕，人已被擲進暗門之內，那道暗門隨即關上。

雪飛鵬身子着地的時候，人已經在黑暗之中。

是絕對的黑暗。

他並沒有被擲散，無面顯然是用上巧力，屁股着地，也並不太痛。

「無面！」他一聲大叫，一滾身跳起，向被擲進來的方向衝去。

那只是片刻，他已經撞上石壁，堅實的石壁，推之不動。

「這算是什麼，無面，你答我！」雪飛鵬嘶聲呼叫。

黑暗中響起無面的聲音：「我豈非早就叫你不要放肆，即可而止？」

飄忽的聲音，竟好像從地底下湧上來似的。

雪飛鵬叫道：「你現在打算怎樣？」

無面道：「我本是要帶你去一見這裏的主人。」

「是誰？」雪飛鵬傾耳靜聽，想聽出聲音的來源。

無面道：「天魔。」一頓又接道：「只有沒有魂魄的人，才能見天魔，我已經將你的魂魄留在鏡子裏，並已準備將你帶去……」

雪飛鵬道：「帶我去，我要問他一個清楚明白。」

無面道：「可惜你觸怒了我。」

「你……」雪飛鵬不由自主地一縮身子。

「我若是就這樣作罷，你以後就更不會再怕我的了。」無面嬌笑。

這笑聲難以言喻的恐怖，雪飛鵬忍不住脫口追問：「你想將我怎樣處置？」

無面嬌笑道：「將你暫時留在黑暗中，一直到你向我求饒爲止。」

雪飛鵬悶哼，這一聲悶哼未已，黑暗中突然響起一陣很奇怪的聲音。

那種聲音非常奇怪，就像是有無數的長蟲在地上遊走。

雪飛鵬聽着毛骨悚然，不由自主轉了一個身，眼前就只是一片黑暗，那種空蕩蕩的感覺更尖銳。

到他停下的時候，那種聲音又接近很多。

雪飛鵬很自然的蹲下身子，隨即就感覺一股陰冷的風迫來。

他面色一變，「霍」地一探手，就抓到了一樣濕膩膩的東西。

那樣東西旋即急激的一抖。

「蛇！」雪飛鵬脫口一聲驚呼，那樣東西已蜷住了他的手。

那絕無疑問是一條蛇，雪飛鵬驚呼未絕，已經被那條蛇咬了一口。

他却一些疼痛的感覺也沒有。

「毒蛇！」一個可怕的感覺猛襲上心頭，雪飛鵬急將手一甩。

那條蛇立即被甩飛，拍的落在地上。

雪飛鵬忙伸手撫向被咬的地方。

沒有傷口，也沒有流血，他正在奇怪，一盞燈就在黑暗中亮起來。

碧綠色的燈，一團鬼火也似的在上空落下，停在離地約一丈之處。

燈光下，只見滿室都是蛇，也不知幾千百條，顏色斑斕，蛇身上閃着光。

燈光碧綠，那些蛇看來更覺得陰慘，令人心寒。

雪飛鵬混身的血液也幾乎要凝結。

那些蛇都張大了口，血紅色的舌頭一

吞一吐，「嘶嘶」有聲，看來都像要擇人而噬。

可是那些蛇的口中却竟然完全都沒有牙齒，就只見一個個的洞。

雪飛鵬看在眼內，並沒有因此鬆過口氣，反而更恐懼。

那些蛇長着牙齒倒還罷了，沒有了牙齒，只有更覺得醜惡。

那麼多蛇若是一湧而上，根本就沒有人抵禦得了，若是給纏在身上，也一樣致命。

「嘶嘶」聲中，那些蛇一齊向雪飛鵬遊近來，雪飛鵬面色慘變，終於忍不住嘶聲大叫。

「無面，放我出去！」

沒有回答，無面彷彿經已離開。

雪飛鵬一再嘶聲大呼：「無面，你聽到我的話沒有？」

他的語聲顫抖得很厲害，變得根本已不像是他的聲音。

「我聽到——」無面的聲音，終於傳來。

雪飛鵬忙道：「快放我出去，快！」

無面嬌笑道：「這些蛇都已沒有牙齒，你害怕什麼？」

雪飛鵬簡直要哭出來。

無面笑接道：「你不是什麼都不害怕的嗎？」

說話間，那些蛇已經又遊近了很多，雪飛鵬再退一步，後背已抵住牆壁，退無可退。

那些蛇却繼續竄前，牠們移動得雖然慢，但距離雪飛鵬已不遠。

雪飛鵬心胆俱喪，有生以來，他從未見過這麼多的蛇，亦從未置身於這麼可怕的境地。

「無面，放我！」雪飛鵬再次呼叫，整個後背都已緊貼在牆壁之上。

那些蛇繼續迫進，每一雙眼睛都充滿了邪惡，充滿了惡毒，彷彿都盯穩了雪飛鵬，有說不出的妖異。

雪飛鵬面無人色，即無計可施，在他的面前，是千百條蛇，身後却是堅厚的牆壁。

不過眨眼之間，蛇羣已經迫近，颼一聲，一條游竄至雪飛鵬脚下，一翻一咬，一口咬在雪飛鵬足踝之上。

雪飛鵬看得很清楚，那條蛇一顆牙也都沒有，可是被咬中的那刹那，仍然忍不住一聲尖叫。

那條蛇咬了一口又一口，順着雪飛鵬的足踝咬上去。

雪飛鵬尖叫連聲，那種感覺已絕不是恐懼所能够形容。

尖叫聲中，又幾條蛇竄上來，有的纏上雪飛鵬的兩脚，有的一長身，竟就蜷上雪飛鵬的身軀，胡亂咬下。

雪飛鵬一些也不覺得疼痛，只是毛骨悚然，已好像隨時都會昏倒。

他的眼睛已閉上，全身都在顫抖，彷彿如墮身冰窖。

其他蛇一條一條跟着竄上來，很快就纏滿了雪飛鵬的身子。

雪飛鵬已叫不出來，整個身子終於癱軟地上，他雙目緊閉，眼淚流下，但隨又被蛇舌舐乾，那種濕膩膩的感覺，那股腥臭的氣味簡直就令他五臟翻騰，只差一點沒有嘔吐出來。

無面的聲音即時又響起：「雪飛鵬，你現在怎樣了？」

雪飛鵬不敢回答，只想一開口，就給那些蛇鑽進去。

無面接又道：「你若是肯服輸，肯向我求饒，我就將你放出來。」

雪飛鵬鼻中發出「哼哼」之聲，並沒有回答。

無面等了一會，又道：「你還不肯求饒，那我就離開了。」

雪飛鵬再也忍不住，從地上跳起來，嘶聲叫道：「我求你饒了我……」

這時候，他混身上下都已纏滿了蛇，他雙手護住了嘴巴，才敢說出這句話。

石室中響起了無面得意的笑聲。

雪飛鵬雙脚被蛇一纏，又倒了下去，不由哭泣起來。

無面的笑聲繼續了好一會才停下，一種奇怪的「絲絲」聲接着響徹整座石室。

那些蛇似乎就因爲聽到了那種聲響，才停止了繼續向雪飛鵬咬噬，一條條倒退了下去。

雪飛鵬沒有動，一直到那些蛇都退下，都脫出了他的身子，都仍然沒有動。

那些蛇潮水一樣倒退，眨眼無踪，雪飛鵬仍等了一會才張開眼睛，也這才發覺在對面牆壁有着無數形狀不同的洞。

那些蛇也就是向洞中退去。

燈仍然亮着，雪飛鵬在燈光下看得很清楚，在他的衣服上，肌膚上都沾着一片片蛇鱗。

這絕無疑問，並不是作夢，是眞的發生過這件事。

他的眼淚已停止流下，可是仍然有一種要流淚的感覺，嚴說起來，他還是一個孩子。

他雖然有一身武功，却一些江湖經驗也沒有。這種事對他來說已實在太殘忍。

「軋」一聲，那道石門又重新開啓，雪飛鵬的反應是在快到了極點，立即跳起身，向石門那邊奔去。

他衝得那麼急，身子一栽，仆倒在石門之外，掙扎着忙又爬起身來。

無面就站在他面前，沒有眼鼻的臉龐上，彷彿透着譏諷，雪飛鵬有這種感覺。

「我還以爲你眞的天不怕，地不怕。」無面的語聲却的確透着譏諷。

雪飛鵬說不出話來。

無面道：「到底是一個孩子，一嚇就哭了起來。」

雪飛鵬忙將面上的淚痕揩掉。

「跟我來！」無面再吩咐。

雪飛鵬沒有立即舉步，無面冷笑。「這個石室並不是完全安全，蛇羣一樣可以進來。」

雪飛鵬慌忙舉步。

無面冷笑。「做英雄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沒有這份本領，這份勇氣，還是不要硬充的好。」

雪飛鵬沒有作聲，默默跟在無面的身後。

「軋」一聲，當前一道暗門打開，無面緩步走進去。

雪飛鵬再也忍不住，囁嚅問道：「你

，你到底要帶我到什麼地方去？」

「地獄。」無面答覆是如此的可怕。

雪飛鵬腳步不由一頓，但隨即又舉起腳步。

無面道：「怎麼！又不害怕了？」

雪飛鵬苦笑，道：「你要殺我，根本就用不着如此痲煩。」

「很好，你總算明白了。」無面腳步不停。

雪飛鵬亦步亦趨，就像是一個已喪失生命的傀儡。

他的思想事實已接近痲木。

至於現在是什麼時候，他當然想不到，也沒有去想。

× × ×

夜已深，有星，沒有月。

那座奇怪的莊院，在黑夜中，就像是一頭奇大無比的怪獸，隨時都準備噬人。

沈勝衣現在就正走向這頭怪獸。

他的身形非常輕盈，蛇行鶴伏，從松林中掠出來。

周圍異常靜寂，彷彿鬼域。

沒有風，日間的松濤已不復聽到，雖然有聲，却是那麼的單調。

更寂靜的環境沈勝衣也到過，寂靜對他來說也根本不會構成威脅。

尤其是在一個陌生的環境，越寂靜時反而越安全，因爲任何輕微的聲音，都會變得清楚起來。

出了松林，沈勝衣的身形立即就迅速移動，在移動之前，他已經絕對肯定，周圍都沒有人。

除非那些人的功力比他更深厚，閉息靜氣，令他一無所覺，又或者躲藏的方法很特別，很隱秘，匪夷所思。

眼前是一片奇闊的草原，但夜黑如此，他又已換過一襲暗色的衣服，縱然目力如何再好，若不在近距離，眞還不容易覺察。

他的衣袖衫角都已經束起來，行動雖快，並沒有發出聲响，而他的腳步更就起落無聲。

他迅速掠過了那片草地，身形一伏一起，再一個起落，已落在土溝之旁。

土溝的水中有星光，那些刀尖已黯淡，不是很小心觀察，根本就察覺不到。

沈勝衣沿着土溝向東移動，幾個起落，已移出數丈。

他的起落並不快，距離也不大。

無論他移身何處，周圍的情形看來都並無多大的分別。

他看來像是在找尋什麼東西，一雙眼已然瞇起來。

停留了片刻，他才再移動，又旁移數尺。

周圍仍然是一片寂靜，莊院內更沒有任何的反應，沈勝衣事實上也沒有聽到任何異响。

他的目光仍然落在對面牆壁上，右手一探，終於將腰間長劍抽出來。

他的手是那麼穩定，拔劍出鞘，竟然聽不到絲毫的聲响。

然後他又橫移了三尺，手中劍突然飛出，射向對面的牆壁。

「叮」一聲，那枝劍插入對面牆壁的一條縫隙內，沒入差不多半尺。

沈勝衣的身形亦同時一動，疾向前射了出去，「颼」地從土溝之上越過，腳尖落處，正立在劍柄之上，看似便要墮下去，但始終沒有。

他雙手一落，正好覆在牆壁上，右掌一插，插進了一條石縫，身形於是更穩。

這時，他的腳才一勾一跳，將那枝劍從縫隙挑出來，左手一探，接過正着。

他整個身子也就以那隻右手支持，虛懸在半空，這在他雖然並不是一件吃力的事情，但時間一久，亦甚成問題。

他當然目的不是要虛懸在那裏，劍在手，一口眞氣提起來，右手一按，整個身子就往上疾翻，「呼」的竟翻上兩三丈高，那右手再探，已然扳住了牆頭。

他的腰身接一縮，掠上了牆頭。

在牆頭之上，並沒有倒鈎或者什麼，一切都與一般莊院的圍牆不相同。

那與城牆的結構却是大同小異。

沈勝衣身形一翻，已翻入牆上暗影之中，一動也不再一動。

居高臨下望去，莊院中一片陰森，一些燈火也看不到，也靜寂如鬼域。

沈勝衣等了一會，見仍然沒有任何發現，索性在牆頭坐下，細意打量下面的環境。

他看得並不太遠，也看得不怎樣眞切，眼前的環境實在太暗，遠一些便已看不清楚。

——該從那裏着手？

沈勝衣心中盤算，對於這裏他實在不太熟悉，一直以來，他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是明出明入，絕少這樣。

他到底是一個俠客，代表着正義與光明。

高牆之下，遍植花木，花木叢中，暗如潑墨，沈勝衣雖然目光銳利，亦不能够看得仔細。

他坐在牆頭暗影之中好一會，忽然歎了一口氣，將劍納入鞘內，站起身來。

黑夜中高牆彷彿無盡，他站在那裏，看起來就更特別顯得孤獨。

他順步向右邊走去，走得並不太快，但也不太慢。

牆外草地空曠，遠處的松林就只見黑影，牆內屋宇鱗次櫛比，却連一點燈光也沒有，幽然散發着一種難以言喻的陰森與恐怖。

他越走就越覺得這幢莊院的寬闊實在遠在他的意料之外。

好像這麼大的一幢莊院，竟然就只得無面一個人，他實在難以置信。

每隔相當距離，牆邊就有一道石級往下伸展，沈勝衣只是在經過的第一道石級之前稍爲一停，然後就繼續前行，沒有再停下。

牆內始終都沒有任何異樣，沈勝衣的信心終於已有些動搖。

——這個莊院之內縱然並非只得無面一個人，相信也不會太多。

沉吟着，他在一道石級之前停下來，只一頓，終於踏着石級走下去。

那道石級竟然有六十級之多，石級的盡頭是一條白石小徑，蜿蜒於花木之間。

沈勝衣下了石級，走進小徑內。

從高牆上下望，那片花木，佔地並不

廣，那條小徑却異常的長，沈勝衣沿着小徑走了好一會，竟然還未走出那一片花木之外。

他一直小心周圍有沒有異樣，却沒有在意那條白石小徑，到他在意的時候，才發覺那條小徑彎折之處，實在多了一些，而岔路也一樣。

他本來以爲自己一直都沒有轉進岔路，到現在他才發覺那些岔路與這條小徑其實並沒有多大不同，他根本就分辨不出到底是走在小路上，還是已經轉進了岔路。

原來是一個花陣。

沈勝衣突然生出了這個念頭，腳步旁移，轉進了一條岔道。

那條岔道在他進入的時候，看來好像是有些不同，可是到他進去，却發覺完全一樣。

原來兩旁是花木，腳下是白石小徑，仰望是黝黑的夜空，點綴着疏落而黯淡的星光。

岔路中又有岔路。

那條岔路長最多三丈，沈勝衣緩步走到盡頭，心念一動，突然抓住了一條花木的橫枝，隨手拗斷。

他就將那截斷枝放在白石之上，才往前走去。

這一次他的腳步放得很長，迅速的前行，遇彎轉彎，心中一邊默數。

轉了七七四十九個彎，他的腳步陡然一頓，停下來。

在他前面的白石徑上，赫然就放着一條斷枝。

那條斷枝也絕無疑問，就是他方才折下的那一條，他走了那麼一段路，也絕無疑問就是在不停的打轉，最後又轉回原來的地方。

——這座莊院果然不簡單。

他沉吟於石徑上，對於五行六爻，奇門遁甲這種學問他雖然稍有涉獵，但是並不精，而黑夜之中更就難以分辨得出來。

他左手的劍終於一翻，橫在身前，準備向花木叢中闖進，也就在這個時候，他彷彿聽到了一聲冷笑聲。

這種冷笑聲聽來還不陌生。

沈勝衣很自然的想起了那個無面，他沒有移動腳步，靜立在原地。

一個女人的聲音隨即傳來。「所謂俠客原來是這樣。」

沈勝衣聽得出是孫九娘的聲音，却只有苦笑。

「深夜偷入他人莊院，非奸即盜，你自己說該怎樣？」

沈勝衣道：「莊院的規矩是怎樣？」

「妄入者死。」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那個聲音接道：「你當然不會就此認罪自殺。」

沈勝衣只有歎氣，目光盯着右方，聲音正是由那兒傳來。「憑我的本領，却又對付不了你，那你該如何是好？」

沈勝衣沒有作聲，事實在這種尷尬的情形之下，也不知道該怎樣說話。

也就在這個時候，右方花木叢中突然亮起了一盞燈，碧綠色的燈，就像是鬼火一樣，飄浮在花木之上。

無面的聲音接道：「跟着這盞燈走，逢彎左轉。」

沈勝衣毫不猶豫，向着燈亮處走了過去。

左轉一個彎再轉一個彎，到他轉到第七個彎，他終於看到了那盞燈。

燈穿在一條細小的青竹枝之上，提在無面纖纖素手之中！

無面仍然是那一身裝束，碧綠色的燈光照耀下，有如幽靈一樣。

她的面上猶帶着三分笑容，那種笑容却令人看來有不寒而慄的感覺。

沈勝衣甚至有些感覺，這個叫無面的人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來自冥府的幽靈。

這種感覺是不是太荒謬？

花木叢中本來沒有風，這時候彷彿陰風陣陣，沈勝衣雖然知道這只不過是一種感覺，但仍不由打一個寒噤。

他繼續向無面走去，無面距離他不過兩丈到三丈，可是這個距離却始終保持不變。

無面就像是一疋輕紗，無聲的在石徑上滑過，她的笑容雖然陰森，但看來並沒有惡意。

再轉一個彎，兩人終於出了花叢，却竟就是沈勝衣方才進來的地方。

無面自石級之下停下腳步，將手中燈舉高了一些，在密室之中，他並無面目，現在却完整無缺，看來又是那麼的眞實。

她笑問：「公子有沒有什麼損傷？」

沈勝衣搖頭，道：「托姑娘洪福，什麼損傷也沒有。」

無面笑笑道：「看來公子的運氣眞還不錯，正好撞上我在牆頭上走過，發現公子在花木叢中打轉。」

沈勝衣道：「這是一個花陣。」

無面道：「按北斗七星排列，公子對於這種伎倆相信也知道一些！」

沈勝衣道：「知道得並不多。」

無面目光落在沈勝衣手中的寶劍上。「那麼公子應該知道，花木叢中必然還有其他設置埋伏。」

沈勝衣道：「可惜在下看不出來！」

無面道：「有些花木是用鐵鑄的，公子若是用劍削上去，觸發了機括，花陣中就會萬箭齊發，到時候我就算趕到來，也沒有用的了！」

「在下先多謝姑娘救命之恩。」

無面反問道：「你完全相信我的說話了？」

沈勝衣笑道：「我實在想不到姑娘有什麼理由欺騙我。」

無面目光凝在沈勝衣面上。「你比我意料中的還要鎭定，名人到底是名人！」

沈勝衣仍在笑，却笑得很苦澀。

無面接道：「你現在仍能够笑得出來，也實在令我不能不佩服。」

「這是因爲我除了苦笑之外，實在不知道應該如何是好？」

無面一笑，再次舉步，往石級上走去，沈勝衣只有跟着。

無面走得並不快，沈勝衣亦步亦趨，走來更就辛苦。

走着，無面忽又問：「公子是不是覺得很尷尬？」

沈勝衣道：「嗯。」

無面道：「在進來之前，公子有沒有

考慮到會變成這樣？」

「沒有。」沈勝衣回答得非常乾脆。

「應該沒有的，正如一個賊，在他做賊之前若是已經考慮到被人抓住了會有什麼收場，根本就不會去做賊的了。」

沈勝衣沒有作聲。

「我以賊來作譬喻，公子心裏一定覺得不怎樣舒服。」

沈勝衣道：「那是沒有辦法。」

「公子在進來之前，想必完全就沒有想到會有這種收場。」無面吁了一口氣。「當然了，以公子的武功，原該就不會將這地方看在眼內。」

沈勝衣歎息着道：「若是這樣，今天中午我便已在莊內到處亂闖。」

「那是說公子對這個地方還有一些顧慮。」

「姑娘應該看得出來。」

「其實公子就是橫衝直撞，也沒有人能夠干涉。」

沈勝衣沒有回答，無面又道：「也許就因為公子是一個俠客，是一個白道江湖人。」

沈勝衣只有一聲苦笑，道：「姑娘到底要怎樣？」

「你說我能夠怎樣？」

沈勝衣說不出，無面又問：「公子會不會束手由我處置？」

沈勝衣道：「不會。」

無面笑起來。「公子倒是回答得很乾脆，難怪江湖上的朋友都說公子是一個快人。」

沈勝衣追問：「姑娘深居簡出，對於江湖上的事情怎麼如此清楚？」

「公子好像忘記家父原也是一個江湖人？」

沈勝衣道：「令尊對我却似乎特別有印象。」

「方今江湖上，有那一個比公子還要有名？」

沈勝衣沒有回答，這時候，他們已走在城牆之上，無面忽然又道：「公子的劍仍握在手上，莫非還要闖下去？」

「豈敢。」沈勝衣回劍入鞘，無面接又道：「人說公子是一個君子。」

「你看我像麼？」

「不太像，但總比一般君子好得多。」無面笑道：「君子可以欺其方，所以要對付公子，看來還不太困難。」

「姑娘要怎樣對付我？」

「不怎樣，只是要公子立個毒誓，以後不再進這個地方，也不得將這裏的事情說出去。」

「可以，只是我也有一個條件。」沈勝衣道：「請姑娘將雪飛鵬放出來。」

無面道：「雪飛鵬並不在這裏，他已經追隨雪漫天離開了。」

「姑娘終於承認雪漫天曾進來這座莊院的了。」

「有一點公子大概也可以肯定，雪漫天並不是被迫進來，關於這些事情，相信雪漫天能夠給他兒子一個滿意的答覆。」

「我們……」

「雪漫天也許亦會給公子兩人一個很滿意的答覆，這種可能性當然並不大。」

「因為我是一個局外人，他甚至有權不回答。」

「也許公子可以迫他說出來，不過，我並不以為公子會對他採取任何手段。」

沈勝衣默然半晌，道：「他們父子眞的已經離開了？」

「現在你若是趕去，也許還能夠見得到他們。」

「他們往那個方向走？」

無面沉吟了一下，道：「他們現在在東平鎮的大方客棧之內。」

「我知道這間客棧。」

「若是趕得及，你可以在大方客棧內找到他們。」

「如此在下告辭了。」沈勝衣長揖到地。

「公子不必這樣多禮。」無面沒有還禮，冷冷的盯着沈勝衣。

沈勝衣橫移兩步，身形方欲拔起來，無面又道：「只是公子就這樣離開，不覺得過份一些？」

沈勝衣歎息着道：「這件事在下實在抱歉得很，還幸只是折斷了花陣中一條橫枝。」

無面冷冷的道：「我沒有要公子賠償，也不想多說什麼……」

話說到一半，突然又停下，沈勝衣不由苦笑，道：「姑娘若是這樣做，在下反而會好過一些。」

「我不想多事，亦不希望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公子能否保證？」

「這要待我看過雪漫天父子之後才能夠作出決定。」

「無論你打的是什麼主意，有一件事我必須再提醒你。」

「什麼事情？」

「這個地方並不是隨便可以進出，要來就來，要去就去的。」

「姑娘說得很清楚，在下也說得很清楚的了，只要雪漫天父子平安無事……」

無面搖頭，仰天望了一眼：「這個時候本該是睡覺的時候了。」

「所以在下還是儘快離開。」

「日間我請公子離開，乃是由正門，因為公子是我由正門請進來的。」

「姑娘的意思在下明白。」沈勝衣目光一掃。「在下怎樣進來原就準備怎樣離開。」

「在離開之前，我還想請教公子一件事。」

「姑娘請說。」

「武功。」語聲一落，無面連人帶燈突然飛向沈勝衣，碧綠色的燈光一閃，無面的五指已凌空扣向沈勝衣的咽喉。

沈勝衣偏身一閃讓開，倒踩七星，再退十四步，無面步步進迫，那隻手或抓或插，或扣或截，都不離沈勝衣的要害。

沈勝衣身形急變，一面道：「姑娘好毒辣的手法，莫非要取我性命！」

「能夠取一定取。」無面說話中身形更加迅速，就像一條毒蛇也似，一頓一標，緊追着沈勝衣。

沈勝衣沒有還手，只是閃避，閃避不了惟有退，一百招下來，他已被迫退三十六步。

無面出手不停，一面追問道：「你為什麼不還手？」

「在下理虧，焉敢還手？」沈勝衣繼續退後。

無面身形更迅速，緊追着沈勝衣，人與燈光剎那彷彿化成了一條碧綠色的光綫，飛射向沈勝衣。

沈勝衣只有退後，迅速退出了數十丈，忽然道：「在下已經賠罪道歉，姑娘又何必苦苦追迫？」

無面沒有回答，碧綠色的燈光閃爍中，又攻出七十二招。

沈勝衣身形飛舞，竟然又閃避過去。

無面再一招攻出，人與燈有如閃電，疾擊向沈勝衣。

這一次沈勝衣已閃避不了。

他身形陡然一頓，雙手一合，「分花拂柳」，「拍拍拍」連接無面三指疾點，再接一掌。

無面嬌笑一聲，突然收住了身形，道：「要迫你出手實在不容易！」

沈勝衣一怔，道：「姑娘武功高强，在下佩服。」

「這種客氣話，還是不要說了。」無面嬌笑連聲。「憑我的武功，要將你留下也成問題，其他的還用多說？」

沈勝衣沒有作聲。

無面接道：「規矩是死的，人却是活的，活人若是為了一條死規矩變成死人，未免就太蠢，你看我也不像一個很愚蠢的人，是不是？」

沈勝衣只有苦笑。

無面亦自笑道：「所以我只好請你走了。」

沈勝衣再一聲：「打擾了。」身形一動，已掠上牆垣上。

無面居然還道：「你小心一些，莫要摔壞了。」

「在下自會小心。」沈勝衣身形一翻，往下掠了下去。

他幾乎就是貼着牆壁落下，落下之勢甚急，眨眼已過了大半，也就在這個時候，他雙手一翻一按，按在牆壁上，身形借勢用力，橫射而出，從土溝上掠過，掠上對岸。

無面看在眼內，沈勝衣身形才翻過牆垣，他的臉上已一絲笑容也沒有，代之而替的，是冰石一樣冷酷的表情。

她的目光也變得凌厲起來，就像是兩枝利劍。

沈勝衣當然看不到，身形一動，朝無面一抱拳，才轉身離開。

從下面看來，無面就像是一團螢火，迷濛而不很眞實。

沈勝衣走前數丈，再回頭望去的時候，無面已消失不見。

他脚步不停，繼續往松林那邊急急掠去。

楚浪也就在那邊等候着他，不等他走近，已從樹叢中掠出。

沈勝衣反而吁了一口氣，問道：「你沒有什麼事吧？」

「沒有。」楚浪轉問沈勝衣。「大哥方才是不是與人在牆頭上動手？」

「就是與那個無面。」

「他發現了大哥的行踪？」

「一進去她就發現了。」沈勝衣苦笑。「這個人絕不簡單。」

「武功怎樣？」楚浪道：「大哥不是被他迫出來的吧？」

「不是——是她請出來的，只不過沒有再大開中門。」

「所以大哥是怎樣進去就只有怎樣出去？」

「正是如此。」

「方才我看見牆頭上一點燈光飛來飛去，也知道大哥已被發現，只不知……」

「我也不知道她怎麼會發現，若說是碰巧撞上，那就未免太巧了！」

「可不是。」楚浪接問：「除了無面之外，大哥可有遇上其他人？」

「沒有。」沈勝衣嘟嚷道：「似乎整個莊院之內就眞的只有她一個人。」

「不可思議！」楚浪忽又問：「她的武功到底厲害到什麼地步？」

沈勝衣道：「一般江湖人肯定絕不是她的對手。」

「比起大哥？」楚浪顯得有些緊張。

「我相信可以打敗她，但肯定絕不是指顧間的事情。」

楚浪這才吁一口氣。「如此大哥怎麼不將他抓起來？追問究竟。」

沈勝衣苦笑。「她一直都客氣得很，後來雖然動手，也只說不過是想一試我的武功。」

「大哥所以就兇不起來？」

沈勝衣苦笑一下，道：「這個人是一個聰明人，她所以一直對我客客氣氣，除了摸不透我的實力之外，只怕還有其他的原因。」

「經過這一試，她對於大哥的實力相信已經有一個認識，若是再出手……」

「相信我難免一敗。」

「大哥却是前後兩次都不肯認眞對付他。」楚浪忽然亦一聲苦笑。「看來做一個俠客，實在不是一件很寫意的事情！」

沈勝衣搖頭一聲微喟。

「可是若換轉是我，也會這樣做。」楚浪搔着腦袋。「這次我們又是白費心機的了。」

「未必。」沈勝衣道：「我離開之時已告訴我雪漫天、雪飛鵬父子的下落。」

「是眞的，他們在那裏？在莊院之內？」楚浪一連串追問着。「在莊院之內作甚？」

「他們已不在莊院之內了。」

「那在什麼地方？那個無面有沒有說出來？」

「說是說了。」沈勝衣目光一轉。「至於是否事實，却是有待證明。」

「到底是在什麼地方？」楚浪急不及待的追問。

「大方客棧！」沈勝衣補充道：「東平鎮的大方客棧，只要我們趕得及，還可以在那裏見到雪漫天父子。」

「是那個無面說的？」楚浪皺眉道：「會不會是欺騙我們？」

沈勝衣道：「似乎她沒有理由說這種謊話，我們還是快些趕路。」隨即奔出。

楚浪緊跟在後面，走進松林中。

他們索性就走在那條白石小徑之上，沈勝衣還亮起了一個火摺子。

在他們來說，現在已沒有所謂秘密的了。

（未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武林一條街






秦紅·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歌在黠蒼山中找到百善大師，北星道人，和長孫義，以爲他們是『武林一條街』派出來的人，一問之下，才知道對方都是爲了尋找『武林一條街』而上山的，他們決定一起探查『武林一條街』，由長孫義入住客棧，百善大師和北星道人在暗中監視，希望在夜間再次發生夜遊之事，但林歌在不知不覺中已熟睡了，天亮時，已不見長孫義的踪跡，林歌獨自上山到處找尋，一無所獲，忽見一羣少女驚慌下山，少女指向山中說有可怕事情發生，林歌順着少女們的足跡奔去，走至大森林，發現長孫義，北星道人，百善大師均吊死在樹上。

勇闖蜘蛛陣　迂迴入絕谷

這樣一個在樹上飛盪，一個在林下跟踪，一路向西方林中深入約里許，樹林忽盡，眼前突現一片怪石林立的亂石林。

這又是一處大理石地帶，許多千奇百怪的巉岩巨石聳立地上，蔚成一大片令人眼花撩亂的石林，形勢之奇特，林歌還是初次見到。

但見那小婆薩身子一閃而入，頓時不見踪影！

林歌怕被她走脫，故緊跟而入，進得亂石林中，眼前景觀立變，恍似進入千山萬壑之中，本來不甚高大的巉石，這時竟似突然長高，變成一座座高峻奇峯，眞如身在萬重山中。

小婆薩呢？

不見了。

林歌凝神諦聽，竟聽不出她奔馳的聲音，心中暗驚道：「好快的身法，這小婆薩年紀輕輕竟已練成第一流的輕功絕技，她已如此，其師必然更爲高强，我可要加倍的小心，否則只怕回不了中原了。」

由於看不見小婆薩，他不敢快速前進，當下利用巉石掩護身形，小心翼翼的慢慢摸進。

拐彎抹角，繞石徐進，也不知深入了幾許，驀聽得身後傳來「嘻！」的一聲輕笑！

林歌大吃一驚，霍然轉身錯掌護胸，但目光一掃之下，只見身後亂石聳立，却不見一個人影。

他心頭大憹，情知自己的跟踪已被對方發現，於是開聲道：「喂，妳出來。」

「嘻！」

又是一聲輕笑由身後傳來！

林歌迅速轉身望去，仍不見對方的踪影，當即騰身躍起，拔高三丈，飄落一座巨石之上，居高四望。

不料舉目四望之下，但見四周的巉石好像一下子長高了數倍，自己停身的巨石反變成一個小石頭似的，因此四面的巉石便擋住了他的視綫，使得視界無法及遠，當然也看不見那小婆薩藏在何處。

他立刻感覺到這片亂石林有些邪門，心中暗驚道：「不好，莫非這是個陣，我被困住了？」

一念及此，林歌隨即往數丈外的一座巨石飛掠過去，身子落到巨石頂端，再舉目四望，結果所見的仍然相同，四周的巉石總是高在自己立足的巨石之上，那些巉石變成會移動的屏障，始終擋住了他的視綫。

他又連續換了幾座巉石，情況仍然相同，便知自己已陷入某一種奇陣之中，這時他第一個念頭當然是想逃離此陣，當即循原來的路綫退出，那知後退了老半天，眼前仍是巉岩重重，剛才那片森林已不知那裏去了！

自下江湖以來，他經歷過許多稀奇古怪的事，但今天却是頭一次領教「陣」的滋味，他對此一竅不通，因此心中大是着急，狼狽極了。

他繼續左衝右突，却似網中之魚，總是摸不出出陣之路，心想那小婆薩必在近處看着自己，當下不再亂闖，就地坐下，靜待發展。

「嘻！」

又一聲輕笑從身後傳來。

林歌坐着不動，來個充耳不聞。

他對人的心理摸得很透，深知自己越是急着要跟對方見面，對方就越不肯輕易現身，若要對方現身，最好的辦法就是不理睬。

果然，他的不理不睬產生了效果，只聽那小婆薩在身後嘻嘻的輕笑道：「喂，你怎麼不說話呀？」

林歌聽她漢語說得很好，便開口答道：「妳要我說甚麼？」

小婆薩道：「你是哪裏來的人？」

林歌聽了暗奇道：「怪了，妳已帶我去過『武林一條街』，早已知道我是林歌，怎麼現在又來問我的來歷？」

當下故意冷冷淡淡的答道：「妳前夜帶我夢遊『武林一條街』，何以現在還問我是那裏來的人？」

小婆薩道：「你說甚麼呀？」

林歌道：「前天夜裏，帶我去『武林一條街』的那位小姑娘不是妳麼？」

小婆薩道：「不是，你說的『武林一條街』是甚麼東西？」

林歌聽她語氣似非裝蒜，暗感奇怪道：「莫非她不是前夜那個小婆薩。」

於是答道：「妳想知道『武林一條街』，便請出來相見，我詳細說給妳聽。」

小婆薩道：「不要，你就坐在那裏說給我聽。」

林歌道：「妳怕甚麼？」

小婆薩道：「我爹不要我跟任何人相見，尤其是外地人。」

林歌問道：「妳爹是誰？」

小婆薩道：「不告訴你。」

林歌又問道：「妳叫甚麼名字？」

小婆薩道：「不告訴你。」

林歌道：「爲甚麼不敢告訴我？」

小婆薩道：「不告訴你就不告訴你，還問理由幹什麼！」

林歌一笑道：「剛才妳去那森林中幹甚麼？」

小婆薩道：「玩嘛！」

林歌道：「妳看到了甚麼？」

小婆薩道：「我看到了……看到了一座……一座……噯，我說不上來。」

林歌道：「墳墓。」

小婆薩道：「哦，那叫墳墓……」

林歌道：「那下面埋着三個死人。」

小婆薩輕啊一聲道：「眞的，你怎麼知道那下面埋着三個死人？」

林歌突然仰身縱起，似一道閃電循聲撲去，豈知撲到小婆薩發話之處時，只見四下空蕩蕩的沒見一個人影，方自一怔之間——

「你再這樣蹦蹦跳跳，我可不跟你說話了。」

話聲．從左方傳來。

林歌不禁滿臉通紅，窘笑一下道：「小姑娘，妳這座陣叫甚麼名稱？」

小婆薩道：「叫蜘蛛陣。」

林歌道：「妳打算把我困死在這陣中麼？」

小婆薩道：「我不知道。」

林歌道：「怎麼說不知道呢？」

小婆薩道：「我爹不在家，我做不了主嘛。」

林歌聽了暗喜，問道：「妳爹哪裏去了？」

小婆薩道：「我不知道，知道了也不告訴你。」

林歌道：「他甚麼時候回來？」

小婆薩道：「不知道。」

林歌道：「要是妳爹幾天之內不回來．我豈非要餓死在這陣內？」

小婆薩道：「不會，我送飯給你吃，不過你要老實一些，否則我不但不給你飯吃，還要……」

林歌問道：「還要怎樣？」

小婆薩答道：「我還要叫黑寡婦吃掉你！」

林歌一愕道：「黑寡婦是誰？」

小婆薩說道：「你仔細看看你的四周吧。」

林歌定睛四望，頓時大吃一驚，原來就在他短短的一席交談之中，四周的巉石空間上已結滿許多蜘蛛網，那些蜘蛛體形大如拳頭，好像一團黑絨，模樣非常猙獰可怕。

此刻，在四周出現的黑蜘蛛約有四五十隻之多，已在林歌置身的兩三丈外密密痲痲的結成許多面蜘蛛網，其中有幾隻開始在空中跳來跳去，看樣子也要在林歌的頭頂上空結網。

林歌從未見過這麼多又這麼大的蜘蛛，不禁渾身寒毛豎立，失聲道：「這就是『黑寡婦』麼？」

小婆薩吃吃笑道：「正是，黑寡婦毒得很，她咬你一口，你便非死不可，那些蜘蛛網也不能碰，一碰皮膚便會爛掉！」

林歌拾起一顆石子向一面蜘蛛網投去，不料石子好像打上有靭性的繩子，立刻彈了回來，蜘蛛網絲毫沒有損傷。

他不信邪，再拾起一顆數斤重的石塊運勁打去，只聽「刷！」的一聲，蜘蛛網登時破了一個洞，可是那隻黑蜘蛛動作極快，閃電也似的一竄而上，在那破洞上補結起來。

小婆薩很不高興，冷哼一聲道：「你

再敢打破蜘蛛網，我叫黑寡婦咬死你。」

林歌心頭發毛，不敢再打出石塊，只哈哈笑道：「姑娘，妳我無仇無恨，妳爲何要這樣對待我？」

小婆薩道：「你剛才一路跟踪我，分明不懷好意，所以我要把你困在這裏，等我爹回來處置。」

林歌道：「我在尋找『武林一條街』，它可能在此山之中，妳是住居此山之人，應該知道『武林一條街』這地方吧？」

小婆薩道：「不知道，沒聽說過。」

林歌道：「埋在林中那三個人也在尋找『武林一條街』，不幸昨夜被『武林一條街』的人殺害了，妳若是『武林一條街』的人，何不坦白承認，咱們可以好好談一談。」

小婆薩道：「我不懂你在說甚麼，我……我要走了。」

林歌急問道：「喂！慢着，妳哪裏去呀！」

小婆薩道：「回家呀。」

林歌道：「妳家在何處？」

小婆薩道：「不告訴你。」

林歌又問道：「妳爹不在家，你家裏只有妳一個人是麼？」

小婆薩問道：「是呀，你是怎麼知道的？」

林歌聽了這話，已知她是個天眞無邪的小姑娘，心頭大爲寬慰，笑道：「我是猜測的，妳沒有母親麼？」

小婆薩道：「有呀！」

林歌道：「她在哪裏？」

小婆薩道：「不告訴你。」

林歌道：「我肚子餓了，妳去拿些食物來給我充饑好不好？」

小婆薩道：「哼，我爲甚麼要拿東西給你吃？」

林歌道：「妳剛才說的呀，妳說妳會送飯來給我吃……唉，我已一天一夜沒吃東西，快要餓壞了！」

小婆薩道：「好吧，我去拿些來，不過我不在的時候，你最好不要亂闖，給黑寡婦咬死了我可不管。」

林歌道：「好的，好的。」

一陣衣袂帶風之聲倏地遠去，小婆薩走了。

林歌拾起幾粒小石塊，運用指勁彈射正在頭上結網的三隻黑寡婦，小石塊有稜有角，再加上他的指勁極强，故每一塊小石射出，黑寡婦便應聲落池，腹破腸流，發出刺鼻欲嘔的惡臭。

這種惡臭實在難聞，林歌趕緊用劍將死蜘蛛撥得遠遠的，然後便在地上躺臥下來。

沒多久，便聽小婆薩的聲音在左近响起：「喂，食物來了，你接住啊！」

「呼！」的一聲，一包東西從左方拋到林歌被困的上空，直落而下。

林歌沒有去接，讓食物落到自己身上，仍躺臥在地上不動一下，裝死。

小婆薩「咦！」了一聲道：「你怎麼了？是不是被黑寡婦咬到了？」

林歌靜臥不動。

小婆薩聞到惡臭的氣味，認定林歌必是企圖衝出黑寡婦的包圍，與黑寡婦發生搏鬥，殺死了幾隻黑寡婦，但也因此被黑寡婦咬傷中毒昏迷，當即飛身躍入，趨近林歌身邊探視。

她扳起林歌的臉，發現林歌面帶微笑，並無中毒的現象，方自一怔間，突然手腕上的脈門一緊，已被林歌扣住脈門了。

她登時大怒，道：「好啊，你竟敢使詐！」

林歌翻身而起，哈哈笑道：「小姑娘，黑寡婦惡臭薰人，趕快離開此地。」

話聲中，拉着她向上縱起三丈多高，向蜘蛛網外面掠去。

小婆薩脈門被扣，使不出一點力，被他拖着飛出蜘蛛網外面，落在數丈外的地方。

林歌拖着她跑出幾步，笑道：「妳家在附近，請我到妳家中坐坐吧。」

小婆薩氣得滿面通紅，連連向他啐道：「你不要臉！你使詐！你不要臉，你使詐！」

林歌道：「去不去？」

小婆薩怒道：「不去。」

林歌左手劍柄一遞，在她軟痲穴上撞了一下，然後放在落地，道：「不去，咱們一起死在這裏好了。」

小婆薩罵道：「你是大壞蛋，我爹回來的時候，不把你剁成一塊塊才怪！」

林歌笑道：「妳這麼漂亮的姑娘，幹麼這樣凶巴巴的？」

小婆薩突然一怔道：「你說甚麼？」

林歌道：「我說妳漂亮。」

小婆薩轉怒爲喜道：「你們家鄉的姑娘漂不漂亮？」

林歌道：「也有漂亮的，但沒有妳這樣漂亮。」

小婆薩嫣然一笑道：「你哄我麼？」

林歌道：「不，在我們家鄉，像妳這樣白的姑娘很少，可惜……」

小婆薩道：「可惜怎樣？」

林歌道：「要是妳不這麼凶巴巴的，那就更討人喜歡了。」

小婆薩道：「我本來不凶的，都是你惹我生氣的呀！」

林歌笑道：「我不惹妳生氣，妳帶我到妳家裏去好不好？」

小婆薩沉吟道：「好是好，可是……我怕我爹……」

林歌道：「妳爹也很凶麼？」

小婆薩道：「他對我不凶，對旁人可凶得要命呢。」

林歌道：「不要緊，我會跟他解釋，反正我沒有傷害妳甚麼，妳爹應該沒有發脾氣的理由。」

小婆薩道：「好吧，你解開我的穴道，我帶你到我家去。」

林歌却將她抱了起來，道：「我抱着妳去，妳告訴我怎麼走好了。」

他並非有意輕薄，而是怕她乘機逃脫，爲了救金糊塗，也爲了保護自己的性命，在這蠻荒地帶，他覺得必須步步爲營，不能講究甚麼「男女授受不親」了。

小婆薩似是生平第一次被男人抱在懷中，登時羞得臉紅耳赤。

林歌道：「怎麼走啊？」

小婆薩羞答答道：「向右五步。」

林歌依言而行。

小婆薩道：「向前七步。」

林歌再依言而行。

便在小婆薩的指導之下，忽東忽西的在亂石林中轉了一會，眼前突然出現一座山洞口。

小婆薩道：「我家就在山洞裏面，進去吧！」

林歌抱着她走入山洞，只見洞道彎彎曲曲，越入越窄，最後只能容納一個人橫行擠入，看情形竟要走入山腹裏去了。

約莫深入二十幾丈遠，忽然眼前出現一支火把，它插在洞壁上，熊熊的火光照出對面的一扇緊閉鐵門，門上的石壁上刻着兩行大字：

苗疆重地

擅闖者死

林歌心頭一懔，問道：「這是甚麼意思？」

小婆薩道：「意思就是『苗疆重地，擅闖者死』呀！」

林歌雖不知這「苗疆重地」是否與「武林一條街」有關，總覺有進入一探的必要，於是便欲上前推開鐵門。

小婆薩忙道：「不要碰它！」

林歌連忙縮手道：「怎麼呢？」

小婆薩道：「門上有毒，一碰便死。」

林歌不禁打了個寒噤道：「那怎麼開門？」

小婆薩叫道：「白將軍請開門！」

鐵門應聲慢慢升起，隨見一隻渾身雪白的大猩猩從門內的洞道跳出，對着林歌猛撲過來！

小婆薩急道：「白將軍不得無禮！」

那白猩猩很是聽話，立刻後退站在一旁。

林歌嘖嘖稱奇道：「這樣的白猩猩我從未聽說過，牠是從何處捉來的呀？」

小婆薩沒有解答，道：「進去吧。」

林歌抱着她走入門內，隨聞身後鐵門軋軋下降，心中有些不安，暗忖道：「這一進來，要出去只怕非常困難了。」

雖然如此，他並不後悔，繼續舉步走入，又向前行約數十步，驀覺眼前一亮，已然走出洞道，站在一座谷地上。

這是一座很大的絕谷，谷中有木屋數幢，四周花木扶疏，景色極是幽美，谷地四面環山，而且都是峻坂如削的大理石壁，仰望谷口高在五六十丈以上，怪的是谷口小而谷地大，宛如一個瓶子。

陽光從谷口投下，在谷地上照出一個大圓圈，剛好照在那幾幢木屋上。

林歌驚奇不已，暗忖道：「這地方說得上是洞天福地，可是對我來說可能是死亡之谷了。」

理由是：四面的谷壁一片片的直立，絕對不是輕功所能征服的！

小婆薩說道：「喂，你可以放我下來了。」

林歌將她放下，順手解開了她的穴道，笑道：「你們父母怎麼住在這地方？」

小婆薩道：「這地方有甚麼不好？」

林歌說道：「與世隔絕，又有甚麼好呢？」

小婆薩道：「我從小就住在這裏。」

林歌道：「令尊眞的不在麼？」

小婆薩道：「甚麼令尊？」

林歌道：「我說妳爹眞的不在麼？」

小婆薩道：「嗯，他經常外出，往往要好幾天才回來。」

她對林歌似已產生好感，這時提到父親，不禁憂形於色，接着道：「我爹回來的時候，你可要對他客氣一些，千萬不要惹他生氣啊！」

林歌道：「這個當然，妳爹武功很高，我打不過他。」

小婆薩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林歌道：「林歌。森林的林，唱歌的歌。妳呢？妳的芳名是……？」

小婆薩道：「我姓南，叫紅鳳。」

林歌道：「南紅鳳，好美的姓名。」

小婆薩南紅鳳很大方的牽着他的手往木屋走去，一面問道：「你會唱歌麼？」

林歌一怔道：「唱歌？」

南紅鳳笑道：「唱四季情歌！」

林歌想起曾在山下看見男女青年唱歌的情形，隱約猜到那是他們表達情意的一種方式，當下搖頭道：「不會。」

南紅鳳道：「我教你唱好不好？」

林歌道：「我看不必了，我一定學不會。」

南紅鳳笑道：「很簡單嘛，就像在講話一樣，我問一句，你答一句，現在我先唱一句給你聽聽。」

說畢，就開口唱道：「那個帶劍的少年郎呀！你家裏有些甚麼人呀！」

果然像說話一般，只不過歌曲聽來頗爲悅耳，類似一般歌謠。

林歌呆了呆，暗忖道：「看樣子，這丫頭情竇初開，對我產生了愛意，因此想了解我的身世，我若告訴她已有妻室，只怕她會勃然大怒，立刻把我趕出谷去，但我怎好欺騙她說尚未娶妻？」

不過，爲了找到「武林一條街」救回金糊塗，他又覺得不能太老實，當下模仿她的歌曲唱道：「我沒爹沒娘好可憐呀！家裏只有一隻母老虎呀！」

南紅鳳微微一怔，隨即又唱道：「你說的母老虎呀！那是甚麼東西呀？」

林歌唱道：「我說的母老虎呀！那就是一隻母老虎呀！」

南紅鳳唱道：「你家的母老虎呀，牠咬不咬人呀！」

林歌唱道：「我家的母老虎呀！她不發脾氣便不咬人呀！」

「那個帶劍的少年郎呀！你家裏還有什麼人呀？」

「除去那隻母老虎呀！還有幾十隻小老虎呀！」

「那個帶劍的少年郎呀！你怎麼養了那麼多老虎呀？」

「我養小老虎呀！那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呀！」

「那個帶劍的少年郎呀！甚麼叫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呀？」

「這個意思就是呀！我不收養他們就要死掉呀！」

「那個帶劍的少年郎呀！你可有知心的姑娘呀？」

「我有一隻母老虎已經夠了呀！不敢再有知心的姑娘呀！」

兩人對唱至此，已走到木屋外面，南紅鳳沒有立刻領他入屋，而在門口的一只石鼓上坐下，對林歌含情脈脈的又唱道：

「那個帶劍的少年郎呀！你爲甚麼只愛老虎不愛姑娘呀？」

林歌不想再唱下去了，笑道：「南姑娘，我唱不好，不要再唱了好不好？」

南紅鳳有些不悅，噘唇道：「你這個人眞奇怪，唱了老半天，我還是聽得莫名其妙，到底你養那麼多老虎幹麼呀？」

林歌笑了笑道：「我肚子餓了，先讓我入屋去吃些東西好麼？」

南紅鳳只得起身領他入屋。

木屋裏面佈置相當精雅，似是一位飽學儒士的居處，只是屋中沒見到一冊書籍而已。

林歌現在最想知道的就是南紅鳳的父親究竟是何方神聖，是否與「武林一條街」有關，所以一入屋內便注意打量屋內的情形，希望從某些東西上得到證明，這時所見器具似乎都與「武林一條街」扯不上關係，心中頗爲失望。

南紅鳳請他在廳上坐下，便入內去端出一盤食物，情竇初開的少女一旦對某個青年有了愛意，招待自是更加親切，端出的食物有各種精製的獸肉，另外還有一壺酒。

林歌其實並不太餓，只想入屋了解她家的情況而已，他一邊吃着酒肉，一邊讚美道：「南姑娘，妳燒的菜很好吃，我從沒吃過這麼可口的獸肉。」

南紅鳳聽了很高興，便乘機揶揄道：「你家那隻母老虎會不會燒菜給你吃？」

她不知「母老虎」指的是妻子，這樣說的含意是：你既然喜歡吃好菜，爲甚麼不討個老婆而却養甚麼母老虎小老虎的？

林歌不便明說，哈哈笑道：「是！是！對了，妳爹的大名如何稱呼？」

南紅鳳道：「我爹名叫南仙。」

林歌道：「南仙是名還是號？」

南紅鳳道：「是名。」

林歌道：「妳的武功都是他教的？」

南紅鳳點頭道：「是呀。」

林歌道：「他平時做些甚麼？」

南紅鳳道：「我爹不做事，在家的時候，每天只練武功。」

林歌道：「練武功幹甚麼？」

南紅鳳道：「報仇。」

林歌道：「他跟誰有仇？」

南紅鳳道：「跟……跟我娘有仇。」

林歌詫異道：「怎麼跟妳娘有仇？」

南紅鳳吞吞吐吐道：「這件事很複雜，我也不大明白，我只知我爹練武的目的是要找我娘報仇，唉！你不要問我這個好不好？」

林歌還是追問道：「妳娘的武功比妳爹還要高強是不是？」

南紅鳳道：「是的。」

林歌道：「夫妻反目分離，實在沒有報仇的必要，是否有其它原因？」

南紅鳳道：「我不知道……」

林歌道：「妳父母分開多久了？」

南紅鳳道：「快十年了。」

林歌道：「這麼說，妳父母分開時，妳已經七八歲，應該懂得一些事情了，怎會不知他們是因何而反目分開的呢？」

南紅鳳對他的一再發問有些不勝其煩，顰眉嬌嗔道：「喂，你不要發問了好不好？」

林歌一笑道：「我是想了解一下，如有可能，由我替妳父母做個和事佬，讓他們化干戈爲玉帛。」

南紅鳳幽幽一嘆道：「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我已經試過好多次了。」

林歌問道：「妳喜歡父親還是喜歡母親？」

南紅鳳道：「我喜歡父親。」

林歌道：「爲什麼？」

南紅鳳道：「因爲……唉！叫你不要問，你又要問了！」

林歌聳聳肩道：「好，我不問，不過夫妻反目而竟一致於此，實在可悲——妳娘住在哪裏？」

南紅鳳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林歌道：「平日有沒有人來拜訪妳爹呢？」

南紅鳳又搖頭道：「沒有。」

林歌道：「這麼說，你們父女住在這谷中是沒有一人知道了？」

南紅鳳道：「是的，連我娘也不知道，我爹和我娘分開之後，才帶我到這地方來的。」

林歌道：「可是，洞中鐵門上的『苗疆重地』四個字，似乎表示妳爹在南方的地位很高，怎麼沒有一人知道妳爹住在這裏呢？」

南紅鳳道：「不騙你，眞的沒有一人來過，因爲……因爲凡是想入谷的人，都被困死在洞外的蜘蛛陣中。」

林歌啞笑道：「曾有人死在蜘蛛陣中麼？」

南紅鳳點頭道：「有啊！而且還很多呢！」

林歌道：「既然如此，妳不能說沒有一人知道你們父女住在這裏，只能說他們進不來罷了。」

南紅鳳道：「我爹說那些人並非企圖進入谷中，只是誤入陣中被困死的。」

林歌放下筷子，站了起來道：「妳家好漂亮，帶我一間一間看看好麼？」

南紅鳳搖頭道：「不可以，你只能在這廳上，其它的房間不准看。」

林歌道：「爲什麼？」

南紅鳳道：「我爹不准人看，他的房間我一步都不准進去，有一次我偷偷進去，被他打得半死呢。」

林歌好像發現了一綫曙光，心中一喜，又問道：「又爲甚麼？」

南紅鳳道：「不知道。」

至此，林歌已確認這座絕谷主人南仙值得一查，只要自己能進入他房中，必然會有重大發現，暗中決定等今夜南紅鳳入睡之後再偷入南仙的房內一搜。

南紅鳳將林歌帶入絕谷來，似乎又是高興又是憂慮，心情十分矛盾，她見林歌忽然不說話，便問道：「林歌，你在想甚麼？」

林歌道：「我在想，不知妳爹回來的時候，會對我怎樣？」

南紅鳳道：「我告訴他我發現你昏迷在蜘蛛陣內，便把你帶入谷中，這樣他只會怪我，不會怪你，你看如何？」

林歌道：「妳不怕他責罰？」

南紅鳳臉上一紅道：「不要緊，頂多挨頓臭罵，我担心的是他可能立刻驅逐你

出谷，那樣一來你我就不能再見面了。」

林歌道：「他今天會不會回來？」

南紅鳳道：「不知道呀。」

林歌道：「南姑娘，妳眞的沒有聽說過『武林一條街』這個地方麼？」

南紅鳳道：「眞的沒聽說過，你找它幹麼？」

林歌便將好友金糊塗的遭遇，以及自己來到大理的第一天晚上也夢遊「武林一條街」的經過情形，詳細說給她聽。

南紅鳳甚感驚奇道：「眞是奇怪，大理有這麼一個神秘的地方，我怎麼都沒聽說過？」

林歌察顏辨色，知她確實不知「武林一條街」這個地方，於是不再發問，轉而要求她帶自己到四處看看，南紅鳳欣然答應，便領他走出木屋，在谷中四處瀏覽。

兩人在谷中走了一遍，林歌仍然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事物，他見絕谷之中別無出路，乃問道：「南姑娘，你們這座絕谷只有剛才我們入谷那條出路是不是？」

南紅鳳點頭道：「是呀。」

林歌道：「要是有人將洞道堵死，你父女豈非插翼難飛？」

南紅鳳道：「不會，我爹在洞外佈下的那個蜘蛛陣十分厲害，至今無人能破，所以出路不可能被人堵死。」

林歌道：「這可難說，譬如妳剛才出谷去玩，要是被人逮住了，對方挾持妳入陣，妳又當如何？」

南紅鳳笑道：「不會。」

林歌道：「怎麼不會呢？」

南紅鳳忽然欺身向他拍出一掌，嬌叱道：「接我一招試試！」

聲到掌到，倏忽之間，掌心已拍到林歌胸前三寸之處！

林歌不防她會突施攻擊，欲待閃避已然太遲，當即橫臂格出。

不料一格之下，竟然格了個空，南紅鳳拍到的一掌不知怎的竟然直入無阻，砰的一聲，拍中了他的胸口！

林歌大吃一驚，頓足後退數尺，心中駭然道：「這丫頭的掌法好邪門！」

南紅鳳收掌嘻嘻笑道：「沒有打痛你吧？」

林歌面上一紅道：「沒有。」

南紅鳳笑問道：「你看我的功夫如何呢？」

林歌道：「妙不可言！」

南紅鳳得意的笑道：「所以啊，誰想逮住我，那是不可能的事。」

林歌幾年來會過的武林高手不在少數，名揚中原武林的十大高手多數敗在他的劍下，不料今天竟被一個小姑娘一擊而中，心中大感不是滋味，不覺衝口道：「再來一次如何？」

「好啊！」

南紅鳳又一掌拍了過去。

這次，林歌已有防備，見妳掌到，急忙雙掌齊出，一上一下運勁震出，此招名叫「後浪推前浪」，乃是他師門秘技之一，是攻守兼備的妙招，在攻擊方面，前面一掌如遇阻力，後面一掌隨即「推波助浪」而進，在防守方面，前面一掌如若阻擋不住敵人的攻擊，後面一掌便可待機而動，實是神奇無比的掌法。那知南紅鳳的掌法恰似無形之物，不受任何阻攔，只聽「砰」的一聲，又打中了他的胸口！

她怕傷到林歌，故發出的力道很輕，但林歌却如受到雷殛，登時爲之目瞪口呆，簡直不敢相信世上有這麼一路掌法。

南紅鳳一擊得手，立刻收手後退，笑道：「你還是擋不住，是不？」

林歌張口結舌老半天，才驚問道：「妳這是甚麼功夫呀？」

南紅鳳笑嘻嘻道：「這叫『無極飄渺掌』，是我爹嘔心瀝血化了十年功夫才研究成功的一門掌法。」

林歌嘆道：「實在高明，我剛才明明已架住了妳的來掌，可是……」

南紅鳳道：「結果却沒架住，你知道是甚麼原因麼？」

林歌搖頭道：「不知道，我實在被搞糊塗了！」

南紅鳳道：「我爹這門掌法能使人產生一種錯覺，你看到的招式其實不是實招，眞正的實招你看不到。」

林歌不勝駭異道：「因此便叫『無極飄渺掌』？可是爲何使人產生錯覺呢？」

南紅鳳笑道：「這個……我不能告訴你，我若告訴你，你便可輕易的把我擊敗了。」

林歌武學造詣極深，只覺今天碰上的這種掌法實已超出武學範圍之外，太不可思議了，暗忖道：「她說這門掌法能使人產生錯覺，眼睛看到的招式不是實招，眞正的實招却看不見，如其所言屬實，那麼這必是邪術的力量造成的。這樣看來，她父親必是『武林一條街』裏面的人。」

想到這裏，不禁大爲氣餒，對解救金糊塗更加沒有信心了。

南紅鳳不知他在想甚麼，只認爲他不能接住自己的攻擊可能很傷心，當下安慰道：「林歌，你不要傷心，你的輕功十分不弱，等我爹回來，我向他求求看，說不定他願意收你爲徒，要是他願意的話，不出半年，你也會使『無極飄渺掌』。」

林歌苦笑不語。

南紅鳳道：「你不喜歡麼？」

林歌嗒然道：「南姑娘，我此番前來大理，只想救我朋友回家……」

南紅鳳道：「也許我爹知道『武林一條街』在甚麼地方，我要求他告訴你。」

林歌聳聳肩道：「但願如此了。」

南紅鳳問道：「如果我爹願意收你爲徒，你願意留下來麼？」

林歌道：「這個……」

南紅鳳目露央求之色道：「你留下來好不好？我們這地方很好，你不必返回中原，不要管那些母老虎小老虎了。」

林歌含糊道：「妳爹不會答應的。」

南紅鳳低首含羞道：「我爹說過要替我找個如意郎君，也許他會喜歡你的。」

林歌淡淡一笑道：「到時再說吧。」

南紅鳳道：「你……喜不喜歡我？」

林歌頗爲困窘，只得打個哈哈道：「南姑娘，妳我相識才只一天，妳不怕我欺負妳麼？」

南紅鳳道：「我看得出你是好人。」

林歌不再開腔，仰望谷頂發呆起來。

南紅鳳道：「你在想甚麼？」

林歌不答。

（未完）

侠義傳奇中篇故事

石中火・著
盧令・圖

日上三竿

小鎮風雲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窩蜂帮衆乘夜到長樂鎮日上三竿客棧勒索，却被該店住客中的三山五嶽的武林人物打得抱頭鼠竄，傷亡共廿五人，翌日，該帮幾大金剛率衆封鎖該鎮，不得該鎮鎮民出鎮，聲言要該鎮賠償喪葬醫藥費，始肯罷休，結果又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狽而逃，龐衝、惡和尚、花蜂，彭凌……等這些黑白道江湖客，於打跑一窩蜂帮衆後，便一同回鎮，路經清心茶館，老板趙一龍招呼衆人入內歇息喝茶，並叫婉兒清唱一曲以娛，當婉兒準備高歌之際，花蜂與惡和尚却因小故發生口角，幾至動武，但爲趙一龍勸阻，惡和尚乃憤憤然離去……

雖有戴天仇　能否乘人危

（一）定計

婉兒只得收起怒容，望四周點頭爲禮就着三絃音調唱道：

當年萬里覓封侯，
匹馬戍梁州。
關河夢斷何處？
塵暗舊貂裘。
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
此生誰料，
心在天山，
身老滄洲。

這是陸游的訴衷情，此等詞句唱自婉兒口中，居然把詞意借着歌聲，唱得淋漓盡致，衆人只覺心頭如銀般沉重。

彭凌擧目一看，趙一龍居然流下兩行清淚，他心頭一動，沉思道：「剛才可是三絃聲先起，婉兒才和唱的，莫非這趙一龍另有含意？」心中不斷揣摸。

花蜂笑道：「哎，姑娘怎會唱這種歌，豈不大煞風景？快再另唱一首。」

婉兒面色一沉，正想說話，趙一龍忙道：「婉兒難得諸位大爺高興，妳就再唱一首。」又撥起三絃，婉兒祇得又唱起來，唱的是元朝大曲家王實甫寫的曲子——

怕黃昏不覺又黃昏，
不銷魂怎地不銷魂。
新啼痕壓舊啼痕，
斷腸人憶斷腸人。
今春，
香肌瘦幾分，
裙帶寬三寸。

她聲如黃鶯，婉轉唱來，令人繞樑三日，不覺都聽得痴了。

隔了半晌，才爆出春雷般的喝采聲，這其中數花蜂的聲量最大。

趙一龍忙作揖道：「謝謝各位賞面，婉兒快點拿點菓乾讓客人吃。」

婉兒返身取了些菓乾出來，她繞過桌子先拿給彭凌。

彭凌順手一摸，賞了一塊碎銀，笑道

：「姑娘唱得眞好！」

婉兒臉上一紅，道：「多謝大爺，嗯，大爺貴姓？」

彭凌道：「敝姓彭，聽姑娘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氏。」

婉兒「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彭爺，小女子本是冀東人氏，七年前才跟乾爹搬來此地。彭爺仙鄉何處？」

「光州。」彭凌心頭一跳，這是在長樂鎮第二次，上一次在「越吃越多麵店」中，金有福一聽他姓彭就問他的籍貫，如今婉兒又是如此。

趙一龍一邊替客人倒茶，一邊呼道：「婉兒快點，別怠慢了客人！我去買菜作飯。」

婉兒應了一聲，轉到別桌去。最後才萬分不願地到花蜂桌前。

花蜂送了一塊銀子給她，又取出一塊，道：「姑娘若果陪小生坐一會兒，這塊銀子就是姑娘的了。」

「你做夢！」

花蜂笑嘻嘻地道：「要多少代價，姑娘不妨開出來！」

婉兒粉臉變色，罵道：「瞎了眼的狗賊，光天化日之下居然調戲良家婦女！」

花蜂道：「姑娘言重了，小生實是一片好意。」

婉兒突然道：「大爺眞的想找個姑娘麼？」

花蜂喜道：「小生豈敢虛言？」

婉兒道：「小女子給你介紹一個好不好？不收絲毫費用的？」

花蜂色迷心竅，道：「美不美？」

婉兒道：「像大爺這種人才，小女子怎敢介紹一個不好的給你？你放心，她比我還要白。」

花蜂笑道：「那敢情好，快叫她來看看。」

婉兒轉首叫道：「咪咪，快來，有人要請你。」

一隻白貓應聲自內堂而出。她輕捷無比，跳上桌子對着花蜂咪咪咪一陣亂叫。

婉兒笑得花枝亂顫，衆茶客亦哄堂大笑。

花蜂臉色泛白，霍地站了起來，道：「姑娘太過份了！」伸手拉婉兒手腕，婉兒手腕一沉，沒讓抓着。

彭凌喝道：「你也太過份了！」

婉兒忙跑過去，替彭凌斟了杯茶，道：「彭爺大人大量，喝杯茶，不用跟這種瘋狗一般見識。」

這句話無疑火上加油，花蜂又妒又恨，怒道：「姓彭的你也管得太過份了！」

彭凌道：「過份？其實叫一頭貓來陪你巳經是太抬擧你了。」倏地提高聲浪，「你欺侮那些良家婦女時，怎不覺得太過份？」

花蜂怒極，刷地打開摺扇搧了一搧，走了過來。

彭凌若無其事。「好，小生正感到有點熱，有勞兄台撥扇。」他學花蜂的腔調地道，四周又爆發一陣笑聲。

花蜂道：「好，想不到你的嘴倒還利！」目光殺機一閃，食指在扇子末端按下，機括一响，三顆鋼釘自扇管前端射出。

他距離彭凌不足七尺，鋼釘眨眼巳至，彭凌嘴上說得輕鬆，暗中却一直戒備着，花蜂目光露出殺機，他右手巳握着茶壺的耳子。

銅釘帶起的風聲一響，他立即提起茶壺護住面門。

「叮叮叮」鋼釘碰在茶壺上，發出清脆的聲音。

說時遲，那時快，花蜂巳隨鋼釘和身撲上，摺扇「呼」地一聲，往彭凌琵琶骨敲下。

彭凌身子迅即往右邊一挪，臂上用勁，板櫈的右邊櫈脚點地，左邊翹起。「卜」地一响摺扇敲碎板櫈，彭凌長身而起。

花蜂尚未把摺扇自木縫中拔出，彭凌左拳巳迎面打至，花蜂左手格起，右脚飛踢板櫈，板櫈碎裂，碎木四處飛揚！

花蜂摺扇閃電般探出，直點彭凌胸前「璇璣穴」。

他快，彭凌更快，右拳斜劈花蜂臂彎，左手直拍對方胸口。

花蜂也不慢，右手一沉，扇尖反點彭凌臂下「天井穴」。同時左足飛起，迫退彭凌一步。

兩人貼身爭鬥，招招陰惡，眨眼巳過了二十多招，彭凌暗嘆道：「大好身手，難怪他不把惡和尚放在眼中，可惜自甘墮落。」

旁人被這精采的打鬥所吸引。

彭凌右手格開花蜂鐵扇，迅即印在花蜂胸口，這一招渾然天成，迅疾如電，花蜂避無可避，胸口一悶，退幾步，知道自己巳受了傷，一張臉忽青忽白。

彭凌道：「如今大敵當前，暫且寄下你一命，若不再放下屠刀，必取你命！」

花蜂道：「姓彭的你好狠！」返身離店。

（二）

「日上三竿」客棧內，畢覺曉道：「敝人昨夜跟瞌睡虫的一場鄉下人玩意，不意累及各位滯留本鎮。各位若尚要住店，這七日敝人不收各位分文。至于今早發生的事，敝人亦很傷心……」

梁棟木道：「你傷心有個屁用，咱四個兄弟只剩下一個，梁某難道不傷心？」

畢覺曉道：「賢昆仲的遭遇，敝人至感遺憾，這身後事，全部由敝人負責。」

梁老大哼了一聲。此時，剛好惡和尚入店。

畢覺曉乘機道：「小虎子，拿些早點招呼客人，對不起，敝人還要去跟鎮上的父老商量一下，失陪失陪。」

龐衝手一揮，畢覺曉告罪退出。

龐衝豹眼在各人臉上掃過，道：「一窩蜂雖然扎手，相信各位若果刻意離開長樂鎮，自也不會太難。」頓了一頓，聲音轉厲。「各位既然無意離開，目的你知我知。只是事情看來很不簡單，依龐某看，起碼還有不少不明底蘊的人物，令人難以揣測。」

疤面客道：「請龐兄明言。」

龐衝道：「眼前就有一個：彭凌，你們有誰知道他的底細，再一個此家老闆，諒大家都看得出不是尋常之人，不是龐衝故意貶低各位，依龐某看，只怕此人比起各位的武功只高不低，各位又有誰能知其底蘊？」

衆人不吭一聲。

龐衡鋒利的目光又自衆人面上掃過，道：「只怕以後還有不少人物相繼出現，武林中向來弱肉强食，亦無須某龐多言。誰願跟龐某合作，龐某絕不虧待他。」

粱棟木道：「咱願意追隨龐大哥。」

龐衡目光轉對丁氏雙雄，丁乘車道：「愚兄弟只是剛巧路過，順便來瞧熱鬧而已。」

龐衡眉頭一揚道：「眞的？哼，那就乖乖的瞧，可不許伸上一脚。」目光轉向惡和尚及毒道人處。「你倆意下如何？」

毒道人略一思索，終於點了點頭。

「疤面客，你大概不會拒絕老夫的邀請吧？」

疤面客乾笑一聲，道：「龐當家的好意，在下心領。在下獨來獨往慣了，再說，在下巳是個殘廢之人，對龐當家似乎沒有影响。」

龐衡暗駡一聲「不識抬擧」，口上却道：「龐某知道你的意思，你似乎想看風駛𢃇。好，你若臨時才加入，分紅就要少一點。」

疤面客神色不變，道：「多謝龐當家好意，在下先此謝了。」

龐衡哼了一聲，動了殺他之念。扭首面對荆長風。

荊長風道：「不敢勞動世叔垂詢，家父不日當至．屆時自有家父指導小侄的一切。」

龐衡乾笑一聲，道：「荊兄若至，我等勝算更大了！」此話模稜兩可，衆人都不明白他話中所指的「我等」，到底是指荊振聲與他，或是指龐衡及惡和尚等。不過，誰也不敢動問。

（三）

密室中，伸手不見五指，只見兩對眸子在黑暗中閃着光。

一個粗壯的聲音道：「老四，老二估計不確，今早反而送了曹雄一命！」

一個陰沉略帶尖銳的聲音答道：「聽說咱們殺了粱家寨三兄弟，還傷了幾個，比對起來還是化算。再說，他們到底留下來了。」

先前那人道：「不用一窩蜂出手，他們還不是會留下來。」

「話不能如此說，凡事總要萬全。咱兄弟巳等了十年，默默在這裏呆了好幾年，除了組織了一窩蜂爲復出舖點路之外，小弟實在看不出有什麽前途？」

粗壯的聲音嘆息了一聲，道：「愚兄亦不知大哥葫蘆裏面賣什麽藥？如今點子越來越多，他再不出面，只怕咱三兄弟都過不了年。如今只怕大哥把網撒得太廣，未必兜得住風雲會那條大魚。」

「老三，你又何必長他人志氣，想以前，老大一向機智百出，沉穩堅定，他既敢撒網，必定不怕魚兒大。」

老三好像精神略振，道：「聽老二說，龐衡跟那姓彭的小子都很扎手，只怕今朝他們都有意隱藏實力。」

老四沉思一陣，道：「龐衡這人倒還摸得到底，姓彭的可不知是何方神聖？」

「老四，你說會不會是那話兒？」

老四語氣充滿仇恨，道：「寧殺錯一百，莫放過一人。」

「對，這件事由你策劃，先把他幹掉再說。」

施毒

（一）

花蜂敗退淸心茶館後，婉兒對彭凌大是感激。「多謝彭爺替小女子趕走那個無賴。」

「別客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我輩之所爲。」彭凌隨和地道：「姑娘爲何老遠從冀東搬來山西？」

婉兒道：「義父一向行走江湖賣藝餬口，後來經過此地，義父認爲此地民風淳樸，加上過往客商頗多，生意還過得去，故而在此定居下來。」

彭凌道：「令尊及令堂呢？」

婉兒眼圈一紅，道：「小女子八歲時，兩個老人家便過世了。」

「對不起，勾起姑娘的傷心事。」彭凌道：「令尊英年早逝，實在可惜。」

婉兒臉上突現憤慨之色，道：「先父是給一個姓彭的殺死的。」

「令堂亦是被姓彭的所殺的麽？」彭凌心頭一跳，又道：「難怪姑娘查詢在下的籍貫，莫非你知道仇人的籍貫？」

「先慈在先父死後七日便投井自盡了。」婉兒怒道：「聞說仇人後[illegible]亦傷重不治，不過若讓我碰上他的親人，誓殺之以報親仇！」

「你仇人是誰？」

「他乃……」忽然有所覺，連忙停住，頓了一頓，婉兒才續道：「對不起，彭大爺，這些事現在說來亦沒用。你多喝一杯茶吧！」輕盈地走去隣座招呼。

彭凌心事澎湃，婉兒的話使他思潮起伏，難以自禁，視綫漸漸模糊，腦海中想起自己的家世。

（二）

二十年前，彭凌的父親是著名的大俠，手中一把緬刀，殺盡不少黑道魔頭，難逢敵手。

提起「閃電刀」彭風，武林中誰人不識？自此之後，俠績漸著，武林中人都改稱他爲「刀聖」，隱隱然巳成了北七省的白道盟主。

彭風有了聲譽後，絲毫不自滿，不但在武藝上進一步鑽研，走動江湖行俠仗義亦更加勤密了。當時彭風與其盟弟殷一劍，每到一處地方，必受當地武人的歡迎。

一時之間．彭風巳成了白道武人的模範，成了年輕高手的偶像。彭凌自小受其父陶薰，小小年紀即能分淸黑白是非，深得其父疼愛，把一生的絕技都一股腦兒傳授給他。

彭凌得乃父餘蔭，可說是最幸福的孩子，他日間習武，晚間跟母親研讀詩書，發奮將來成爲第二個彭風。

可是好景不常，在他十五歲那年，出了個武林奇才，可惜此人勾結黑道魔頭，殘殺白道中人，安定了幾年的武林，又漸生風波。

彭風幾次追捕都不能成功，幾經辛苦，才打聽到那人叫做武君龍。

由於武君龍自知尙不能與以彭風爲首的俠義道中人爭一日之長短，於是暫時蟄伏，暗中招兵買馬，成立了「天龍帮」，

多年來震於彭風及其盟弟殷一劍威力之下的黑道羣魔紛紛復出，一時之間，「天龍帮」陣容及勢力極其龐大。

一年之後，也就是在彭凌十六歲之時，武君龍自認一切經巳成熟，於是正面與白道英雄接觸。

由於所向披靡，武君龍更加不可一世，終於彭風及殷一劍率領十多個白道高手與之相遇。

一塲血戰之後，十多個白道高手固然死絕，但天龍帮亦巳潰不成軍，武君龍最後亦斃在彭風刀下，可是他在臨死之前亦擊了彭風一掌。

彭風知道自已倒下，其盟弟亦必定難以倖免，於是强忍痛楚，裝作不曾受傷。

「天龍帮」餘孽見大勢巳去，又懾於彭風的名頭，武君龍一死，即作鳥獸散，殷一劍欲乘勝追擊，彭風却喝止了他。

此時，殷一劍才知盟兄傷勢頗重，於是扶他回家，可憐彭風回到家裏時巳是氣息奄奄。

對那一天，彭凌印象至爲深刻，因爲當日旣是他的十六歲生日，亦是他老父逝世之時。

殷一劍草草辦理了彭風的身後事，便帶着盟嫂及彭凌兼程下江南，暫避敵鋒，因爲當時殷一劍亦有傷在身。

彭風死後，白道失去中流砥柱，加之一向存有爭名奪利及門戶之見，勢成一盤散沙，缺乏一個人品武功能孚衆望的領袖，再也不能形成一股懾醜震魔的力量，相反，黑道羣魔相繼崛起，白道凋零。

殷一劍經過幾年間的養息及策劃，於是成立了大刀門，要秉承「閃電刀」彭風的遺志，衞道除魔，只是因爲力量及時勢尙未成熟，因此一切只在暗中進行。

五年來，黑道羣醜不少人被大刀門剷除，但江湖上只聞大刀門之名而不知其組織的領袖，是以，大刀門在武林中人的眼中是一個神秘組織，不過都知道其宗旨是衞道除魔。

彭凌在殷一劍教導之下，不但得乃父之眞傳，亦學了其盟叔的絕技，大刀門甫一成立，他就當了仗義堂的堂主，主持伏殺黑道羣魔的行動。

這次他來長樂鎭，孤身犯險，乃是奉了殷一劍之令的。

（三）

花蜂跟蹌入店，惡和尙笑道：「哎呀，花少爺好像採花不成反被蜂刺了一下哩！」他故意拿花蜂二字來做文章，花蜂有傷在身，暗哼一聲，不敢相稽。

粱棟木道：「花蜂，咱現在巳和龐大哥結盟，你有沒有意思？」

花蜂惡狠狠地道：「如果我加入了，就沒那姓彭的份，這條件，龐大哥能應允麽？」

「沒問題，姓彭的即使來求老夫，老夫也寧願要你，不要他，不過，老夫最恨那些出爾反爾的人，到時可不能三心兩意，否則恕老夫不客氣。」

「這個，小弟自然明白，請大哥放心吧。」

龐衡從懷中掏出二粒藥丸，道：「老夫看你受傷不輕，這兩顆藥丸雖不及少林的大還丹，但亦相差不遠，你先取去服食，先食一顆，臨睡時再食另一顆，明早當可痊癒。」

花蜂大喜，連忙拜謝，此時他對龐衡感激流涕，對彭凌的仇恨又深了一層。

龐衡不愧是個梟雄，軟硬兼施，便把個心高氣傲的花蜂收服得貼貼伏伏。

（四）

時巳近午，淸心茶館只剩彭凌一人，婉兒收拾好杯碟，見彭凌仍在那裏發呆，不禁十分驚訝，她輕盈地走近彭凌身旁，嬌聲道：「喂，你在想什麽？」

「沒什麽。」彭凌自沉思中驚醒。「姑娘旣然心切報仇，因何又蟄居小鎭，莫非算定仇家會送上門來？」

「乾爹說我的武功還不行。」

「哦，」彭凌訝道：「你的武功是趙一龍教的？」

「唔。」婉兒點點頭。

彭凌突然問道：「你義父的旱烟棍法教了你沒有？」

婉兒一怔，道：「胡說，什麽旱烟棍法，是教我棍法？」

彭凌信手取起筷子，迅疾的向她眉心點去，口道：「姑娘小心。」

婉兒一閃，也拿起一枝筷子擋架，嗔道：「好啊，你要試我，就跟你玩一會兒。」婉兒手中的筷子忽而小花槍的招數，忽而方家短棍招式，時而襄陽冷家的判官筆法。

彭凌倏地住手，道：「不錯，這正是……」倏地住口，因爲他眼角巳瞥見趙一龍手持菜籃入來。

趙一龍雙目神光烱烱，注視着彭凌，彭凌心中一懍，笑道：「老丈回來啦！」

趙一龍面色一沉，道：「這裏不賣飯，閣下賴在這裏意欲何爲？」言下之意，彭凌看上他乾女兒。

婉兒面上一熱，急道：「乾爹，你別亂想，剛才那個花蜂他……幸虧彭爺把他趕走。」

趙一龍看也不看婉兒一眼，道：「憑花蜂也配動我女兒，姓彭的不過是趁機賣乖，你道我看不出？你乾爹走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他這一發威，跟早上那態度大相逕庭，此時的他像一頭發怒的豹子。

「來了，狐狸尾巴終於露了出來，只是另外那三個却不知在那裏？」彭凌心中暗忖，口上却道：「老丈莫含血噴人，小可豈是那種人？」

趙一龍神色倏地一緩，道：「也許我雙眼昏花看錯了，彭爺是那路英雄？」

彭凌道：「小可只是一介生意人，怎當得英雄兩字？」

婉兒道：「彭大哥武功才不錯哩。』

趙一龍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口中却道：「不知彭爺寶號設於何處做何生意？」

彭凌道：「武功只能護身，豈能當飯吃？小可自小家貧那有什麽店舖，只能四處走動，買賣一些山貨，從中牟取蠅頭小利。」

「那敢情好，幾時經過，替我送十個竹蒸籠來，小舖經常要蒸些糕餅。」

「沒問題，下次經過一定替老丈帶來，商丘天福號的竹蒸籠是最好的，你看怎樣？」

趙一龍面色一沉，雙目神光立現，道

：「小子滿口胡言，商丘何來有家經營山貨的天福號？」

彭凌故作訝狀，道：「哎，老丈大概不熟，商丘天福號賣的竹器眞的各地聞名，提起它，行裏人無不翹起拇指讚它幾句呢。」

「放屁！小小的一座商丘城，有什麼我不知的？」突然有所覺，神色又一變，忖道：「此人果是有心人，九成就是彭風的孽種，只是小的比老的還狡猾三分，連老子也差點上當了，莫非數年的鄉鎮生活使我腦筋遲鈍了麼？」

心中念頭電閃，口氣却一變，喃喃地道：「莫非是最近才開放，果如是則難怪老朽不知了。」

「不對呀，天福號在商丘已經有十年歷史了。」

趙一龍心中極怒，面上却絲毫不變，道：「難怪，老朽十五年前在那裏賣唱，足足呆了三四年，所以昔日商丘的一切，老朽無不熟悉。」

彭凌心中暗笑：「趙飛呀趙飛，你雖然狡猾，却終於露出了尾巴。」口道：「這就難怪了，老丈要煮飯，小可也不能再打擾了，我也要回店了。」

趙一龍道：「好走，下午再來坐。」

× × ×

彭凌離去後，趙一龍面色異常難看。

婉兒從未看過他的面色如此難看，輕聲問道：「乾爹，你今日怎麼樣呢？」

「婉兒，你還認不認我這個乾爹。」

婉兒惶恐地道：「乾爹你今日怎會這樣說？你老人家待女兒恩同再造，女兒怎會不認你老人家？」

趙一龍面上露出一絲笑容，道：「我也知道你孝順。」面色又自一變，一字一頓地道：「從今天起，你不得再跟姓彭那小子來往……」

「為什麼？乾爹！」婉兒驚道。

「因為……」趙一龍欲言又止，道：「總之乾爹是為你好？」目光露出堅毅之色，殺機一閃，續道：「你別問這麼多，拿我的筆墨來。」

婉兒委屈地應了一聲，把筆墨擺在桌子上，趙一龍提筆在一塊小木牌上寫着：「武松殺嫂」，「關羽斬蔡陽」，「荊軻刺秦皇」，他連寫三塊木牌，寫好後，放下筆，看了一會，道：「婉兒，把木牌掛到門外去。」

「乾爹，下午你一口氣要講三個故事？」婉兒大是奇怪：「這不是破例麼？」

「乾爹今天興致好，多講一個有何不可？」趙一龍面色嚴寒，「你吃飯後就回家去，好好練練武，不要四處走，你知道這會兒長樂鎮風雲際會，別露了行藏。」

「是，女兒自會小心。」

（五）

彭凌出了清心茶館，信步在街上溜了一溜。

臨到「越吃越多麵店」，隔遠便聽見金有福那粗壯的聲音：「福嬸，你就別跟我客氣，錢麼以後才算，先吃了再說，就算我請你吧。」

他說完了話，彭凌已至跟前，只見一個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婦人，道：「只恨阿福死得早，小兒天壽又好幾年沒了音信。」

倒連累了左隣右里。」

金有福道：「福嬸，你別難過，說不定天壽哥這兩天會回來過年。」

福嬸嘆息了一聲。「老身已盼望了三年了，只怕今年依然要失望，當初老身巳不想他去了，他又說男子漢志在四方，你說我老婆子能阻得住他麼？其實留在鎮上替人家幹幹散工，還可以餬口。」

金有福道：「你老進來坐着吃吧。」

「不用了，就站着吃，老身已很滿足了，金老闆你眞是好人，老天保祐你長命百歲。」

彭凌惻隱之心頓起，從身上摸出一錠銀子，道：「婆婆，這點錢給你買點東西過年吧。」

福嬸驚訝地看了他一眼，道：「你，你……這怎可以？」

彭凌把銀子塞進她手中，道：「婆婆，你就收下吧！」

「這麼多，老婆子怎還得起？」

金有福道：「福嬸，你就收下吧，最近，你也够苦的了，好幾天都揭不開鑊蓋了。」

老婆子這才收下，對彭凌千恩萬謝。

金有福道：「彭哥兒你也進來吃一碗吧。」

「不用了，謝謝你。」

（六）

彭凌進店，畢覺曉正招呼衆人進膳，見彭凌入來，急道：「彭爺也來吃吧。」

彭凌看一看桌面，早已吃得杯盤狼藉，道：「我還不餓，等下才吃。」

花蜂道：「只怕是你不敢坐在這裏吃吧？」

彭凌傲然一笑，道：「不是不敢是不屑，不屑和你這種衣冠禽獸同席進膳！」

花蜂面色一變，道：「姓彭的，你別犯了過頭。」

龐衝道：「由今日起到離開長樂鎮為止，花蜂、惡和尚，毒道士跟梁棟木都是老夫的盟友，你當然懂得老夫的意思。」

彭凌道：「難怪花蜂這麼神氣，原來找到了靠山！」

花蜂冷笑道：「是又如何？你惹得起麼？」

「不是惹不惹得起的問題，」彭凌神色一整，道：「需要惹的話，惹不起彭凌還是會惹。」

花蜂道：「你好狂呀！」

龐衝道：「想不到你一張嘴倒眞能說會道，不過，老夫素來不興作口舌之爭，看來你遲早會與老夫一碰，現在時機未至，老夫亦不跟你計較。」

彭凌冷哼一聲，揚長入房。

店小二急步入來，畢覺曉叱道：「小三子，你越來越胡鬧了，什麼事慌慌張張的？」

店小二不好意思地笑笑，道：「沒什麼事，沒什麼事。嗯，清心茶館下午要講三個故事，都很精彩的。」

帳房先生滴滴答答地打着算盤，聞言抬一抬頭，問道：「什麼精彩故事？」

小三子好像遇到知音人，一步走到帳房先生面前道：「唏！武松殺嫂，荊軻刺秦皇，關羽斬蔡陽，全部都是殺的！我小三子最喜歡聽的了！」轉對畢覺曉，涎着臉道：「老闆，下午讓我去聽一會吧。」

帳房先生道：「做完了工夫再說，彭爺還未吃飯，人家辛苦了一個上午，你去吩咐廚房，弄幾個小菜，嗯，你眞的沒看錯吧？趙一龍那糟老頭眞的一口氣要講三個故事？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呀！」

小三子興緻勃勃，道：「眞的，我已問過趙老頭了。」

帳房先生目光神采一閃，道：「去替各位英雄添酒。」

× × ×

小三子捧着酒菜從廚房出來。

帳房先生道：「放下，讓我拿去，看你這個熊樣，怎會招呼客人？」

（七）

彭凌回房後，和衣躺在床上，心中不斷沉思及推敲：「照這情況看，趙一龍必是武君龍四大龍衞之老么——趙飛無疑，婉兒則是武君龍的女兒。唔，想不到邱堂主的消息這麼靈通！」

「不知另外三個龍衞又在何方？抑或亦是潛伏在長樂鎮？他們潛伏在此有何圖謀？」想了一陣依然得不出結果，門聲突然砰砰地響起來。

彭凌問道：「誰？」

「是我。」帳房先生的聲音：「送飯來。」

彭凌起身開口，見帳房先生托着個盤子站在門外，微感意外，道：「怎敢勞先生親自送來？」

帳房先生笑道：「小二們都休息了，老朽反正沒事：．嘿嘿，舉手之勞，彭爺何必客氣？」

彭凌道：「請把酒菜放在几上。」

帳房先生放好酒菜後，出門而去，臨出門回首道：「彭爺慢慢用，等下老朽再來收拾。」當他再次回首時，面上却露出一個難解的笑容，可惜彭凌只能看到他的背脊。

彭凌胡亂吃了一點，他心情煩悶，酒也不喝，便坐在床上運功調息。

行了二個周天，彭凌精神奕奕，他自覺近來內力有長足的進步。

彭凌正想出門到清心茶館看看，帳房先生剛好來敲門，彭凌打開門，帳房先生笑嘻嘻地進來。

他斜目見彭凌要出門，忙道：「彭爺，你要出去呀？桌上這包袱請收拾起來，這裏盜賊頗多，還是小心一點好，這窗門嘛，也要把它關穩。」

彭凌一呆，但人家總是一片好意，因此把包袱塞進棉被裏，跟着便轉身去關窗戶。

就在此際，帳房先生從懷中抽出一把七首，閃電般插向彭凌背後，這一下又狠又急，距離又近，他剛剛刺出，嘴角已露出笑容。

彭凌雙手剛伸出，只聞背後兵刃之聲急響，心中雖驚却不慌亂，急切間上身一俯，左腳後踢，他反應不可謂不快，可惜由於被牆擋住，閃避不及，後腰一痛一痲，跟着砰地一聲響，右腳踢到帳房先生。

帳房先生身子剛被踢開，彭凌像頭受傷的獅子，霍地一個大轉身，一個箭步撲向帳房先生。

這些動作說來雖慢，實際上只是一瞬間的事。說時遲，那時快，帳房先生屁股剛沾地，眼前一花，喉管已被彭凌右手叉住，跟着衣領一緊，被彭凌拉扯了起來。

彭凌面色鐵青，把帳房先生推至牆邊，沉聲道：「快拿解藥來！」

帳房先生喘着氣道：「解藥　不在……我身上。」

彭凌左手一用勁，帳房先生臉色大變，額現青筋，冷汗涔涔而下，雙眼白多於黑。

「誰指使你來？快說！解藥在什麼地方？」

「一窩蜂。」帳房先生的聲音好像不是人類發出的。

彭凌稍稍放鬆，讓他能夠說話。「一窩蜂的頭兒是誰？他們封鎮有何目的？你說了我放你一條生路。」

「我只是一名小腳色，所知有限。」

「盡你所知而言，只要所言不虛，彭某立即放你。」彭凌說畢，忽然發覺後腰由傷口處所產生的痲癢漸漸擴散，不禁苦笑一下，暗忖道：「即使他能把眞相供出，只怕我也沒能力把消息傳出去。」

就在此時，窗口突被打開，一陣破空聲響，無數的暗器飛入來。

急切間彭凌無暇可思，提起帳房先生舞在身前，一聲低啞的慘呼，帳房先生已成了刺蝟。彭凌反手在帳房先生身上拔下一把飛刀，抄起包袱，自窗口躍出店後。

前面人影一閃，投入樹叢中，看背影像是瞌睡虫　彭凌大怒，提氣竄前，一掠三丈，再掠三丈，刹那亦已入林。

瞌睡虫身形只離前五丈，彭凌一吸氣，一掠之下，又貼近二丈。瞌睡虫不敢回首，喝道：「兄弟快來，點子太硬，併肩子上。」

彭凌一驚，手中飛刀揚手射出，瞌睡虫正在高呼分神之際，待到發覺身後異響時，已經無從閃避，飛刀沒柄而入。

這是一柄淬毒的飛刀，是瞌睡虫欲用來殺彭凌，却反而成了自己的催命符。由於飛刀沒柄已入，刺入心臟，迅即斃命。

彭凌生怕樹叢中有埋伏，剛才一鼓作氣，貿然而入，此時清醒之後，稍一思索，立即自包袱中取出一條要作更換的衣服，把它作繃帶紮在腰上，他機智絕倫，明知事後敵人必會循跡搜索此地，因此此處現時雖然平靜，事實稍後必是四面羅網。

因此飛身上樹，從這棵樹飛至另一棵樹，用此方法從另一個方向折回長樂鎮。

長樂鎮雖是龍潭虎穴，却是最安全的，因為往往越危險的地方反而越安全。

既然樹叢是險地，若果妄用眞力逃竄，終有不支倒地之時。可惜，彭凌還是算錯一着，一段飛奔之後，加上在樹上的飛躍，毒氣經已擴散，當他甫一入鎮，已經搖搖欲墜。

矛盾

（一）

彭凌舉步維艱地經過「日上三竿」客棧後面，他拚命支持着，無奈頭重如鉛，卒之在一條小巷口一陣暈眩，腦海中泛起死神的相貌，像是那麼猙獰，又像是迷人的鮮花，好像渺茫，又好像就在眼前……

他伸手要扶住牆壁，離壁三尺的磚牆

，却像十萬八千里遠般，又一陣暈眩，再也支持不住，終於倒下，臨失知覺時，覺得肩膊好像撞着了什麼物件似的。

（二）

「日上三竿」客棧靜悄悄的，住客都去了清心茶館聽說書。奇怪，小三子竟然沉得住氣，躺在板櫈上打瞌睡。

一忽，畢覺曉自樓上下來，道：「小三子，去看看老張，他去彭爺房裏已半炷香有多了。」又喃喃地道：「老張最近越活越回頭，奇奇怪怪的！」言畢上樓。

小三子應了一聲，急步入廂院，推開彭凌房門，房裏的情景令他大吃一驚，可是他却夠鎮定，沒有聲張，在房中視察一番，又拈拈酒壺的份量，這才出房告訴畢覺曉。

畢覺曉大吃一驚，慌忙下樓。到了現場，畢覺曉道：「小三子，把老張屍體拖出去，悄悄埋了，不許聲張，喏，從窗口拖出去。埋了以後，順便找一找彭爺的行踪。」

小三子異常驚訝，雙眼只瞪着畢覺曉，怔怔地聽他說。

畢覺曉望了他一眼，道：「還有等會他們來了，若有人問起，告訴他們老張告假回老家過年；至於彭爺嘛，說他留言離鎮幾天；還有，把地上的血漬洗掉。」他雖然只是一個生意人，但到底是老闆，下起命令倒有一股威嚴。

小三子應了一聲，慌忙拿了一塊濕布洗抹地上的血漬。

畢覺曉却出店而去。

（三）

彭凌暈倒時，肩膊撞到的物件是一扇殘舊的木門。

木門驀地被撞開。屋內人正是剛吃飽飯坐在灶前剔牙的福嬸，吃了一驚，問道：「誰？」不見回音，喃喃地道：「莫非自己聽錯了？」雖然她已是花甲之年，但聽覺依然不錯，那一撞之聲，清晰巨大，萬沒有聽錯之理。

她嘀咕了兩句，起身到門口，一到門口，只見一個白衣青年倒在地上，暈迷不醒，心頭猛吃一驚，差點沒喊出聲來，幸而她警覺到近日鎮上來了一批兇神惡煞的人，生怕高呼之後會為自己引來麻煩。

仔細一看，這個青年不就是剛才送一錠銀子給自己的青年麼？老婆子一急，也不知從何處生出一股力量，迅速把他拖入屋，順手關好木門。她心中想：「莫非這好心腸的小伙子給那些惡人害了麼？」

她不知彭凌是因何暈倒的，淘了一勺清水淋在他頭上，却不見他醒過來，老婆子心中大慌，慌亂中瞥見彭凌腰上纏縛了一件衣服，後腰處染了一小灘血漬，總算老婆子人老心未懵，利落地解下衣服，只見後腰處一道三寸左右長的傷口，淌着發黑的血水。

老婆子尚未見過有此種情況，家中又沒有藥，心中大是焦急。慌忙取了些碎銀（今午她用彭凌那錠銀子去買半斤豬肝找換回來的），意欲去請鎮上的鄭大夫。

她掩好了門，往通向街口的小巷出處走去，走了幾步，忽然聽見隣屋有一陣吆喝聲傳出。福嬸腦中靈光一現，心想：「她既然學拳，可能家內有傷藥也未定！」

於是上前拍門。

這小巷一邊是「日上三竿」客棧，另一邊是三棟小屋，靠郊野的那邊是福嬸的家。三棟屋數她的那間最小最破殘。

現在她拍門的那間屋，是這條巷中的那間最大的磚屋。

門聲响過一回，開門的赫然是婉兒。婉兒額上見汗，雙頰通紅顯然剛在練武。

「是您？有什麼事麼福嬸。」婉兒掠一掠飄落額前的髮絲，帶着兩分驚訝地問。心中想大概福嬸這兩天又沒飯開了。事實上靠替鎮上那些王老五縫縫補補，賺的那夠餬口？

福嬸期期艾艾地道：「我說婉姑娘呀，你每天都在練武眞夠勤力，女孩子嘛，練了武又有什麼用？」

婉兒有點摸不着頭腦，只得道：「練武可以强身健體嘛，俗語說拳不離手，曲不離口，這兩碼子事都要天天練習的。」

「對對，姑娘說得對。」福嬸無奈只得硬着頭皮道：「你家裏有傷藥嗎？」

「有，福嬸你何處傷了？」婉兒目光在她身上上下看了一遍。

「不是我受傷，你給我一點好麼？我給你錢。」

「不用錢，這傷藥是治傷病的，你拿去好了。」婉兒回房取了金創藥出來，又道：「不是你傷那是誰？」

福嬸道：「是老身一個親戚，他來找我，在路上受了傷。就這樣我得回去了，謝謝你。」她取了藥，三步拼兩步回家。

回到家裏，忙把藥敷在彭凌後腰。她家裏沒繃布，只得又用彭凌的衣服替他包紮起來。

「你認識他？」

福嬸嚇了一跳，慌忙回首，却不知婉兒何時已進來，站在她身後。

「嚇死老身了。」福嬸拍拍心口，只得從實地道：「老身本來不認識他的，只是今天中午在金老頭麵店門口碰到他，承他同情我老婆子的遭遇，送了一大錠銀子給我。」她喘了一口氣。「剛才老身聽見門口一聲異响，開門一看，却見他暈倒在門口，便把他拖了入來……」

婉兒見彭凌眉宇之間隱隱然有股黑色，道：「咦，他是中了毒呀！」

「啊！那怎麼辦？」福嬸嚇得手足無措。

婉兒看了一會，道：「幸好這只是普通的毒，我家中還有解藥，福嬸你把他扶上床，我回去拿藥。」

原來婉兒事後感覺到福嬸行動奇怪，言語異常，才過來看看，這却救了彭凌一命。

婉兒把解藥灌入彭凌口內，由於彭凌昏迷不醒，可也累得她滿頭大汗，跟着她扶起他，雙掌貼在彭凌背心，替他運功療毒，不久，彭凌出了一身大汗，奇臭無比，婉兒亦是香汗淋漓。

她吁了一口氣道：「總算替他拾回一命！」她放倒了彭凌，解下紮傷的衣服，把傷口用祛毒藥水洗滌過後，又重新替他上藥。

玉手移動間，無意中觸到一塊硬物，她心中想道：「要不是有這塊硬物擋住，傷口可能還要拖長一二寸。」

為着利便包紮，婉兒伸手把他腰際的硬物拿出。

當她伸手剔開他褲頭時，禁不住面上發熱，不自覺地閉起雙眼。

「啊，這是黃金打造的，這小伙子眞有錢！」福嬸叫道。

婉兒睜眼一看，刹那目呆口瞪，面上青一陣白一陣，再也說不出話來。

原來婉兒剛才摸着的那塊硬物是一件長約四寸，寬約二寸，用黃金打造的牌子，上面刻了三行字，上欵是凌兒十六周歲紀念，中間四個大字是「秉承父志」，下欵是兗州彭風。

刹那之間，婉兒如遭雷轟，眼前這個自己對他頗有好感的青年，竟是殺父仇人之子，而偏偏由自己把他從鬼門關救了出來。

十數年來夢寐所思的仇人，就在眼前，婉兒不由自主的抖顫起來。

心忖：「天可見憐，教你撞在我手中！」手掌緩緩舉起。

刹那間，腦海中又浮現今早彭凌替他趕走花蜂的情景，又忽想道：「他一身俠骨，我又豈能在他暈迷中殺了他，爹爹一生英雄，我又豈能用如此卑鄙的手段墜了爹爹名頭，古今英雄無不光明正大，我……」一時之間委決不下。

原來武君龍與妻性格不合，他終生為求出人頭地，君臨武林，一年到晚，四處奔波，又往往不擇手段，到婉兒五歲時，兩人感情的裂痕越來越大，婉兒母親便帶婉兒另外擇地而居，不肯與之同流合汚。

武君龍那時一心想的只是名利，也不理她，婉兒父親雖然窮兇極惡，她母親却是個書香世家的千金，知書識禮，為免在婉兒小心靈中留下創傷，她母親把武君龍說成是一個英雄。

到了武君龍死後，他身邊的四個貼身護衛來到婉兒處報喪，她母親大慟，她為着不能相夫為善而終被殺一事深感遺憾，乃投井自盡，臨終前才草草告訴婉兒說武君龍是個壞蛋。

可是後來四大龍衞却拚命吹噓武君龍是如何如何的一個大英雄，而彭風却是個口蜜腹劍的僞君子，也就使婉兒相信了其母親事前的說法了，因此，在她心目中她父親却是個頂天立地的英雄。

你道四大龍衞又為何會供養婉兒？却原來武君龍臨死時天良發現，覺得自己虧待了妻女，又怕因他的惡跡連累及妻女，因此詐對四大龍衞說婉兒知道他的寶藏及武功秘笈。

黃金以及武功秘笈正是這等人夢寐所求之物，武君龍不愧是一代梟雄，三言兩語便令四大龍衞乖乖替她養着婉兒。

四大龍衞到婉兒家時，對她母親說及此事，她母親十分聰明，聞言知意，悉是武君龍的計謀，便把武君龍十數年搜刮得來之寶藏供出，至於武功秘笈却道已經告訴婉兒，但要到婉兒二十歲後才告訴他的，其實武君龍那有武功秘笈交與其妻女？不過婉兒母親自思到婉兒二十歲後，那時她經已成年，到時亦會明悉一切，當能自立。

十年來，四大龍衞不斷旁敲側擊，欲從婉兒口中問出秘笈之事，可惜一無所獲。不過，他們四人曾經是叱咤風雲的人物，又豈甘長期蟄伏？他們雖然巳經懷疑秘笈可能是子虛之事，不過，他們是有目的的，因此對婉兒倒也很好。

× × ×

婉兒右掌剛放下，十年所受的委屈及辛酸，又湧上心頭，耳中好似聽見他父親的聲音在呼叫：「快殺了他，他是爹爹仇人之子，錯過今日永無機會了……莫非你要爹爹抱憾九泉？他爹爹是僞君子，他何嘗不是？快下手，你莫當個不孝女兒！」

婉兒出了一身冷汗，面現堅決之色，右掌再次舉起，對準彭凌的天靈蓋。

婉兒心中念頭電閃，右掌去勢更快，眼看她大仇即能報却。

× × ×

一陣清脆的馬蹄聲鞭炮般响起，刹那間，一個年廿七、八的青年騎着一匹灰馬穿道而來。奇怪，此人也是一身白衣勝雪，但面目嚴肅，一臉精悍之色。

馬兒到了「日上三竿」客棧前，白衣人一躍而下，右手抽起掛在鞍邊的一個長形包袱，看情況，裏面可能是刀劍之類的兵器。

他拉着馬，伸頭入店，見一個店小二的模樣睡在扳櫈上。

「小二，小二。」

小虎子一驚而醒，道：「對不起，小店已經客滿。」

白衣人道：「這店裏的住客可有個姓彭的白衣青年？」

「有有。」小虎子道：「不過他中午已經退房他去了。」

白衣人面色一沉道：「小二哥，不可胡言。」

「這可是眞的。」

「他去那裏？」

「小的不知。」

「胡說，他約我來此，不見不散，豈會爽約？即使臨時有急事離開，亦會留下見面地址，小二，你分明是騙我。」白衣人面色鐵青，雙眼神光迸射。

小虎子心中一寒，暗忖：「這人臉上生得端正，神色却為何如此赫人？」

「怎樣不作聲？唔！」

小虎子苦着臉道：「眞的不在，不信我帶你去他房中看看。」

「好，你帶路。」

小虎子推開房門道：「你看，連包袱都已取走了。」

白衣人大感奇怪，沉思一會，還是決定留下來。「既然如此，反正這間房也是空的，我就住下了。」

「這……」小虎子吞吞吐吐地道。

「有何不可？莫非你家是黑店？」

「客官莫亂道，咱老闆交代下來，說這間房是留給彭爺的，他說彭爺過兩三天就會回來。」

白衣人一笑，道：「那更好，我正想跟他同房共住。」

小虎子無奈地道：「那好吧，待小的替你收執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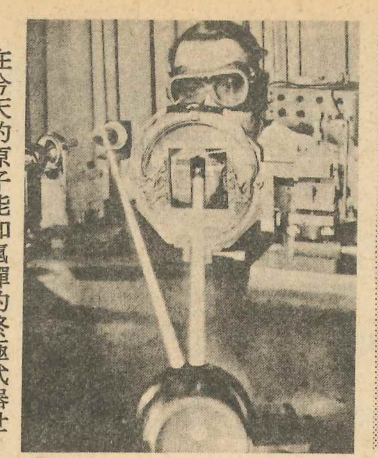
（未完）

小啓：「無名鎮」作者慕容美君有要事，續稿未到，是期暫停。

武器科技

定向能量的武器

亦雄·譯



在今天的原子能和氫彈的終極武器世界裏，有胆量按鈕的不過是美蘇兩大强國。其他擁有少量核彈的一等國家如中共，英國，法國；二等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等，都因爲沒有殲滅性的報復力量，不敢隨便使用核彈。但是，這些國家却不斷的研究其他各種防禦性或攻擊性的新技術武器，以爲彌補。有高度技術，却沒有核彈的二等强國如西德和日本，則集中研究及改良傳統性武器，暫時不敢作其他的突破。結果，最近英國國防部已經發出消息，一種死光綫已經試驗成功。

這種新武器的研究，開始於一九六八年，而領導這一研究小組的主腦則是光學專家兼原子分裂學博士亨利·博賀斯爵士和中子反應研究院院長阿倫·約翰史東爵士。據可靠來源消息：今年五月十四日，在撲斯茅茲海岸對開十五哩外，一種新的光綫武器，曾將一艘一九四八年建造的裝甲輕巡洋艦巴路納號擊沉。當時該艦由無綫電操縱，以時速三十一浬的速度直綫航進，被雷達捕獲後，隨即遭到死光綫的侵襲，歷時僅六點四秒，艦身上部，分艦橋和後部射擊指揮部，即被光綫射斷，跟着，由於鋼板的溶度，引起燃燒，火乘風勢，巴路納號後部的上部構造遭到嚴重的破壞，全艦的指揮系統失靈，完全沒有了作戰能力，後來由消防艦將火撲滅，始免延及全艦。

用來放射死光綫的試驗船是水晶號，它裝滿了實驗性的儀器，在尾部的塔架構造上面，安裝了旋轉放射器，放射器是用鈦合金製造的，雖然耐熱，但只能維持七十五秒，便要換過另一枝新的放射器了，同時，由於試驗性質，水晶號還沒達到澈底實用的要求，它即不能航行海洋，又沒有動力，如果要把這種新武器安裝在一艘可以高速航行，及有長期補給，完整的電子儀器，雷達，通訊系統的戰艦的話，依照水晶號作基準，則這艘戰艦必需有排水量二萬噸以上，才能乘載這全部裝置。

不過這種裝置還沒有達到完善的，原因地球是圓的，在水平綫外三十哩，我們便會見到一隻普通船的船身，所以第一次和相距二十七浬的巴路納號來作實驗時，只能摧毀它的上部構造物。後來在五月十七日再舉行另一次試驗，將一艘一萬一千噸排水量的廢棄貨船做目標，兩者相距八浬，然後放出死光綫，射擊它的水綫部，結果，只在船頭照射了一點四秒，貨船的鋼板便溶化了。

這種中子分裝死光綫在射出口的部份，溫度高達攝氏一千一百度，距離三十哩外，也有一千度，一塊二十吋的鋼板，可在零點一秒之內射穿。這種裝置是利用離心力使到鏵三十的粒子分離，露出中子，以高熱注於中子羣中，便互相衝擊，由一條通路衝出，基本上不是光綫，只是發光罷了，因此，說這種裝置還沒達到澈底實用的要求，就是這個緣故。比方，它對噴射機就產生不了什麼作用，而對艦船，又不够飛彈的射程，只可以作爲防禦飛彈和對侵襲的飛機予以嚇阻。

但是，激光器在一九七二年冬天，美國在越南戰場上却使用過了，當時美空軍投下多枚「精靈」（SMART BOMB）炸彈，紛紛命中了在此之前都是落空的北越軍目標，原來這種炸彈就是藉着飛機放射激光的引導，準確地命中了隱蔽的敵軍目標，成績非常美滿，百分之八十五炸彈落在目標十五碼範圍內，其他的落點雖較遠，但目標依然會受到爆炸力破壞。

「精靈」炸彈是厲害的激光武器的先驅。低能量的激光武器在戰場上使用，已經證明極爲成功。一九七二年南越高原昆嵩戰役，兩架空軍直升機施用激光和導彈，在一天之內，摧毀了北越軍四十七個目標，其中二十七個是移動的坦克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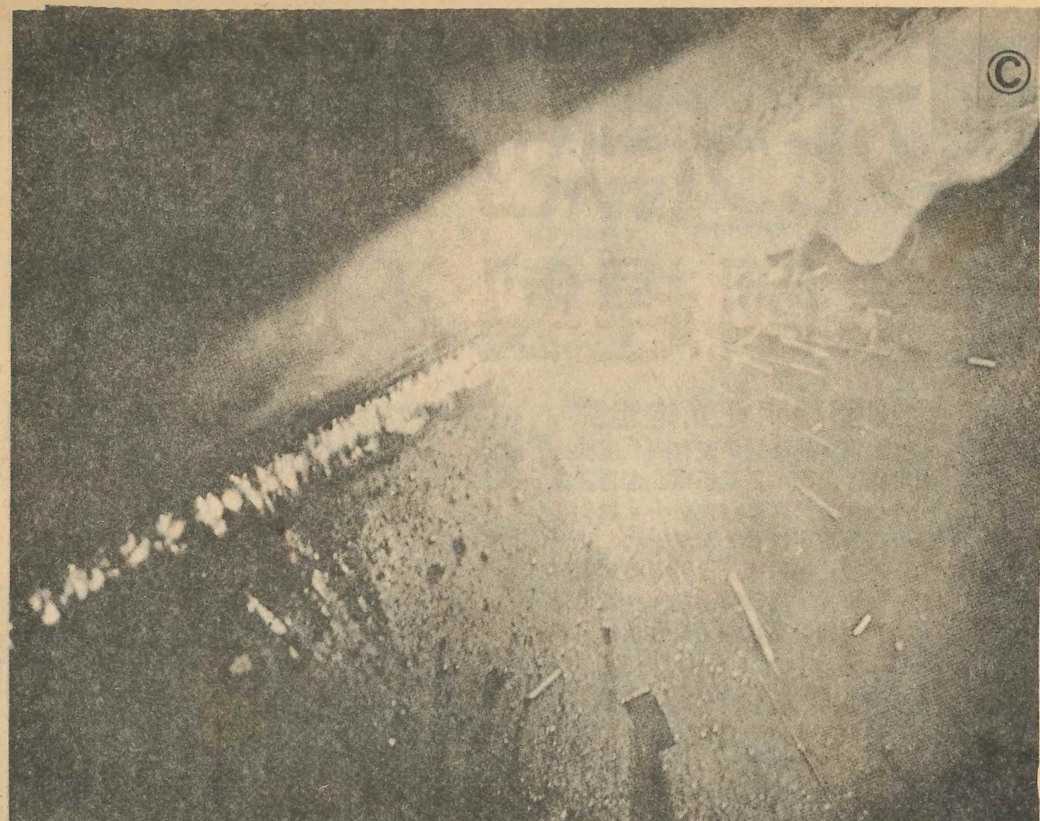
最先進的美國坦克車的大炮，已經採用激光測距器，使命中率大大提高，而有些重炮炮彈正在試驗以一種激光導向系統，帮助炮彈達到百發百中的效率。一種新的激光槍令空軍可以更有效地支持地面作戰。這種重四磅半，有效距離達五哩半的激光槍，由地面士兵對準敵人目標，上空的戰機則利用激光的反射，準確地向目標轟炸。

發展中更複雜和精密的激光器包括下列幾種：

一種由激光引導其有「記憶力」的飛彈，發射後，飛機可立刻飛離危險的現場，無需繼續逗留予以引導即能擊中目標。

一種由海陸空軍共同研究的高能量激光武器，能使敵人發射的飛彈成爲廢鐵，或者擊落敵機，摧毀敵軍坦克及破壞敵人的太空船，並可以探測潛艇踪跡，以及使用光速（每秒十八萬六千哩）傳遞數以千計的電訊。

美國「原子能委員會」正研究一項用激光引爆氫彈，避免產生危險輻射塵的方法。



圖片說明： Ⓐ光學專家兼原子分裂學博士亨利·博賀斯爵士。Ⓑ遭到死光綫侵襲，歷時僅六·四秒鋼板即被熔解的裝甲輕巡洋艦巴路納號。Ⓒ「死光」着點，二十吋鋼板也一點即穿。

有關方面，現正集中研究遠程發射達到毀滅性效果的高能量激光武器。目前用於軍事方面的激光是偏於低能量的，反而工業所用的激光的能量則較高，舉一個例，有一種工業激光器能把無比堅固，厚達八分之三吋的鈦板，以每分鐘達九十吋的進度切開。

美國絕不是唯一從事發展激光武器的國家，由於激光器威力和收效之大，幾乎每個科技先進的國家都致力於研究。蘇聯從事激光研究已有數十年之久。法國在高能量激光方面更進行深入研究。以色列製成了一具由普通火咀發射的激光發射器。

一般人都同意了第一具實用的激光器是一九五八年在美國製成的，「激光」的涵意是「激發的輻射造成的强化光綫」。換句話說，就是把光的能量集中於一點，正如放大鏡將陽光集中一點產生熱力後引起火燄一樣。

十年前，五角大厦就對激光的軍事用途發生興趣，但由於軍費的限制，政府在這方面的研究所花的費用不能太多，實際數字雖然未有透露，但據估計，軍方和「原子能委員會」每年在這方面的開支，可能也超過一億三千萬美元。

據美空軍實驗部門主腦物理學家威廉·李曼博士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記者稱，政府在發展輕便、可靠及「相當有效」的激光發射器材方面，有良好的進展，他又說：「激光實在不是一種集體毀滅性的武器，並不足够產生毀滅整個城市的能量，它不是一種『不分皂白』的武器，目的只是一次消滅一架飛機，一枚飛彈，一輛坦克，一艘船或者一個人而已。」

所以，迄今爲止，仍舊有不少的專家，否認激光將是「最終的武器」，儘管在實驗室和在戰場上有限度的使用的結果顯示，它的潛力着實驚人。

以下是實驗室最近研究所證實激光威力的幾個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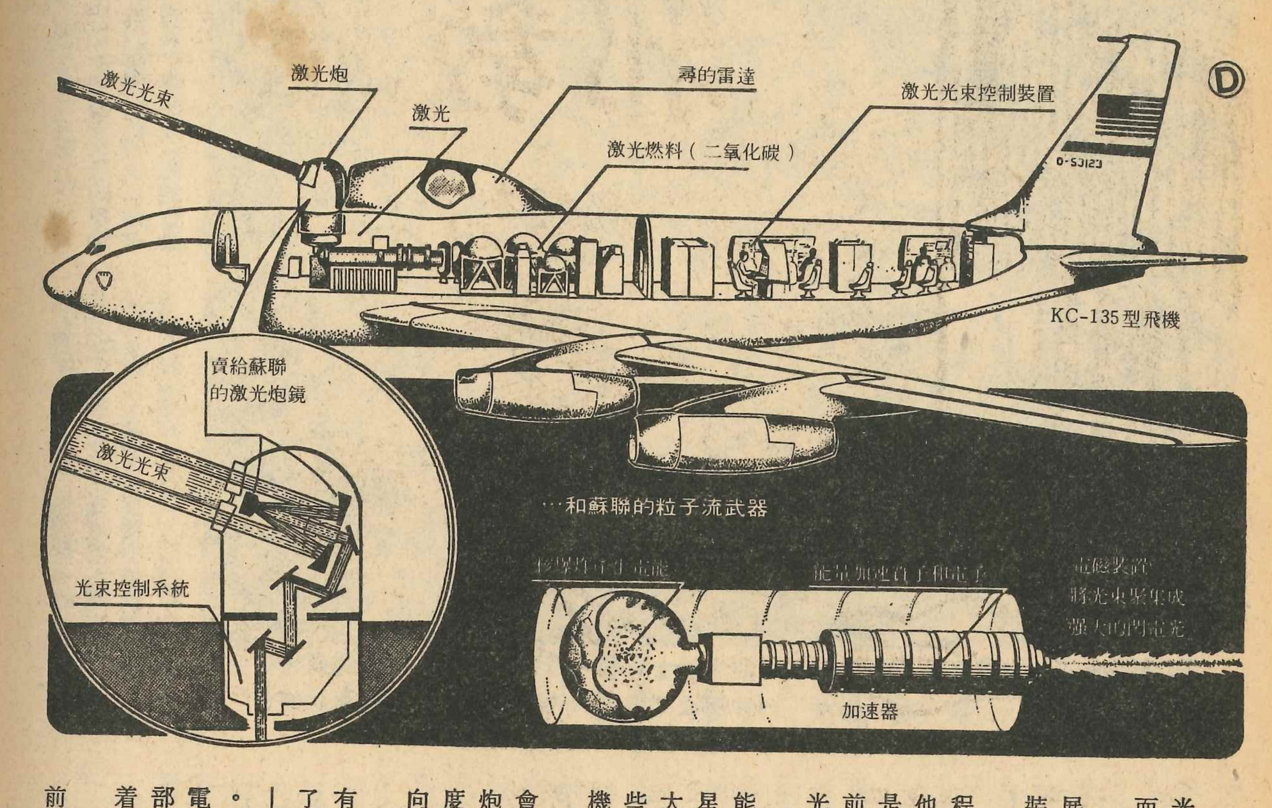
在新墨西哥州的克特蘭空軍基地的實驗室，一道激光曾把飛機駕駛艙的塑膠艙蓋像切牛肉般切開，這結果使專家預測未來的軍機的駕駛艙須要有非常堅固的艙蓋護衞，而可能要靠潛望鏡或者電視螢幕來輔導駕駛。

另一項實驗中，一道一百瓦特能量的激光——相當於一個一百瓦特燈泡的能量——射向一塊塗上顏色的鉛板後，幾乎立刻把它貫穿。據指出，預料可以使到熱度增加，而鋁的熔點約爲華氏一千二百二十度，目前的軍機是用鋁造的，因此未來的軍機很可能不塗任何顏料，並能增强它抗拒激光的能力。

近程發射的激光曾洞穿能够抗拒高熱的飛彈彈頭，如果在遠程外發射激光，一樣可收這種效果，敵人的飛彈就會在天空被熔化成一堆廢物。

海軍當局發現從飛機上發射激光，可以測知海面波浪的高度。有些科學家相信這項技術，可以探測海底潛艇經過時的排水量。

Ⓓ激光作戰飛機ＫＣ—１３５型。美國人已經成功地把需要的１０噸或更多的激光設備裝進這架飛機裡面了。並且在短期內即要試飛，這一事實，無疑是一種」突破「。



專家預測未來從間諜衛星上發射的激光，可能在敵人的飛彈發射前即被察覺，而向本國基地發出警訊。

據權威界的報導，美國激光武器的發展，將可在最新B——一型轟炸機尾部，裝上一挺激光槍。

一般軍事科學家都同意了高能量和遠程激光武器的面世，距離現在不會很遠。他們也開始考慮對抗激光的方法了。激光是直射武器，跟視綫或電波一樣，是直綫前進的，它在空氣稀薄的高空最見效。激光的理想施用地方，是眞空狀態的太空。

現在，美國國防部的科學家，却又不能不開始考慮到他們會和蘇聯競爭發展「星球大戰」武器的可能性了，所謂「星球大戰」武器，就是激光武器，但却是指那些以光速運行的高能量光束，可以擊落飛機或彈道導彈的。

目前在英國法恩伯勒舉行的航空展覽會上，美國空軍展出了一幅裝配了「激光炮」的實驗飛機簡圖，透露了目前美國高度秘密活動領域裏的一個小角落——「定向能量武器」的研究在發展中。

他們所進行研究的「死光」系統起碼有兩項，其一是激光，科學界對它已經有了相當深刻的了解，另一類則是原子質粒——電子，質子，中子或帶電原子——流。原子質粒並非怎樣新奇的貨色，在家用電視機裏面，以及科學家用來研究原子內部結構的巨型原子裂變加速器中，都使用着這些原子質粒。

要求在武器方面作重要突破，使得目前的導彈綫標槍一樣成為超時的武器，這種想法在五角大樓已不再是一種笑話。同樣，認為蘇聯目前正在大力發展這兩種光束武器——可能已經是在西方的前頭——也不再是杞人憂天的了。

根據美國所得的情報推斷，蘇聯現正對進攻性光束武器展開龐大的研究工作，成果已經接近能够摧毀美國的衛星和導彈的地步。

「聯盟」號宇宙載人飛船和「敬禮」號載人太空船的蘇聯太空人便曾經進行過激光實驗。

美國間諜衛星在蘇聯兩個重要地點——烏拉爾東面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和哈薩克聯邦境內靠近中國邊境的薩雷沙林所作的近距離觀察，發現蘇聯利用常規爆炸和小規模的，受控制的核爆來生產粒子流。

在西方，人們對於作為武器的激光光束的技術可能性已經深信不疑。但用來產生激光光束的巨大而又複雜的硬設備却認為不適宜裝在飛機上面，這就遑論要提升到太空上面去了。話雖如此，但事實證明，美國却已經成功地把重達十噸的激光設備裝進一架飛機裏面了，這不是一架高速的戰鬥機，而是一架重型ＫＣ——一三五型飛機——波音七〇七民航客機的軍用異型。同時，準備在最短期內，在新墨西哥沙漠進行重要的試驗，這項試驗，就是示範使用激光去截擊「無人駕駛飛機」和對付由飛機發射的導彈。

下期預告

烏蘇里江畔的一場猛烈的坦克戰

超人的故事／馬 雲・文 盧 令・圖

邪教風雲

月黑風高夜

超人章日明和農家女阿蘭，因為協助警方破案有功，不但獲得警方的嘉獎，也獲得金石銀行的一大筆花紅獎金。因為「金磚大刦案」發生之後，警方和金石銀行方面都同時懸紅，以求破案。

於是章日明就利用了這筆錢，在一條政府屋邨樓下開設了一間章記士多，解決了他們父子二人以後的生活問題。

至於農家女阿蘭，亦因為經常與超人出生入死，患難與共，日久生情，徵得家長同意之後與超人訂了婚。由於章記士多要人帮手照料，阿蘭也就由鄉下出來，住到章家去。

章日明的父親章心波，對阿蘭這未來媳婦，也算得愛護有加，許多店務都親力親為，較為粗重的工作，都叫兒子章日明去做，只讓阿蘭坐下來收銀。但是阿蘭十分懂事，店裏無論大小事務她都去管，都去理，反而叫章心波不必太過操心。

超人章日明在章記士多店裏，也不是以太子爺自居，他不但要做店員的工作，還要送貨呢。只因為他有氣又有力，這些須要氣力的工作自然是落在他的身上了。

石屋邨的居民們，都因為章記士多店的作風老實，所以十分樂意光顧，章記士多的生意也因此而生財有道，顧客如雲。而超人章日明亦因此而忙個馬不停蹄。

有時章日明還未送完貨，人未返店，客戶已不斷用電話頻頻催促。

章心波一方面不想顧客久候，另一方

超人被圍毆

面亦因為章日明無法分身，惟有讓阿蘭去送貨。但是因為阿蘭到底是個女孩子，屋邨這種居住環境又相當複雜，所以經常都叫阿蘭自己小心。

也是合該有事！這天下午，章日明外出送貨未返，一戶住在石屋邨第四座七樓的住戶，又來電話叫了一些日用品，但聲明急用，要立刻送去。

這電話如果由章心波接聽，他一定會回覆對方說：「對不起，暫時未有人送貨，如果急用，還是請光顧別家士多，否則最快亦要一小時後才可以送上。」

但是偏偏接電話的是阿蘭。阿蘭是個勤奮的女孩子，不想得失客人，所以寫下了單子之後，答應立即送去。

章心波並非有生意上門不想做，只是怕阿蘭出事。所以她每次出門之前，照例叮嚀一番。

阿蘭挽住一個條子蔴袋，按址將一些日用品送到七樓七四七室去。但是她按了門鈴很久也未見有人應門。

她心裏奇怪，數分鐘前對方還叫她快些把用品送到這兒來，怎麼會沒有人？於是她攀住鐵閘，由通風窗往裏面張望，豈料一看之下，當堂吃了一驚！屋內有人死了。

阿蘭由通風窗內望，看見一具女屍，倒臥地上，那女子年約二十許，手部和頸部都有血漬。

阿蘭顯得異常冷靜，跳了下來，取回

那一袋日用雜貨，匆匆趕回店裏。

章氏父子二人看見她的神色已感到有些不妙。章日明更忍不住問她：「發生了什麼事？」

阿蘭一邊致電報警，一邊告訴章氏父子關於剛才發現空屋命案的經過。

超人章日明一邊聽一邊想：既然不久之前才致電叫貨，怎麼這麼快就有人被殺？於是他回過頭來，問他父親章心波：「那個電話是男人還是女人打來的？」

章心波指指阿蘭：「電話是由阿蘭自己接聽的。」

這時候阿蘭亦已向警方交代清楚，剛放下了電話聽筒。

章日明一邊叫她帶路上樓，一邊問她：「那個叫送貨的是男人還是女人的聲音？照我估計，那兇手可能還未逃走：如果我是你，剛才我一定留守門外，可能會有收獲。」

阿蘭被超人拉住手臂，匆匆忙忙地走向第四座那邊，警車聲則由遠處傳來！大概警方已透過他們的無綫電通訊系統，通知了正在街上巡邏的警車。

阿蘭想轉進電梯入口處。

但却給超人拉住：「告訴我，那是幾多樓？」

「七樓。」阿蘭說。

超人於是攔腰一抱，隨即引體上升！直至七樓公衆走廊外，才由欄杆躍入。

他不用電梯，只怕屋邨用電梯的人多，同時也阻時間，反正他會飛，所以終於在着急時，選擇了後者。

阿蘭帶住他到「七四七」室門外。

但是阿蘭只瞥了一眼，就回頭奔向了梯口，那是梯階，不是電梯。

原來阿蘭只望了「七四七」室門口的鐵閘一眼，就知道超人章日明講得不錯。兇手當時的確可能仍在屋內，只是給她按門鈴時嚇呆了。可能暫時躲在不易見到的角落。後來知道阿蘭走了，就開門逃出！

阿蘭覺得自己當時不够冷靜，而且一錯再錯。離開現場已經錯了，既然自己離去了，却沒有把隣居召來又錯了。假如當時有隣居在現場把守的話，相信兇手不易逃脫。

現在阿蘭由梯口回來，她發覺章日明正倚住欄杆往下望。因為看見阿蘭的神態和行動，章日明自然也明白她的想法，所以他希望可以及時飛下去追捕在逃的殺人疑兇。

但是，正在下面走過的，都是一些婦孺，並未見有任何行色匆匆，或者拔足飛奔的人，反而出現了一輛警車。

章日明於是和阿蘭折返現場門外，只見那單位大門半掩，鐵閘也被拉開了。他們沒有入內，因為下面已傳來陣陣警車的警號聲。他們並非第一次協助警方辦案，當然知道現場證據的重要性。

數名警員正由一名警長率領下，匆匆趕到現場！

阿蘭不待警方發問，就說道：「是我撥電話報警的，我送貨到這兒來的時候，發覺死了一個人。」

警長推門進入「七四七室」，阿蘭和章日明等人的視綫自然也集中在入門處的地上。

但是，入門處客廳的地上，並未見有任何屍體。

阿蘭驚呆了一陣。

章日明低聲地問她道：「你有沒有看錯？」

阿蘭沒有答他，她只瞪住一名警長與一名警員分別在屋內各處搜索。

這一類屋邨住宅，通常每戶只有三百呎左右，廳與房之間，亦無間隔；有些則用一幅活動布簾分隔開。但日間多數把布簾也拉開了。因此他們進來之後，廳與房幾乎一目了然。只有轉出露台末端的洗手間，以及三合土牆後面的廚房，難道兇手還有時間把屍體收藏一番？似無可能。

果然，警長和警員很快又回到廳子裏來。尤其是那警長，他有點生氣地瞪住阿蘭：「你可不是見鬼了吧？那裏有什麼死屍？」

阿蘭發誓沒有說謊，還將目睹的情形說了一遍。可惜那位警長却沒有耐性去聽，他一邊掏出了記事册和原子筆來，一邊對阿蘭道：「你可知道報假案和浪費警方人力是有罪的？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住在那裏？」

章日明也知道阿蘭不會說謊，更不會是白日見鬼，無奈眼前的情形的確又是無法可以解釋。

他勸警長不要將阿蘭落案，以及大門較早時本來是緊閉着的情形說了出來。

章日明道：「會不會在我們趕到之前，兇手把屍體也一併帶走？否則，大門又怎麼會打開呢？」

警長很生氣地瞪住他道：「你是什麼人？」

阿蘭在旁道：「他是我的未婚夫。」

「如果你是兇手，你會不會愚蠢到這個地步？」警長又說：「我看你們一定是看偵探小說看得太多了，也大概是太得閒吧，否則怎會找麻煩？現在就請二位跟我們走！」

門外擠了不少看熱鬧的隣居。他們看着警員把章日明和阿蘭帶了出去。

在塲的隣居之中，有不少都知道章日明就是超人，偏偏那位警長却不知道：他只是埋怨他們不該自找麻煩，浪費了警方的時間。

章日明和阿蘭也感到有口難言，惟有準備到了警局之後，再找機會解釋。

豈料就在這時候，他們的救星到了。

禿頭的泰萊警司，正帶同他的下屬們，匆匆趕來，那位警長和數名警員們，立刻向他行禮。

警長正要向泰萊警司說出阿蘭報假案，想不到警司這時正與二人打起招呼來！當堂令到警長等人愕然。

章日明並未反責警長，只是感到萬二分的驚奇！因為現場的情形，的確很難解釋。

泰萊警司一邊率領各人重返現場，一邊聆聽阿蘭複述發現女屍的經過情形。

泰萊警司不但認識超人，也知道章日明和阿蘭都曾經替警方立過功。他們絕不會是神經衰弱的人，所以泰萊相信阿蘭不會是「白日見鬼」。於是他率領探員們在屋內展開偵查，看看有沒有可疑的地方。

警員們在門外驅散看熱鬧的人。這些

隣居們不久之前仍然各自閉門不出，否則阿蘭最少也可以知會其中一戶人家協助看守現場。

現在事情發生了，他們才紛紛跑出來湊熱鬧。但是警員們却不准他們再圍在門外。

屋子裏，一名警探終於在地板上找到了一些血漬。由於地板顏色的影响，若非小心觀察，再加上經驗，對這些被抹過的血漬，實在很易疏忽過去。

泰萊警司也蹲了下去，小心檢驗後，也感到這些血漬相當新鮮。

發現血漬的位置，正是阿蘭見過女屍倒臥着的客廳。至此，再也沒有任何人懷疑阿蘭故弄玄虛了。

於是偵探們開始顯得緊張起來，泰萊警司一邊召來指紋專家，一邊設法把這戶人家的主人找回來。

警探們分別訪問隣居們，希望對破案會有點帮助。但是隣居們都說，剛才他們關上了門，若非人聲和警車聲，他們根本也不知道發生了命案。

泰萊警司原是希望有人見到兇手自屋內出去，他甚至相信兇手把那具女屍也一併帶走，可惜竟然沒有人見到。

泰萊惟有指揮下屬們，分頭到屋內各處、外面走廊、電梯以及梯階等處，展開了一次地毡式的搜查。

章日明和阿蘭都一直在分析：為什麼兇手要把屍體一起帶走？萬一讓隣居見到，豈非自找麻煩？此外就是那個叫貨電話，阿蘭也感到有可疑之處。

阿蘭在章記士多店內接聽的一個叫貨電話，是由一個女子撥來的。她一直沒有機會向章日明交代，而超人也趕住到現場來，希望能够及時截住兇手。豈料二人到了現場之後又被那位警長纏住要拉要鎖。

還好有泰萊這一位高級警司及時出現，阿蘭才可以鬆一口氣，把接聽電話的過程，告訴了章日明。

章日明聽了不禁要提出反問：「撥電話叫日用品的如果就是死者，那麼，當時兇手是否已在現場？然則，兇手極有可能會是熟人。」

阿蘭道：「放下了電話聽筒之後，我照例依單執貨，當時你還未返店，於是我把那些日用品按址送來，前後大概不會超過十五分鐘吧。」

「十五分鐘可以做許多事情了。」章日明說，「假如兇手在她放下了電話聽筒之後開始動手殺死她，那麼，若非兇手神經有毛病，就一定是意外，絕對不可能是謀殺。」

阿蘭瞪住超人：「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章日明道：「假定兇手當時就在死者身邊吧，那麼，他一定知道送貨人不久就到現場來，怎麼會揀這個時間下手殺死她？除非是意外，又或者兇手本身有神經病。那當然不會是有計劃的謀殺。」

阿蘭聽了點點頭。

章日明又說：「後來，你送貨上門，按門鈴沒有人應門，當時說不定兇手正想離去。但我仍不明白，為什麼兇手把屍體帶走了？」

這時候，一名探員正把二名小童帶來見泰萊警司：原來他們可能就是遇見過兇手的人。

根據二名街童說，當時他們正在樓下玩耍，忽然見到一名身裁高大的男子，孭着一個大蔴包袋下來，然後上了一輛汽車，匆匆離去。

泰萊警司問一名小童：「他是由樓梯下去，還是乘電梯呢？」

那小童道：「電梯。因為我們剛剛經過那裏，看見他是陌生人，又見電梯裏只有他一個人，所以才注意他的行動。但後來我想，可能是收買雜物的吧。因此我也沒有再去理會。」

泰萊警司又問：「記得那車子的編號麼？」

「記不起了。」小童抓抓後腦：「總之是一輛客貨二用車。」

二名小童只有十一二歲左右，都是住在這屋邨的。

這時候，一名警員又帶着一名婦人入來。

警員交代說，婦人正是這兒的女戶主陳太。警方是在樓上一戶人家找到她的。當時她正在打蔴將。

一般家庭主婦日間多數湊在一起聚賭，所以陳太在樓上一戶人家被找到時正在打牌實在不足為奇，奇在她並不相信她的女兒被殺，因為她强調不久之前仍然跟她的女兒通過電話。

泰萊警司於是問她：「你什麼時間跟她通過電話？」

陳太想了想，道：「大約三點過一些，三點零五分左右吧。」

泰萊警司回頭問阿蘭：「你什麼時候接到叫貨電話？」

阿蘭回答道：「三點十分左右。」

泰萊警司仍然不明白，兇手怎麼會揀那段時間來殺人：更不明白的是兇手為甚麼會把屍體也一併帶走。

章日明一邊想着一個可能性，一邊問阿蘭：「你認得那女子的聲音麼？會不會叫貨的，就是這位太太？」

阿蘭在這刹那間也若有所悟：「嗯！聽起來的確好像是她。」於是又問陳太：「打電話給我們叫日用品的，可是你？」

「是的，是我打電話給你們叫日用品的。」陳太道，「我正在打牌。不過我知道我女兒正在家裏，所以我吩咐她等你送了日用品上門之後才可出去。」

泰萊警司和章日明他們終於明白了。原來致電到章記士多去叫日用品的電話並非「七四七室」裏面的「死者」，而是在另一處地方的陳太。如此一來，各人的想法又有所不同了。最少也可以解答其中部份疑點。

當初阿蘭不明白兇手何故能在短促時間之內下手，但現在假想中的情形就可能有如下述：——

死者首先接獲她母親陳太的電話，陳太告訴女兒陳少珍說，等會兒將會有人送日用品來，吩咐她付錢及收貨。豈料放下電話之後不久，就有人按鈴，因此死者以為是有人送日用品來了。其實陳太是先致電女兒，看看她在不在家，然後才致電士多店叫日用品的。她是家庭主婦，大概賭至半途才記起家裏沒有一些日用必需品，

才記起要致電士多店。但又怕家中沒有人，所以先致電返家問個明白，才再致電去叫日用品。可惜她沒有向女兒交代得更清楚一些，並可能因此而被人有機可乘。

阿蘭記得大約三時二十五左右，把貨物送到現場來。總之記憶中不會超過十五分鐘。

也就是說，兇手有十五至二十分鐘左右的活動時間。一個有經驗的兇手，這段時間足够殺一個人有餘了。

但是一切只是假想，實情如何，根本沒有人知道。

電話忽然响了起來。

泰萊警司示意陳太去接聽。

對方是一個男子，他要找的正是陳少珍，也就是被阿蘭懷疑已經死去了的那位少女。

陳太在泰萊警司的授意下，在電話中問對方那男子是誰。那男子道：「我是她的朋友，她在家嗎？」

陳太問道：「請問你貴姓？先生。」

「我姓馮。」對方說道，「請告訴她，我叫馮奇。」

「你等一等。」陳太忙用手掌掩住了講筒的部份。然後又向身旁的警司交代：「他說他叫馮奇，是我女兒的朋友。我該如何回答？」

泰萊警司低聲授意。

陳太於是依計行事，對那男子道：「馮先生嗎？少珍正在洗手間，她請你立刻到舍下來一次。她等你。」

「好吧！謝謝你。伯母。」對方掛了綫。

泰萊警司顯然相信阿蘭的口供，但陳太却不相信她的女兒出了事。

門外的人羣已被警員們驅散。

泰萊警司一邊等待那男子送上門來，一邊查問一些關於陳少珍平日的行踪。

陳太告訴警司，她女兒陳少珍年僅十八，是家裏唯一的兒女。她丈夫陳才是一名海員，經常在船上工作，一年之中難得回來一次。因此家裏多數只得母女二人。但由於陳才經常有錢寄回來，所以她們即使不出外工作，生活也總算過得去。

泰萊警司又問她：「令千金既不上學，又不工作，社交是否十分繁忙？」

陳太道：「是的，她在外面的確有許多朋友。兒女長大了，有時做父母的，要管也管不來。」

泰萊警司又大胆地問：「她是否常常帶男朋友返回這裏來？」

「嗯——」陳太有些猶疑。

「我的意思是，你有沒有見過她的男朋友們？」

「有些見過了。但並不是她帶他們回來。」

「例如今天這情形，即使她和男友躲在家裏，相信你也不會知道吧。」泰萊警司瞪住陳太問道。

陳太不敢答話。毫無疑問，她有些內疚，因爲丈夫既不在家，女兒就只有靠她管教了。萬一她女兒眞的出了事，怎麼辦？如何向丈夫交代？

因此，儘管剛才她咀硬，不相信陳少珍死去，在這刹那間她也有些吃驚起來。

陳太想問阿蘭關於當時的情形，但是阿蘭不知去了那裏。甚至連警司也覺得奇怪。

原來阿蘭已悄悄溜到樓下去了！她是因爲剛才那個電話而採取行動的。

果然不久之後，屋邨下面有個年青人正騎着一輛電單車而來。阿蘭於是過去問他：「你可是馮奇？」

自從有個男子致電陳家要找陳少珍之後，阿蘭就想到一個問題：泰萊警司敎唆陳太，騙對方到陳家來，但是，對方如果是個問題人物，他可能不會來。又或者他來了，看見現場內外有着這許多警方人員，極可能悄悄溜走。

因此，阿蘭靈機一觸，就獨自跑到樓下去等；當然這是相當滑稽的事，因爲她從未見過那個叫「馮奇」的男子。不過阿蘭很聰明，她要試試自己的眼光和感覺。

騎電單車的男子頭戴鋼盔，表情當然看不到，但阿蘭却可以聽到他的聲音充滿了驚奇：「你是誰？」那位男子反問阿蘭道。

阿蘭當時問他是否馮奇，他大可以否認，如果他不是馮奇的話，爲什麼要反問阿蘭「你是誰」？由此可見，阿蘭已猜對了，他正是匆匆前來會晤陳少珍的人。

阿蘭於是對他說：「我是少珍的朋友。剛才可是你打電話給她？」

「嗯——」對方的反應也非常怪異，吞吞吐吐地問：「她發生了什麼事？」

說話時，那男子的視綫也若有所悟地望向警車那邊；警車就停在屋邨下面，而且有大大小小好幾輛。

阿蘭道：「請先告訴我，你是否與少珍有約？」

「對不起！」那男子十分機靈，一邊跨回他的電單車去，一邊對阿蘭道：「小姐，你認錯人了。」

話未說完，電單車已經風馳電掣地開走！

阿蘭心感不妙，忙着叫喊起來：「喂！你不要走！」

但是對方那男子並沒有理會她。轉眼之間，電單車已去遠了！

坐在警車裏的，只有一名警員司機，根本也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更不知道阿蘭是甚麼身份，當然懶得去理會了。阿蘭惟有急得直頓足！

阿蘭後悔沒有把超人章日明一齊叫來，否則，章日明現在一定有辦法可以制止對方逃去！

章日明終於出現在她的背後：「發生了甚麼事？」

原來章日明在七樓上面發覺不見了阿蘭之後，才找到樓下。阿蘭立刻將情形簡捷地告訴他：章日明這才急急昇空飛向路口那邊去！

章日明希望他自己的飛行速度可以追得上那輛在逃的電單車。但是當他追到街口時，大街上的大大小小的車輛，來來往往，簡直令人眼花繚亂！

章日明無可奈何，惟有折返現場。

這時候，泰萊警司亦已由七樓落到了街上。他知道阿蘭的遭遇之後，只有怪她事前未有跟自己商量，否則事情必然好辦。現在惟有靠阿蘭的記憶，希望從車輛的登記册中找到一些綫索來。

阿蘭把車輛號碼告訴了泰萊警司，泰萊立刻叫人去查那輛電單車的主人是誰。

另一方面，大批警方人員在屋邨各處搜查後，毫無結果，既找不到陳少珍的屍體，亦未發現任何可疑人物。因此，連泰萊警司也開始覺得這件事有些奇怪！

泰萊警司要阿蘭想清楚，當時所見的會不會是一名傷者：例如陳少珍當時只是受傷倒在地上，或者昏迷過去了，但阿蘭却以爲他當時已經死去！

阿蘭自問看得清楚，當時倒在地上的女人，如果就是陳少珍的話，她應該是死了。但是事情發展至此，阿蘭却不敢强調甚麼，因爲他不想警方浪費人力，何况連陳少珍的母親也不相信自己的女兒會無故死去呢！

要不是因爲屋內地板上發現了血漬，阿蘭幾乎亦以爲自己白日見鬼。當時所見的只是一種幻覺而已。但警方的專家却認爲，那些血漬還想當新鮮，離開人體不過數小時而已。

泰萊警司知道阿蘭是超人章日明的女朋友，所以相信她不會說謊。假如換上了別人，這次可麻煩透了。

× × ×

當警方人員收隊離開了屋邨之後，阿蘭再把日用品送到陳家來。

阿蘭本來想從陳太的口中知道一些關於她女兒的事，無奈陳太對阿蘭的態度十分冷落，也許是怪她「無中生有」吧！因此阿蘭也只好自討沒趣地走了。

返回章記士多處，章日明看見阿蘭悶悶不樂，也明白到她的心情。惟有從旁安慰。

店裏的電話响了起來！

是泰萊警司給阿蘭的電話，原來警方已找到了那個開電單車的男子。要阿蘭立刻到警局裏去一次。

章日明於是陪阿蘭到警局去。

× × ×

警方是憑車輛登記册留下的住址，把馮奇這年青人找到的。馮奇也承認當時的確開車到石屋邨去，但由於不認識阿蘭，所以給她嚇怕了。於是立即掉頭就走！

馮奇也承認是陳少珍的一位男朋友。他本身是任職於一間修車廠。

泰萊警司問他道：「你來找陳少珍幹嗎？」

「想約她晚上去看電影。」馮奇道：「但我却知道她認識不少不大正派的男男女女，我也經常勸她小心點。日前我曾被人指責，說我愛管閒事，警告我以後還是不要跟陳少珍來往，所以當時我誤會這位小姐是一名飛女之流，掉頭就走，以免被她的同黨包圍！」

泰萊和阿蘭交換了一個眼色！

於是阿蘭說：「當時只有我一個女子在場，而你却是堂堂一個男子漢，怎麼也會怕起我來了？」

馮奇說道：「坦白告訴你，我並非怕妳，只是當時看見有警車停在樓下，而妳又來得突然，我想像到可能有些事情發生了。」

「所以你不想捲入漩渦，是嗎？」阿蘭道：「聽你語氣，陳少珍可能是個不大正派的女孩子，是嗎？」

馮奇道：「不！我覺得她這個人倒不錯，就是身邊的人不大好。她有一班古靈精怪的男女朋友。」

這時候，泰萊警司桌頭上的電話响了起來！

身爲警司，事務當然十分繁忙，所以當時阿蘭和章日明等人亦不以爲意。等到聽電話時，他們發覺泰萊警司的神色非常緊張，他一邊接電話，一邊遞了一張字條給他身邊的助手。

警司的助手接了字條之後，匆匆離開了他的辦公室。

泰萊一邊放下聽筒，一邊站了起來：「有人在山邊發現一具女屍，年齡身裁等，都與陳少珍差不多，現在我們一齊去看看。」

一名探員接管了馮奇，警司則帶着章日明和阿蘭趕往停車場去；助手已奉命預備好了車輛等候。

× × ×

現場是一處山邊。

那兒一叢野草後面，有一具女屍，年約十八九歲左右，身上有傷痕。

警方聞報後，已派出一組探員在現場展開偵查。

表面上看來，死者極有可能是死於自殺，因爲警力發現她的手腕有傷痕。

但是，奇怪的却是：現場遺下的血漬却不多。「割脈自殺」的人，不可能只流下這麼少的血。

泰萊警司等人抵達現場後，已是接近黃昏時份。

與此同時，一名女探員也陪着一名婦人匆匆趕來，她正是陳太——陳少珍的母親。首先趕到現場的警探們因爲懷疑死者可能是陳少珍，所以才派人去把陳太請來。據說陳太在家裏久候女兒未見回家，也有點兒心感不妙，現在那女警探就陪着她步向那女屍旁邊。

那具少女的屍體，正被一些舊報紙遮蓋住頭部，以便等待法醫官到來作初步檢驗。

女警探揭開舊報紙，陳太也只瞥了一眼，就立刻「嘩」然一聲痛哭起來！同時撲向那具女屍的身上，但被孔武有力的女警，一把拖住！

阿蘭也走到了陳太身邊，問道：「她果然就是令千金陳少珍麼？」

陳太頓足搥胸痛哭着，點點頭！

一個被懷疑已經死去了的人，一度宣告失踪，到頭來她的屍體竟然會在這裏出現，到底爲甚麼？超人章日明和阿蘭同樣想不出其中道理來。

泰萊警司與一名醫官在那邊窃窃私議。根據醫官初步檢驗死者屍體的意見，認爲死者最低限度已在二至三小時之前死去，斃命原因，可能是流血過多。

但是，既然是流血過多，爲甚麼現場遺下的血漬又這麼少？就憑這點，有關方面已有足够理由相信，屍體極大可能是由別處移到這兒山邊的野草叢中。

至此，再也沒有人懷疑阿蘭「白日見鬼」，她午間見到陳屍屋內的，正是眼前的死者陳少珍。但是問題又來了，爲甚麼兇手要冒這麼大的危險，把屍體搬離現場？萬一被人見到，豈非自討麻煩？

死者的母親陳太，哭成一個淚人，她後悔自己太過沉迷賭博，對女兒疏於管敎。泰萊警司在一名女警的陪伴下，不斷問及一些有關死者生前的日常生活，以及來往得最多的朋友。

那個叫馮奇的男子，此時已經被警探帶到現場來，讓陳太認人。陳太認得他只是陳少珍其中一名男朋友而已，也就是說，陳少珍生前有頗多的男友，在私生活方面，想當濫交。

事情發展到這裏，已告一段落。

警方現在要知道的，就是有關死者生前的一切，以及她何故被殺，被殺後兇手爲甚麼又要把屍體移到山邊野草叢中來？

× × ×

由警局回來，已是入黑時份。

章日明和阿蘭邊行邊談，他們所討論的，都是有關死者陳少珍的事。

阿蘭很同情陳太，她們本來母女二人相依爲命，陳太的丈夫則長期在海上工作，現在她女兒一旦死了，就只留下她一個人孤零零地生活，將來更不知道如何向丈夫陳才交代呢！

想到這裏，阿蘭就對章日明說：「日明，你先返回店裏去吧，我要上去看看陳太，也許她須要一點帮助。」

當時他們正經過屋邨的第四座前面廣場，章日明聽阿蘭這麼說，也就下意識抬頭望上去；豈料他剛抬頭一望，已發現一團黑影直壓下來，轉眼已到了他們之間的頭頂之上。一時之間他也分不出那到底是甚麼東西，像是花盆，猶似千斤錘似的，迎頭墮下，來勢急似星火！章日明根本也來不及通知阿蘭，因爲當時阿蘭正背轉身去，想步進第四座裏面去，而當時的情勢已是間不容髮！

超人章日明也來不及通知阿蘭，急忙揮出雙拳，「嘩啦」一聲，花盆立刻粉碎，碎片四濺，泥頭橫飛！阿蘭雖然俯首迴避，亦難免被碎片所傷。

由於形勢所迫，章日明已無抉擇餘地，因此他的動作，也只是出於自然的反應而已，假如讓他有多餘的時間去想，他可能只伸出雙手去把花盆接住，而無須把它擊碎。現在一切已成定局，章日明看見阿蘭受了傷，自然又急於將她救治。

阿蘭只是皮外傷，如果不是章日明及時發覺，她即使不被擲至頭破身亡，相信亦一定重傷不起！

阿蘭一邊雪雪呼痛，一邊道：「這不是意外，可能有人想取去我們的性命。」

章日明一邊把阿蘭扶向建築物之內，一邊仰首上望，却又見不到任何人影，他心裏想：那傢伙可能已經走了。假如這是一項陰謀的話，對方沒有理由還獃在那裏等人上去把他抓住吧！

還是救人要緊。於是章日明忙把阿蘭扶返章記士多店去敷藥。

回到章記士多之後，章日明和阿蘭發覺多了一個人，那是鄰居的少女小梅，她正在協助章心波料理店務。他們忙完了之後才跟小梅招呼。

可能是超人的名氣，也可能是阿蘭的人緣好，他們有甚麼事情忙開了，總會有些鄰居自告奮勇跑來帮手。

章日明正在想着有些甚麼人要陷害他們，電話就在這時候响了起來！

電話是找阿蘭的，對方還是一個陌生的男子，所以章日明心裏已經感到奇怪。

阿蘭剛接過聽筒，就聽到對方狠狠地沉聲說道：「妳就是杜若蘭吧？我知道妳的一切，包括你未婚夫和章記士多店裏面的每一個人的情形。」

「你是誰？」阿蘭聽得出對方的語氣絕不友善！

「別理會我是誰，總之你要記住一句話：如果妳覺得生命是寶貴的，就要好好地珍惜，切勿再管閒事了！」那人的語氣充滿了威脅的成份。「像剛才那麼僥倖的情形，只怕以後亦不會再出現，希望妳好自爲之。」

阿蘭恍然大悟！「哦！我明白了，原來不久之前那個從高空墮下的花盆，就是你做的手脚！」

「那只是一種警告而已，如果我們眞的要殺你，最少有一百種方法，一千一萬個機會，問題是我們希望給你們一綫生機，最好以後甚麼事也不要再理會了。」

章日明在旁看見阿蘭態度木然，想搶過聽筒，聽聽對方是甚麼人，但對方已經掛斷了。

阿蘭喃喃地說道：「他一定就是兇手了！」

阿蘭也明白到花盆飛墮而下絕非意外，無奈當時他們又錯過了一次抓住兇手的機會。

現在章日明開始有些生氣了：「他叫我們不要管，我就偏要管！」

阿蘭反而心平氣和地說：「你首先不要生氣，衝動是無濟於事的，還是讓我們研究一下，兇手的殺人動機，以及他究竟是何方神聖？」

「殺了人，又敢向我們提警告，這個人當然是來頭不小吧！」章日明嘿嘿地說：「如果剛才不是因爲你受了傷，令我分了心，我一定可以飛上去找到他。」

「嗯——」阿蘭若有所思地說：「我想，有個人可能對我們有點帮助，吃過晚飯之後，我們一齊去找他。」

章日明立刻有了反應：「你說的可是馮奇？」

阿蘭點點頭：「他對我們可能有些帮助。」

章日明却不以爲然：「我以爲他不可能是兇手。換轉是我，我殺了人也決不會送上門來！」

「你錯了，我並非說馮奇就是兇手，只是認爲他對我們有帮助，因爲那青年人顯然非常了解死者陳少珍。」阿蘭道：「我知道警方並未拘捕他。等會我們吃過晚飯之後，就去找他了解一下情況。」

× × ×

又是一處「白鴿籠」式的政府屋邨。

超人章日明和阿蘭來到馮奇的家門外，按過了門鈴之後，有個十八九歲的少女出來應門：「你們找誰？」

「馮奇先生在家嗎？」阿蘭一邊問，一邊窺望進鐵閘後面，裏面是典型的「廳連房」格式的政府供應的住宅單位。除了眼前這少女之外，似乎不見有其他人。

那少女也打量着阿蘭：「請問是誰找我大哥？」

「我們只是他的朋友，他在嗎？」阿蘭道。

「大哥不在家。請問貴姓？」

「小姓杜，你就叫我阿蘭好了。」阿蘭又問：「你呢？我應該怎樣稱呼你？」

「我叫馮美美，馮奇是我大哥。」

超人章日明一直站在一旁不作聲，直至現在他才靈機一觸道：「馮小姐，你可否跟我們談幾句？」

馮美美瞪了他一眼：「對不起！第一、我並不認識你們；第二、我對我大哥的朋友，沒有甚麼好印象。所以，我以爲我們也沒有甚麼值得談的。」

說完，她竟然想把大門掩上了！

但是阿蘭却隔住鐵閘用手撑住大門，急忙解釋道：「不瞞你說，我們與馮奇也並非甚麼深交的好朋友，只不過在數小時之前才在警局裏認識他；此來無非有些事情想請敎他！」

馮美美又以另一種目光瞪住閘門外的阿蘭：「你們是警探？」

阿蘭與章日明交換了個眼色，然後對馮美美道：「我們並非警方的人，但是，我們却希望見見妳大哥。妳放心好了，我們並無惡意。」

「嗯——」馮美美稍作沉思，一邊回頭走，一邊說道：「請等一等！」

阿蘭正想跟章日明說一些甚麼，但是馮美美很快又走到閘門後面，原來她只是轉身去取鐵閘的鎖匙。

她開了鐵閘，說道：「我試帶你們到下面去找找他，但我不敢保證可以找得到他。」

「謝謝妳。」阿蘭說着又問：「府上有些甚麼人？」

「除了我們兄妹二人之外，還有父母。」馮美美一邊與阿蘭併肩走向電梯，一邊說：「你既是我大哥的新相識，又找他找得這麼緊，是否有些甚麼特別事？」

「不！本來這些事也不見得太過緊要。」阿蘭道：「不過，我們知道他認識一個女朋友，相信妳可能也聽過陳少珍這名字吧？」

「嗯——」馮美美走進電梯之後按過了「G」字：「他們是互相認識的，但並非十分要好的朋友，據我所知，陳少珍有許多男朋友。」

「妳可知道她已經死了？」阿蘭說。

「甚麼？死了？」馮美美感到萬分意外地一怔！

「是的。妳大哥馮奇曾爲此事被請到警局裏作供，難道你一點也不知道？」

「不！我眞的不知道。我只以爲他又開快車。」馮美美又問：「陳少珍是怎麼死的？爲甚麼要牽涉到大哥的身上？」

馮美美口頭上雖然說跟她大哥不和，但聽她剛才一番話，顯然仍有着一份兄妹之情。

阿蘭不知道應否告訴她太多。

章日明道：「陳少珍是被人謀殺，而且她死得非常離奇，我們相信令兄很了解死者的一切！」

「是的，我不反對你所講的。」馮美美道：「他們經常聚會。」

「聚會？」章日明一怔！「你是指二人常常有約會吧？抑或是——」

「不！不是私人約會，是一班人。」馮美美道：「他們有許多人。」

這時候三人已到街上。

馮美美看看那邊路旁，又說道：「他不會去得太遠。瞧！他車子仍在這呢。」

章日明和阿蘭都認得，那輛電單車正是馮奇的。

馮美美雖然與她兄長的感情不大好，但是似乎對馮奇的生活方式也想當了解。她帶着章日明和阿蘭二人到後面山上去！

章日明一邊行，一邊好奇地問：「妳哥哥可是約了女朋友上山？」

「不！」馮美美顯得有些吞吞吐吐，「我眞不知道應該如何告訴你。」

阿蘭回想馮美美剛才那一番話，綜合分析之後，問道：「馮奇可是參加了甚麼黑社會組織？」

「不！」馮美美道：「他只是參加了一個宗敎。」

「宗敎？」章日明也知道目前人類的世界中，有許多勸人爲善的宗敎：「可是天主，或者基督敎？抑或回敎或佛敎？」

「不！都不是。」馮美美道：「是拜月敎！」

三人竟然不約而同地，仰首望向天空中，自然是「拜月」兩字引起這種反應。

但是天空中根本沒有月亮；這是農曆月尾了。

章日明問阿蘭道：「這是那一國的宗敎？」

阿蘭道：「我從未聽過。況且今晚也沒月亮，你大哥爲甚麼到山上去集會？」

馮美美道：「他只是被一個電話約了出去，並非集會。坦白說，我也不敢保證他在山上，也許他坐了朋友的車子到了別處去亦未可料。」

這是那兒屋邨後面的一個山頭，上面有個兒童遊樂場。但這時候已是晚上，加上天色又黑，所以這時根本沒有那一個家長會讓孩子們到這山頭上玩耍。一般而言，此等場所都會變成年青情侶的世界。

但是，這時候出現在章日明三人眼前的，却又並非一雙雙的情侶，而是一班年青男子。

章日明他們隔住鐵網籬笆望過去，只見遊樂場內，人影幢幢，最令他們感到觸目驚心的，就是傳出一陣陣的慘叫之聲。

那聲音非常之悽厲！

馮美美登時面色大變，脚步亦隨即加速，衝向遊樂場的入口處那邊！

章日明和阿蘭二人也不加追問，他們應該想像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遊樂場內的人羣，也因爲聽到馮美美不斷狂奔猛叫：「大哥！大哥，你怎麼啦……」各人如夢初覺地，紛紛望出來！

章日明沒有花時間繞向入口處那邊，雙手伸直，雙膝屈彈，人已冲天飛起！那羣年青人看見有人飛越鐵網籬笆而入，亦大吃一驚！

阿蘭因爲不會飛，只可以尾隨住馮美美繞向遊樂場的入口處。

遊樂場內的年青人們，正在驚愕不已之際，超人章日明已落在他們的面前！

章日明並未理會到他們那仇視的目光，只望向那邊地上的一團人影。

從輪廓與身裁看，那蜷縮在地上的年

青人，可能就是章日明他們要找的馮奇！

馮奇看起來已傷重，正在地上痛苦呻吟！

「你們是什麼人？」章日明冷冷地問，「爲什麼你們要把他打成這個樣子？」

但是沒有人回答。衆年青人反而四散分開，將章日明包圍在核心裏！

那邊入口處衝進兩個人影——那是馮奇的妹妹馮美美和阿蘭。馮美美正不顧一切地，撲向她大奇身上。

章日明估計敵情時，看看這裏年青人大約有六七個之多，有人在手上扣住鐵指環——這是外國青年流氓打架時常用的武器，也有人亮出了小刀，更有人手持一根根的木棒。

許多人面對如此大陣仗，一定嚇得雙足發軟。但是，超人章日明却冷靜地說：「你們還有一個機會，就是乖乖的放下手中的武器，否則，你們一定後悔不及。」

「哈哈哈！」爲首一名年青人，長髮留鬚，笑得很勉强：「你乖乖的，還是不要管閒事吧！否則後悔的應該是你呢，小子！」

章日明看着那個長髮披肩的傢伙，在灰暗的路燈投射下，他正不斷撫玩着右手的鐵指環，若非他的八字鬍子，差點還以爲他是個女人呢。

章日明道：「你們傷了人，我要你們到警局裏去一次……」

話猶未完，幾條人影已開始行動，將章日明圍攻。

章日明雖然是赤手空拳，却毫不畏懼，他知道自己是個超人，有的是一副好身手，更兼有銅皮鐵骨，刀棒對他無法構成威脅。

因此只見章日明揮拳踢腿之際，數名年青人的刀子與鐵指環碰在他的身體之上，他竟然若無其事，相反，他們被章日明擊中一拳或者一脚，就會飛跌出一丈以外，幾乎站不起來！

一名手持木棒的高大年青人，攔腰一棒揮擊過去，眼看超人沒有後眼，必然被他打至重傷，但是，「卜」一聲，木棒擊在章日明的身上，彷彿打在一支鐵柱上面一樣，立刻折斷爲二！

各年青人見狀，無不大吃一驚！

、四名年青人已在極度吃驚中，奪路逃走。只留下二名手持利刀的年青人，他們雖然也同樣的因爲目睹超人刀槍不入而感到萬二分驚懼，不過他們二人的頭腦却比較其他的冷靜。

這二名手持利刀的年青人都可以想像得到，他們如果尾隨其他四名同伴逃走，超人一定不會放過他們，最少也會有一個被他抓住問話，到頭來可能一個個的被超人找到。因此他們不約而同的，想到了一個比較安全而可行的撤退辦法。

第一名持刀青年人力攻超人左側，第二名持刀青年人在右側呼應，超人章日明儘管刀槍不懼，但仍有許多身體要害是不宜被刀刺的。例如咀、臉和眼睛等等部位，所以在刀光閃閃之下，章日明惟有全力反擊！

側身反手，橫臂奪刀，無奈第一名持刀青年人却是虛與蛇委，吆喝一聲，一條人影竟然在全力搶攻中就地一滾，遠遠避開了！

第二名持刀青年人甚有默契！急搶急攻，身如飄萍，刀似雪花，令到章日明頓覺眼花繚亂！稍一分心，那邊已傳來一陣女子尖叫之聲！

原來第一名持刀年青人就在地上一滾，看似要避過超人的反擊，其實却是別有用心！

當時阿蘭和馮美美二人正在照料倒地受傷的馮奇。

阿蘭看見一條人影急急滾來！已起了戒心，急忙站直了身子。

但是，阿蘭可能由於太過相信超人章日明必然可以穩操勝券，所以一直只希望和馮美美二人合力救治受了重傷的馮奇。

因此當她感到事情不妙時，爲時已晚！

阿蘭還未有進一步行動，那名持刀的年青人已就地翻身爬起來！竄向馮美美身後，馮美美力謀反抗時，利刀已架住了她的粉頸！

「乖乖的不要動！否則你可能死得比你大哥更慘！」那年青人一邊盯住超人章日明那邊，一邊十分緊張地發出了警告！

「不要亂來！」阿蘭害怕馮美美不够冷靜！「你們已經做錯了，不能一錯再錯，否則你們就會後悔莫及。因爲警察就要到了！」

那年青人並未有理會阿蘭，他一邊用刀要脅住馮美美，一邊向後退：那是遊樂塲的唯一出口。

他所以要一步步的後退，無非担心超人章日明會從後面追來！

超人章日明這時候已將第二名持刀青年制住，但是正在撤退中的第一名持刀青年却叫喊着說：「放了他！否則我會立即殺死這女子！」

超人章日明當堂呆住一陣！他眼看利刀架在馮美美的頸項之上，馮美美隨時都會受到那傢伙的傷害，章日明因此不敢有再進一步的行動。

甚至站在馮奇受傷臥地那一角的阿蘭，看見這情形也叫將起來：「日明，放了他！切勿讓馮小姐受到任何傷害！這班壞蛋一定逃不了的。」

超人章日明手稍鬆，那年青人有如漏網之魚，急急逃去！但是對方並未將馮美美放開。

章日明雙手向天一伸，人也屈膝飛彈而起，冲天飛起來，轉眼已落在那歹徒的前面，年青人本來滿以爲可以獲得自由，想不到超人又出現在眼前！

挾持住馮美美的傢伙，手中刀子亂幌：「你敢動我同伴，我就首先殺了她！」

章日明說道：「你先放了馮小姐，我也放走你的同伴，否則你也休想離開這裏半步。」

阿蘭在旁焦急地說：「救人要緊，別再阻延時間了，讓他們走吧！」

那年青人繞過超人章日明的身邊，超人聽了阿蘭的話之後，也不想多生枝節，放過了他；另一名持刀的年青人却帶住馮美美再逃走幾步，也釋放了馮美美。

阿蘭這時才對超人章日明說：「他傷得很重，我們還是設法快些把他送往醫院吧！」

章日明問道：「這裏最接近的醫院是

那一間？」

「善長醫院啊！」阿蘭毫不考慮地說：「你能否把他孭到那兒去？」

章日明道：「讓我試試吧！」

這時候，馮美美已急急奔向她大哥的身畔。馮奇身受重傷，此際正陷於半昏迷狀態。

馮美美又驚又急，儘管平時她跟馮奇不大咬絃，但在這刹那間，兄妹之情已表露無遺。

章日明過去將馮奇扶起來，說道：「你傷得很重，小心點摟實我，我會盡快把你送往醫院去。」

但是馮奇在半昏迷中似乎毫無反應，阿蘭也沒有理會他，只協助馮美美，把馮奇扶到超人的背上。

馮奇似乎還沒有完全失去了知覺，最低限度還懂得用雙臂繞過超人的肩膊摟住他。

超人於是雙手一伸，屈膝飛彈而起；當他飛上了天空之後，又急忙以一手後繞，扶住搖搖欲墮的馮奇。

阿蘭和馮美美仰首瞪住一陣，轉眼已在黑夜的天空中失去了超人的蹤影。

阿蘭於是對馮美美道：「快跟我下山去，我們叫街車趕往善長醫院去吧！」

但是二名少女只奔至山脚，已被剛才那數名青年攔住去路。

三名青年歹徒自山脚下的黑暗處閃出，馮美美首先發覺，嚇得回頭想折回山上，但是，阿蘭一手拖住她：「不要怕！」她又故意揚聲說道：「超人就要到了，看他們有什麼本事再留下去吧！」

本來阿蘭的意思十分明顯，她明知逃不了，若然以她們二名女子對付三個男子，只怕也不是對方的敵手，於是惟有用計，阿蘭以爲對方最少曾經領教過超人章日明的厲害，希望對方聞名而喪胆！

豈料對方聽了阿蘭的話之後，却「格格」大笑道：「別用什麼超人嚇我們好嗎？剛才我們已目睹他飛天而去：大哥却要我們在此恭候二位小姐！」

話未說得完，三個人已分品字形散開，向住阿蘭和馮美美二人包圍過來。

阿蘭回頭張望一下，只見山腰之間又奔下了一個人影。那年青人手持木棒，截斷了二人的去路！

馮美美非常害怕！她急得想哭！

阿蘭對她安慰道：「不要怕！無論事情發展如何，你都要跟我在一起。」

說話之間，已有二名年青歹徒闖了過來！

阿蘭不甘示弱，揮動粉拳迎擊，第一名年青歹徒剛閃過了，第二名歹徒却中了阿蘭一脚！

二名歹徒分明是估低了阿蘭，否則也不會赤手空拳而來：其他二名歹徒見狀，迅速包圍過來。

馮美美被迫離開了阿蘭，只因爲阿蘭此刻最少被三名歹徒糾纏住。

被阿蘭踢倒的歹徒，一個翻滾，順勢爬了起來，衝向馮美美這邊來！

馮美美被他一手抓住，情急之下，回頭張開了咀巴就咬向年青歹徒的手臂上！

年青歹徒「喲」的一聲尖叫！不由自主地放開手！

馮美美趁勢飛奔下山去！

雖然阿蘭曾經叫她無論如何，一定要跟隨住她在一起，但形勢比人强：形勢既然對她如此有利，她又豈可輕輕地放過？

馮美美拚命地跑！

那年青歹徒却在後面苦苦追來！

阿蘭儘管看得焦急，無奈對方却有三個人把她糾纏得寸步難移。

與超人合作了不少日子，阿蘭的拳脚功夫已有了相當成就，所以三名年青歹徒很難佔到便宜！

馮美美拚盡全力逃向山下，只要遇上巡警就有救星，可惜這一帶十分僻靜，那裏會有警員？突然有一輛車子開到，剛好攔住了她的去路。

「刷」地一聲緊急煞掣聲，那輛車子就停在馮美美的前面！

車門迅速打開！車輛內立刻跳出一個人來，刀光一閃，一柄鋒利無比的刀，橫在馮美美的前面。

馮美美一陣驚愕！她再定神一看，又是在山上遊樂塲見過的六名年青歹徒之一，連車內那個司機也是不久之前從山上逃下的人。

馮美美在利刀威脅下被挾持上車，這邊正被三名年青歹徒圍攻的阿蘭，看在眼裏，想在心裏，自然是萬二分的焦急，無奈越是焦急，手脚就越覺忙亂，反而被年青歹徒們有可乘之機：阿蘭稍一疏忽，就被人自後重重地打擊了一下！眼前一黑，阿蘭當塲昏倒過去！

以後發生過一些什麼事，阿蘭一點也不知道。

× × ×

馮美美被人挾持上了汽車之後，那車子立刻開走。至於對付阿蘭的其他歹徒，是否另有汽車接應？馮美美已經無暇理會了。

馮美美非常害怕，她既不能逃脫，亦無法在利刀之下呼救，她只會流淚！

「你不要怕！」身邊一名持刀的男子忽然對她說話，「我們並非挾持你，只是想警告你，祇要你答應我一件事，我會立刻放你！」

馮美美怔了一怔！

在淚水把視綫弄得十分模糊的情況下，她幾乎還以爲自己在發夢。

「我們要你答應的事情就是——」那身邊持着一柄利刀的歹徒，故意搖幌着手中的利刀，藉此表現他的說話的重要性，「你對拜月教的事情，半點兒也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包括你大哥馮奇對你講過的一切。」

馮美美木然無反應！

那歹徒又問：「你大哥對你一定說過不少關於拜月教的事吧？」

「不！」馮美美含淚搖搖頭，「我一點兒也不知道，事實上我們兄妹之間的感情並不太好。他又怎麼會跟我談論什麼教呢。」

「不管你知也好，不知也好，我只想告訴你一些事實，就是你大哥違反了教規；我們只是奉命給予他一點點懲戒！」那持刀男子又說，「不過你放心，只要你依我的話去做，他即使傷重身亡，我們拜月教教主仍有辦法可以令到他復活！但是相

反，如果你不依我的話去做，反而給我們增添了麻煩，後果我們絕不負責！」

馮美美也知道她大哥馮奇傷得很嚴重，但她對這一番話却感到半信半疑！

一個人死了又怎麼可以復活呢？這簡直就是開玩笑！

無論如何，從剛才對方的一番說話可以想像得到：第一、馮奇一定傷得很重。他甚至可能會有性命之虞！第二，這班原來就是拜月教的人。第三，馮美美本人仍有機會獲得釋放。

因此，馮美美在這一刹那之間，她只會含淚點頭，表現得千依百順。

儘管她的內心表現得萬二分懷疑，她也不敢在表面上露出破綻！否則對方就可能會改變了主意，將她擄去，甚至加以殺害！

馮美美忽然問道：「你們說可以令我大哥復活，此話可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但你必須依我們的方法去做。」那身邊的男子說，「你不是說過，你和你大哥的感情不好麼？爲什麼你忽然又對他這麼關心？」

「嗯——」馮美美急忙解釋：「只因爲他是我家唯一的兒子，儘管我們兄妹之間的感情不好，但是，我父母可不能沒有他。因此，我求求你們……」

那男子也不等她說完，就說道：「剛才我也說得清楚，只要你依計行事，保證你大哥馮奇不會被死神召去！至於詳細情形和做法，慢慢我會告訴你。」

× × ×

超人章日明施展了他的飛行術，在黑夜中總算把馮奇送到了善長醫院去。

善長醫院是當地一間公立醫院，建築費和地皮都是一位著名善長的，政府只是負責了經常性的維持費用，這個都市就有不少這一類型的診所與醫院。

據講那位慈善家很有名，一生喜歡行善積德，抱住「取諸社會，用諸於社會」的宗旨，幾乎每年都撥出一大筆金錢，爲廣大市民做福利事業，但他從不志在揚名，不過市民却知道他是誰。

章日明把馮奇背入醫院急救室，立刻受到駐院警方人員的注意。

一名警長走過來，攔住章日明：「什麼事？」

章日明道：「救人要緊，回頭我自會向你交代！」

但是一名警員過來，瞪住章日明說道：「你們是否當街打架？爲什麼不報警叫十字車？」

警長也打量着章日明：「瞧你這副樣子，也不會是什麼好人，你跟我先到這邊來！」

「別嚕囌！」章日明一手推開了他，「讓我先送他入去急救，其他事慢慢再說吧！」

警長與警員見章日明動手，立刻紛紛拔槍戒備，醫院大堂之內，立呈一片緊張氣氛。

章日明看見這一名警方人員的確太過糊塗，忍不住說道：「泰萊警司與范克督察都是我的好朋友，請你先跟他們連絡好，回頭我出來向你們交代吧！」

二名警方人員聽得清楚，超人章日明口中所講的兩個名字，都是警界中的名人，他們又怎麼會不認識呢？因此他們都驚愕了一陣。

當他們還不知道應該怎樣做之際，章日明已攙扶住受了重傷的馮奇，進了急救室之內。

那名警長帶住那名警員尾隨而入，替章日明加上了手鐐；章日明這時已將馮奇交給當值的醫生和護士。

他沒有反抗，任由二名警察把他帶離急救室去。

章日明啼笑皆非地問：「到底我犯了什麼罪？」

「你阻差辦公，意圖不軌及毆警。」那警長一手搭住他的肩膊，把他推出去！

另一名在旁的警員則說：「此外你可能被控傷人，藏械以及集體毆鬥等罪名，你可以不說話，但你現在所講的每一句話，都可能用作呈堂證供！」

章日明苦笑道：「你們的確不愧是市民的公僕。可惜，你們在受訓時，教官似乎沒有教你們用腦！」

「他媽的！」警長生氣地揪住章日明的衣領，「你這是什麼意思？你可知道你現在是一名疑犯？」

章日明道：「我從未犯罪，犯罪的應該是你們！」

「你咀巴眞硬！」警長向他的下屬遞了一個眼色，「哎喲！」他隨即彎了一下腰，叫將起來：「他媽的！你敢動手毆打警務人員？」

於是那名警員迅速揮動警棍，向章日明打下來！

章日明雙臂一揚，扣在兩隻手腕之間的手鐐「錚」地一聲响，擋煞了那着力的一棒！

警長看見章日明反抗，迅速把手槍拔了出來！

章日明眼看勢色不對，急忙把雙手一掙，「卜」地一聲响，手鐐巳一分爲二，那不銹鋼的手鐐立刻折斷了。眼看一場生死搏鬥就要展開了！

就在這刹那間，有人吆喝一聲：「住手！」

那是一名督察！他是一班在醫院中當值的警務人員的領班 他也認得被手鐐扣住，正在反抗中的男子正是超人章日明，但是却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警長呆了一呆！因爲發號施令的人是他上司，所以他不敢再動！

督察走過來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這位督察剛才走開了。

「這傢伙毆打警務人員……」警長和警員爭住向督察報告。

「你們簡直蠻不講理！」章日明生氣地說。

那名督察態度十分冷靜。他走過去喝退二名態度惡劣的下屬！

回頭問超人：「你可是章先生？」

「是的，我正是章日明，可否讓我跟泰萊警司通一次電話？」超人道。

「當然可以，當然可以。」督察陪着笑臉，「他現在可能很忙，有什麼事可否對我說？我是貝督察，正在這裏當值。」

（未完）

劍仙列傳故事之三

塞外飛虹

文·蕭逸　圖·盧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水功德完滿，已隨伏魔眞人飛昇去了，煉魂谷中就只剩下石蘭兒及杜鐵池兩人，正當兩人有感於不知何去何從而徬徨之際，藍仙子適路過該處，於問明原委，獲知上情之後，乃自願帶他們兩人到崑崙山仙居暫住。於是幻起一朶祥雲，偕兩人駕雲而去。一行三人，途經紅雲堡，被該堡堡主辛雲碧對他們三人諸多留難，阻撓他們，不准通行。如此一來，雙方幾致動武，後經藍仙子說出師承、身份，辛雲碧始改容相向，正待撤退紅雲大陣，讓他們三人離去，但藍仙子逞强，要破陣而出，結果三人被困陣中，一團白氣罩來，均感奇寒砭骨……

崑崙逢故舊　後山遇怪道

杜鐵池他們三人所乘坐的金色梭光，在這片冷森森的青色氣罩裏，一霎間竟然爲之消失了不少！

「好可惡的東西！」

藍宛瑩咀裏罵了一句，轉向杜鐵池道：「怪不得辛老頭兒那般神氣，原來還有這麼一樣法寶！」

杜鐵池屢經大敌，確實巳長了不少見識，加以他自崑崙坐關之後，智域日廣，前世法力每在不知覺之間俱有增長！這時察看現場情勢，巳知了一個大概！

於是他便發抒己見，說道：「看來這些白氣像是取自凍域地底的冰層寒氣，仙子這載人金梭乃是純陽烈火之質，所以才會受制於它了！」

「你果然大有長進！」藍宛瑩微笑着點頭道：「正如你所說，他這久年冰封的地底寒氣十分厲害，道友你要格外小心，怎麼，還挺受得住麼？」

杜鐵池自從一發覺到冷後，便加以留意。

說話之間的工夫，身外梭形光罩四週已凝聚了厚厚一層白氣，其冷砭骨，所幸他有見於先，早巳於丹田之內，提吸起一股陽罡氣機，瞬息間運行於周身上下四肢百骸之間，一時寒氣大却，倒還能挺受得住！

只是蘭兒的情形可就不一樣了——

就只這一霎間的工夫，她巳面現不支了。只見她一張臉凍得白中帶青，全這簌簌發抖。

藍宛瑩見狀一驚道：「妳怎麼了？」

蘭兒看看二人，强作微笑，想要開口說話，偏偏牙關交戰，格格作响，顯然凍得不輕！

藍宛瑩道：「我知道了，你不要開口說話！」

一面說，伸手抓住了她的右手脈門，才發覺到她的脈門異常微弱，再看她眉目間神色有異，顯然中了寒毒，倒是不可掉以輕心——

當下她一面安慰蘭兒道：「妳已經身

中寒毒，但是用不着害怕，有我在這裏，料是無礙！」

說時，遂即由身上取出了兩粒色作暗紅色的丸粒，放入蘭兒咀裏，同時自她緊握住對方的那隻手掌裏，傳出了一股純陽氣質的暖流，緩緩向蘭兒穴脈之內注入，這時服入蘭兒體內的丸藥也自發出了效果，散佈出大股暖洋洋氣息！

至此，蘭兒身上才似感覺出一些溫暖，無如身上所中寒毒，竟是十分頑劣，寒暖兩種絕對不同的氣機一經交會，有如萬蟻鑽心，只痛得蘭兒花容失色，身子搖搖欲倒！

杜鐵池關切的道：「妳還是快坐下來，抱元守一，先守住丹田要穴，不使寒氣攻入的好！」

蘭兒這時已痛得萬難支持，聆聽之下，忙即坐下來，依法泡製，情況似見好轉，却也痛得她熱淚漣漣。

是時八弟子手中金盂之內所出的青白氣體，更是有增無已，轉眼間眼前已形成了一片雲霧世界，三人所催馳的金色光梭簡直像行駛在金湯之中，早已被牢牢凝住，硬是動彈不得！

大片霧氣裏，但見藍仙子龍鳳二枚所化之一龍一鳳咆哮翻騰，已雙雙將前現之兩道白色光華戰敗，却圍繞着金色光梭四周疾轉不已！

藍宛瑩一向笑態可掬的臉上，這時竟然也破格的顯出了怒容。「哼！老怪物這次大概是把看家的本領都施展出來了！」

一面說時，即見他伸手向着所乘坐的金色光梭首尾各指了一下，原先頗是劇烈的顫動，頓時爲之靜止了下來，只是冰冷砭骨的寒氣，却依然充斥光梭之內——

杜鐵池知道厲害，蓋因這類寒毒傷人每在於無知之間，你如果僅僅只覺得冷，也許還沒有什麼，但是如果忽然打上一個寒顫，便不能等閑視之了，很可能你便已經中了所謂的寒毒！

他有見於此，便學着蘭兒一樣，也盤膝坐了下來，一面調息丹田，以他精純功力，自然極易收功，瞬息之間已然通體溫暖，再不會感覺不適！

是時藍宛瑩顯然已爲對方所激怒，正待有所施展，見杜鐵池醒轉，遂向他道：「蘭兒服了我小還丹之後，已無大碍，至多再調息半個時辰，即可將身上餘毒全數逼出！讓她休息一會，眼前且先給辛老魔一個厲害，破了他的勞什子陣勢再說！」

杜鐵池點頭道：「仙子說得是，以我看，辛老魔這冰層寒氣，似乎也與我前被困之地獄谷元磁之力有些相像，倒是令人不解了！」

藍仙子點頭道：「道友說得不錯，這就是所以會如此厲害的原因了……」

說到這裏，輕輕一嘆道：「我此行來時過於匆忙，有兩件能尅這類性質的法寶沒有帶出來，倒是大哥借我的四道靈符尚可一用，只怕威力太猛，對方難以當受得住！」

方才說到這裏，只見外面當空一人狂聲大笑，即有一道合抱粗細的經天長虹，陡地自地面猝昇而起——

那道長虹色作赤紅，由地面筆直昇起，看來確是極具壯觀，紅雲老祖辛雲碧隻手托着一個金鉢，似乎暴長了一倍有餘，直立在這道光華之間。

道家門中本有「現高大身」之一門功課形象，看來這個辛雲碧確是已深有領會，此時一經施展，眞有頂天立地之勢，端的是驚人已極！

只見他笑聲一輟之後，向着藍仙子手打問訊說道：「如何，尊駕是否還要一試麼？」

話聲微頓，遂即宏聲大笑數聲，轉向佇立當空的八名弟子道：「爾等對前輩至尊，不可失禮，還不收下法寶，向藍仙子與杜道友請罪？」

原來辛雲碧眼看藍宛瑩等所乘坐之金色光梭爲八弟子之「金瓶八氣」所困，同時更察知光梭內之蘭兒似乎已爲寒毒所中，心中大爲得意！

——他當然知道「崑崙七子」之不易招惹，難得眼前情形，自己小佔上風，果能就此罷手，一來無損於自己令譽，再者亦可顯示出自己之泱泱大度，即使日後崑崙各子心懷不憤，却也無顏向自己興師問罪，是以才會故示大方的訓斥手下弟子！那裏知道他的這一用心，對藍宛瑩來說，却是白費了心機！

以藍宛瑩之自視極高，好強要勝，如何能容得下他師徒此番調侃？

辛雲碧話聲方自出口，八弟子尚不及作出反應，即聽得金梭光影之內的藍仙子一聲清叱，一道金光電閃而出，其勢矯若游龍，一經射出，有如神龍剪尾般地一個倒捲，已將八弟子金瓶之內所噴射而出的八道青白氣體，捲束於光圈之內！

緊接着，隨着藍宛瑩手勢再舉之下，另一道金光，夾着如箭般的一聲霹靂雷震，直向着八弟子當頭直飛了過去！

這一式出手簡直太快，快到全場各人簡直不及作出反應，尤其是手捧金盂的八名少年弟子，在不知所以然的情況之下，已是大難臨頭，偏偏對方金光雷火來勢絕快，簡直不容少緩須臾！

八個人當此要命的一霎間，全都怔住了！

眼看着這片金霞，以雷霆萬鈞之勢，即將飛向各人頭頂的一霎，驀地由紅雲老祖辛雲碧雙手十指尖上，疾飛出十道赤紅色的光華，一經出手，頃刻間暴漲了數十百丈，直向對方飛來金光上抓去！

危機一瞬間，辛雲碧那能多作考慮？是以不顧一切的施展出苦練經年的內炁之功。

——然而，他又那裏知道，藍宛瑩所施展的並非尋常飛劍法寶，乃是臨行前七子之中行五的赤松子暫借與他的四道靈符，一經施展，形象似實又虛，虛中却實，當眞是厲害極了！

辛雲碧驚慌中未及顧及於此，十指內炁猝出如虹，不意方自與對方金光一接觸，只覺得似實却虛，心中一動，暗忖着不妙，方待收回其勢，已是不及！

原來「赤松子」暫借藍宛瑩的這四道靈符，名爲「四極辰座」，爲赤松子早年採取四方五行眞氣，餐霞食氣復以本身元陽至陰氣機加以焙煉，貫注入四面竹符之內，用時只須一頌口訣，便即自行開啓發放，變幻無窮，實在是厲害至極！

眼前辛雲碧一經覺出不妙，再想收手，却已是慢了一步，只聽見霹靂一聲雷鳴，眼前金光竟然被炸得片碎開來！

饒是紅雲老祖辛雲碧法力深厚，却也未曾料到有此一着，這一炸之威，何等厲害，頓時將辛雲碧所發的十指內炁炸得片碎開來！

對於一個道家修士來說，這實在是極其嚴重的傷害！辛雲碧頓時發出了一聲慘嘯，頃刻間化爲一溜碧火，消失而去！

也虧了他這麼一躭擱，才與手下八弟子以緩和之機，乃在危機暫解的一霎間，紛紛駕馭遁光，四散逃離！

就在此一霎間，杜鐵池等三人所乘坐之金色光梭，桎梏突解，乃得一飛衝天而起，其勢有如霹靂驚鴻，陡然間，破空直起——

藍宛瑩一經出手，便也不再留情，雙手搓揚之間，乃於光梭之內發出了數十百丈金光雷火，會合着本身的起勢，陡地射空直起，在一陣有如滔天巨浪裏，衝開了重重幃幕，直出九天之外！

杜鐵池目注心驚裏，此身已進出九天雲層之外，前行了百數十里，藍宛瑩乃得停住了駕馭的光梭，回頭向來處一看，但只見紅雲堡上空一片五光十色，紅雲大陣一破，滿空盡是赤焰流火，朶朶紅雲自陣內彈出，恰似百花齊開，就自然景觀固是美不勝收，而藍宛瑩臉上却並沒有絲毫喜悅之色！

微微嘆了一聲，她搖搖頭道：「這麼一來，只怕跟這個老魔頭結下了永世也解不開的樑子了！」

杜鐵池眺望着遠天百花齊開的朶朶紅雲，吁了口氣道：「辛老魔只怕爲仙子所傷，受傷不輕了！」

藍宛瑩點點頭道：「誰說不是？可笑以他道行，竟然會這麼大意，還算他見機得早，逃得更快，要不然，只怕他想要保全全身也是萬難了！」

說話時，才見盤坐一旁的石蘭兒睜開雙眼，一面站起來道：「怎麼回事了？」

藍宛瑩一笑道：「我們已經離開了紅雲堡，妳大可放心了！」

一面說，藍仙子重新施展仙法，手勢向前方指了一指，所乘坐之金色光梭，其勢絕快，連閃幾閃，風馳電掣也似的，直向前路疾飛而去！

方才一時大意，誤入紅雲堡，惹了許多意想不到的麻煩，險些被困不出，這次得能脫困，心情便有輕鬆之感，尤其是蘭兒，生平不離地谷，寒毒既去，便忘了一切煩惱，一路上指東說西，頻頻向杜鐵池叨叨不已！杜鐵池憐其身世，便就所知不厭其詳的與以訴說，一時頗不寂寞！

三人所乘坐之金色光舟在藍宛瑩仙法催使之下，極爲快捷，轉瞬間已是千里之遙！

眼前聳立着一座巍巍高山，其上一片潔白雪光，在晝光裏反映出那種刺眼的白——自此前眺，但可見羣峯起伏，或高或矮，却無不與是山所呼應！

蘭兒不禁眼睛都看直了，小孩也似的，臉上充滿了笑容，眼前所見的一切，對她都極感興趣！

藍宛瑩笑着向她道：「妳喜歡這裏麼？我們到了！」

說時突然放慢了這隻金色光梭的速度，壓下雲頭，直向着眼前那座冰山低飛下去！

原來天山一脈源遠行長，山勢重疊不一，崑崙山不過是其中較大者之一——

這具金色梭光，載着三人抄低飛迂廻着進入山勢，所見一切景像，尤其美麗壯觀！

杜鐵池連經大故，此刻總算平安轉回，看着眼前景像，感覺到無限心曠神怡，蘭兒尤其高興，只是緊緊的偎着他，四下指說不已！

藍仙子忽然一笑道：「有人來接我們了。」

杜鐵池忙即前望，只見羣峯迂廻的雲海裏，似有兩道細若游絲的青色光華閃得一閃，雙方的勢子都疾，很快的遂即迎在一塊兒！

即見一雙白衣玉女，俯身劍遁，電掣也似的來到眼前，二女裝束髮式看來來俱是一般，想是崑崙門中小一輩的弟子！

雙方乍見之初，二少女各自向藍仙子舉手爲禮，是時藍仙子所駕馭的金色光梭，忽然放慢了前進速度，等候着二弟子在身側四周環繞一周之後，又行超前，遂即低飛前導，一逕向當前深谷巨嶺間飛去！

如此前進了數里，來到了一處高山頂峯，前導二女接下遁光，降落其上，緊接着藍仙子等三人也隨後落下。

二女弟子這才上前見禮，口呼「七仙子」，又復向杜鐵池行禮，稱呼其爲「杜師叔」，却是望着蘭兒發呆。

藍仙子一笑道：「這位姑娘來此是客，她叫石蘭兒，妳們就叫她石姑娘吧！」

二少女各自喚了一聲石姑娘，遂即自報了姓名，一名杜燕，一名齊雲兒，在崑崙門中俱屬第三代弟子！

原來崑崙七子輩份極尊，早已得道，雖說平日對外界鮮有接觸，亦一向以收徒嚴謹著稱，可是千百年來，到底也收容了不少傳人：——

如今崑崙一門，若是細算起來，三代師徒合計起來怕沒有一百數十人，倒也是洋洋大觀了。

杜鐵池見二少女，年歲均在十六七歲，各着白色衣裙，長身玉立，姿容秀而不艷，玲而不邪，端的是上好質稟，杜燕臉形略圓，細眉鳳眼，齊雲兒膚色較杜燕略黑，却生有一雙黑白分明像是會說話的眼睛，二女併立一起，眞似一對璧人，春花秋月，難分軒輊，同樣的惹人憐愛！

蘭兒自出生後，便一直未曾離開過地獄谷，平日隨父所見，多是窮凶極惡的山精海怪，厲鬼凶魂，連一個像點樣兒的都沒有，此刻乍見眼前二女，簡直似同自己的化身，忍不住上前拉住二女，說長問短起來。

藍仙子見狀，不由微笑道：「對了，你們好好的玩玩吧。」遂向蘭兒道：「到了這裏，妳大可放心，先好好玩幾天再說吧！」

說話之時，即見眼前青霞一連閃了兩閃，杜鐵池心裏有數，悉知崑崙門向來門規森嚴，爲防外人無知擅入，必然設有嚴謹的禁制，眼前情形看來正是如此。

藍仙子遂向杜鐵池微微一笑道：「你失踪多日以來，許多人都在關心着你，刻下那位徐道友，正在我處等你，倒不好讓他久等，我們這就走吧？」

杜鐵池心裏好不慚愧，立即連連點頭道好！

是時蘭兒已爲杜、齊二女左右各一，寶貝也似的爭長問短，談得正開心。

藍宛瑩看了她們一眼，笑問二女道：「石姑娘第一次出山，一切都是新奇的，妳們帶她到各處看看，再把她送來我的『聽濤閣』便了。」

杜、齊二女雖然與蘭兒初初一見，却都爲其一片純眞所吸引，那蘭兒雖然見聞淺薄，到底修練有年，其父石水更非常人，所練道法詭異莫測，短短交談之下，已令二女大感新奇，藍宛瑩既令她二人陪同蘭兒各處遊玩，自是正合心意，當下匆匆告別藍宛瑩，拉着蘭兒就走——

那蘭兒跟着她們走了幾步，却依依不捨的看向杜鐵池道：「你不跟我們一塊來麼？」

杜鐵池笑道：「我還有事，妳放心去玩吧！」

蘭兒吶吶道：「我們還會見面吧？」

「當然！」杜鐵池道：「我們還會見面！」

蘭兒聽他這麼說，才放心的隨着二女去了。

杜鐵池望着蘭兒離開的背影，心裏微有所警——偶然偏過頭，無意的發覺到藍仙子一雙妙目正自注定着自己，臉上似微含有一些笑意，像是有話要說。

杜鐵池自然明白，他練功至此，自信已有足够克制力，而且確信自己之於蘭兒，只有關懷之情，絕不涉半點兒女之私！

眼前藍仙子似有所詢，杜鐵池便主動道：「這位石姑娘不惹世情，一派純眞，不知前輩打算如何安置她？」

藍宛瑩微微一笑道：「老實說，這確是一個難題——我原打算自己收入門下，只是我們兄妹七人不久即將閉關十年，聯合參習一部無上心經，完成多年心願，這麼一來，實在抽不出時間來教道於她！」

杜鐵池道：「崑崙門能人輩出，難道第二代弟子之中還找不到傑出人選麼？」

藍宛瑩微笑道：「那倒也不是——我原可這麼做的，只是我一路打量蘭兒，發覺到此女慧外秀中，根骨質稟沒一不佳，但是她終非我們中人……」

「爲什麼？」

杜鐵池一聽藍仙子這麼說，確是有些兒吃驚。

藍仙子微微一笑道：「道友不必多心，我只是說她也許與我們崑崙門中無緣，倒不是說她與別的門派也無有緣份，你知道又爲了什麼？」

杜鐵池忽然明白過來，點點頭道：「前輩是說她所習異端，已成根固，改之不易……？」

藍仙子點點頭道：「正是如此，這麼多年以來，石水已把他所習，盡心傳授給他這個女兒，據我所知，石老頭子所習道法，很是怪異，稱得上前無古人，如今成道飛昇，當今天底下便再也難以找到一個與他相似之人，可憐蘭兒，如果從今捨棄其父所敎授的道統，一來數十年苦心白費，實在可惜，再一方面，便是如何所說，只怕所習已深，改之不易了！」

杜鐵池想想確是有理，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

藍宛瑩一笑道：「當然，此事也不必急於一時，慢慢再看情形吧——徐道友還在等你，這就快回去吧！」

說罷手勢微抬，一片彩雲平地而起，將二人身形托住，轉了幾轉，已電掣也似的來到了藍仙子所下榻的「飛花宮」，遂即落下雲頭。

杜鐵池道了謝，正待詢問，藍宛瑩却笑道：「你們故人見面，想必有些談頭，我到前面轉一轉，隨後再來，這裏你已熟悉，一切請自便吧。」

說完含笑點頭，一片霞光閃過，便已無踪。

杜鐵池對於藍仙子此番救助之情，實在心存感激，雙方不過是一面之緣，難得她仗義援手，非但救了自己與石蘭兒，更無意中與紅雲老祖結了大怨，追根揭底却是因爲自己而起，此刻想起，心裏頗覺得過意不去，却也不知如何來報答她這番恩情才好。

他這裏心中正自感嘆，忽見眼前人影閃動，現出了一個年方十五六歲，頭梳丫角的翠衣少女。

——對方這張臉，杜鐵池記得十分清楚，正是早先在後山「摘星崖」坐關時，奉藍仙子之命來迎接自己的那個姑娘，當時沒有問她，也不知她叫什麼名字？

雙方乍一見面，這個翠衣少女喜孜孜的揖了一揖道：「恭喜杜師叔平安回來，這就好了。」

杜鐵池微覺不自然的笑了笑：「原來妳們都知道了。」

翠衣姑娘道：「這幾天七位師尊都在談師叔的事情，果然師叔吉人自有天相，平安回來了。」

杜鐵池苦笑道：「妳找我有事麼？」

翠衣姑娘道：「有兩位前輩仙長，已在飛花宮等候了多日，聽說師叔與七仙子平安回來，要我來看看究竟，沒有想到一出來就看見您啦！」

小姑娘伶牙俐齒，說話聲音，尤其好聽！

一面說，她遂即回身帶路，帶着杜鐵池進入百花宮，踏着嵌隱於翠草間的五色石子前行，只覺四面香花環繞，和風陣吹，景色醉人。

崑崙七子雖然誼在兄妹，只是各有威嚴，在崑崙山各闢洞府，設非有特殊事情，平日互不干擾，然而就防衛系統來說，却是一致的。

杜鐵池此刻隨着翠衣少女一路前行，穿過一道蜿蜒的朱漆迴廊，眼前是居高臨下的半壁懸崖，却在崑崙之巔，築着一座寬敞雅緻的紅樓，有匾一方，上書「聽濤閣」三個古篆。

暮色裏，隱約可見垂掛在對峯上的一道瀑布，其色白亮，下傾千仞，激起來的水花，茫茫如霧，其聲鏘然，如作龍吟。隱約可聞，冬來已是如此，料必春夏雪化之時，水勢當更必可觀，這「聽濤」一閣的名字，想必是由此而來了。

杜鐵池心念故人，脚下加快前進。

前行的翠衣姑娘站住脚步，回眸笑向閣內一指道：「兩位前輩就在閣上，師叔自己去吧，如有事招呼，閣內有銀鐘一座，只需敲一下，弟子就會來到！」

杜鐵池道了謝，問她姓名——

翠衣少女笑瞇瞇的道：「弟子姓遲叫雲姑，是譚五太爺座前最幼的弟子，今春才派來七仙子這邊服務，聽五太爺說到師叔種種造化奇遇，眞是羨煞弟子了。」

杜鐵池知她所說的譚五太爺，便是七子中行五的「赤松子」譚悟——

面前這個翠衣姑娘，看上去年歲甚幼，只以爲她是新進門不久的第三代弟子，却不知較諸先時所見的杜燕、齊雲兒還長一輩，倒是看不出來。

他原想與對方談些這裏近況，因怕徐雷久候，遂即點頭作別，逕自來到了聽濤閣！

那聽濤閣建築在斷崖之巔，面對着一片雲海及對崖千仞峭壁，確實够狀觀的——杜鐵池來到之時，但見巨閣內陳設雅緻，四面軒窗齊開，正中設有一具白銅古鼎，自其內散出嬝嬝輕烟，整個閣樓內感染着一種若有似無的淡淡清香，令人神清智爽。

杜鐵池只道徐雷在內，那裏知道整個閣樓內空空如也，並無一人。

這閣樓上除了一些古雅的陳設之外，另有一具高座大蒲團放置正中，四面軒窗配有特製的竹簾，光度不晦不明，恰到好處，對崖深處雖是瀑布倒掛，只是若不留神，却難以聽見其聲——久久却形成一種自然的旋律，更有鎭定歸思之功。

却有一隻靈禽佇立窗前，正自偏頭向這邊望着——竟是一隻全身黑羽，如同墨染過一般的巨鶴，所謂「千年黑，萬年白」，那是指一般禽獸，鶴羽有的生來即是白色，故不在此列，但是全身墨羽的黑鶴，倒是不多見，想來這一隻必係藍仙子調教豢養多年的靈禽了……

杜鐵池先行走向窗前，向外觀望了一下，忽然一道極其刺眼的霞光，直向着自己面前飛來。

由於這片光華來得過於突然，杜鐵池在心理毫無防備的情況之下，禁不住爲之吃了一驚。

——這本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一招險着，杜鐵池猝驚之下，簡直分不清是什麼玩藝兒——

那眞是快到了極點。

杜鐵池一看之下，才見眼前光華之中，現出了一個頭生雙角，面若重棗的赤身怪人，手上拿着一柄雪花巨斧，貌相極見猙獰。

蓋因爲此是崑崙七子修眞之處，杜鐵池決計也不會想到，竟然會有人圖謀對己不利，加以這怪人的忽然出現，簡直難以分辨得出他到底是友是敵？

一驚之下，杜鐵池還來不及有所反應，眼前光中這人已霍地揚起了手中巨斧，直向着他當面猛力直劈了下來，其勢絕快，有如電也似的閃出了一道奇光！

也就在這一霎，只聽得一人大聲道：「恩人小心！」緊接着一片紅光，直由斜刺裏閃出，電閃也似的直向着光中所現身的怪人身上捲了過去！

光中怪人似乎萬萬沒有料到有此一着，一時大爲驚心，手中巨斧原已向杜鐵池身上揮出，目睹此情況之下，竟然再也顧不得傷人，咀裏怪叫一聲，在空中一個倒翻之勢，來得快，去得也快，直向斷崖墜落下去！

饒是如此，亦爲斜刺裏所閃出的大片紅光，在身上掃中了一些，只痛得他「哇咿咿——」一聲怪叫。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此一霎，那一隻佇立窗前的黑羽仙鶴，似乎認爲有機可乘，嘴裏「呱呱！」一聲，倏地展開雙翅，箭矢也似的直向着對方怪人臉上啄去！

這一切發生得極爲快捷，總共是彈指間事！

眼看着那個怪人來而復去，其勢如風，雖說在紅光與黑鶴兩相夾擊之下，却依然沒有湊巧，刹時間，已自失去了他的踪影。

即見面前紅光閃處，現出了徐雷高大的身影——

窗前黑影閃動，那隻黑羽大鶴亦復去而後還，只是繞空低飛，連連鳴叫不已。

雙方乍見之下，杜鐵池才似鬆了口氣的道：「原來是你，嚇了我一跳！」

徐雷口呼恩人，見面之後嘆息一聲道：「恩人要是遲來片刻，保不住那怪物已落在了我的手中，也算爲飛花宮主人去了一樁心事——」

杜鐵池不知問故！

徐雷微微一笑，才道：「恩人有所不知，原來這裏山下冰泊之中，蟄伏着一條千年怪蟒，據藍仙子說此蟒年久通靈，且能變幻人形，藍仙子有擒伏之意，無如牠機警得很，心知這裏主人連同崑崙各人，俱是道力高深之人，平素深居穴底，不敢輕出，以藍仙子道法，竟然三次深入穴底想誘擒於牠，都被牠事先察知，溜向別處，乃得撲空，你道牠厲不厲害？」

杜鐵池不禁奇怪的道：「既然如此，怎麼會被你一來就誘了出來？」

「恩人不知！這也是藍仙子的巧計安排！想不到這畜生如此精靈，依然會被牠逃了！」

一面說，徐雷笑嘻嘻的看向杜鐵池道：「恩人此番總算刦難渡過，眼前就將大好了！方才桑眞人尙在談起，他原想與恩人見上一面，已經候了多時，只是臨時接到吳仙子飛書相召，又匆匆去了！」

杜鐵池搖頭苦笑道：「我最近連生事端，連帶着各位前輩對我頻頻關注，說來實在慚愧，但願這是最後一次就好了！」

想想他却又難以置信的搖搖頭，他想到了雷姑婆，只怕還不會與自己干休，另外由於秦冰的得救，很可能也開罪了傳說中的兩個老怪物——寒谷二老！如果這些人都將陸續向他尋仇，那麼未來的日子肯定是不會好過的了！」

這麼一想之下，他實在也就高興不起來了。

二人又說了一些別後經過，從徐雷咀裏，杜鐵池悉知梁瑩瑩已然返回雁蕩山——想起了瑩瑩，他眞恨不能馬上飛向雁蕩與她見上一面，共訴衷曲，無如他自前世道力漸次恢復之後，人已大有轉變，自己

既爲七修門道統傳人，一切言行舉止，便不能十分隨便，況乎瑩瑩與他歷經三世情刦，此生雖又相聚，行爲自應更有所約束，以免再蹈覆轍，害己害人！

杜鐵池有見於此，焉能不有所警惕，乃得把一腔思念之情强行壓制住。

徐雷遂即問到他此行遇難的經過，杜鐵池少不免從頭至尾又爲他說了一遍，只聽得徐雷連聲驚駭的道：「恩人提到的這幾個人，我都知道，尤其是那個妖屍朱申，昔年所作所爲，簡直駭人聽聞，我尚在奇怪，何以此次復出，一直都沒有聽見有關他的消息，原來他却被伏魔道長收回煉魂谷去了！」

杜鐵池遂又問及石水之事。徐雷道：「有關石水之事，我倒也知道點，以前也曾與他有過數面之緣，此人秉性剛愎，精於地行之術，法力高深，只因爲貪太行山地心藏寶，不惜行法引發了地火，乃至造成了一場浩刦，死傷人畜無數——這也就是他爲什麼會淪爲太陰十三極，日受煉魂之苦的道理了！想不到他竟然能力爭上游，煉成正果，確是難能可貴了！」

正說話間，忽聽閣外傳來一聲女子微笑道：「二位道友小別重逢，可容得局外人也插上一脚麼？」

杜鐵池聽出聲音，乃向徐雷道：「藍仙子來了！」

二人忙即站起，即見眼前青霞連閃，面前已現出了一對玉潔冰清，綺年玉貌的年輕道姑！

二女一個衣綠一個衣紫，全身上下道氣盎然，二人俱都認得，正是此間主人「巧雲仙子」崔玫與「飛花仙子」藍宛瑩二女連袂而至，倒是沒有想到！

當下杜、徐二人忙自起身行禮！

崔、藍二仙子各自回禮——

崔玫含笑道：「二位道友不必客氣，請坐下說話吧！」

雖然二女鑒於七修眞人之輩份，不敢以長輩自居，杜鐵池却也仍以前輩尊之。徐雷雖說是修煉有年，與七子勉强可以稱得上同輩，却由於七子之正統身份，以及在羣仙籍中之傑出地位，亦不敢以同輩視之，談話稱呼上，尤見尊敬！

雙方落座之後，崔仙子微笑道：「杜道友此番脫險歸來，可喜可賀，此刻看來道貌岸然，想必功力已大有增進了！」

杜鐵池道：「仙子過奬了！這一次要不是藍仙子仗義援手，後果尚是難料！」

藍宛瑩一笑道：「吉人自有天相，一切都是天意，經過此一難後，道友功力當是大有長進了，方才譚五哥還在說，他無意之間在點蒼發現了一座古仙人洞府，現爲幾個無聊人物所盤踞，譚五哥說那洞府內隱霞光，外霽日月，未來必定大爲昌盛，他因此還起了一卦，算出日內當有明主履臨，道友乃是福人，很可能這一遇合便將應在你的身上哩！」

杜鐵池心中正自思索着此番返回之後，不知盤踞那裏，聆聽之下，不由心裏一動，確實的便留了心，當下便詳細的問明了地方，放在心裏！

藍仙子目光一掃徐雷，想起來微笑道：「怎麼，那畜牲又被牠逃脫了麼？」

徐雷看了杜鐵池一眼，道：「這個畜牲，實在過於精靈，方才杜恩人還差一點爲牠誤傷，看來有此一驚，再要捉牠便難了！」

藍仙子道：「那倒也不見得，這畜牲在此蟄伏，已近千年，有我在這裏，牠萬般無奈，如今已不甘心再爲蟄伏，今日既已現了原形，便無忌憚，這一二日之內，料必還有意圖，到時看牠還往那裏走？」

「巧雲仙子」崔玫聆聽之下，遂即由位子上站起，慢慢走向窗前，居高臨下的注視了一陣！

藍仙子笑道：「對了，四姐，妳看看吧！」

崔玫凝視了一刻，兩隻纖纖玉手連連搓動，遂即張開來，即見由其掌心裏射出一道白茫茫的霧光，直向着斷崖澗底射落而下！

杜鐵池與徐雷俱已看出，眼前崔玫所施展的，乃是她本身所練的「元炁眞氣」，非比尋常！

果然，這道白茫茫氣體，透過崔玫掌心，一經注入澗下，耳邊上即聽得自澗底傳過來一陣水聲沸騰，即見茫茫霧海裏，昇起了一片五色霞光！

崔玫所發出的茫茫霧氣，這時也即迅速的擴散開來，向着昇起的五色霞光强自壓下，兩下裏來回抗衡了一陣，那片五色霧光，便似不敵的又縮了回去！只是呼呼水响之聲較前更大，歷久不歇！——

忽然自淵底冒起了一根百十丈高下的水柱子，透過天光，似可見那道透明的水柱子裏有條五彩光澤的虹影，閃了一閃，遂即又降落淵底。

崔玫右手輕收，把先時所放出的白氣收回，一面含笑向藍仙子道：「妳說得不錯，這畜牲已不甘雌服，只怕日內就將要生事，倒要防牠一防呢！」

藍仙子道：「我早已有萬全準備，牠不出來則已，出來之後，再想回去，可就萬難了！」

崔玫微笑道：「這畜牲潛伏多年，未敢出來，倒也難得，妳總要給牠一個自新之機，可不要過份難爲了牠！」

「那可就要看這畜牲居心如何了！」

藍宛瑩目光向着杜、徐二人瞟了一眼：「二位道友來得倒正是時候，說不定尙可助我一臂之力，等到擒到了這個畜牲，我可要好好的謝謝你們！」

杜鐵池道：「仙子關照，敢不從命，只是有關這個怪物的一切詳情，尙請多作說明！」

他遂即想起方才與那怪物初相乍見之時，險些爲其所乘而着了毒手，不免猶有餘悸，乃把那怪物之形相向眼前藍仙子形容一遍！

藍宛瑩像似面色一驚，冷笑一聲，看向崔玫道：「妳看怎麼樣，我就知道這個畜牲一定有恃無恐，否則萬不會這麼大胆，這麼看來，崑崙上人當年藏置的兩件東西，一定到了他的手上——莫怪乎牠竟敢向杜道友出手了！」

崔玫點頭道：「聽起來確實很像是崑崙上人的『五丁飛雲神斧』，大概牠雖據有此物，却並不識用法，否則要想擒牠，可就要費一番大事了！」

徐雷原本在一旁靜聽，聽到這裏，忽

然忍不住道：「二位仙子所說的莫非是傳說中遺失已久的崑崙二寶之一的『飄花神斧』麼？」

崔玫點點頭。微笑道：「徐道友對於敝門中舊事，倒也知道頗淸，我們現在所說的，正是此寶，我們七兄妹自入崑崙以來，爲找尋這位前古眞人所藏二寶，差一點把山都要翻了過來，依然沒有着落，却是怎麼也沒有想到，竟然會落在了這個畜牲手上，眞正是令人大出意外了！」

藍宛瑩轉向杜鐵池道：「道友可還記得那柄斧頭的淸楚模樣麼？」

杜鐵池想了一下，由於當時事發突然，只記得那怪物手持一斧，形象似甚古雅，當時只記得斧面巨大，除此之外，並不見什麼特殊之處，當時乃據此而告！

藍宛瑩向崔玫道：「四姐妳看呢——如果這柄飛花神斧已爲怪物所得，保不住那卷『心蘭眞經』也在牠手裏了！」

「這是一定的！」崔玫點頭道：「這兩樣東西是在一起的，既然五丁飛花神斧在牠手上，那卷心蘭眞經，必然也在牠手裏了，只是妳大可放心，這畜牲即使得到了這卷東西，也難以理解貫通！」

藍宛瑩點點頭道：「這是當然的！不過如果假以時日，等到牠有了道家入門根基，便能參習，那時候再想擒捉牠可就得大費週章了，如果這斯以此爲惡，眞不知其結果又將如何？」

崔玫一笑道：「妳一向爲人機靈，想不到這一次竟然也會疏忽，聽任這個孽畜在妳眼皮子底下成了氣候，要是被牠逃了，看妳怎麼向大哥交代？」

藍宛瑩臉色微微一紅，笑了笑沒有說話——原來她生性最是要强，在七個兄妹之中，唯有她與「墨雲子」蓋空最是嫉惡如仇，崔玫雖是一句玩笑話，在她認爲却是臉上無光，當時嘴裏雖然沒有說什麼，內心却在打算着擒獲潭底怪物的決心！

「巧雲仙子」崔玫是深深瞭解她個性的，當時話聲出口，見她沉吟不語，心裏一動，深悔失言——

她平素與藍宛瑩私交最稱相好，幾乎無話不談，原來崑崙七子之中，藍宛瑩在未成道之前魔業最重，即以她與秦冰之一段戀情而論，即阻撓了她功業百十年之久，正因爲如此，各位師兄對她也最爲關懷，如今總算功業有成，只是她生性好動，每喜抱打不平，因而結怨四方，樹立了不少强敵，每每事發不測，這便使其他六人不得不格外爲她担心，暗中提防不已！即以目前之情形，秦冰冰下還魂，似乎對宛瑩猶未死心，偏偏近在咫尺，未來發展，到底如何，却不能不令人懸心。

雙方又談了幾句閑話，因爲還有一些別的事，崔玫遂即向杜鐵池、徐雷二人告辭！——

臨行之前，她遂向杜鐵池道：「有關點蒼山那座古仙人洞府之事，道友倒不可失之交臂，依我之見，事不宜遲，這兩天就應該前往一探，免得爲別人所乘，豈不可惜——」

說到這裏，她微一沉吟，又道：「這樣吧，我等一下就會見着譚五弟，等我問淸了那座洞府在什麼地方，再飛書轉告你吧！」

杜鐵池道了謝，崔玫隨又向藍宛瑩道：「喂，我剛才可是跟妳說着玩兒的，妳可別操之過急了，須知道那個畜牲手裏既有崑崙眞人所留下的飛花神斧，保不住把牠逼急了，也許會惹下禍端，壞了我們的大事，可就不化算了……」

藍宛瑩哈哈一笑道：「四姐妳放心走妳的吧！這件事既然交給我了，我自有道理——」

崔玫笑道：「好好……我不過說說罷了！」

當下向各人微微頷首，手勢略舉，一片霞光閃過，已自消失無踪！

各人落座之後，藍宛瑩遂向杜徐二人含笑道：「二位道友在此不要拘束，可以隨意四處走走，我這裏設有丹室多處，二位可以自行選擇，如有所需，儘管招呼這裏弟子就是！」

二人告了擾，藍仙子遂即站起來道：「你們小別重逢，多談談吧，我這就到對面山上看看去！」

說罷舉手作別，一片霞光閃過，已自無踪！

徐雷微笑道：「外面傳說崑崙七子爲人托大，種種不盡情理之處，今日一見，顯然大非如此，這位藍仙子便熱情的很！恩人一上來托庇於她，實在得力非淺，只是……」說到這裏，下面的話沒有出口。

杜鐵池奇怪的道：「徐兄怎麼不說下去？莫非是我的刦難又來了？」

徐雷搖搖頭，含笑道：「恩人不必誤會，經過此連番刦難，恩人都能化險爲夷，餘下已不足爲害，無非有驚無險而已！可以不必担心，我因在雁蕩閑來無事，參悟出一門旁門異術，以之鑑人，頗能預測吉凶……」

說到這裏，聲音忽然放底，思忖了一下道：「但願我這一次猜錯了！」

杜鐵池忽然心裏一動，注視着他道：「你是說藍仙子她莫非還有什麼……？」

徐雷微微點了一下頭道：「藍仙子雙頰酡紅，飛星出鬢，只怕她眼前就有一步情刦……」

「哦！」杜鐵池一怔，心裏情不自禁的就想到了秦冰。

徐雷却又莞爾一笑，搖搖頭道：「以他功力，目前已似在天仙之份，豈會再蹈此情刦？誠是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了！」

杜鐵池也搖搖頭道：「徐兄你看錯了，此事萬萬不會再發生……倒是那位秦冰前輩境遇堪憐，我倒覺得過去百年來，藍仙子一任他呻吟冰榻，未加援手，未免有些不盡情理……自然個中細微情節，却非你我局外人所能洞悉瞭解的了！」

徐雷搖搖頭道：「恩人你有所不知，這件事是插手不得的……藍仙子當年爲秦眞人拖累至深，差一點壞了大事，若非是銀眉前輩與其他各子全力援應，後果眞是難以預料，其實藍仙子對秦眞人並非無情，只是盱衡大局，不得不如此耳——」

說話之間，但見對山光華頻閃，似是藍宛瑩遙立山巔，像是有所施展，隱約之間又復不見！

二人乃猜知必是藍仙子在附近行施仙法部署，爲恐那潭底怪物爲亂或是伺機逃脫，他二人雖不十分淸楚那潭底怪物，到

底伎倆如何，只是既然深伏千年，又能盜得前古仙人所留存的兩件異寶，自然非比尋常，却也不可過於輕視，藍宛瑩既然面邀二人到時助其一臂之力，少不得也應盡力報效！

是時天光漸黯，整個崑崙隱約籠罩在一片初夜的景像之中！

徐雷因怕那潭底怪物漏網，決計就在聽濤閣坐鎭不去，二人小談一刻之後，徐雷即擇中而坐，盤膝不語——

杜鐵池不欲干擾他的用功，遂即信步踱出樓外，只見兩行修栢在初夜朦朧的天色下，更似有一種說不出的靜美意態！偌大的院落裏，竟是看不見一個人影——這個時辰正當晚課，料必飛花宮各弟子，俱都在潛行用功，是以不見人跡！

——他信步走向崖頭，只覺得當前風勢甚大，眼前雲霧被吹得滾滾而逝，不過是霎時之間，竟然像換了個天地一般。

山居無論晝夜都要較平地來得快，說一聲天黑，立刻天昏地黯，不過霎時之間，已籠罩在黑暗之中！

杜鐵池在崖前觀望了一刻雲海，已是星斗滿天。

按照道家「食氣」之說，此刻當是運行之時，旨在養性煉炁，所謂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即「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之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日沒以後赤黃之氣也。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加以天地玄黃之氣，是爲六氣！」以上呑食六氣，爲道家不可廢置之圭臬，依法練之，對修道人大有裨益！

此刻正是餐食「淪陰」氣息之最佳時機，即在似黑又明的一霎之間，自西方極天之處，滾動出大片黃色氣機，一入大地，遍洒如夜露甘霖——

杜鐵池早巳蓄好勢子，遂即鼓動下腹，作深呼息狀，面向西方吐納起來！

三數十次之後，已是淋漓盡致！精神大爲振奮——就在這一霎，有一道極爲細微的灰白光華，自空中閃過，直向着後嶺墜落下去！

如果不注意，或是不加深忠，對於這細微的一絲異態，很容易忽略過去。

然而杜鐵池却未曾等閑視之！

尤其是這綫光華降落於崑崙後山，就使他爲之一驚——他深知崑崙門下劍遁多爲青、白光華，七子本身，多爲金色光華，似眼前這般灰白光華，顯然不是崑崙門下，而來人竟然能將遁光隱蔽得如此微弱，又顯然絕非尋常之輩了。

杜鐵池既然有所發現，便不能置身事外，當下略一遲移，遂即駕起劍遁，直向後山飛去！

這時天色巳黑，由於後嶺積雪甚多，加以天上星月的映襯，看過去一片雪白，嗖嗖寒風貼地吹襲着，冷入骨髓！

杜鐵池知道自己七修劍光過於顯眼，是以一登後山即行早早將遁光收起——

眼前是大片針葉樹林，積以白雪，看上去就像是遊牧民族野宿的帳幕，冷風襲過來，發出像呼哨那般的嘯聲，四野蕭蕭，却是看不見一些異態！

杜鐵池靜靜觀察了一刻，隨即舉步前行！

這裏雖然不屬於崑崙七子門戶所在，但咫尺之距，依照平日慣例，也是不允許外人有所窺伺登臨！

杜鐵池實在說倒也無憂於崑崙門安危，只要純係出之於好奇，倒要看看這個行踪詭異者爲何許人也！

他此刻不便施展遁術，爲恐驚動了來人，當下提着氣息，踏着雪面，輕輕前進！直向眼前那片森林步入！——

那裏知道，他的一切，竟然全在對方觀察之中！

杜鐵池方自深入，耳聽得當前傳過來一聲陰森的冷笑道：「你是幹什麼的？賞雪！」

這才使他忽然注意到，敢情就在一棵雪松之下，端正的坐着一個形容蒼老，背部隆起的瘦削老人！

這人膚色黯黑，身上穿着一襲黑袍，人又背樹而坐，如非特別留意，簡直看他不出。

——他雖然倚樹而坐，却絕非意在賞雪，更談不上什麼詩情畫意，一雙鳥爪也似的瘦手上，捧持着一個碗口大小的水晶圓球，似乎原本正在觀察着什麼，忽然發覺到杜鐵池的來到，臉上顯示着詭異的神色！

杜鐵池一驚之下，發覺到了對方這個人，故持鎭定的冷冷一笑道：「這話正是我要問你的，你倒反而問起我來了！此乃崑崙門坐鎭之處，你是來尋人的麼？」

駝背老人一雙閃爍着精光的眸子，在杜鐵池說話之時，頻頻在他身上轉動不巳，聆聽之下，一面將手上明珠揣入懷裏，遂即由地上站起來！

「哼哼！這倒是奇了！」

駝背老人一面邁着八字步，由裏面步出來，却在距離杜鐵池身前丈許左右站住，一雙八字眉搭拉着，冷冷的道：「怎麼崑崙的坐鎭之處，旁人就不能來了？聽你口氣，大概你也是崑崙門中的吧？失敬，失敬！」

咀裏一面說着，駝背老人探出了鳥爪也似的一雙怪手拱了一拱——一雙三角怪眼裏滿是疑惑！

杜鐵池近看對方這個駝背老人，越覺其貌相怪異，周身上下圍繞着一種奇異的氣質，大異於一般修道者，却是他前所未見，不免心裏大存警惕！

所謂「仙風道骨」「道貌岸然」……即說明一個修習道法的人，皆具有一種超乎常人的氣質，即使在初初一見的當兒，也能使人有所體會。

眼前這個駝背老人所給與杜鐵池的感觸，却使得他大爲駭異，一時眞有點摸不清對方的家數門路！

心裏這麼想着，杜鐵池沉着的道：「你猜錯了，我並不是崑崙門下，不過與七位前輩交在道義，在此客居而已，道友你大號怎麼稱呼？來此有何貴幹？」

駝背老人一聽他並非崑崙門下，心裏略見輕鬆，然而却依然對他存有戒心。他經驗老到，閱人無數，觀諸杜鐵池之仙風道骨，顯然絕非尋常之輩——這就使他一上來不敢掉以輕心！

「閣下既以禮見問，貧道便據實相告，哼！」

駝背老人一隻手輕輕抬起，捋着他下巴上的一綹短鬚，鬚色焦黃，如同抹上了一層黃顏色一般。

「即使老夫說出來，閣下也未必知道！」雖然這樣，他仍然說出：「老夫姓康名淮，來自蒼前山之紅木嶺……閣下可曾聽過這麼一處所在麼？」

杜鐵池對於「康淮」這個名字，確信不曾聽過，只是「紅木嶺」這三個字在他記憶裏，却並不陌生——

駝背老人康淮一笑道：「如何？我就知道你沒有聽過！」怪笑一聲，他遂即又接下道：「老夫還有個渾號，人稱『黃面無常』，閣下可曾聽過？」

杜鐵池搖搖頭：「沒有聽說過！」

駝背老人嘿嘿冷笑道：「這都不要緊，我不妨告訴你，我此次出山，是奉令行事，找尋一位失散多年的朋友，倒是巧得很，遇見了你，也許閣下說不定可以幫我一個小忙，指引一條明路，老夫就感激不盡了！」

杜鐵池心裏一動，沉住氣道：「這就不敢當了，道友要找的是那一個？」

「黃面無常」康淮一雙三角眼頻眨，道：「這人名叫秦冰，閣下可曾聽過？」

杜鐵池終於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心裏大爲吃驚，只是表面上却絲毫也不曾現出異態！

聆聽之下，他搖搖頭道：「沒有聽說過！」

康淮道：「這個人是個非常狡猾的人，我知道他就藏在這裏，他還沒有死！」

杜鐵池有意試探的問：「他受了很重的傷？」

「那是一定的……只是……他却沒有死……」

「你爲什麼以爲這個人會藏在這裏的呢？」

「這個……」康淮冷笑了一聲道：「既然你不知道，也就不必多問了，閣下請自便吧！」

杜鐵池還想再問清楚一些，却有些礙於出口，康淮說完話，便自向林內步去！

自從這人說出是來自紅木嶺，杜鐵池已猜出了一個大概，想到極可能是爲寒谷二老所差遣！雖然他並不認識這兩個老人，可是却聽到一些有關這兩個老怪物的傳說，悉知是當今天下最最難以招惹的兩個厲害人物！

杜鐵池曾由秦冰咀裏知道了一些有關他與寒谷二老結仇的經過，自然，秦冰之所以落得如今這番下場，也全爲這兩個老怪物所賜，想不到在垂死之餘，對方兩個怪物仍然放不過他，找到了崑崙山！

雖然到目前爲止，杜鐵池還不能確知這個康淮是否即爲寒谷二老所差遣，但是由其舉止言行上看來，顯然他之找尋秦冰，絕對是不懷好意，這一點幾乎可以認定！

眼前康淮向林內步入，杜鐵池正好即時抽身！——然而，他却也想到了對方的居心叵測，是以暫時沒有移動，果然康淮去而復返，却沒有想到杜鐵池仍然站在原處未去，倒使他微微一怔。

「閣下還在這裏？幸會，幸會……」

一面說，他遂即掉身，向另一個方向離開——

杜鐵池見他兩隻手上狀如前樣的捧持着的一個水晶球，却由那晶球裏電也似的射出了一道奇光，怪的是這道光華照射之處，無論是樹木土石，一律都爲之透射而過，其情況一如陽光透射入水，一切內藏物無不巨細分明的陳現眼底！

「黃面無常」康淮雙手拿着這個晶球，一路東瞧西瞧的直向林內步入，杜鐵池却爲之吃驚不小，雖然他確知秦冰藏身之處與這裏還有一段距離，可是如果康淮一直保持着這種觀察的狀況探索下去，秦冰之最終將被發現，亦不過是遲早的問題！

杜鐵池原來並沒有打算立刻與秦冰見面，可是現在情況特別，他却是非得儘快見着他了。

——他如今功力道術俱在快速恢復之中，顯然巳不同於往日，當下默念隱身口訣，頃刻之間全身便消失於無形之間，遂即快速向秦冰藏身之處遁去！

前文曾述及，秦冰藏身之處，乃在一片石林之下，杜鐵池借無影遁法，一路潛行而至。

他這裏身形方自降下，耳邊却聽見一人聲音道：「恭喜道友終於脫險回來！」

聲如蚊鳴，但聽來却十分清晰。

杜鐵池先還一楞，緊接着他立刻認出了正是秦冰的聲音，想不到自己隱形而來，依然未能瞞過對方的觀察——當下立刻現出身形！

他身形方自現出，只覺得足下一股奇大吸力將自己身子托住，身邊上即聽得秦冰聲音道：「請！」

緊接着身形猝轉，眼前一暗復明，此身巳來到了秦冰所處身的地下冰室之內！

即見秦冰身形半倚在冰壁之上，雖然看上兩腮消瘦，依然憔悴，只是較之數日前巳大有不同！

「小友你此番回來，看上去巳大爲不同，想是德業巳大有增長，可喜可賀。」

秦冰在冰榻上說着，一面拱手爲禮。

杜鐵池道：「前輩過獎了，倒是前輩如今看來較前幾天好多了！」

秦冰苦笑了一下，搖搖頭道：「我還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了……小道友請坐下說話！」

杜鐵池這才想起道：「前輩可認得一個叫『黃面無常』康淮的人麼？」

秦冰一驚道：「小友說的是紅木嶺的那個康淮？」

「也許是吧！」

「他……在那裏？」

由神色上看來，秦冰顯然吃驚不小。

「這就是我來看前輩的理由！」杜鐵池道：「這個人就在崑崙後嶺，只怕就要來到了！」

話聲才住，即見秦冰神色微異，像是忽然在凝神靜聽着甚麼，一面點點頭道：「你說的不錯，果然是有人來了！且看是甚麼人吧？」

說完右手突然抬起，揮了一揮，即見自他袖管之內飛出了一片虹霓，直向着冰壁上襲去！立刻濺出了一片强烈的光雨！

杜鐵池不明所以，猝然見狀，由不住爲之吃了一驚，即見這陣子光雨之後，壁面上頓時就像是開了一面透明的窗戶一般

由此而觀，簡直洞若觀火，眼前所顯示的外界景像歷歷在目，有如親身經歷一般！

由是，先時所現身的那個「黃面無常」康淮便自然的現諸畫面——

杜鐵池點點頭道：「這就是他了！」

秦冰注視了一刻，蒼白的臉上現出了一種冷竣，似有無限憤怒，却又掩不住內心驚悸，畢竟這個人所代表的影象在他內心曾留下了深刻的創傷，那不是輕而易舉所能夠揩抹掉的！

「不錯……就是他……」秦冰緊緊的咬了一下手：「寒谷二老的兩名勾魂使者之一！」

他二人固然在觀看嶺上的康淮，康淮又何嘗放過了他們？

只是他雙手捧着所見的那個晶球，却由晶球裏爆射出一道白光，瞧向地面，狀如前樣的繼續向前面搜索着。

秦冰冷冷一笑道：「看來這厮已然知道我藏身在這附近，他這地儀神珠，乃是來自寒谷二老，很是微妙，倒不可不防上一防！」

一面說欠身直坐而起，雙手連連搓動不已。

——雖然他所作看來只是一些簡單的動作，只是在他已是十分吃力，頻頻喘息不已。

緊接着，即由他搓動揚起的掌心裏飛射出一片淡淡輕烟，這片烟霧一經離開他手掌掌心，遂即形成了一層帳幕，將整個冰室籠罩其間！

雖然如此，秦冰却顯然已經吃受不住，鼻子呻吟一聲，身子由不住倒向冰榻之上，頻頻喘息不已！

這時即見畫面上所顯示的康淮手捧着晶球，一路向這邊行來！杜鐵池心中不由得頗為緊張，生怕為對方看破了形藏！只見康淮一路行走過來，中途毫無逗留，待到當頭之上，忽然站住了不動！

冰榻上的秦冰喘息道：「他已經起了疑心……只怕這點障眼法瞞他不過！」

杜鐵池聽他這麼說，心裏也頗為緊張，當下暗自戒備着，只待對方一但發覺，向自己二人出手時，以便出手還擊，不致於為他所傷！

秦冰神態顯得不再安寧，只向着杜鐵池頻頻苦笑不已——那是因為他想到了縱然剪除了眼前的康淮，也難望能逃開寒谷二老的糾纏，對方既然已經疑心到自己藏身於此，往後便很難逃開。

「黃面無常」康淮在上面觀望了一刻之後，却又似無所發現，終於緩緩向一邊離開！

二人在壁上所顯示的畫面觀看了一刻，直到康淮消失之後，才移開了目光。

秦冰由於長時間的凝聚功力，早已現出不支，康淮方一消失，他即刻現出了疲倦神態，向着杜鐵池苦笑了一下，似乎在自嘲自己的無能！杜鐵池目睹他如此神態，心裏不禁大生同情！當下嘆息了一聲，搖頭不語！

秦冰閉目調息了一刻之後，才注視向杜鐵池輕嘆一聲道：「唉！我的遭遇，道友你都看了……這就是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時候，即使你一心向道，却也不由你有所偏差，……一失足便為千古之恨……道友你宜切實記住，以為前車之鑒！」

杜鐵池雖知他與藍宛瑩有過一段傷心之戀，却是不知其間之詳細經過，這段情他們雙方既然都無意繼續，自己也就不必再提起，免得平白增人傷感，於事無益！此刻秦冰這幾句話，自然是有感而發，倒不知他是因何而指了！

眼前自然不是談論這些話的時候！

杜鐵池担心的是寒谷二老的可能尋到，那就不堪設想了。

「方才那個姓康的，前輩以前與他也有過過節不成？」

「豈止有過過節？」秦冰冷冷道：「他與我堪稱仇深似海，只可恨我此時功力不濟，要不然我豈容他從容離開！」

話聲方歇，只聽得透過石壁之外傳來一聲陰森的笑道：「倒不是你容不容我，而是我容不容你了，秦老兒，你果然藏在這裏，這一次看你怎麼再逃開本真人的手掌心了！」

話聲出口，只覺得眼前一陣驚天動地的大震，整個冰室起了一陣子劇烈的搖動，簡直彷彿要倒塌了下來！

杜鐵池由於對方聲音立刻認出了是那個「黃面無常」康淮的去而復還！心裏一急正待有所施展，却只見冰榻上的秦冰向他搖頭示意，似乎在暗示要他不要輕易出手！

——遂見他右手揮處，壁面上像是先前一樣，重新又現出了一扇透明的窗戶——前見的「黃面無常」康維果然去而復返，站立在一座石筍之上！雙手捧着光華燦然的水晶球，正自向下觀望！

秦冰已然重施故技，將冰室嚴密的封鎖，却已無濟於事，因為藏處早已為康淮勘察清楚，只見他仰天連聲狂笑不已。

「秦老兒，這是白費心機，道爺既然找着了你的狐狸洞，還怕你逃得了麼？」

一面說時，只見他手指連連彈動不已，每彈一下即由其指甲上飛出一點火星，直落地層，由是發出了一聲聲震天價的霹靂！

杜鐵池二人所藏身的地底冰室，雖賴有仙法防護，却也情勢可危，在連番爆炸裏，搖成一片，冰屑四濺紛飛，簡直像是要塌了下來！

秦冰傷勢原已極重，此番連驚帶氣，再加上刻骨的忿恨，一時更形嚴重——

只見他直挺挺的睡在榻上，臉白如紙，圓瞪着兩隻眼，狀如虛脫了一般！

杜鐵池生怕他出了意外，當下走去他身邊，伸出一隻手，扣住他脈門上，只覺得入手冰冷，顯然病勢不輕。

「前輩你怎麼了？」

秦冰苦笑一下，搖搖頭，用着極為低沉的聲音道：「真不幸……我的舊疾發作……」

「我明白了，前輩不要說話，這一切都交給我吧！」

說話之間，但聽得一陣轟轟爆炸聲響，冰室搖成了一片，危在俄頃之間！

「……你走吧……這厮所發的是『兩極陰雷』……時間一長……」

杜鐵池不等他說完，遂即止住了他的話頭，道：「前輩不要多說，我都知道……都交給我吧，你只照顧自己，好好調息就是了！」

一面說遂即運集功力，將一股內力緩緩注入秦冰身上，由於這股力道：恰為秦冰所需，來得正是時候！

秦冰在承受之餘，長長的哼了一聲，似乎無限受用，眼睛睜了一睜，含蓄着無限感激之意，向着杜鐵池看了一眼，遂即閉目不再言語！

杜鐵池原本是無意再插手多管閒事，奈何事情擠到這般田地，想要袖手旁觀也是不能，誠所謂無可奈何了！

他功力已陸續恢復，只是一直沒有施展而已，眼前情勢迫人，想要有所藏拙也是不能了。

當下一面思索着本門功力，用「四象定位」之術在冰室內東南西北各指一下，隨着他手指之處，即有細若游絲的如絲金光閃了一下，這間冰室立刻停止了搖動。

睡在冰榻上的秦冰忽然睜開了眼睛，頗是驚訝的向着杜鐵池看了一眼，微笑着點頭示意，表示了他的嘉許之意，——他似乎過於虛弱，這一霎看來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

即聽得外面「黃面無常」康淮的聲音冷笑道：「原來你這個小輩竟和姓秦的是一路的，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小輩，你出來，道爺有幾句話要問你！」

他這裏話聲方一出口，只覺得眼前霞光閃處，杜鐵池已站在面前！

那「黃面無常」康淮由不住大吃了一驚——

他先時雖然看出杜鐵池根骨異常，倒也並不十分在意，這時才忽然覺出敵情對方是有來頭之人，心中着實吃驚不小，由不住向後面退了一步！

杜鐵池注視對方，冷笑道：「秦真人如今在傷難之中，足下莫非要乘虛而入，趕盡殺絕不成？」

康淮冷森森一笑道：「說得好……哼哼……這件事豈是你所能管得了的？剛才倒是我看走了眼，想不到你這小輩倒也有兩下子！你叫甚麼名字？師承何人？趁早說出來，免得道爺火氣頭上誤傷了你！」

杜鐵池自一見面，即看不慣對方那一副趾高氣揚，氣焰薰天的樣子，這時聽他口氣心內更不禁有氣，只是他連經大故，早已磨練得不輕易動怒！

「哼——多謝你的好意吧！」杜鐵池吶吶道：「我姓杜，乃是七修門嫡傳弟子，與秦真人交在道義，這件事雖與我沒有相干，可是既然遇見了，却不能袖手旁觀，這件事既是寒谷二老與秦真人結怨於先，就請二老親自來自行解決，道長你又何必迫人過甚！」

「黃面無常」康淮面色極為猙獰的怪笑了一聲。

「好大的口氣，哼哼，你口稱七修門下弟子……又能騙得了那個？……七修門自從掌門真人飛昇之後，百年來從未聽過還有你這個傳人！姓杜的，就算你是七修真人門下，你也管不了，哼哼……你還是聽我良言相勸，趕快離開，不要管這件閑事……這件事你是萬萬管不了的！」

杜鐵池道：「管不管得了是一回事，我管定了！」

「黃面無常」康淮一聲怪笑道：「好！道爺好好勸你，你居然當作耳邊風，今天倒要看看你有甚麼了不起的本事，竟然敢管這個閑事！給人家撐腰？」

話聲出口，就見他右手指處，自袖子驀地飛出一道黑色之光！

這道光華出勢奇特，一經出手即形成鎖鍊也似的一道長索，自空而下，陡地直向着杜鐵池當頭直落了下來！

杜鐵池眼前是非出手不可了，那口七修仙劍早已與他心靈相通，心念未動，一道長虹，匹練也似的已自脫鞘而出，迎着空中的那道黑索，電也似的絞了過去！

「黃面無常」康淮目睹之下，心裏大吃一驚，再想收回那裏還來得及！

一時間，但見空中黑白兩道光華交接之下，白光顯然一上來即佔了優勢，長虹捲收之間，已將對方那道黑索緊束其間，緊接着一陣力絞，散下了一天火星，隨即便為片碎的凡鐵，墜落下來！

這道七修劍光，並不因此而止，在空中電也似的一個疾轉，直循着「黃面無常」康淮當頭直落下來。

康維想不到對方仙劍如此厲害，他原有兩口飛劍在身，一時來不及施展即吃對方壞了一件心愛的法寶，心裏好不痛惜。

這時在對方飛劍威脅之下，那裏還顧忌到其它？右臂一沉，一道灰濛濛光華疾昇而起，正與杜鐵池下飛而來的七修仙劍迎在了一塊，立時纏在了一塊。

杜鐵池一見對方這道劍光來勢不弱，生恐自己飛劍吃虧，當下運功，一連向着空中仙劍指了兩指，頓時白光大盛，康淮所放出的劍光，立時便現出了不支神態。

「黃面無常」康淮這一次學了乖，生恐仙劍不敵，不待敗下陣來，立時將另一口飛劍也放了出來，隨着他手揚處，飛出了一道血色紅光，一出手，即向着對方七修劍光上繞去。

這麼一來，便成了以二敵一之勢，一紅一灰兩道光華迎着杜鐵池的那道白光，只管在空中翻騰糾纏不已，一時却是難以分出高下。

「黃面無常」康淮恨聲道：「小輩，我好言相勸，你居然不聽，今天就叫你知道厲害，你既然要代姓秦的出頭，那就先拿你開刀也是一樣。」

說話之間，康淮已自把用以探索的那個晶球收起來，却由手上取出了一口白骨作的骨鐶，咀裏唸唸有詞，霍地向空中一拋。

頃刻之間，空中像是打了一個閃電般的明亮。

杜鐵池抬頭看時，只見九具白骨骷髏，每一枚都約有車輪般大小，形成了兩丈方圓的一個圓圈，直向着杜鐵池當頭疾疾盤旋不已。

令人吃驚的是，自這些骷髏所張開的巨大嘴裏，所噴出的綠色魔火。雙方距離老遠，已使得杜鐵池感覺到灼人肌膚，威力當是可想而知。

眼看着九具骷髏，在一陣疾轉之後，其勢更為接近，隨着灼灼逼人的綠色魔火之後，現場更散發出大量黃色烟霧，頃刻之間已將現場籠罩住。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斬情女（大結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余化龍的帶領下，高空雁、林成方、斬情女等數人平安地避過黑劍門的伏擊，到達一處隱密的山谷。這山谷所處地勢峻險，是一處天險絕地。如果備有乾糧，倒可以長住久守。無奈他們所携來的乾粮不多，只不過可支持數天而已，看看快要粮盡，於是他們研商如何解決這一難題。商議結果，一致認爲應衝破黑劍門的封鎖，返回徐州。豈料當他們要付諸行動時，發現有三名黑劍門的人率領了大批人手攻向前來，山谷中的羣豪，由高空雁帶頭，全部出動應戰，雙方接戰後，黑劍門的人好像全不畏死的，前面的被殺死了，後面的又衝上來……

天龍絕脈法　收拾作孽徒

不過，這些人有一點確和正常人不同，那就是他們脚步上落地很輕。這說明了，他們是有着武功基礎的人。

輕輕吁了一口氣，高空雁緩緩說道：「這是怎麼回事？他們由那裏請來了這麼一批人來的呢？」

斬情女道：「不是請來的，而是被他們抓來的。」

高空雁道：「他們是……」

斬情女接道：「這一羣人沒有一百，也有八十，而且看他們衣着、形貌，恐怕是包羅幾十個不同門派的人。」

高空雁道：「我明白了，他們都是黑劍門抓來的人。」

斬情女道：「是，用他們攻打頭陣，要咱們放手殺戮。」

這時，兩行來人，已然逼近洞口，直直的行了過來。

他們似乎是根本沒有看到守在石洞外的高空雁和林成方等。

斬情女道：「看他們的樣子，似乎是都已經失去了主宰自己的能力。」

高空雁嘆道：「唉……要如何對付這些人呢？」

斬情女道：「高兄，你能不能點了他們的穴道，而不傷害他們的性命。」

高空雁道：「這個，我試試看吧？」

這時，第一次出現的三個人，反而向後退了下去。

余化龍疾快的向前行了五步，和高空雁等並肩而立，擋住了洞口。

兩行向前衝來的人，直挺挺的走了過來，既未亮兵刃，也未出手。

高空雁突然迎了過去，出指如電，點中了當先兩個人的穴道。

余化龍道：「好手法！」緊隨出手也點中了兩個人穴道。

四個人很快的倒了下去。

斬情女道：「對，這辦法不錯，只點他們穴道，讓他們的人自己堵住去路。」

余化龍道：「這些根本就不是黑劍門中的人。」

斬情女道：「不管他們由何處來，咱們不濫殺他們就是。」

說話之間，高空雁又點倒了四人。

這時，人羣中突然閃出了一個黑衣人，手中單刀，縱劈橫掃，疾如流星般攻了過來。

這人一上來，就攻向余化龍，兩個人立刻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搏殺。

余化龍不再矜持，也亮出了兵刃。

那是一柄短刀。

這把刀雖只有一尺五寸長，但它却相當的重。

那黑衣人連攻了十八刀，盡都被余化龍封擋開去。

但那黑衣人的攻勢並未紊亂，仍然保持着很猛烈的攻勢。

這黑衣人的年紀不大，但刀法上的造詣，却是奇異非常，竟然能和余化龍保持個不勝不敗的平局。

後面的人，不斷的湧了上來。

高空雁像泰山一樣，擋在那裏。

他未動兵刃，眼前已經倒下去了二十多個人。

二十多個人，很大的一堆，擋住了後來者的進路。

但很多人，却踏着他們同伴的身上湧了過來。

倒下的人，只是被點中四肢穴道，沒有了反抗之能，但他們的口還能言。

不少人發出了痛苦的呼叫。

高空雁雙手連出，又點到了十餘個人。

林成方伸手移動，把倒在地上的人，移動成一道人牆。

斬情女眼看被點倒之人，愈來愈多，小洞前面，整個要被人牆堵了起來，越堆越高，心中暗自好笑。

這是武林之中從未有過的事。

和余化龍動手的黑衣人，仍然未見敗象。

但他心中似是有着很急的事，頭頂門開始滾落下焦慮的汗水。

向上直湧的人潮，停了下來，幽谷中，暫時有了片刻的平靜。

只有那黑衣人和余化龍搏殺的金風破空之聲。

余化龍又封開那黑衣人三刀攻勢，笑道：「高老弟，這人的刀法不錯，好像是由少林派中羅漢杖法中演化而來。」

斬情女却接口說道：「奇怪啊！少林一百零八招羅漢杖，能够作刀法施用出來，這人定是少林門下之人了。」

余化龍道：「不能太過寄望於奇跡，黑劍門廣收天下高手，內中不乏少林弟子。」

黑衣人急攻兩刀，低聲道：「點我穴道，移入洞中。」

說完了兩句話，一刀橫削，斬了過來。

余化龍這一次沒有硬封，閃身避開。

那黑衣人一招用老，前胸露出來一個很大的漏洞。

余化龍一指點出，正中了那黑衣的前胸。

黑衣人身子搖了幾搖，向地上倒去。

余化龍一伸手，抓住了那黑衣人，帶入山洞之中。

林成方迅快的移動過來，站了余化龍的位置。

這時，倒在地上的人，已經堆滿了，阻攔住了道路。

後面的人，再也沒有法向前行過來，除非他們踏在那些人的身上。

但倒在地上的人，都是被點中穴道，有些手脚還可移動，人要踏在他們的身上，他很可能會劈出一刀，或是踢出一脚。

一直旁觀的林成方，發覺了那高空雁並非是亂點那些人的穴道，而是早有着一種計劃。

他們身軀倒臥的位置，也好像是預定的。

事實上，這是一個可阻敵人的陣勢。

林成方輕輕吁一口氣，道：「高兄，好像前面這一批人，才是失去了自己的人。」

高空雁道：「對，這些人很可能不是黑劍門中的人？」

斬情女心中一動，道：「會不會是……」

只見余化龍匆匆奔了出來，道：「姑娘，那個人要見你。」

斬情女返身行入山洞。只見那黑衣人靠在山壁上，閉目而坐，身側放着單刀。

斬情女道：「你要見我？」

黑衣人緩緩睜開雙目，打量了斬情女一眼，道：「你就是斬情女？」

斬情女道：「正是小妹。」

黑衣人道：「你認不認識他？」

斬情女道：「他是誰，總不能只有一個他字吧？」

那黑衣人道：「人也他……。」

斬情女接口道：「人也他，我也知道這個字。」

黑衣人道：「這個字，代表着人道，同音可謂仁，仁者多敵。」

斬情女皺皺眉頭，道：「你說的是一種暗語？」

黑衣人道：「這種暗器，姑娘一點也不知道麼？」

斬情女道：「我不知道。」

黑衣人道：「唉！這麼說來，在下也是白費心機了！」

斬情女道：「你沒有白費心機，至少，你使我知道的了，你不是黑劍門中人。」

黑衣人道：「那也沒有什麼用，你答不上暗語，我無法告訴你什麼。」

斬情女道：「有人告訴你來找斬情女，你知道就好了，我是斬情女，如假包換，你已經找到斬情女了，就算我不知道暗語，那也不是什麼大事，你要找的是斬情女就行了。」

黑衣人道：「就算我確知你是斬情女，但我也不能告訴你什麼。」

斬情女道：「你今年幾歲了？」

黑衣人道：「這是什麼意思，我的年齡和暗語有關？」

斬情女道：「告訴我你幾歲？」

黑衣人道：「二十四歲。」

斬情女道：「不是孩子了，應該有是非之分的頭腦，你知道我是斬情女了，那該比什麼暗語都好。」

黑衣人沉吟了一陣，道：「對，他們要我找你，我已經找到你了。」

斬情女道：「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黑衣人道：「唉！姑娘，我沒有見過斬情女……。」

斬情女接道：「就算你不相信我是斬情女，也該看到我們對抗黑劍門的壯烈。」

黑衣人道：「其實，我已經確定你是斬情女了。」

斬情女道：「哦！爲什麼？」

黑衣人道：「因爲我早聽他們說過你。」

斬情女道：「說甚麼？」

黑衣人道：「他們說你很美，也很野，很迷人……。」

斬情女接道：「好啦，不用多說了，這些我自己都知道，說些重要的事吧。」

黑衣人笑一笑，道：「黑劍門中人，把你們困在此地的事，我們已經知道，我們混入了黑劍門中不少的人，但大部份都被他們發覺了，我是很幸運的一個……」

斬情女接道：「你先說些重要的事，他們現在何處？準備如何出手？」

黑衣人道：「我只知道他們就在左近，而且距此不會太遠，至於他們現在何處，那就不知道了。」

斬情女道：「你說了半天，只是證明你的身份，對我們目前應該如何？那可說是全無作用。」

黑衣人沉吟了一陣，道：「我可以想法子和他們連絡。」

斬情女道：「那就好，怎麼一個連絡法，你是否可以立刻動手？」

黑衣人四顧了一眼，道：「姑娘，你是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你心中應該明白，黑夜之中，聯繫的唯一辦法就是火光，這個山洞之中，燃不起火光。」

斬情女沉思片刻，道：「一定能和他們連絡上麼？」

黑衣人道：「這個，很難說了，要有三分運氣才行。」

斬情女道：「怎麼？你心中沒有一點把握的麼？」

黑衣人道：「沒有，除非他們看到了連絡信號。」

斬情女回顧了狗肉郎中一眼，道：「郎中，你看這件事應該如何？」

余化龍又返出山洞外面，換下了林成方！山洞中，只餘下了王榮、狗肉郎中、斬情女和那黑衣人。

狗肉郎中打量了那黑衣人一眼，道：「丫頭，這小子說的話，可以相信。」

斬情女道：「你怎麼知道？」

狗肉郎中道：「我不但會看病，而且還會看相，這小子一團正人君子之氣，不會是一個壞人。」

斬情女道：「哦！」

狗肉郎中道：「不過，有一點你要防備，那就是這小子的江湖經驗太少，他想出來的法子，未必合用。」

斬情女道：「郎中，你是說，不能帶他去放火？」

狗肉郎中道：「絕對不能，你們放了一把火，未必能引來老叫化子，卻先召來了黑劍門的全力圍攻。」

斬情女笑一笑，道：「你是說，現在他們還沒有全力攻來。」

狗肉郎中道：「是，這只不過是一個試探，而且，出手的大部份都不是黑劍門中人，就算是，也只是二、三流的脚色，但他們定然派有人隱伺一側……。」

斬情女接道：「幹什麼？」

狗肉郎中道：「觀察。」

斬情女道：「觀察什麼？」

狗肉郎中歎口氣，道：「高空雁的手法，以便找出他的來歷。」

斬情女道：「不知他們現在瞧出沒有？」

狗肉郎中道：「就算他們瞧不出眞正的隱密，也該瞧出一個大槪了。」

斬情女道：「咱們應該如何？」

狗肉郎中道：「黑劍門中兩大頂尖高手，都敗在高公子的手下，這件事，在黑劍門中，也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他們在沒有把握之前，不會輕易出手……」

放低了聲音，接道：「看樣子，就算黑劍門主未到，亦未必有別的高手到此了。」

斬情女道：「郎中，你怎麼這樣肯定？」

狗肉郎中道：「他們能調集來這麼多身受控制的人，那說明了他們有足够的時間，把自己人調來的更多。所以，這座山谷應該早已被他們包圍了。」

斬情女道：「哦！」

狗肉郎中道：「他們有很多的方法對付我們。火攻、烟燻，都是辦法，這片死谷易守，但也給人以絕對的可乘之機。」

斬情女道：「唉！看來薑是老的辣，你這麼一說，我倒是有些明白了。」

狗肉郎中道：「明白甚麼？」

斬情女道：「他們用心全集中在高公子的身上了。」

狗肉郎中道：「對，他們忽然冒出這麼一個勁敵，一定要想法子找出他的來龍去脈，和想出對付他的辦法。」

斬情女道：「他們可以不必如此費事的，能够毀在這裏，也能把高公子打勝在這裏。」

狗肉郎中道：「丫頭，我認爲你這個想法很對，黑劍門顧慮的比你還要周到十分，他們的對象只是高空雁，對別的人都不會放在心上，他們顧慮火攻、烟燻，都未必能謀死高空雁，一旦被他逃走，對黑劍門而言，那該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斬情女道：「郎中，他們究竟要用甚麼辦法對付高公子？」

狗肉郎中沉吟了一陣，道：「丫頭，你想想看，如若雲副門主，和尤五奇加起來，高公子有幾分勝算？」

斬情女沉吟了一陣，道：「照我看法，高公子一分勝算也沒有。」

狗肉郎中道：「這就是了，如是再加上別的人，你想想，他們能如何？」

斬情女道：「我明白了，他們要非看着殺死高公子不可。」

狗肉郎中道：「不錯，正是如此，他們不看到高空雁死了，不會放心。」

斬情女道：「這黑劍門究竟是甚麼人領導的？當眞是難纏得很！」

狗肉郎中苦笑一下，道：「這個人的確神秘，我已經找了十幾年，仍然找不出他眞正的身份，不過，除他之外，黑劍門中事，我已經瞭解個十之七八了。」

斬情女道：「這話怎麼說？」

狗肉郎中道：「黑劍門中主要的人物，大概我都已知道，不知道的也不過十之一二。」

站在門口的邵文突然接道：「那才是黑劍門中眞正的主力。」

狗肉郎中呆了呆，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邵文道：「這意思很明顯，那是說，黑劍門主隱藏了一部實力，這些實力，只有門主才知道，別的人都不瞭解。」

斬情女道：「哦！」

狗肉郎中道：「你怎麼知道？」

邵文道：「這件事，在黑劍門中已不算是甚麼秘密，大部份人都知道。」

狗肉郎中點點頭道：「狡兔三窟，這位黑劍門主，當然是一個十分狡猾的人。」

邵文似乎是還不敢批評黑劍門主，只好沉吟不語。斬情女道：「老前輩，你已經洞悉了對方的陰謀，不知道是否有應對之策？」

狗肉郎中道：「沒有。」

斬情女道：「那怎麼辦？」

狗肉郎中雙目深注在斬情女的臉上，半晌不發一言。

斬情女一向不在乎別人看她，她經歷的太多了，變成司空見慣。

但狗肉郎中這一眼，却看得她低下了頭，道：「老前輩，你看什麼嘛？我一向叫你郎中，稱你一聲老前輩，反而叫得你太正經了。」

狗肉郎中歎息一聲，道：「丫頭，去，把我的話，告訴高空雁，叫他小心一些，別漏了底子。」

斬情女突然間有些羞態，輕輕吁一口氣，道：「好，晚輩遵命。」

她一向放蕩，突然間拘謹起來，自有一股羞意，轉身行了出去。

片刻之後，斬情女重又行了進來，道：「我告訴他了。」

狗肉郎中道：「他怎麼說？」

斬情女道：「他會小心，叫這個人放出暗號，咱們已經洩露了行踪，也不怕黑劍門知道了。」

狗肉郎中沉吟了一陣，道：「現在，好像也只有這個辦法了。」

斬情女目光轉到那黑衣人的身上，道：「現在，咱們什麼都說清楚了，你就算心中還有什麼疑問，現在也該明白了。」

黑衣人道：「我是有些明白了。」

斬情女道：「那就好，現在你可以坦坦白白把你的隱密說出來了。」

黑衣人笑道：「我找到了你斬情女，那就沒有甚麼隱密不好說的了。」

斬情女道：「你肯這麼合作，最好不過，現在你能不能告訴我們你的出身、姓名？」

黑衣人道：「我是武當門下俗家弟子，叫申文貴。」

斬情女道：「原來是申兄，現在我們已決定，請你放出訊號，召來援手。」

申文貴道：「好，在下立刻去辦。」

狗肉郎中道：「慢一點，小伙子，你這訊號，是不是一般的放火？」

申文貴道：「不，除了放火之外，我還有旗火。」

狗肉郎中道：「哦！」

申文貴道：「斬情女姑娘，在下要一點時間，找一個適當的地方，才能放起旗火。」

狗肉郎中道：「你看什麼地方好一些？」

申文貴道：「自然是越高的地方越好。」

斬情女道：「這座山峯上很高，倒是一個施放旗火的好地方，不過很不容易上去。」

申文貴道：「爲什麼？」

斬情女道：「因爲外邊有很多埋伏的地方，咱們必須要殺開一條血路衝過去。」

申文貴道：「姑娘，如果就在此地施放，他們看到的機會不大。」

斬情女道：「這倒也是。」

申文貴道：「在下的身上只有一枝旗火，如是施放不靈，那就……。」

斬情女道：「好啦，你不用再說了，我們研商一下，看能不能想辦法把你送上峯去。」

狗肉郎中道：「不能送上去，他也活不成了。」

申文貴道：「老前輩，我不怕死。」

狗肉郎中道：「我知道你不怕死，但你死了，害我們也要死，那就罪大惡極了！」

申文貴道：「哦！」

狗肉郎中道：「你怎麼樣，你一定要想法子把旗火放出去，而且要他們看到。」

申文貴道：「是啊！所以，晚輩要想法子爬上山頂，把旗火放出去。」

狗肉郎中道：「你這小子，當眞是蠢得可以，我就想不通，你如在途中被人宰了，如何還能把旗火帶到山頂上放出去？」

申文貴道：「這個，這個……在下倒是沒有想到。」

狗肉郎中道：「現在老夫已經告訴你了，你覺得如何呢？」

申文貴道：「這也容易，在下把旗火的施放之法，告訴各位，我如不幸死了，還有別的人去放，只要旗火不壞，咱們還有活着的人，旗火總是可以放出去的。」

狗肉郎中一怔道：「好小子，有你的！」

斬情女道：「好，咱們兩個去，告訴我旗火如何施放？」

狗肉郎中緩緩站起身子，道：「丫頭，這裏的事情很多，你留下來，我陪他去。」

斬情女道：「不行，你傷勢還未全好，要留下養息，還是由我去。」

狗肉郎中道：「郎中的本領，你不是不知道，我養息這多時間，就算尙未全好，已好了十之七八……。」

斬情女道：「就算好了九成也不行，我不同意你去，高公子也不會同意你去。」

狗肉郎中道：「丫頭，這是什麼辰光？生死一髮間的時刻，還要這麼任性。」

斬情女道：「不是任性，而是原則……」

林成方緩步行了進來，接道：「易姑娘說得不錯，我看你還是休息到全好才行，放旗火的事，由我和易姑娘同去就是。」

這時，高空雁也緩步行了進來，接道：「對，老前輩還是養好傷勢要緊，日後和强敵接手機會正多，又何必急在一時？」

林成方道：「對，你如眞要出手，我們心中也是難以安樂。」

狗肉郎中沉吟了一陣，道：「這個，你們想過沒有？」

林成方道：「這件事很清楚的擺在眼前，用不着再想。」

狗肉郎中道：「不行，老弟，你們現在一個人要當十個人用，你們不能離開。」

高空雁道：「老前輩，你不能再受任何傷害，這是鐵則，不可變更，直到好了爲止。」

狗肉郎中笑道：「如是我要死，就算養好了傷，也一樣會被人殺死。」

高空雁道：「那不同，至少你傷勢完全好了之後，你可以有着很强的保護自己之力。」

狗肉郎中哈哈一笑，道：「高老弟，老朽恢復了八成功力，放眼江湖之上，能與郎中一搏的人，也不算太多，如是此刻有能夠殺死我郎中的人，就算我十成功力盡復，也一樣會被人殺掉。」

高空雁道：「武功一道，面臨到一個人體能極限時，誰的進步，都會很慢，這時刻，任何的一分力量，都是決定勝負的關鍵。」

狗肉郎中笑道：「哦！你所知道可的眞多啊！」

高空雁回顧了斬情女一眼，道：「苟老前輩……。」

突然覺得有些不安，低聲接道：「姑娘，大夫究竟姓什麼？」

狗肉郎中哈哈一笑，道：「姓什麼都是一樣，你叫我苟大夫或是狗肉郎中，都一樣。」

高空雁道：「老前輩，你總會有一個姓的吧？」

狗肉郎中道：「忘了，忘了，幾十年沒有人說我，我自己也沒說過，那裏會記得？」

也許是傷心人別有懷抱，狗肉郎中依然不說。

高空雁也不好再問下去。

斬情女道：「高兄，不知你有什麼事要吩咐小妹？」

高空雁道：「我和林兄保護申兄上山，你和大夫守在洞口，他功力恢復了十之七八，我想，足可以應付其他的敵人了。」

斬情女道：「高兄，爲什麼不要跟你上去呢？」

高空雁道：「爲什麼你要去？難道你自覺劍術上的造詣，超過了林兄麼？」

這幾句話是逼迫，只要斬情女不便自認他比林成方高明，就不會再爭。

誰心中都明白，誰人登山，要比守在這裏危險十倍。

只聽靳情女嬌聲笑道：「小妹的武功，是不如林兄，不過，我也有很多林兄不及的地方，也是高兄不及的地方。」

高空雁道：「哦！」

靳情女道：「第一，我會打暗器，而且是各種各樣的暗器，我會用毒，還有很陰損的招數，都不是你們這些正人君子所能夠會的。」

高空雁道：「這些有用麼？」

靳情女道：「對付你，也許沒有用，但對付我這一流的人，用處確很大。」

林成方道：「姑娘，你何必……。」

靳情女接道：「林兄，不用爭，我比你合適一些。」

林成方道：「如論技藝的博雜，姑娘自然是比我們高明，但如劍術的專精……。」

靳情女道：「我就不如你了？」

林成方道：「姑娘不承認。」

靳情女道：「承認。」

林成方道：「這麼說來，在下是否可以代姑娘登山一行呢？」

靳情女道：「林兄……。」

狗肉郎中突然開了口，道：「林老弟，不用再爭執下去，你們還沒有行動，人家已經聽到了，你們一出山洞，人家已經埋伏好了。」

靳情女道：「大夫，你在我們這裏，已經是很受敬重了，你說一句話看看，應該是由誰去。」

狗肉郎中道：「丫頭，你留下，你如是自已覺得很能幹，那就想法子獨當一面。」

靳情女道：「你……。」

狗肉郎中揮揮手，接道：「高公子，林少兄，你們快些走吧。」

高空雁這個人冷傲孤僻，但對狗肉郎中却是十分敬重。

應了一聲，和林成方護着申文貴向外行了出去。

三個人動作很快，立刻向外奔去。

這時，余化龍、邵文已然雙雙行到了大門口處。

眼看着高空雁和林成方的豪壯之氣，兩個人倒也動了拚死之心。

狗肉郎中活動了一下雙臂，緩緩的向外行去。

靳情女急急說道：「不要動，高兄交代過，要你不要動，你就別動。」

狗肉郎中道：「丫頭，你對我倒是管的很兇啊！」

靳情女笑一笑，道：「我不是管你，我是在想，我應該想個辦法。」

狗肉郎中道：「想甚麼辦法？」

靳情女道：「要你好好的休息，到你復元爲止。」

狗肉郎中笑道：「丫頭，你看看目下這局面，我能夠休息麼？」

靳情女道：「至少，現在，你還可以休息一下，等到了非你出手不可的時候，再出手也不遲。」

狗肉郎中歎了一口氣，又回到原位坐了下去。

靳情女行到洞口，只見余化龍和邵文並肩而立，堵住對方強烈的攻勢。

兩個人也不求勝，只是堵住不讓敵人攻入洞中。

兩個人的武功，實在都很高強，這一全力施展，眞有潑水不入的感覺。

忽然間，響起了一聲斷喝道：「住手。」

余化龍、邵文覺得那聲音很熟，立刻停手不攻。

凝目望去，只見來人正是尤五奇。

對這位領導他們數十年的頭目，兩個人內心中都有着無比的敬畏。

余化龍一欠身，道：「堂主。」

尤五奇道：「你們還知道我是堂主？」

邵文道：「堂主留給咱們很多的教誨，使咱們終身難忘。」

尤五奇冷哼一聲，道：「你們聽着，門主已到了……。」

余化龍、邵文同時吃了一驚，道：「門主到了？」

尤五奇道：「對，門主到了。」

余化龍輕輕吁一口氣，道：「堂主見過門主了？」

尤五奇搖搖頭，道：「沒有，但我見到了門主的使者。」

余化龍道：「使者到了，未必門主也一定會到。」

尤五奇道：「你該知道，左、右使者向來隨侍門主身邊，從不稍離。」

余化龍道：「堂主的意思是說，左、右使者既到了此地，門主也必然到了？」

尤五奇道：「這是必然之事。」

余化龍道：「堂主說的雖然也是，但是我都不太相信。」

尤五奇道：「你不相信門主已經到了？」

余化龍道：「不是我不相信，而是我並未見到左、右使者。」

尤五奇道：「這麼說，你是不相信老夫的話了？」

余包龍搖頭道：「那也不盡然。」

尤五奇沉聲奇道：「那麼，你不相信我的意思是？……」

余化龍道：「我想，等我先見到兩位使者再說。」

尤五奇道：「你見到兩位使者之後，便相信門主已經到了？」

余化龍道：「堂主只見到使者，而使者並未對堂主說明門主已經到了。對不對？」

尤五奇笑一笑，道：「老夫明白你的意思了。」

余化龍道：「堂主既然明白我的意思，就該讓我先見見兩位使者。」

尤五奇道：「你想讓兩位使者親口告訴你門主已經到了這句話，是嗎？」

余化龍點頭道：「我必須聽到使者的親口證實。」

尤五奇道：「使者親口證實以後，便怎樣呢？」

余化龍道：「這個……這個……」

尤五奇道：「這個什麼？俯首認罪，是不是？」

余化龍吸一口氣，道：「這……應該等我聽到使者的親口證實之後，才能決定。」

尤五奇沉吟了一下，道：「如此，你就跟老夫來吧。」

余化龍忽然一笑，道：「堂主，你把我當作三尺童子了。」

尤五奇道：「余化龍，你怕什麼？」

余化龍淡淡道：「這問題，堂主應該比我心裏明白。」

尤五奇道：「你可是怕我這是誘騙？」

余化龍道：「事實上，堂主一身武學功力比我高了許多，我只一走出這座洞門，我這條命便算完了十之七八。」

尤五奇道：「你認爲老夫是那種卑鄙陰險之人？」

余化龍道：「我相信堂主不會是那種人，可是……」

尤五奇接口道：「你既然不相信老夫是那種人，還有什麼可是的？」

余化龍微微一笑，道：「防人之心不可無，爲了保命，我不能不小心些。」

尤五奇道：「這麼說，你還是不相信老夫的了？」

余化龍道：「我也是黑劍門中人，在黑劍門中十多年來，對黑劍門中的人與事，也有了相當的瞭解。」

尤五奇道：「你這話的意思是什麼？」

余化龍道：「堂主不明白？」

尤五奇搖頭道：「老夫不明白。」

余化龍笑一笑，道：「要是我跟堂主去了，如果別人要殺我，堂主能攔阻得住麼？」

尤五奇道：「有老夫跟你在一起，只要說一句話，大概還沒有什麼人敢不聽老夫的。」

余化龍道：「我很明白堂主的身份，在黑劍門中說話也極具權威，可是……」

尤五奇接口道：「你既明白，那又有什麼可是的？」

余化龍道：「但是堂主也應該明白，堂主的身份雖高，說話雖然極具權威，那只是對福壽堂主的屬下，和黑劍門的一般屬下而言，如果那直接受門主和總護法指揮的殺手，或是和堂主身份、權威相等之人，要殺我，堂主又有什麼辦法能攔阻得住他們？」

尤五奇不由呆了呆，接不上話來了。

余化龍說得不錯，果眞有他所說的這些人定要殺他的話，憑他尤五奇還是眞攔阻不了，一點也無辦法。

尤五奇肩峯一皺，道：「這麼說，老夫縱然向你拍胸保證也沒有用了？」

余化龍道：「我說的全是實話，堂主的拍胸保證，有沒有用，堂主自已應該比我還要明白。」

尤五奇道：「那麼你的意思是？……」

余化龍微微一笑，道：「堂主心中早該想到了，我的意思是請使者到這裏來和我面對面的談談。」

尤五奇沉吟了一下，緩緩說道：「好吧，老夫去請示一下，看看使者的意思如何？」

說罷，轉身邁步走去。

望着尤五奇走去的背影，邵文低聲說道：「余老大，依你看，門主眞的已經到了麼？」

余化龍搖頭道：「不知道，這要等見到使者之後，才能確定。」

邵文道：「門主如是眞的已經到了，咱們怎麼辦？」

余化龍一怔，道：「什麼怎麼辦？」

邵文道：「如果門主不究既往，要咱們返回黑劍門。」

余化龍道：「你認爲有這可能？」

邵文道：「也許並不是絕無可能。」

余化龍道：「你這絕無可能，你認爲有道理麼？」

邵文道：「當然有道理。」

余化龍道：「你說說看，是什麼道理？」

邵文道：「咱們在黑劍門中十多年，縱然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余化龍道：「你認爲憑這一點點，門主可能會饒恕咱們？」

邵文道：「追隨了十多年，我想這一點情誼總該是有的。」

余化龍搖頭道：「要是門主不顧念這點情誼呢？」

邵文道：「這個……」

余化龍道：「你應該明白，咱們目下所犯的罪麼，是叛門大罪。」

邵文點點頭，道：「這我知道，但這也是環境所迫，如果不是江飛施放那些毒蜂，咱們又怎會……」

余化龍接口道：「你說的也是，事實雖然全是江飛那小子一手造成的，咱們是被迫不得已，可是，你應該想到，江飛他對門主絕不會承認這事實，必然反咬咱們一口，說咱們爲保全自己的性命才叛門的。他因見咱們已投降了敵人，才施放毒蜂的。」

邵文一聽這話，不開口了。

他知道余化龍說的不錯，江飛爲了顧全自己，一定會這麼說，門主也一定會相信，使余化龍跟他邵文百口難辯。

余化龍忽然舒吁了口氣，緩緩說道：「稍時，使者來了，如果傳下門主既往不究的令諭，如果你願意回轉黑劍門的話，那你儘管去好了。」

邵文道：「你呢？」

余化龍道：「我認爲過去的錯誤已成過去，從現在起，我要好好的爲武林、爲正義貢獻一己的力量，縱然立刻就死，也要死得轟轟烈烈，死得有價值一些。」

他語音鏗鏘，臉上一片堅毅肅穆之色，聽得默立在一旁的靳情女不由目閃異采，暗中不住地點頭。

邵文似乎也被余化龍的這番話感動了，臉上也現出一片堅毅肅穆之色地說道：「余老大，你令我心中突然生出了一股從來沒有過的敬佩。」

余化龍道：「難道你過去並不敬佩我？」

邵文道：「過去雖也敬佩你，但與現在的却有所不同。」

余化龍道：「哦……過去你敬佩的是什麼呢？」

邵文道：「是你的武功，也因爲你是咱們的老大。」

余化龍道：「現在呢？」

邵文道：「現在敬佩的是你所表現的豪氣、正氣。」

余化龍一笑，道：「那麼你現在還……」

他語未盡意，却突然停住，目視邵文，含着詢問之色。

邵文自然懂得他的意思，立刻說道：「一切聽你余老大的，我把我這條命交給你余老大了。」

這話夠了，也說得再明白不過了。

靳情女臉色神情肅然地說道：「貞婦皓首失節，一生清譽全毀，妓女晚年從良，與一世烟花無碍。余老，你二位令我衷心敬佩無已，也令我爲天下武林蒼生慶幸。」

余化龍微微一笑，道：「易姑娘，妳令咱們汗顏臉紅了！」

靳情女笑一笑道：「二位也別客氣了。」

語聲忽然一低道：「尤五奇回來了。」

余化龍和邵文立時抬眼朝牆外面望去，二人心頭不由都暗暗一震。

只見尤五奇陪同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中年漢子飄然行了過來。

余化龍和邵文都認得，那中年漢子，正是門主身邊左、右使者之一的左使者。

尤五奇和左使者走近距離洞門三丈之處，停步佇立。

余化龍和邵文雙雙一欠身，道：「見過使者。」

左使者口中「喂」了一聲，目光瞥視了靳情女一眼，然後神色冷厲的望着余化龍道：「余化龍，你要見我？」

余化龍點頭道：「是的。」

左使者道：「你有什麼話要說？」

余化龍道：「尤堂主沒對使者說明白？」

左使者道：「沒有。」

余化龍吸了口氣，道：「聽尤堂主說，門主已經到了，是麼？」

左使者道：「是又怎麼樣？」

余化龍道：「我想請使者明白告訴我，門

主是不是確實已經到了此地？」

左使者道：「確實已經到了。」

余化龍道：「門主現在何處？」

左使者道：「離此不遠的地方。」

余化龍道：「使者能不能請門主來此？」

左使者道：「你要見門主？」

余化龍道：「可以麼？」

左使者道：「你要見門主做什麼？」

余化龍道：「在下想和門主談談。」

左使者道：「你想和門主談什麼？」

余化龍道：「這個，使者就不必問了。」

左使者道：「你有什麼話直說就是，我可以代你轉稟門主。」

余化龍道：「但是，我却要當面對門主說的。」

左使者道：「不行，門主絕不會見你。」

余化龍道：「爲什麼？」

左使者道：「你已背叛門主，門主已傳下令諭，殺你以正門規。」

余化龍道：「在下想請教一事，使者可肯賜告？」

左使者道：「什麼事？你說吧。」

余化龍輕吁了口氣，道：「在下請教，使者可知道在下爲什麼會突然生出脫離黑劍門之心的？」

左使者道：「這件事，江飛已向門主稟報甚詳。」

余化龍道：「請問江飛是怎樣向門主稟說的？」

左使者道：「你們九個人貪生怕死，爲了保命，向那個年輕人投降妥協了。」

余化龍道：「門主完全相信了江飛那小子的話？」

左使者道：「有雲副堂主作證，門主當然深信不疑。」

余化龍目光忽然一瞥身旁的邵文，道：「邵老弟，你都聽見了沒有？」

邵文點頭道：「小弟全聽得十分清楚，余老大果然料事如神。小弟想想心中先前那一點僥倖的幻想，實在愚蠢可憐得很。」

左使者似乎從二個人的話意中聽出了蹊蹺，接口問道：「難道事實並不是這樣的，是江飛他作了謊報，雲副堂主也作了僞證？」

余化龍道：「事實本來就不是這樣。」

左使者道：「但是你們已背叛了門主，都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余化龍道：「在下並不否認這事實，可是這也是被逼的。」

左使者道：「被誰逼的？難道是江飛？」

余化龍道：「當然是他。」

左使者道：「他怎麼逼你們的？」

余化龍道：「使者可知道我們九個人，現在還有幾人活着？」

左使者搖搖頭，道：「不清楚，還有幾人活着？」

余化龍道：「兩個。」

左使者道：「死了七個？」

余化龍吸一口氣，道：「三個死於那位武功高不可測的年輕人手下，却有四個死在咱們自己人的手中。」

左使者一怔，道：「有四個死在咱們自己人的手中？是江飛麼？」

余化龍點頭道：「正是江飛。」

左使者道：「江飛他有那麼大的能耐本領，這話未免……」

余化龍接口道：「江飛那小子，他雖沒有那麼大的能耐本領，但有利用機會的聰明。」

左使者道：「你這話怎麼說？他利用了什麼機會？」

余化龍道：「毒蜂。」

左使者一怔，道：「毒蜂？」

余化龍點頭道：「嗯，他在屋外見咱們九人與敵人動手搏殺，死了三個，六個被困在屋中，就放出那數千隻毒蜂……」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使者該知道那些毒蜂奇毒無比，不分敵我，見人就螫，只要被螫上一口，必死無救。」

左使者道：「哦……」

余化龍忽然輕嘆了口氣，道：「江飛那小子使出這麼陰損的一着，顯然有意要將咱們與敵人來個同歸於盡，咱們自然不甘心這樣不明不白的白白被犧牲，爲了保命，只有和敵方妥協，聯手共同抗拒毒蜂了。」

左使者道：「這麼說，那另外四人，是死於毒蜂之口的了。」

余化龍嘆口氣，道：「事實一點不假。」

左使者默然了一下，道：「事實既然如此，那麼你該向門主說明清楚這原因眞相。」

余化龍道：「在下本來是有這個意思的，可是，現在……」

忽然搖頭，輕吁了口氣，道：「算了。」

左使者道：「爲什麼算了，難道你不打算向門主解釋了？」

余化龍反問道：「事情既有雲副堂主爲江飛作證，在下的解釋有用麼？門主會相信？」

左使者一怔，道：「這個……」

余化龍笑一笑，道：「背叛之罪名既已無可避免，在下又何必作那愚蠢的搖尾乞憐之擧，所以……」

語聲微頓了頓，接道：「在下已改變了心意，將過去在黑劍門的一切當作一塲夢幻。」

左使者道：「這麼說，你是決心背叛黑劍門到底，與黑劍門爲敵了。」

余化龍正要答話，一直默立在一旁的斬情女，突然一聲冷笑，接口道：「黑劍門的手段大過毒蜂螫人的殘酷，余老和邵老二位過去受了黑劍門的欺騙，如今他二位已經完全醒悟明白了，當然要和黑劍門爲敵，周旋到底了。」

左使者目光冷厲的望着斬情女，道：「妳大概是那斬情女吧？」

斬情女道：「不錯，我正是斬情女。」

左使者搖頭道：「眞想不到啊！爲了妳這麼個黃毛丫頭，黑劍門竟然出動了所有的精銳，連……」

他話未說完，天空突然爆現出一大蓬旗花火燄，映照得滿天灼亮。

左使者和尤五奇都是老江湖了，臉色齊地霍然一變。

左使者目射厲芒地喝問道：「斬情女，那是什麼？」

斬情女淡淡道：「旗花信號。」

左使者道：「那是你們的人放的？」

斬情女道：「如果不是你們黑劍門的人放的，當然是我們的人放的了。」

左使者道：「你們在召援手？」

斬情女道：「眼下我們只有八九個人，你們的人手太多，實力太强，我們不召援手來，如何能夠突圍？」

左使者笑道：「哈哈……妳也知道我們的實力太强？」

斬情女道：「已經領教好多次了。」

左使者一聲冷笑道：「你可知道我們目下調來此地的人手有多少？」

斬情女冷冷道：「小妹沒有見到，怎會知道？」

左使者道：「不下百多人。」

斬情女道：「哦！會有這麼多？」

左使者道：「並且個個都是黑劍門中一流高手，特級殺手，也是黑劍門的全部精銳。」

斬情女道：「那麼，這該是一股很强大的

實力了。」

左使者道：「這確實是一股很强大的實力，足可在一個對時之內，令武當或者少林那樣的門派滅亡。」

斬情女聽得心頭不禁大大地震了一下，旋即平靜地說道：「你這話是在嚇唬小妹麼？」

左使者道：「我這絕不是嚇唬你，說的全是眞的。」

斬情女忽然笑一笑，道：「你知道我們將到的援手有多少人嗎？」

左使者道：「有多少人？」

斬情女道：「詳細數字我不清楚，但絕不會比你們黑劍門的人少。」

左使者道：「也有一百多人？」

斬情女道：「應該只會多不會少。」

左使者忽然嘿嘿一笑，道：「斬情女，妳該知道，雙方敵對搏殺，全憑武功，人多並不一定有用。」

斬情女道：「我知道，我們將到的那些援手，不但個個都是當世武林精銳，武功內力一流，並且都是極具江湖敵對經驗的好手。」

左使者道：「哦！他們都是些什麼人？」

斬情女故作神秘地一笑，道：「他們都是當今宇內，四海八荒的奇人異士。」

斬情女這話，收到了攻心的效能。

左使者和尤五奇兩人，聽得臉色都不由微微一變。

左使者吸了口氣，道：「這些人都是周千里和老叫化子，多年來各處奔走游說，邀請出來對付黑劍門的人？」

斬情女道：「大概是吧。」

左使者默然了一下，道：「能說說一些奇人異士的名號來聽聽麼？」

斬情女笑一笑道：「閣下何必如此性急，等一會他們到來，你看了不就知道了麼？」

她這話答得很巧妙，也有點神秘，給人一種心理上莫測高深的威脅性。

其實，申文貴所召援而來的，究竟是些什麼人？有多少人？她根本就不清楚。她要不這麼答說，也根本答說不上來。這就是她的機智，她在江湖上闖蕩多年的經驗。

左使者既然得不到明確的答案，也就不願多問的嘿嘿一笑，道：「妳說的也是，等一會我見到他們時，就知道他們是些什麼人了。可惜……」語聲一頓，臉上忽然現出濃濃的殺機，道：「妳見不到他了！」

「了」字聲落，他身形移動，奇快如電地直朝斬情女撲去。

他身形撲出之時，本是赤手空拳的，但當他撲到斬情女身前五尺之際，右手突然多了一柄寒芒耀眼的短劍，直刺向斬情女的胸窩。

余化龍突然大喝一聲，揮手一刀，猛朝左使者攔腰斬去。

這是攻敵必救的招式，使者如果不封擋這一刀，他手中短劍固然能使斬情女濺血橫屍，香消玉殞當塲，但他自己必也難逃一刀腰斬的厄運。

他似乎意想不到，余化龍居然敢對他出手，匆忙中他爲救自己的命，手中短劍只好變招易式，改點爲封。

「噹」的一聲，火星四濺，余化龍的橫斬，竟被他短劍一封之力盪開一邊，震得身形一晃，退後了兩丈。

因有余化龍的這一刀攻敵必救，斬情女也才能逃過左使者那奇快絕倫的一劍。

左使者一聲冷笑，道：「余化龍，你的胆子可眞不小，竟敢跟我動手！」

話聲中，突然揮劍，凌厲無倫地直朝余化龍攻去。

余化龍自己心中十分明白，左使者一身武學功力比尤五奇只高不低，比他高出一籌以上，他根本不是左使者手下五十招之敵。

因此，左使者揮劍向他攻來，他也不開口說話，只凝神一注的運力迎上，與左使者展開了一塲快速凌厲的激烈搏殺。

余化龍雖明知他絕非左使者手下五十招之敵，而竟敢與左使者動手搏殺，這是爲什麼？難道他不想活了？

當然不是。

因爲，他心中另有仗恃，那仗恃就是高空雁。

高空雁與林成方護送申文貴上峯頂施放旗火，如今旗火已經放出，高空雁與林成方、申文貴三人當然會立刻向下轉來。

在余化龍的預料，只要他能支撐過三十招，高空雁必到，高空雁一到必然會接替下他。

他對高空雁這個年輕人，心中已充滿無比的信心，以高空雁那一劍十二花的至高無上的劍術，左使者絕非高空雁劍下之敵。

斬情女與邵文併肩站立，目注余化龍與左使者搏戰的情勢，只要一發現余化龍遇險，二人便出手撲救。

同時，二人也十分留心注意尤五奇的動靜，以防尤五奇突然出手。

余化龍與左使者的搏殺已過二十多招，這二十多招，余化龍雖未落敗，但却打來驚險之極。

突然，一聲清嘯突起，一條人影身如巨鳥般地自峯腰空際飛瀉射落，喝道：「住手！」

喝聲雖然不十分的大，却震得左使者心神爲之一震，猛然收劍暴退八尺。

左使者身形一退，余化龍也立即收住刀勢立定，但胸脯却在劇烈氣喘不息。

顯然，這二十多招的持戰，他戰來十分艱苦，也溢出了全力。

那身如巨鳥自峯腰半空飛瀉射落之人，正是高空雁。

他身形落地，目射冷電地望着左使者，道：「閣下何人？在黑劍門中是什麼身份？」

左使者雖然不識高空雁，但他從高空雁那凌空飛瀉射落的轉動身法，以及那瀟洒從容的氣度上，心中已知此人就是他們黑劍門視爲頭一號大敵的高空雁。

他深吸了口氣，道：「黑劍門左使者，閣下何人？」

高空雁道：「我就是你們黑劍門目下第一個要殺之人。」

左使者道：「哦！閣下尊姓大名？」

高空雁不答反問，道：「你們門主現在何處？」

左使者道：「請閣下先報出姓名。」

高空雁道：「想知道我的名號，必須你們黑劍門主當面下問。」

左使者剛要開口接話，突聞一聲輕笑突起，道：「閣下，我早猜料到是你了。」

高空雁抬眼凝目望去；只見十多丈外，脚下有如行雲流水般地飄然行來二人。

當先一人是位年約四十多歲的中年文士，身後跟着一個身穿單打扮和左使者一樣，四十上下的中年漢子。

中年文士正是黑劍門門主，中年漢子則是右使者。

左使者和尤五奇一見中年文士現身走來，立即雙雙躬身，道：「屬下見過門主。」

黑劍門主行近立定，抬手一擺，目光轉向高空雁，道：「師弟，多年不見了。」

尤五奇、左、右使者、斬情女、余化龍、邵文等人聽得全都不禁愕然一怔。他們做夢也料想不到，高空雁竟是黑劍門門主的師弟。

環球小說多姿采
每個星期出新書

新書介紹

虎豹關山
俠義傳奇故事
朱羽著
每本港幣四元五角

死結
技擊鬥智故事
朱羽著
上集
下集
上下集全套港幣十二元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高空雁吸了口氣，冷冷道：「恩師他老人家猜料得果然不錯，黑劍門主果眞是你。」

黑劍門主笑一笑，道：「師弟，可是老人家命你來殺愚兄的？」

高空雁道：「老人家命諭我帶你回山。」

黑劍門主道：「如果愚兄不肯回山呢？」

高空雁道：「格殺不論。」

黑劍門主道：「師弟自信殺得了愚兄？」

高空雁道：「恩師說，我有九成把握。」

黑劍門主道：「九成把握畢竟差一成。」

高空雁道：「你知道天龍絕脈手法？」

黑劍門主臉色微微一變，道：「你已經練成了天龍神功？」

高空雁點頭道：「所以這九成把握已足夠有餘。」

黑劍門主臉色再次地變了變，吸一口氣，道：「師弟，愚兄想和你作三招之持。」

高空雁點頭道：「你想試天龍絕脈手法的神奧？」

黑劍門主道：「不錯，三招之內你如果勝不了愚兄，你就得放愚兄一馬。」

高空雁道：「勝了你呢？」

黑劍門主道：「愚兄跟你回山去見恩師，聽憑處置。」

高空雁道：「那也好，你動手吧。」

黑劍門主沒再說話，目注高空雁稍頃，身形突然電飄而前，雙掌幻起千重掌影，攻向高空雁。

高空雁身形凝立不動，直到掌影近身，這才突然抬手一揚點出。

黑劍門主一驚，撤掌後退，高空雁却突然一聲輕喝道：「第一招。」

雙掌如電般拍出，他雙掌拍出，看似輕飄飄地毫無驚人之處，但是，黑劍門主却一連使用了好幾個身法，才能閃開。

只此一招，黑劍門主心中已經完全相信，他一身武學功力雖稱高絕，但絕非天龍絕脈手下三招之敵。

他心中意念飛閃，猛然一掌攻向高空雁。

高空雁正欲揮劍相迎，忽覺眼前人影一閃，黑劍門主身形竟然已經騰起，直上夜空。

顯然，他已知絕非高空雁之敵，要逃。

驀地，一聲沉喝如雷：「畜生，你還想逃麼？」

黑劍門主頓時如受雷殛，身軀如殞星下墜，落地臉色一片蒼然，竟然萎頓不起。

隨同黑劍門主身形飄然瀉落一人，是一位銀髯飄胸，年約九十上下高齡的長袍老人。

高空雁連忙急步上前躬身行禮道：「弟子拜見恩師。」

長袍老人慈祥一笑，道：「空雁，辛苦你了。」

高空雁恭敬地道：「雁兒應該的，只是……」語聲一頓，接道：「只是師兄雖有不是，尚祈恩師格外施恩……」

長袍老人道：「空雁，你別替他說情了，爲師的不會要他的命的。」

語聲一頓，又道：「黑劍門的後事，如何處理，全交給你了。」

話落，探手抓起黑劍門主，袍袖一揮，身如野鶴淩空而起，晃眼工夫，消失不見。

高空雁抬眼望望空際，天色已將破曉。

他深深地長吁了口氣。

（全文完）

天繩派的武功

麥海雲

印度有一個門派叫做天繩派，就係把蔴繩看做練功的器具，同時把它看做武器使用，甚至看做暗器出擊，雖然印度的拳脚並非特別高明，不過，他們那邊也有些特色，值得參考。

印度人的拳脚係以摔角爲主，此外，加上西洋拳，很少用脚出擊，他們習慣了施展鎖臂術，即是說，用自己的一雙手把對方一隻右手或左手箍緊，甚至拗斷，在摔角這一行裏面，印度鎖臂術有七八種變化，相當兇狠，如果沒有學習過這一招，不容易擺脫，印度鎖臂術必須經常練習一雙手的力量，除了舉重以及向牆上懸掛厚墊衝過去撞擊之外，還要設法把一雙手上下扭曲，使肌肉更加拉緊，因此他們就用一條四尺長左右的蔴繩作爲練功之用，練習這一招的時候，把右手以及左手分別握住蔴繩的頭尾兩截，然後把它上下扭曲，或者纏住自己的手臂，左手替右手纏住上半截的前臂，跟住擺脫，又再由右手纏左手，蔴繩相當粗糙，纏住上臂以及手腕這兩個地方，並且很有力量的擺脫它，便會使一雙手堅强有力，同時腕骨粗壯，敵人用棍棒迎頭痛擊，可以略爲躲閃，用手撥開，對方的棍棒打中前臂或手腕，也不會打傷，兩人搏鬥之際，用手腕扭曲對方的時候，可能對方也施展這一招，到時就要講究誰的力量堅强，這一類招式，在中國擒拿手方面．經常可以看得到，印度鎖臂術必須加入擒拿手，故此，他們對於腕勁特別重視，練習腕勁有許多種方式，用蔴繩扭動，就昇其中之一。

印度的蔴繩係粗糙而堅韌的，不易扭斷，故此適合看做練功的器具，除此之外，一條四尺長的蔴繩，可以置人於死，印度天繩派能够用蔴繩殺人於不知不覺，這種偷襲方式往往在晚上進行，找到了目標，蛇行鼠步，貼近對方背後，突然將蔴繩繞過對方的頸子，跟住背脊貼住背脊，把這個人扛起來．向前疾走，走了二三十步，那個人就會停止呼吸，就會氣絕身亡，這種殺人方式，在印度相當普遍。

用蔴繩出擊，不一定要向對方背後施展上述的一招，還可以把蔴繩揮動，好像軟鞭那樣子，鞭打對方臉孔和咽喉，作爲軟鞭使用的蔴繩比較長，約八九尺，蔴繩末端有許多條繩子分散，用白蠟浸過，特別粗壯，鞭在頭頸或臉孔上面，發生劇痛，如果鞭中眼睛，可能打盲一雙眼，故此這種武器相當犀利，認眞出色的印度拳師還可以把蔴繩捲住對方的兵器，使勁一拉，對方就連人帶刀一齊仆倒。

有些印度拳師把蔴繩末端弄得闊大一些，包住一塊圓形的石蛋，到時把蔴繩飛舞，跟住拋出去，那個石蛋就會帶着蔴繩飛到二三丈遠，打擊對方的頭部，如果給它打中，不死也傷，精於此道的拳師，往往在二十多尺之外出擊，先行拋出石蛋，跟住用蔴繩形狀的軟鞭撲攻，如果失利，他就纏住對方用鎖臂術出擊，希望以摔角的招式取勝，有許多歐洲拳師到了印度，跟本地拳師交手，在台上交手或者打贏，夜間狹路相逢，大打出手，却是輸的成份居多，因爲一雙拳頭鬥不過一條繩子。

瑞典歐化寶
精緻傢俬
啱晒今日小家庭

點樣將一百平方呎客廳佈置到寬敞舒適而充滿時代氣息呢?
瑞典歐化寶最新設計的精緻傢俬，就是專爲適應今日的
居住環境而製造，欵式新穎品質精，佔地少過一百平方呎，
售價相宜，更可分期付欵，啱晒今日小家庭。

瑞典歐化傢俬門市部及永安公司均售

Ulfenbo
FURNITURE OF SWEDEN
歐化寶
瑞典名廠傢俬

九龍紅磡漆咸道275號（近蕪湖街口） 電話：3－336286

